

21本《纽约时报》畅销书的作者

格伦·贝克威思 贾斯汀· 哈斯金斯



JOE BIDEN

AND THE

21世纪的崛起

CENTURY

FASCISM

THE

大重置



格伦·贝克的其他作品

与社会主义者辩论

沉溺于愤怒

说谎者

不朽的尼古拉斯

关于伊斯兰教

《21世纪议程：走进阴影》

《梦想者与欺骗者》

《顺从：揭露共同核心标准与公共教育的真相》

《奇迹与大屠杀》

《管控：揭露枪支的真相》

《21世纪议程》

懦夫：政治家、激进分子和媒体不愿说出的话

成为乔治·华盛顿

原论点：联邦党人对宪法的论证，适用于21世纪

七大奇迹：将改变你生活的七大奇迹

破产：恢复我们的信任、真相和财富的计划

与白痴争论：如何阻止狭隘思想和大政府

格伦·贝克的《常识：反对失控政府的理由》，受托马斯·潘恩启发

《圣诞毛衣》

《一本不便之书：解决世界最大问题的切实方案》

《真实的美国：来自内心与中心地带的早期作品》

大重置

乔·拜登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2022水星广播艺术公司

水星墨水是水星广播艺术公司的商标

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出版者事先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电子、机械、磁性、摄影，包括影印、录音）或通过任何信息存储和检索系统复制或传播。出版者和作者对错误或遗漏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因使用本书所含信息而产生的损害，也不承担任何责任。由前沿图书和水星墨水出版。

封面设计：亚历山大·索莫斯基

内页设计：比尔·克尔西，克尔西图形公司

国际标准书号：978-1-63763-059-4（印刷版）

国际标准书号：978-1-63763-060-0（电子书）

献辞

献给所有仍坚信人人生而自由的人。

CONTENTS

PREFACE

1. 一个勇敢而可怕的新世界
2. 绝不让全球大流行白白浪费
3. 气候变化：“世界新秩序”的催化剂
4. ~~现代货币理论：全球经济接管的燃料~~
5. ~~大重置：打造21世纪法西斯主义机器~~
6. 乔·拜登与美国的大重置
7. 扰乱大重置

ENDNOTES

关于作者

PREFACE

1787年8月，托马斯·杰斐逊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侄子彼得·卡尔，彼得曾与杰斐逊一同住在蒙蒂塞洛。当时，杰斐逊作为新兴美国的重要外交官居住在巴黎。在信中，杰斐逊就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话题给卡尔提供了建议。

“让理性牢牢占据她的宝座，将每一个事实、每一种观点都传唤到她的法庭，”杰斐逊写道。“要大胆地质疑上帝的存在；因为，如果有上帝，他必定更赞许理性的崇敬，而非盲目恐惧的崇敬。”¹

大胆质疑。这些话立刻吸引了我。仿佛它们已深深嵌入我的灵魂。自从多年前读到它们，我就一直尽我所能地以此为准则生活。我想这就是我的许多听众尊重我和我的团队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完成工作的原因之一。

当然，大胆质疑也可能是件危险的事。有许多掌权者希望我和数千万其他美国人闭嘴，乖乖照吩咐行事。毕竟，这会让统治阶级更容易实现其进一步巩固对社会其他阶层的财富和权力的目标。提问是如今任何一个美国人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世界上许多问题的根源都对公众隐瞒了。只有通过提问，我们才能发现真相，为美国规划一条新道路。

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许多当今很少有人理解甚至听说过的概念。其中一些内容会让你震惊，就像当初震惊我一样——而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震惊的。你有时会持怀疑态度，这是好事。我不希望你对这本书里的任何内容都轻信我的话，所以我引用了几百条参考文献，还有大量来自重要资料的直接引语。

不过，我确实有一个请求要给你。在我们一起开始旅程之前，我希望你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你如今生活的世界与你曾经熟悉和理解的世界相比，已经变得多么像游乐场镜子里扭曲的样子。然后我希望你问问自己以下这些问题。

为什么大公司会成为“觉醒”事业的拥护者，并参与关于选民身份识别法等问题的政治辩论？

尽管2020年和2021年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全球经济崩溃之一，股市为何在这两年大幅增长？

2020年和2021年房价为何飙升？

为什么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们现在支出的资金比政府收入多出数万亿美元，而且他们为何不担心通货膨胀失控？

为什么世界各地的央行都在谈论创建自己的数字货币？

为什么那些声称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命构成生存威胁的人，尽管担心海平面上升，却仍在岛屿和海滩上建造豪宅，还乘坐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私人飞机环游世界？

为什么社交媒体巨头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压制言论？

为什么网络托管公司要关闭倡导言论自由的大型平台，让数百万人噤声？

为什么包括加拿大、法国、英国和美国在内的众多西方国家领导人都在使用完全相同的“重建得更好”口号？

为什么包括拜登总统在内的左派领导人都在呼吁“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有何不同？

为什么美国人民不再信任我们社会中许多最重要的机构？

为什么媒体更关注唐纳德·特朗普的一条推文，而不是暴徒烧毁警察局或骚乱者一次占领整个城市街区数天的事件？

为什么我们再也不能进行坦诚的对话了？为什么政治话语变得如此尖刻？

为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左右翼人士会因为最轻微的社会失误而被“取消资格”？

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刺激计划规模和范围为何如此之大？为什么政府官员向在疫情期间从未失业或遭受任何经济困难的家庭发放数千美元？

为什么在新冠疫情期间大型企业被允许继续营业，而许多小企业却被迫关闭？

为什么拜登总统如此努力地强制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无论他们是否已经产生了自然免疫力？

为什么在许多州，即使公共场所人很少，接种过疫苗的人仍被强制要求戴口罩？

如果你不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那是因为你尚未完全理解“大重置”——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报道过的最重要的话题，也是这场最终可能扑灭美国自由之火的运动。

我不期望你同意我在这本书中所写的一切，但我坚信，如果你以开放的心态和追求真理的决心来对待这些内容，你会认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正因“大重置”而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只有那些坚信民主原则和个人自由的人进行有力抵抗，才能阻止它。

为实现更好的结果，全世界必须共同迅速采取行动，全面改造我们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从教育到社会契约以及工作条件。.....简而言之，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一次“大重置”。

资本主义。

-克劳斯·施瓦布，执行主席

是的，这将会发生。而且我认为它将以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强度发生。

世界经济论坛

日期是2040年8月29日。在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世界.....二十年后经济论坛2020年的活动旨在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大重置制定计划，美国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定义美国经历的规则、社会规范和市场经济原则已被永久改写。

经济曾经由个体消费者的需求驱动，如今却由一群国际精英精心策划的议程所引导。尽管大重置议程被宣传为解决社会所有弊病的方案，但它却让普通美国人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并且越来越依赖作为这个勇敢而可怕的新世界基础的政府和富有的全球企业。

在承诺遵循大重置原则后，国会通过了一个版本的《绿色新政》。该立法已经使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支持的超过一千万个工作岗位消失，重创了科罗拉多州、北达科他州、宾夕法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以及其他曾经受益于水力压裂和其他传统能源开发形式的州的经济。²

美国已建造了十亿块太阳能板和超过一百万台风力涡轮机，破坏了数千万英亩的土地。³ 为获取用于建造美国庞大风能和太阳能设施的自然资源，数千英里的新电力线路和大规模采矿作业又毁掉了数十万英亩土地。⁴

每年，美国庞大风电场巨大的旋转叶片都会杀死数百万只鸟类和蝙蝠，包括濒危物种。开发商建造新的可再生能源设施造成破坏，导致无数生态系统崩溃，数百万其他动物被迫迁徙。

该国许多地区的能源价格上涨了两倍多。在阳光和风力较少的地方，能源价格高出五倍。停电很常见，尤其是在冬季严寒的地区。

在“重启”对美国能源部门的快速转型下进行的广泛建设，取代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失去的一些工作岗位，但数百万额外的工作岗位——其中许多曾经位于美国的中心地带——已被转移到海外，因为制造商和其他能源密集型产业纷纷涌向电力和其他能源价格较低的国家。结果，美国数百个城镇经济低迷。

餐馆、食品摊贩和杂货店限制肉类销售以应对气候变化。高脂肪和高糖食品受到限制或完全禁止。

由于化石燃料的枯竭，汽油动力汽车已被取缔或变得无用。由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严格规定导致价格上涨，航空旅行大幅减少。美国人曾被承诺建设一个新的全国高速铁路网络，但在建设十多年后，进展甚微，因为环保主义者、相关社区和政治家们仍在为铁路线路的选址争论不休。⁵

企业税收翻了一番，政府官员还新设了一系列销售税、财富税和房地产税，试图创造更大的经济“公平”。美国最富有的企业主和创新者纷纷离开美国，前往拒绝参与“大重置”的竞争国家，为这些国家带去了数千亿美元的新财富。受经济外流影响最大的美国人群体是低收入和工人阶级家庭。

现在，近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在许多基本商品和服务方面依赖联邦政府。数千万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拒绝找工作，而是依靠政府的基本收入体系生活。还有数百万人通过国家政府的“就业保障”计划受雇于联邦或州政府机构。

联邦政府经常出现10万亿美元或更多的赤字。国债已超过 \$100 万亿美元。

国际社会对美元实力的担忧促使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开发一种用于国际交易的新货币，导致投资者和外国银行将资金大量涌入美国市场。随后，关键行业出现了历史高位的通货膨胀，使美国陷入了第二次大萧条。在过去十多年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一直低迷不振。⁶

一个新的联邦机构——美国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合规部成立了，其职责是制定和维护一系列不断变化的标准，这些标准决定了哪些美国企业被允许在该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以及谁能够获得政府官员每年注入企业的数千亿美元资金，这些官员急于防止更多企业迁往海外。²

许多企业每年花费数十万美元甚至数百万美元试图达到ESG标准，并且每家公司都必须在董事会中设立一名ESG合规官，这与中国已经实行了数十年的标准相匹配。⁸

根据美国环境、社会和治理合规部制定的标准，企业将其产品开发转向政府和商界精英认可并青睐的事业。每家美国公司都被迫报告其员工和管理层的种族和性别统计数据，并为过去一年做出的每一项招聘决定提供理由。

枪支和弹药制造商及销售商，政府官僚的常客，由于监管合规成本过高，实际上被迫关门大吉。

个人投资者，无论大小，其投资都会得到专门评级。那些试图在统治阶级认为对社会不利的行业（如糖果店、电子烟店和牧场）赚钱的投资者会受到经济处罚。

新组建的、符合ESG标准的公司对社会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多数产品的私有制已成为过去。住房、汽车和许多其他关键商品现在只能作为公司提供的服务获得。大多数消费者租赁产品而不是购买，不是因为他们想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再也买不起房产了。

美国普通人的信用评分——金融机构用于确定信用卡、汽车贷款和抵押贷款等信用价值的评级——不再基于传统金融指标。相反，金融机构利用消费者的浏览历史、社交媒体活动以及来自科技设备的其他以前属于私人的用户信息，为那些仍然富到足以拥有高价房产的美国人制定信用评分。对于许多贷款机构和信用服务公司来说，有浏览“危险”网站历史（即敢于挑战政府官方说法的网站）或在网搜索敏感话题的个人和企业主被认为不值得信任。¹⁰

一项全国性的免费大学学费计划直接或间接地让联邦政府掌管了美国几乎每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大多数私立大学，包括绝大多数宗教学校，都已永久关闭，或者同意成为世俗公立机构，以便参与仅面向就读政府运营大学的学生的免费学费计划。¹¹

美国几乎所有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校选择项目都被削减了资金，迫使成千上万的家长把孩子送回当地政府运营的学区，无论那里有多危险或功能失调。¹² 家长实际上对课程标准没有控制权。孩子们花在学习数学和科学上的时间减少，而花在学习批判种族理论和其他社会正义主题上的时间更多，这导致他们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同龄人中更加落后。

以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为借口，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公司以及谷歌等搜索引擎扩大了内容限制，在其平台上禁止许多类型的言论，包括被贴上“冒犯性”“误导性”或“错误信息”标签的政治和宗教言论。结果，全国数千万人的声音被压制。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拒绝遵守新达成的气候协议以及政府和企业官员的几次国际会议所要求的“大重置”改革。这使这些国家能够降低能源成本，进而在贸易协定中获得巨大优势。

中国和印度现在是最具影响力和最强大的国家。

他们利用巨额财富继续从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购买大量土地和自然资源，为未来一百年的全球统治奠定基础。

这就是大重置后世界的样子。这是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阻止的潜在未来。

我们记忆中的美国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一直在警告我的听众，我们数百万人成长的国家——一个建立在努力工作、荣誉、邻里友善以及毫不掩饰地挥舞旗帜热爱自由基础上的国家——正濒临消失，我们很快就会不再认识我们的国家。不幸的是，过去一年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地证明，我长期以来担心的时刻已经到来。

我们记忆中的美国，那个有着无忧无虑的夏天、周六晚上去电影院、温馨的家庭节日聚会以及夫妻店的美国，已经被一种由猜疑、猖獗的恐惧、意识形态和政治部落主义驱动，并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文化所取代。

当然，奶奶仍然可以在家人观看一场精彩的老式棒球比赛时烤制苹果派，但美国文化中留存的任何元素如今都只是表面现象。在熠熠生辉的星条旗表象之下，是一个病入膏肓、在边缘摇摇欲坠的超级大国。而最糟糕的是，我们最具颠覆性、最危险的日子还在前方。

在欧洲度假小镇的奢华鸡尾酒会以及世界最大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里，有权有势、颇具影响力的领导人正在为永远改变我们社区所需的庞大基础设施做最后的完善工作。这些变化——有些巨大，有些几乎难以察觉——都是一项全面提议的一部分，该提议旨在改变全球经济，这个计划被不祥地命名为“大重置”。

“大重置”的最终结果将是我在本章前面所描绘的那个令人不安的未来景象——一个人自由更少、裙带关系更严重、政治和经济更加集权的社会。而这些只是他们计划的特点，并非意外后果。

但你不必相信我的话——而且你也不应该相信。参与“大重置”的人有一大堆令人不安的言论，这些言论清楚地阐明了他们对美国未来的计划。

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你会遇到许多这样的引述，它们有时相当长，有时还会多次出现。这是有意为之。我希望你能直接从全球主义者的口中听到“大重置”是什么，这样下次有人说“大重置不过是右翼阴谋论”时，你就能确切地知道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为了让大银行和大公司开心。

揭开“重置”的面纱

“大重置”是一项规模惊人的提议。其支持者主张改变社会的几乎每个方面，从我们驾驶的汽车到我们食用的食物，再到我们在电视上观看的新闻报道。其核心基础几乎完全由一小群极其富有且人脉广泛的人塑造而成，其中包括极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环保主义者、政府官员和银行家。

“大重置”的目标既令人震惊又野心勃勃：改造全球经济，消除自由市场，强加一种新的、更易于控制和操纵的经济体系，并改变人们对私有财产和公司的看法。“大重置”中的“重置”部分暗指对全球经济“按下重置按钮”——好家伙，他们可真想狠狠地按下那个按钮。

这个激进计划的背后是谁？2020年6月初，总部位于瑞士的大型非营利组织世界经济论坛（WEF）举行了一次虚拟会议，与会者包括地球上许多最有权势的人。会议的目的是发起一场全球经济大重置的新运动，以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作为其提议的社会改革的正当理由。

尽管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你几乎肯定在媒体报道中听说过世界经济论坛，很可能是在关于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新闻或评论报道中。国际精英们聚集在达沃斯这个豪华的度假山城，在高档酒店里享受奢华，在行业、金融和政府巨头们的高层会议间隙享用盛宴。

达沃斯论坛的与会者常常因在长时间哀叹普通人的困境后举办奢华派对而受到诟病，但我认为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毕竟，在滑雪之旅间隙谋划统治全世界的最佳方式是件辛苦的事。

在世界经济论坛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论坛执行主席兼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详细解释了“大重置”的一些最重要目标。

施瓦布写道：“新冠疫情封锁措施或许正在逐步放松，但对全球社会和经济前景的担忧却在加剧。”¹³

施瓦布在文章后面写道：“为了实现更好的结果，世界必须共同迅速行动，对我们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造，从教育到社会契约以及工作条件……从石油和天然气到科技，每个行业都必须转型。简而言之，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一次‘大重置’。”¹⁴

改变“从教育到社会契约等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这怎么可能出错呢？

除了施瓦布和查尔斯王子，还有一长串商业、经济领域的重要人物以及各种有影响力的组织呼吁进行大重置，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绿色和平组织国际执行主任詹妮弗·摩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以及英国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伯纳德·鲁尼。¹⁵

在一次演讲中，绿色和平组织的詹妮弗·摩根解释说，新冠疫情提供了一个重塑世界的机会，其方式让人联想到二战结束后建立的“世界新秩序”。

摩根说：“二战后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与那时不同。我们需要问，我们能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世界经济论坛在这方面也负有重大责任——按下重置按钮，审视如何为人类和地球创造福祉。”¹⁶

国际工会联合会总书记沙兰·伯罗在接受关于“大重置”的采访时解释说，我们可以做的不同事情之一是基于“团结”和“共享”“设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¹⁷

她补充说：“团结、共享以及决定如何在国家内部和全球层面保护人们，目前绝对至关重要。”¹⁸

“我们需要设计与对人和环境的投资相匹配的政策。但最重要的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是要实现经济的重新平衡。”伯罗后来说道。¹⁹

像伯罗这样的“大重置”支持者想要设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方法之一，是参与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计划，这些计划不仅要促进单个国家内公民之间的经济“平等”，还要促进国家之间的经济“平等”。

美国各大公司有影响力的首席执行官和总裁也参加了关于“大重置”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其中包括万事达卡首席执行官阿贾伊·班加和微软总裁布拉德福德·史密斯。²⁰（我想就连《大富翁》里的角色和史高治·麦克老鸭都支持这个计划，但我的研究人员仍在等待麦克老鸭公关总监的确认。）

此外，几位美国建制派政治人物在2020年6月的会议后的几周内推动了“大重置”。气候变化之王阿尔·戈尔本人在6月19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电视节目的采访时呼吁进行“大重置”。

“所以，我认为现在是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戈尔说。此前他认为电动汽车以及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能够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我们必须解决很多长期以来不断恶化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气候危机是创造数千万新就业机会、净化空气以及降低大流行病死亡率的契机，因为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气污染会提高冠状病毒的死亡率。”²¹

约翰·克里在2020年6月接受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长篇采访中也宣扬了“大重置”。据报道，他在采访中表示：“这是一个重大时刻。世界经济论坛——该论坛的首席执行官们——真的必须在完善‘大重置’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不平等问题方面发挥前沿和核心作用，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因新冠疫情而暴露无遗。”

特别是克里，几乎完全凭借他与拜登总统的密切关系，使自己成为美国政府中支持“大重置”的主要声音之一。

2020年11月大选后，拜登宣布克里将担任其政府的气候问题特使——这是一个内阁级别的职位，信不信由你。在这个职位上，克里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负责美国大重置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即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气候和能源政策。

说到拜登总统，他也是大重置的坚定支持者，并全力致力于在美国和全球推行其议程。

拜登总统在这一行动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他一上任，美国政府的非官方立场就立即且大幅地从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议程转向了全球主义的“大重置”。但你得等到第六章才能看到我和我的研究团队收集到的确凿证据，这些证据揭示了一个事实——而非观点——即拜登总统正在努力推动这一影响深远的全球经济重置。（你不会以为我会在第一章就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吧，对吧？）

目前，至关重要且你要牢记的是，“大重置”计划并非某种遥远的、与美国关系不大或毫无关联的左翼欧洲幻想。事实上，许多与“大重置”相关的最重要人物都是美国人。而且，支持该计划的大多数大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也都来自美国，或者与美国有着重要的金融联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关于“大重置”的一切都只是冰山一角。“大重置”远不止是统治阶级精英们的乌托邦式承诺，以及关于重置全球经济的惊悚言论。世界经济论坛及其盟友已经明确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年的关键会议上扩大“大重置”议程（他们现在正试图重新包装这个议程），所以，尽管这场运动如今看起来已经激进得惊人，但它有可能会变得更糟。²³

我已经能听到怀疑者们的声音了：“那个疯子格伦·贝克又来了！接下来呢，格伦？你要告诉我们地球真的是平的，金字塔是古代外星人建造的吗？”

听着，我明白。当我第一次听说“大重置”时，它听起来就像一个在洛杉矶苦苦挣扎的三十多岁的人在芝士蛋糕工厂轮班间隙，在他妈妈地下室里构思出来的情节糟糕的电影剧本。但后来我开始深入研究“大重置”的细节，以及它最热情的支持者们所说的话，不仅是私下里，还有公开记录在案的。我了解得越多，就越明显地发现，尽管“大重置”确实是一个疯狂、荒诞、完全离谱的阴谋，但它却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阴谋，而且有可能永远极大地改变我们的世界。

TWENTY-FIRST CENTURY FASCISM

我将在第5章更深入地讨论“大重置”及其支持者想要推行的具体政策。但要全面理解“大重置”的程度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就需要重新思考许多关于社会的观念，以及技术和新兴经济理论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

“大重置”最主要的倡导者从不使用法西斯主义或威权主义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大重置”或他们的议程。他们非常努力地将诸如市场和投资等资本主义语言融入到他们的计划中，许多人甚至试图将“大重置”的条款描述为创造一种新型资本主义——即所谓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同时又谈论要终结世界上的许多市场。

不要被误导，以为“大重置”使用听起来像资本主义的语言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营销伎俩。“大重置”将创建一个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完全摒弃市场经济的体系。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会在少数欧洲或非洲国家发生，而是几乎在所有地方都会发生。

正如世界经济论坛负责人在2020年6月一篇宣扬“大重置”的文章中所写：“从美国到中国，每个国家都必须参与，从石油和天然气到科技，每个行业都必须转型。简而言之，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一次‘大重置’。”²⁴

在继续之前，请注意世界经济论坛领导人声明中“必须”一词的重要且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用法。仅仅说全球经济可以、应该或应当改变是不够的。不，它必须改变。而且“每个国家……必须参与”以及“每个行业……必须转型”。（你难道不喜欢被那些买西装花的钱比你一年挣的还多的人指挥着做事吗？）

大重置世界领导人用来创造他们美好新世界的机制，从设计上来说是复杂的，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全世界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概念和策略，比如“现代货币理论”和“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从表面上看，这些想法中的许多可能看起来极其乏味，甚至枯燥至极，尤其是当你单独审视它们的时候。但一旦你意识到这些想法中的每一个都是一块拼图，它们相互连接形成一个更大、更具变革性和激进性的计划，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权贵们如此努力地推动大重置，以及为什么我如此努力地与之抗争。

与政府和商界精英过去推行的许多其他令人不安的计划不同，“大重置”并非因为在遥远的未来某个时刻可能导致温和威权主义或某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而危险。它危险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温和威权主义，是一种新型的法西斯主义。它只是被精心重新包装成资本主义的一种变体，即“包容性资本主义”，以欺骗那些善意的人——包括政治左派和右派——否则他们绝不会希望美国采纳“大重置”理念。

诚然，“大重置”看起来与过去的许多威权运动并不完全相同，而且我们将在本书后面深入探讨一些重要差异，但我认为，如果法西斯主义要在美国扎根，“大重置”——或者某个类似的、重新命名的版本——将是其实现的方式。

大重置不一定需要大规模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在全国范围内没收企业或进行血腥革命。它无需纳粹冲锋队或古拉格集中营就能实现独裁目标，而且它包含了足够多的任人唯亲以及向全球精英阶层行贿的元素，以使这个体系能被世界上最富有、人脉最广的人接受。没错，它是一种独裁的、国际化的、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但它既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贝尼托·墨索里尼所拥护的法西斯模式。它是我们这个全新的、科技发达且腐败的时代的独裁主义。它是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

在二十世纪，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无论它们是通过民主改革发生的，如在瑞典那样，还是通过血腥革命发生的，如在苏联和中国那样——最终都被证明是极其不成功的。（我知道，这是本世纪的轻描淡写。）但这段漫长的失败记录还不足以让许多人，包括数百万美国人，相信威权主义方案行不通，只是以前实施威权主义的方法和模式不成功。所以，精英们及其政治盟友不是放弃人类有史以来想出的一些最糟糕的想法，而是不断努力寻找新方法来推行那些已经失败了几个世纪的政策。

这就是“大重置”的由来。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相反，“大重置”并不反映对全球工人阶级革命的期望。它也不是试图用列宁所有沾满鲜血的策略来迎来那场马克思主义革命。

“大重置”的支持者并不热衷于强制推行像柬埔寨红色高棉时期或苏联斯大林时期那样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或许最令人惊讶的是，“大重置”并不像过去其他人那样妖魔化大型私营企业和公司，包括像伯尼·桑德斯这样的左派人士（第五章将对此进行更多阐述）。

在21世纪的法西斯模式下，至少在一开始，暴力和财产没收行为可能会比以往任何版本的威权主义下的情况少得多。相反，“大重置”计划旨在通过新的货币政策、旨在惩罚“不受欢迎”行业的税收制度、庞大的新“绿色”基础设施计划以及全面的社会计划，推动世界走向集体主义和软威权主义，这些社会计划旨在使包括许多中产阶级在内的绝大多数人依赖集体机构和政府项目。而且，“大重置”的21世纪法西斯政策不会代表集体没收企业或强制它们成为社会主义企业，而是会利用印钞的权力来胁迫和控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强大的企业，使政府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操纵社会和经济活动。

定义“大重置”

我对“大重置”了解得越多，就越难对其进行定义。“大重置”不是社会主义，尽管它确实包含一些社会主义政府项目。它也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因为精英、政府和央行控制甚至微观管理经济决策。“大重置”充满了社团主义，但它远不止是企业的大规模救助以及企业与腐败政客之间的私下交易。科技是“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称其为技术统治论并不能完全体现“重置”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变革程度。“大重置”具有高度的法西斯主义特征，但不像20世纪欧洲的许多法西斯主义体系那样具有暴力性或民族主义色彩。

“大重置”如此难以定义的原因在于，之前从未有过类似的尝试，至少没有达到如此规模。对“重置”最准确的称呼可能类似于“现代企业裙带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国际法西斯主义”，但这个名字不太顺口。

经过深思熟虑和辩论，我决定将其称为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计划与纳粹时期德国对企业的控制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这本书中你可能会注意到“大重置”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相似之处，几十年来，中国一直试图将腐败、技术、专制和社团主义融合成一种温和的威权主义混合物，这与如今打着“大重置”旗号兜售的美味毒药非常相似。

这并非巧合。多年来，西方精英们一直怀着深深的钦佩之情，看着中国政府以惊人的速度实现经济转型。他们曾数百次公开惊叹于中国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同时也悄悄嘀咕对中国侵犯人权记录的担忧。

从非常现实的意义讲，“大重置”是西方精英试图改进中国模式的尝试，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经济论坛（请记住，它是推动“大重置”的关键参与者之一）与中国的重要人物有着诸多密切联系，包括曾在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任职的中国领导人。²⁵

现在，一些读过这本书的人可能会忍不住认为，“大重置”的倡导者所宣扬的“平等”和“消除贫困”的宏大承诺听起来相当不错。但在你在酒吧喝得酩酊大醉并与达沃斯人上床之前，请花些时间仔细调查“大重置”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他们在宣传册里展示的美好一面。

“大重置”并非真正关乎帮助穷人或拯救地球。它关乎的是让富人更富，并扩大统治阶级的权力——这些目标是许多精英在不同文化、历史时期和地域都共有的。

人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陷阱，将关于“大重置”的争议视为又一场左右派之争。诚然，“重置”中无疑包含一些进步甚至社会主义元素，我认为这些元素会对美国家庭造成极大危害，我将在整本书中探讨这个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元素只是对“大重置”最重要、最具变革性的部分的干扰，这些部分将把前所未有的权力交给一小撮精英及其亲信。

对一些读者来说，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和我的许多听众很快可能会发现自己与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并肩作战，他们一再表示对像在达沃斯开会的那些致力于推动“大重置”的精英团体持怀疑态度。

支持“重置”的人希望美国普通民众分裂。他们希望我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就苏斯博士书籍被禁和新冠疫情口罩强制令互相争吵上，这样我们就看不到那些更大、更重要的幕后力量。

事实是，反对“大重置”的斗争并非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而是华尔街、达沃斯和华盛顿特区的统治阶级精英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斗争。如果美国人民忽视这一关键点，就无法阻止“重置”精英们长期渴望的社会大变革。

我们的未来走向

本书的其余部分将致力于详细阐述“大重置”将如何运作，全球精英们计划如何利用它来巩固他们的权力，正在采用哪些策略将世界推向这种新的法西斯模式，以及最后，我们这些支持个人权利的人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它。

左右翼的假新闻阴谋论者正在制造巨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有可能撕裂这个我深爱的国家，所以我绝对不是那种会戴着锡纸帽并支持疯狂、毫无根据的阴谋论的人。（而且，锡纸帽会让我的头看起来很大。）但仅仅因为某件事听起来太疯狂而不像是真的，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假的。阴谋事实是真实存在的，而“大重置”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阴谋事实。这是统治阶级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实施的事情，不过我认为他们最近的一次尝试是最危险的。

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一直试图警告美国民众，我们的国家正朝着威权主义和政府控制的方向发展。在那些年里，我以及许多与我并肩的人——其中一些人可能正在读这本书——不断地被不公平地贴上“疯子”或“右翼极端分子”的标签。

但任何公正回顾我和我的团队在那些年所完成的大量工作的人都会发现，在我们所涵盖的绝大多数重要议题上，我们都是正确的。

当我们警告你们有关反法西斯等极左组织的激进主义时，我们是正确的。当我们告诉你们，我们正朝着由企图颠覆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者煽动的种族骚乱发展时，我们是正确的。

当我们向你们表明乔治·W·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危险的印钞政策只会变得更糟，并最终将国家推向更大政府控制和经济灾难的方向时，我们再次是正确的。

当我们告诉你们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之间的分歧正在迅速缩小，而且这两个群体都并非真正有兴趣为国家做正确的事时，我们是正确的。

当我们在2010年警告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威胁，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革命者如何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哈里发国时，我们是正确的。

当我们预测2001年9月11日的悲剧事件将被用来为对无辜美国公民隐私权的严厉限制辩护时，我们完全正确。

多年前，当我们警告你们，像谷歌、脸书、推特和亚马逊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正致力于压制言论，并且它们很快就会开始抹去和篡改美国历史以及反对其观点的思想家的著作时，我们是正确的。²⁶

当我们向你们展示像“占领华尔街”运动和《21世纪议程》这样的运动只是我们社会更大、更麻烦的转型的初始阶段时，正如你们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看到的，我们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尽管这让我某些未具名的、不诚实的批评者感到痛苦，但多年来我很多时候都是正确的。但有一个威胁我多次忽视、轻视，甚至有时还加以嘲笑，而现在它回来困扰我了——而且不是以《鬼马小精灵》那种有趣的方式。我们说的是一场彻头彻尾出自《闪灵》的噩梦。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从未像我应该的那样认真对待强大、任人唯亲、腐败的公司对自由构成的危险。

在我2020年出版的《与社会主义者辩论》一书中，我写道：“不管怎样，杰夫·贝索斯能对你做最坏的事是什么？取消你的亚马逊Prime会员订阅？”

好家伙，那个笑话可不怎么经得起时间考验。杰夫·贝索斯能做出最糟糕的事是什么呢？比如说心血来潮就搞垮迅速崛起的社交媒体公司 Parler，瞬间让一千多万人闭嘴？²² 比如说在全球最大的图书市场亚马逊网站上禁书？²⁸ 比如说通过拥有《华盛顿邮报》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事实证明，像杰夫·贝索斯这样的企业精英能造成的破坏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而且他们才刚刚开始发力。

权力集中几乎从来都不是好事。从长远来看，权力过大滋生腐败、暴政，在现代社会还会滋生激进的社团主义。像我这样的保守派早就认识到将政治、军事和社会权力集中在政府官员手中的内在危险。然而，我们可悲地忽视了有多少大公司利用政府中的腐败因素为自己攫取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并非全部，但许多——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华尔街的巨头以及美国首都权力殿堂中的人物，并非支持自由运动，甚至也不支持正确理解的民主原则。相反，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我确信对权力的渴望是由一种利他主义的救世主情结所驱动。在其他情况下，这只不过是一种变得极其富有、富得流油的欲望。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结果都是一样的：你最终将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规划自己的命运或追求自己的梦想——当然，除非那个梦想是成为“大重置”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听着，我希望我对“大重置”的看法是错的——我是真心这么想的。因为如果 *I* 是对的，那就意味着美国将面临根本性、破坏性和激进的变革，这些变革并非只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来临。

“大重置”是全球主义精英——而非普通的乔和简自由主义者——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的 *culmination*，这可以追溯到美国的进步时代以及像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种族主义、渴望权力的人的国际主义。

如果这项提议的支持者哪怕只实现了他们计划要完成的一半目标，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将从此不同。“大重置”不仅仅是关于改造经济；它还关乎彻底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这几乎是对我们社会各个方面的攻击，包括一代又一代美国男女为之奋力保护的基本自由。

然而，故事的结局并非一成不变。再一次，这取决于我们——你、我以及其他自由捍卫者——奋起反抗暴政势力，以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继承自由的承诺。这场战斗将会很惨烈。你会被称为激进分子、种族主义者、偏执狂、可恨之人、无知者和贪婪之徒，还有许多其他可怕的称呼。你的生活方式将处处受到攻击。你可能会失去获得经济机会的途径，在社交媒体上被禁言。你可能会失去朋友。你的一些家庭成员可能会拒绝与你交谈。这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战斗。从来都不是。但这是一场我们必须忍受且必须赢得的战斗。

我知道这本书里会有很多内容，乍一听起来，嗯，很疯狂。而且我知道我在这里呈现的很多内容会让你想问很多问题。很好。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鼓励你的那样，大胆提问并自己做功课。不要把我说的任何话当作绝对真理。如果你付出了努力，我相信美国将再次击退那些企图让我们的国家在追求世界统治阶级空洞承诺的过程中放弃自由的势力。

如果我们失败了，从美国海岸散发出来的自由之光，这道长期照亮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其最黑暗时刻的光，将会熄灭。所以 stakes（此处结合语境可理解为“风险、利害关系”）再高不过了。我们必须迎接这一时刻的挑战，否则就有可能永远失去我们的国家和自由。

— 2 —

NEVER LET A GLOBAL PANDEMIC GO TO WASTE

你绝不想让一场严重危机白白浪费掉。

——拉姆·伊曼纽尔，2008年11月19日在《华尔街日报》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言

是的，我知道，你以前听过拉姆·伊曼纽尔这句臭名昭著的“绝不让危机白白浪费掉”的话，如果你是保守派，这些年来你可能从共和党政治家、作家以及其他试图说明像伊曼纽尔这样的建制派政治家——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前幕僚长、芝加哥前市长——如何将灾难当作实现自由派、进步派或社会主义目标的机会的人那里听过很多次了。

我知道我在广播中已经谈论过这句话几十次了，我也听到其他保守派和政治家这样做的次数多得数不清——顺便说一句，次数很多；我很会数数。然而，在我的广播或电视节目中，我很少花时间去读这句话的全文。

当我坐下来写这一章时，我回顾了我的笔记，完整地阅读了伊曼纽尔的引语，并且意识到多年来不仅许多保守派人士对这句引语做了细微改动，而且他们还一直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这个细节使得伊曼纽尔的陈述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相关性和影响力。

伊曼纽尔早在2008年11月就发表了“危机”这一评论，就在巴拉克·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之后不久。美国当时仍处于现代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崩溃之中——不过，以如今混乱的标准来看，那似乎只是个平常的周三。在《华尔街日报》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伊曼纽尔说，

你绝不想让一场严重危机白白浪费。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去做你以前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的机会。我认为在1973年和1974年，整个美国，不仅是我的观点，显然还有政府的观点，都错过了应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能源危机的机会。长期以来，我们的整个能源政策都归结为廉价石油。这是一个机会，过去那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在医疗保健领域、能源领域、教育领域、财政领域、税收领域、监管改革领域，那些我们推迟太久的事情，那些长期存在的问题，现在都迫在眉睫，必须加以解决。这场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正如我所说，一个去做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的机会。我想，如果你想看到一线希望的话，好消息是这些问题足够大，以至于两党都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想法。²⁹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但伊曼纽尔言论中有几个重要部分常常被忽视。首先，伊曼纽尔并没有说“绝不让危机白白浪费”。他说的是“你绝不想让一场严重危机白白浪费”。这看似只是个小差别，但“严重”这个限定很重要。小危机随时都有。新闻行业大多就是靠这个赚钱的。但正是严重危机才带来真正的彻底变革机会。

伊曼纽尔在其言论后面部分重申了这一点，他说：“我想，如果你想看到一线希望的话，好消息是问题足够大，大到两党都能从中找到解决办法。”要知道，伊曼纽尔的观点不是说任何小问题都能转化为带来变革的大问题，而是说如果没有严重危机，对我们现有体系进行重大变革——也就是巴拉克·奥巴马和伊曼纽尔想要实现的那种彻底变革——通常是不可能的。

声明中还有另一个重要部分值得更仔细地思考。伊曼纽尔并没有说2008年金融危机为民主党人提供了实施自身改革的机会，而是说这场危机让两党都能提供解决方案。现在，你可能会倾向于将他声明的这部分内容视为迎合之举，但如果说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许多共和党人几乎和过道另一边更左翼的对手一样渴望找到扩大政府权力以及为其企业盟友谋利的方法。

国会中许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唯一区别不再是政府是否应该深度介入经济和社会决策，而是这种介入应该达到何种程度。一个深深信奉许多传统保守理念——包括像“量入为出”这样“疯狂”政策——的政党在华盛顿特区已不复存在。

尽管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一直在抱怨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两大政党逐渐向软威权主义转变的现象，但这个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我们这些相信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人在政府中几乎没有支持者，而且问题似乎还在恶化。现在华盛顿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寻找利用“严重危机”来扩大权力并让美国家庭越来越依赖政府的方法——就像拉姆·伊曼纽尔所建议的那样。

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完美地体现了这种破坏性趋势，这将在“大重置”计划的支持者未来十年及以后实施激进改革的方式中发挥核心作用。了解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并利用这一重要的“变革契机”，为我们反击“大重置”以及其他将权力集中到统治阶级手中的企图提供了一份至关重要的路线图，而我们必须理解这份路线图。

暴政借病毒肆虐

当大多数主流媒体和政治机构听说新冠疫情的可能性时，他们并未当真。许多人嘲笑像我这样发出警报的人。我猜中国政府官员在窗户上安装栅栏将人们锁在家里的报道，以及惊恐的村民手持长矛挖断路以阻止来自武汉的旅客感染家人的报道，还不足以引起媒体的关注。

³⁰ 记者们仍忙着对如今大多已被遗忘的与乌克兰相关的特朗普弹劾听证会无法自控地垂涎三尺。

直到2020年2月，一些专家乃至全球卫生组织还在严厉批评特朗普政府限制从中国到美国的旅行。许多人认为这是种族主义和排外的，尽管旅行限制的既定目的显然是防止新冠病毒传播，而非限制移民。

《政治》杂志警告称：“专家担心，冠状病毒隔离和旅行禁令可能适得其反。”³¹ 《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谁说去中国旅行不安全？》的文章，作者罗西·斯平克斯称，“政治时刻”一直被“仇外言论和筑墙行为”所主导。³²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世界卫生组织为了保护中国免受批评，建议美国等国家避免实施旅行禁令。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贾萨雷维奇表示：“虽然旅行限制直观上似乎是正确的做法，但这并非世卫组织通常建议的措施。这是因为它们会造成社会混乱，且需要大量资源投入。”

但到了2020年3月，一切都变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专家不再嘲笑特朗普总统为减缓新冠病毒传播而减少从中国的旅行的决定，而是纷纷要求政客们按照联邦政府的指导方针，开始关闭全国各州的经济，即使在几乎没有病毒存在的地方。不出所料，大多数政府官员都乐于照办。

随后颁布的封锁令变得如此严厉，这促使我发起了有史以来第一届“毛主席新冠独裁者奖”颁奖典礼，为那些行为最为专制的人颁发奥斯卡风格的“毛式”小雕像。（以防你好奇，不，我不是在开玩笑。我非常严肃地对待“毛式”奖项。）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根据观众提交的新闻报道选出了提名者，然后将“毛式”奖项颁发给了获奖者。我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人把这个奖摆在壁炉架上。如果没有，他们应该这么做。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奖项。

在第一届（希望也是最后一届）“毛式”奖颁奖典礼上，纽约市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因其政府限制教堂礼拜活动的决定，获得了“市长权力滥用最佳成就毛式奖”。

拒绝停止现场礼拜的教堂被警告称，如果违抗他的法令，可能会被永久关闭。³⁴

当然，白思豪并非唯一一个滥用权力的人。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发布了一项居家令，关闭了该州大部分企业，并威胁要对违规者处以罚款或最高30天的监禁。\$1,250³⁵

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利在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失败后不久，也关闭了该州大部分企业，并禁止了几乎所有社交和娱乐聚会，包括葬礼和婚礼。³⁶

2020年3月至4月，加利福尼亚州和地方官员关闭了该州大部分经济活动，发布了居家令，释放了3500多名加利福尼亚州监狱囚犯，并将轻罪和一些低级别重罪指控者的保释金降至零美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减缓病毒传播。³²³⁸

在“最佳州长镇压”类别中获胜的格雷琴·惠特默州长发布了堪称最全面的封锁令。惠特默的行政命令不仅关闭了密歇根州的经济活动并宣布宗教集会为非法——这显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中关于“禁止宗教信仰自由”的禁令——还对违规者处以数千美元的罚款，并承诺将拒绝遵守该命令的人监禁长达三个月。³⁹

同一类别中的亚军是前罗德岛州州长吉娜·雷蒙多，她现在是拜登白宫的商务部长，她调用该州国民警卫队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寻找未经政府许可越过罗德岛州南部边境的纽约人。任何被发现的纽约人都被告知该州要求隔离十四天。⁴⁰

到4月底，40多个州（其中大多数由共和党人领导）已经实施了部分或全面封锁，许多州发布了居家令，对不遵守州或地方法令的人处以严厉处罚。然后，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此前无休止地抨击特朗普发布所谓种族主义和不必要旅行禁令的批评者，在整个春夏期间，没完没了地批评总统似乎过于急于推动国家重新开放。

起初，封锁措施预计只持续两周，美国人被告知其主要目的是限制新冠病毒病例激增，即通常所说的“拉平曲线”，以便全国各地的医院不会被患者挤爆。许多健康专家依据预测会有100万人死亡或更多的模型，担心如果病毒失控，将没有足够的病床和诸如呼吸机等基本医疗设备来应对增加的需求。

一个错误的模型对公共政策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尼尔·弗格森博士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预测，仅在一年内，超过80%的美国人口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仅在美国就会导致多达220万人死亡。⁴¹（在撰写本文时，即2021年9月22日，美国报告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不到70万。）⁴²

未来几代美国人将难以理解弗格森等人的研究引发了多大的恐慌。媒体源源不断的可怕报道加剧了这种恐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他们所需的理由，使其能够颁布几乎任何他们想要的指令，包括一些他们明知对新冠病毒传播几乎没有影响的命令。

据《底特律新闻》报道，在密歇根州，获得毛伊奖的州长惠特默禁止“居民在该州自己拥有的房屋之间旅行或前往度假租赁屋”。另据报道，惠特默的行政命令要求“大型零售店……[对]家具、园艺和油漆专区进行隔离”，阻止该州允许营业的商店销售许多“非必需品”。⁴³

纽约牧师参孙·莱曼（Samson Ryman）领导着中央圣经浸信会教堂，2020年5月，他因带领40名会众举行免下车教堂礼拜仪式而被威胁要处以1000美元罚款。⁴⁴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市，参加类似免下车教堂礼拜仪式的会众因拒绝遵守该市市长发布的宵禁命令，每人被罚款500美元。⁴⁵

在肯塔基州，一名女子伊丽莎白·林斯科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后，官员们对一对夫妇实施了居家软禁——包括佩戴电子脚踝手环等措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林斯科特在探望祖父母之前，出于预防目的主动进行了检测。⁴⁶

她检测呈阳性后，卫生官员告诉林斯科特，她需要签署文件，这将要求她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离开家之前，都要向当地卫生部门请求许可。林斯科特同意自我隔离，但她拒绝签署这些文件，她说这些要求太过分了。据林斯科特说，这些文件会阻止她，比如，在医疗紧急情况下未经政府事先许可就去医院。

林斯科特拒绝后不久，当地治安部门来到她家门口，要求她签署卫生部门的命令。

伊丽莎白的丈夫以赛亚·林斯科特说：“我打开门，看到大概有八个人，五辆车，我就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个家伙穿着西装戴着口罩。是卫生部门的人，他们给我们拿了三张文件。给我、她还有我女儿的。”⁴⁷

官员们强迫这对夫妇戴上脚踝监视器，并告知他们如果要离家超过两百英尺就得报备。

伊丽莎白·林斯科特说：“我们没抢劫商店。没偷东西。没肇事逃逸。我们没做错任何事。”⁴⁸

是只有我这么想，还是你们也觉得站在林斯科特家门口的政府官员看起来像一群克格勃特工，在索要‘证件，快拿出来？’

一场自我强加的经济衰退

通过发布居家令和其他极其专制的命令，政府不仅损害了美国经济；他们简直是对着经济头部开枪，然后像《教父》里那样冷酷地把它的尸体扔到东河里。

在封锁措施生效之前，美国经济已经持续繁荣了三年。非裔美国人、亚裔、西班牙裔、女性以及几乎其他所有人的失业率都处于或接近历史最低点。⁴⁹ 2019年末和2020年初，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其他主要股票市场指数创下历史新高，数百万美国人的退休账户因此增值。⁵⁰ 2019年第四季度的房价中位数也接近历史最高水平。⁵¹

但就在全世界得知新冠疫情且统治阶级精英封锁各州仅几个月后，美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崩溃。从2020年1月到2020年4月，通常全职工作的美国人数量减少了超过1670万。⁵² 所有工人的失业率从2月的3.5%升至4月的14.7%，仅两个月内就增长了320%。⁵³ 到2020年5月底，超过4000万美国人申请了失业救济。⁵⁴

非裔美国人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2019年第四季度，黑人失业率达到美国历史上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季度水平，平均为5.6%。到4月底，这一数字飙升至16.7%，达到了自2010年和2011年奥巴马时代大衰退高峰期以来未见的水平。⁵⁵

数百万企业要么倒闭，要么被迫申请联邦政府的薪资保护计划（PPP），该计划为企业提供了数千亿美元，以防止失业率继续失控飙升。⁵⁶

自大萧条以来，从未发生过如此规模的经济崩溃。但与大萧条不同的是，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是政府蓄意制造的，得到了大公司的广泛支持。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有意识地选择摧毁自己的经济。

“一个绝佳的机会”

不可否认，对许多人来说——尽管不一定是所有人——关闭美国经济这一决定背后的最初动机是恐惧。一些政策制定者真的相信，数百万人很快会死于一场无法阻挡的全球大流行病，而这个国家拯救这些生命的唯一希望就是迫使美国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待在家里。无论你认为这是不是正确的决定，这都不是一个不合理的立场。没有人想被铭记为投票赞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冷酷无情的怪物。

然而，在封锁的头三十天内，情况变得清晰起来，即健康专家告诉我们的那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准确的模型，在某些情况下，预测的死亡人数误差超过了一百万，而且病毒感染者的死亡率明显低于最初的估计。

在相对少数的城市地区之外，医院并未人满为患——这同样是疫情最初阶段卫生官员最为担忧的问题。

卫生官员最初非常担心医院的收治能力，以至于在2020年3月下旬，美国海军从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派出了一艘大型医院船“安慰号”前往纽约港。但该船抵达后不久，由于需求低于预期，其船员将病床数量从1000张减少到了500张，到4月中旬，该船约90%的床位仍未使用。⁵⁷

然而，几乎每个州的封锁仍在继续。为什么呢？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包括许多之前高估了病毒危险性的人——表示，延长封锁对保护公众健康至关重要。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医院几乎不存在床位容量限制的危险。这些同样的“专家”进一步辩称，政府现在有责任尽可能多地拯救生命，使其免受新冠病毒的伤害，而不顾这会对社会、经济乃至公众健康造成的损害。

公共卫生官员的说法从“曲线变平缓”转变为“居家拯救生命”，一些专家和活动人士突然意识到，新冠疫情引发的自我造成的经济危机为以前在政治上看似不可能的激进变革打开了窗口。（他们不能让这场千载难逢的危机白白浪费，对吧？）然而，其他人早在任何人听说过新冠病毒之前，就已经在计划利用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情况了。

2019年10月，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及世界经济论坛（“大重置”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在内的多家机构的公共卫生专家和政策专家齐聚纽约市皮埃尔酒店。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进行一场“模拟”，为与会者提供“一系列基于情景的激烈讨论，直面应对一场假设但科学上合理的大流行病时出现的真实困境”。⁵⁸

这场被诡异命名为“事件201”的大流行病演习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官员、国际组织和私营企业制定建议行动，以便在下次大流行病期间实现“前所未有的合作水平”，为后来的“大重置”奠定部分基础。

“事件201”会议仅仅是一次思想实验。但到2020年3月中旬，公众对新冠疫情的恐惧让政客们有机会将这些战争游戏付诸现实，因为民主党人开始悄悄讨论如何利用这场大流行病。3月19日，《国会山报》报道称，在一次有200多名众议院民主党党团成员参加的重要“电话会议上，议员们逐列出了他们希望在国会最初的新冠疫情救助法案中看到的一系列广泛的愿望清单”，“包括增加基础设施支出、扩大社会保障福利以及为各州提供资金，以便在疫情持续到11月选举时建立全邮寄投票系统。”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人詹姆斯·克莱本当时担任众议院多数党鞭，并且已成为乔·拜登的关键政治盟友，他在电话会议中表示，这场大流行病是“按照我们的愿景重组事物的绝佳机会”。⁶⁰

该愿景包括一系列提议的政府项目和特惠项目，其中有“向个人支付现金、为小企业提供低成本贷款、为加强医疗保健系统提供新资金，以及为航空和邮轮等受冲击最严重的行业提供金融生命线”，⁶¹ 还有“为难民和移民提供 \$300 百万美元、为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35 百万美元资金、制定新的燃油排放标准，以及开展一项气候变化研究”。²²

当然，国会中的建制派共和党人也不会让这个“绝佳机会”从他们手中溜走。2020年7月，参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党团会议，讨论他们就新一轮新冠疫情救助措施进行谈判的策略。会议结束后，参议院中仅存的几个理性声音之一的兰德·保罗严厉斥责了党内成员的猖獗虚伪行径。⁶³

“他们（国会共和党人）说奥巴马总统热衷于借贷和开支——他们说的是再支出一万亿美元。应该制定一项法律，禁止他们再谈论债务问题，”保罗说道。保罗后来称政府缺乏财政约束是“令人憎恶的行为”，并表示，“两党在开支问题上现在没有区别。”

可以专门写一整本书来讲述2020年和2021年初通过的新冠病毒救助法案中包含的数千项条款，但以下三项最能说明政府在选择关闭经济后通过成为法律的绝对令人震惊的疯狂行为。

1. “刺激”支票

也许最值得注意和影响深远的新冠病毒救助计划是向美国大多数成年人发放1200美元的“刺激”资金，这是《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通常称为《CARES法案》）中的一项条款所规定的。根据该计划，收入为\$75,000或更低的个人获得\$1,200，加上每个17岁或以下符合条件的孩子\$500，最高达到规定限额。收入为\$150,000或更低的已婚夫妇获得\$2,400。%，%。

到2020年6月初，联邦政府已发放了1.59亿笔款项，总计超过2670亿美元，另外还向美国领土上的居民发放了25亿美元。⁶⁷

在强加给美国人民的所有愚蠢政府项目中，这个项目堪称榜首。这些付款是基于收入，而非需求，所以在疫情期间哪怕一刻都未失业的数千万人也收到了款项，尽管该项目的目的据说是为最需要的人提供救济。

该项目的支持者为向未失业者发放资金这一看似怪异的决定辩护，称这些付款也将起到某种经济刺激作用。其理念是，数百万收到支票但未失业的人会出去消费这笔钱，帮助经济从新冠疫情导致的崩溃中复苏。

除了政府无力支付这笔巨额现金发放之外，这个荒谬理论还有另一个明显问题：经济大多已关闭，所以除了大型连锁零售商之外，人们几乎无处可去消费刚印出来的政府资金。如果几乎没有什么可刺激的——当然除了杰夫·贝索斯的银行账户——那么刺激计划还有什么意义呢？

同样值得记住的是，该计划基于2019年的税收数据，而非2020年的收入水平。这意味着一些在2020年收入大幅下降的人没有立即收到款项，而另一些在2020年收入大幅增加的人却收到了他们并不需要的1200美元。

更令人震惊的是，由民主党领导的国会和拜登总统在2021年初通过了另一项庞大的新冠疫情救助法案，这次的成本高达1.9万亿美元。该法案除其他事项外，还向美国人直接发放了1400美元，尽管所有迹象都表明新冠疫情正在逐渐平息，而非恶化。⁶⁹

2. 失业“补贴”

除了发放 \$1,200 款项外，政府官员在2020年还向失业工人发放了每周600美元的失业“补贴”，以补充工人通过州项目已经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发放 \$600 款项背后的理由是，因停工而失业的美国人收入应由政府完全替代，因为首先是政府导致了失业。我想这有道理。我的意思是，如果政府到你家烧掉你的车库，那么它出钱买一个新的才公平，对吧？

不过，失业救济金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国会的这项计划——我们不应忘记，它也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批准——并没有将支付金额限制在就业期间的总收入，而是允许人们领取的失业救济金超过他们工作时的收入。这就摧毁了这些人原本去找另一份工作的任何动力。政府不是只重建被烧毁的车库，而是还额外建了一个新的凉亭！

2020年5月，FiveThirtyEight报道称：“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彼得·加农、帕斯卡·诺埃尔和约瑟夫·瓦夫拉利用2019年的政府数据进行的一项新分析估计，68% 能够领取福利的失业工人有资格获得超过其损失收入的支付。”

而且政府也不仅仅是给人们支付略高于其全额工资的报酬让他们待在家里。在很多情况下，国会给受助者支付的要多得多。加农、诺埃尔和瓦夫拉“发现，（2020年）估计的中位数替代率——即工人原周薪被失业救济金替代的比例——为134%，比他们原来的工资高出三分之一以上。相当一部分这类工人，尤其是从事食品服务和清洁工作等低薪职业的工人，最终可能会拿到超过其此前周薪150%的钱。”

尽管有人说这些补贴只是为了帮助人们度过仅持续一两个月的短期经济停摆，但到7月中旬，仍有3000万美国人在领取补贴。²² 在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2021年立法中，补贴支付再次延长，尽管每周提供的最高金额降至300美元。²³

3. 医疗补助乱象

2020年3月，国会通过了《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 Act）以及《家庭第一冠状病毒应对法案》（FFCRA），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这两项法案。由于预计医疗补助成本会增加，国会在这些法律中为各州提供了更多与医疗补助相关的资金，各州与联邦政府共同承担医疗补助参保人的费用。然而，国会并非简单地向各州提供额外资金以帮助它们应对疫情，而是在资金上附加了条件，要求接受额外资金的州即使在医疗补助受益人通常会失去资格之后，也要让他们继续参保。

政府问责基金会（FGA）的研究人员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为了获得额外资金，“各州不能移除即使不符合资格的参保人，除非这些参保人主动申请终止参保。”²⁴

该报告的作者表示：“各州也被禁止加强资格标准、方法或程序，并且不能提高保费，使其超过2020年1月生效的水平。”“《家庭第一冠状病毒应对法案》（FFCRA）还禁止各州要求地方政府增加对医疗补助计划的贡献。”²⁵

这一灾难性条款使各州陷入了困境，迫使它们在错失联邦资金和接受不可持续的条款之间做出选择。

FGA的作者写道：“最终，这些限制将阻止一些州获得新冠疫情援助，加剧因疫情引发的州预算危机，剥夺各州管理医疗补助计划所需的工具，从真正有需要的人那里夺走资源，并在未来几十年束缚各州的手脚。”²⁶

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报告，这一荒谬的规定使得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下扩大医疗补助计划的州的美国人有可能失去工作，加入医疗补助计划，获得一份薪水更高的新工作，但仍保留在医疗补助计划中。

国会究竟为何要强迫各州继续让那些已经找到高薪工作的医疗补助受益者参保呢？当然，除非是因为它想让尽可能多的人依赖一项成本高昂的政府项目。

“对小企业的战争”

更糟糕的是，许多新冠疫情封锁和救助政策让政治上受青睐的群体和企业 disproportionately benefited（此处原英文有误，推测是“受益过多”，暂按此翻译为“受益颇丰”）。企业家兼前投资银行家卡罗尔·罗斯在她的杰出著作《对小企业的战争：政府如何利用疫情摧毁美国的脊梁》中，详细阐述了2020年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实施的新冠政策是如何让小企业遭受重创，而许多大公司却至少能部分维持运营的。

在疫情封锁最严重的时候总结对小企业的这场战争时，罗斯写道：

政府机构，那些本应保护产权和所有个人权利的机构，却告诉许多企业，主要是小企业，它们被视为“非必要”企业，必须全部或部分关闭。

就是这样：全国各地数百万企业接到关闭指令，仅此而已。没有因帮助政府或“社会”而获得的补偿，没有保障自身或员工生计的特殊规定；只需收拾东西，关门大吉，然后回家。⁷⁷

此外，罗斯指出，即使在国会实施了冠状病毒救助计划之后，小企业最终还是吃了亏。

有了所有这些赠品，你可能会期望小企业也能得到政府的照顾。

确保小企业继续营业、在“征用权”情况下给予适当补偿以及保住工作所需的资金可能在 \$1 万亿美元范围内。

相反，小企业作为《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 Act）一部分所获得的资金，不到整体救助计划的20%——同样，考虑到小企业约占经济总量的一半，且是受政府这只“黑天鹅”影响最脆弱、最直接的群体，这一数字毫无意义。

国会没有迅速、直接地把钱给到小企业主手中，而这才是最有效的策略，也与肯尼迪中心和大学等国会议员亲信所获得的直接付款一致，而是拼凑了一个PPP中粗制滥造、令人困惑的“可免除”贷款计划。⁷⁸

就其本身而言，对小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造成了巨大伤害，但再加上大公司拥有而许多小企业没有的优势——比如大量现金储备、律师和税务专家团队，以及将大部分业务转移到线上的能力——无数小企业面临的劣势是毁灭性的。

为什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政客们让许多小企业主置身事外？为什么美国企业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当第五章详细讨论“大重置”时，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变得显而易见，但——剧透警告！——简短的答案是，企业得以保留而小企业被摧毁的原因是，在达沃斯精英和拜登白宫构想的全新“利益相关者”经济中，企业很容易被控制。操纵数千万小企业主则要困难得多。

我不相信新冠病毒是美国官员故意释放到公众中的，就像一些疯狂的阴谋论者声称的那样，目的是破坏经济并摧毁数百万家小企业。但我确实相信，在统治阶级的许多人看来，破坏小企业被视为疫情带来的一个好处。

没有现金？没问题

在疫情袭击美国之前，美国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使国债增加了超过3万亿美元，而且在2020年有望出现 \$1 万亿美元的赤字，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赤字之一。

这样的数据曾经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和恐惧。但在联邦政府大肆投入应对新冠疫情之后，这些数据似乎也没那么糟糕了。

仅在2020年的前六个月，主要受新冠疫情封锁措施和相关政府支出计划刺激，国债就激增了巨额的 \$3 万亿美元。²⁹ 而这还只是开始。分析师预测，联邦政府的救助法案所导致的支出增加和债务增长，到2030.⁸⁰ 时可能会使国债总额再增加6万亿美元。

相比之下，在1900年至2000年的一百年间，国债增加了5.62万亿美元——而这还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与俄罗斯长达数十年的冷战、在世界各国进行的无数次海外行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新政下大规模扩张政府、林登·约翰逊耗资更为巨大的“反贫困战争”和“伟大社会”改革，以及阿富汗那场似乎永无止境的战争之后。⁸¹

但我想新冠病毒比所有其他事情加起来都更重要，对吧？

情况已经失控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奥巴马总统——他增加的国债数额比他之前所有总统加起来还要多——按照如今的标准，看起来都像是一个真正的财政保守派了。至少奥巴马总统偶尔还会假装关心国债问题。而国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甚至都懒得再向美国人民假装一下了。嘿，政客们和银行家们：要是你们打算让我的子孙后代背负上巨额债务，你们至少可以在这么做的时候对我撒个谎。

而国债只是其中一部分情况。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是追踪美联储资产与负债的一种方式，在应对新冠疫情之后，它一直在急剧飙升。增加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才是真正的“印钞”。当美联储开始实施量化宽松（QE）计划时——我会在第四章更详细地介绍该计划——这直接反映在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

2008年，资产负债表约为 \$900 0亿美元。到2014年底，经过几轮量化宽松政策后，资产负债表达达到峰值4.5万亿美元。⁸² 这个新数字由——美国国债、联邦机构债务证券以及大量抵押支持证券组成。⁸³

量化宽松背后的想法是通过印钞使该国摆脱2008年的大衰退，然后在美国经济恢复全面实力后让资产负债表逐渐收缩。在新冠疫情之前，这种情况已经非常缓慢地开始出现。到2019年9月，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降至 \$3.8 万亿美元以下。⁴⁴ 如果经济继续平稳运行，有可能会进一步缩减这一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实验，尽管如果不对美国货币政策进行根本性改变，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的可能性极小。当然，现在所有这些都只能是猜测了，因为新冠疫情已经发生了。

为应对政府引发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再次全力开动印钞机。在购买数万亿美元国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其他资产的推动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再次飙升，此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到疫情结束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最终可能会超过 \$10 万亿美元——还没到津巴布韦那样的印钞规模，但嘿，他们才刚刚开始热身。⁸⁵

特朗普总统和国会支出的资金甚至超过了美国过去最自由派政府所能想象的程度，美联储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增加数万亿美元且没有让一切回归正常的真正长期战略，原因在于他们都采纳了一种名为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激进经济理念的某种版本，即便他们不会公开承认。

在第4章中，我详细讨论了现代货币理论，并解释了它在“大重置”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但目前你只需知道，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债务和赤字实际上并不重要。他们认为，只要政府控制自己的货币，就像我们美国这样，它可以按需印制尽可能多的货币，直到通货膨胀出现。然后政府需要实施新的监管措施，并对税收和支出政策进行改革，以“控制”通货膨胀。

在某些情况下，但肯定不是所有情况，那些呼吁大幅增加支出的人甚至不知道现代货币理论的存在就采用了该理论，而且我毫不怀疑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完全属于这一阵营。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原则——债务和赤字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重要——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全新的“大重置”世界中的新的标准操作实践。

我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向现代货币理论这一重要转变的人。在2020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曾担任高盛国际副主席、为五位美国总统提供经济和贸易政策建议的罗伯特·霍尔马茨承认，美国现在基本上在践行现代货币理论。“嗯，”他在采访中说，“现在我们处于一种特别不同寻常的情况，即我们正在被迫或非自愿地运用现代货币理论。”⁸⁶

“联邦政府正在发行并将继续发行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债券，”霍尔马茨接着说。“而且总体而言，市场正在以非常低的利率大量购买这些债券。如果市场不这么做，美联储已经表明它有意愿和决心购买这些资产并将利率维持在极低水平。”

我知道这对一些读者来说难以接受，但我认为有明确证据表明特朗普总统接受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基本原则，而不仅仅是因为他签署了代价高昂的新冠疫情救助立法且没有任何支付方式。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每当美联储选择加息或甚至认真考虑加息时，特朗普都会例行批评美联储。⁸⁸ 2019年10月，针对一则暗示美联储应加息的言论，特朗普批评美联储考虑加息，他在推特上写道：“美联储毫无头绪！我们有无限潜力，只是被美联储抑制了。”⁸⁹

这与像斯蒂芬妮·凯尔顿这样的现代货币理论经济学家的观点完全一致，她曾是伯尼·桑德斯的顾问，也是石溪大学的教授。她和其他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经常忽视美联储改变基准利率的作用。凯尔顿认为，“在经济衰退时，降低利率对抑制利润预期的作用微乎其微。在经济繁荣时，提高利率对抑制新活动的作用也不大。”

千万不要以为我在暗示特朗普总统曾认真研究过像凯尔顿这样的现代货币理论者的经济学说，据我所知，凯尔顿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可能甚至都没听说过她。但特朗普的行为确实表明，就连共和党当选官员也会被现代货币理论的诱人歌声所迷惑。

GREAT RESET “FUEL”

现在，你可能会想：“格伦，你看待整个新冠病毒危机的方式错了。我们应该庆祝！事实证明，我们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印钱，而不会面临任何严重的经济后果。这又不是像我们在魏玛共和国等地看到的那样，政府印了那么多钱，搞得我们得推着装满现金的手推车去买面包。”

相信我，我能理解这种情绪，但我敢肯定，在一切变得糟糕之前，那个推手推车的无名之人也说了同样的话。经济灾难往往发生得非常迅速，以至于大多数人直到为时已晚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快速通货膨胀是一种非常现实且危险的可能性。你不应该忽视数百年的经济思想，就因为一些政府在几年甚至一二十年里能够侥幸进行鲁莽的开支。最终，通货膨胀总会以某种方式追上大手大脚花钱的政府。

此外，正如我将在第4章中更详细解释的那样，在过去几十年里，日本人实际上一直在现代货币理论的框架下运作。尽管日本没有经历恶性通货膨胀，但其公民却不得不忍受二十年几乎没有经济增长的状况——这是政府印钞量远超其收入量的另一个后果。

但是，尽管要抛开债务、赤字以及看似无休止印钞带来的经济影响可能很困难，但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恰恰要这么做。你看，尽管我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上花了很多时间谈论经济灾难即将来临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我在本书中专门用一整章来论述现代货币理论的原因。而且，尽管我很关心国会对政府项目的扩张以及那些占据了全国众多州长官邸的小暴君们所强加的专制性新冠疫情规定，但我并没有反复提及所有这些疯狂的事情，只是为了评论这些政策所造成的危害。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很重要，但远没有大重置的众多支持者自疫情开始以来一直在问的那个问题重要：接下来会怎样？

现代货币理论是精英们试图用来掌控世界的机器——大重置计划——所需的极其强大的燃料。没有现代货币理论这一燃料，暴君们就必须转向不那么理想的燃料，比如直接的暴力、土地没收以及其他往往更为公然的独裁控制方式。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方各地的精英和革命者试图用更暴力的模式建立持久、稳定的社会，但从未成功，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

现代货币理论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它赋予了“大重置”机器所需的权力，使其能够在不需要劳改营的情况下——或者至少不需要那么多劳改营——夺取控制权，并且可以在不消除民主的情况下实施，而民主是使任何重置计划让美国人能够接受的关键部分。

但是，在将现代货币理论这一燃料注入精英们全新的“大重置”暴政机器之前，他们首先需要让足够多的政府官员、政治家、人脉广泛的活动家、特殊利益集团以及有影响力的商业领袖相信，现代货币理论这一燃料确实有效。正如每个不小心把柴油加到没有柴油发动机的汽车里的人都知道的那样，加错燃料甚至会让最好的机器被困在路边。

冠状病毒危机对大重置运动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仅表明现代货币理论可被政府用于迅速扩大政府权力，还表明美国公众比许多人此前认为的更愿意接受现代货币理论，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它。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时代实施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之后，过去十年对银行和企业的数十亿美元救助，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下似乎一直在增长的国债，以及2010年代初和2020年数万亿美元的政府“刺激”计划之后，大多数美国人对国债已毫不在意。

那些多年来一直吵着要运用现代货币理论的人，现在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证据”，证明他们的理论可行且能为公众所接受。别误会我的意思——这些“证据”不过是虚有其表。但对许多掌权者来说，现代货币理论实在太诱人，难以忽视。如今，现代货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因新冠疫情而常态化——我们必须再次不断提醒自己，疫情并非经济衰退的根源；是政府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导致了经济衰退——现在是尝试将现代货币理论的边界拓展到极致的最佳时机。

"一个绝佳机会"

这场疫情对“大重置”运动如此重要，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其一，它让美国的州和联邦政府官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认为自己能够颁布激进、专制甚至随心所欲的指令。此外，它不仅表明许多美国人会听从政府主子的任何吩咐，还表明他们会与政府合作，帮助压制任何反对这些行动的人。在我看来，这听起来像是调制一杯令人作呕的法西斯鸡尾酒的完美配方。

其二，当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女性以及几乎其他所有人的失业率都处于历史低位，退休账户价值飙升，而且经济似乎在未来几年有望持续增长时——而这正是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情况——几乎不可能让人们相信全球经济需要被摧毁，并用一个新体系取而代之。

然而，在政府实施封锁之后，一切都变了。经济被彻底摧毁，这意味着存在一组有利的情况，让精英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建——或者说重置——它。

这不是一个理论。“大重置”最响亮、最突出的声音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全球大流行创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或许是一生仅有一次的“机会”——他们反复使用的一个词——来改变社会 and 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论坛在其网站上表示：“新冠疫情危机及其引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决策背景。在全球关注生命、生计和地球的背景下，从卫生和金融到能源和教育等多个系统的不一致、不足和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暴露。领导人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既要应对短期压力，又要面对中长期的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论坛还写道：“当我们进入一个塑造复苏的独特机遇之窗时，这项倡议（大重置）将提供见解，以帮助所有那些决定全球关系未来状态、国家经济方向、社会优先事项、商业模式性质以及全球公域管理的人。”

不要忘记，世界经济论坛是同一个非营利组织，它在2019年举办了本章前面讨论过的“事件201”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专家”们规划了政府官员、国际组织和私营企业如何在未来的大流行期间实现“前所未有的合作水平”。它也是自2020年以来一直领导“大重置”运动的同一组织。

在2020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的“大重置”启动活动上，该计划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查尔斯王子称新冠疫情是“一个黄金机会”，因为人们现在“更容易接受变革的宏大愿景”。

查尔斯王子说：“我们有一个黄金机会，可以从这场危机中抓住一些好的东西——它前所未有的冲击波很可能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变革的宏大愿景。随着我们从救援转向复苏，我们有一个独特但迅速缩小的机会窗口来吸取教训，并让自己走上更可持续的道路。”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表示：“新冠疫情加速了我们向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转型。我们必须确保数字、生物和物理世界中的新技术始终以人类为中心，并服务于整个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获取机会。”

施瓦布补充道：“这场全球大流行再次表明了我们是多么相互关联。我们必须恢复一个运作良好的智能全球合作体系，以应对未来50年的挑战。大重置将要求我们把全球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整合到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目标和行动的共同体中。”

国际工会联合会秘书长沙兰·伯罗在6月接受了世界经济论坛关于大重置的采访。谈到新冠疫情时，伯罗说：“我明白我们如何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设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我们需要国家和多边机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一份关于“大重置”的声明中表示：“我们知道，如果任由[新冠疫情]这一流行病发展，将会加剧不平等。但如果我们集中精力投资于人民、投资于我们社会的社会结构、投资于让所有人都能获得机会和教育、扩大社会项目，那么我们就拥有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更美好的世界。”

对那些因疫情丧生的人最好的纪念，是一个更绿色、更智能、更公平的世界。”⁹⁷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罗伯特·莫里茨（Robert Moritz）表示，冠状病毒大流行使社会和全球经济中的“缺陷”“更加明显”。普华永道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6月初，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呼吁在疫情后进行‘大重置’，”莫里茨在为世界经济论坛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²⁸“施瓦布强调需要迅速采取集体行动，他说，对新冠疫情的应对证明，重置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是可行的。他还补充说，现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时机。

“我同意，”莫里茨继续说道。“越来越明显的是，全球经济已无法满足需求……这种崩溃最明显的症状包括气候变化、不平等和民粹主义。社会进步已与经济进步脱节。简单地说，我们存在设计问题。而现在，新冠疫情使这些缺陷更加明显。”⁹⁹

绝不要浪费一场严重危机

正如本章上一节所讨论的那些引语所示（而且我还遗漏了很多），大重置的众多最活跃且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将新冠疫情视为推行激进变革的关键契机和正当理由，正如查尔斯王子在6月会议上所说，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这是我们前所未有的机会，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查尔斯王子和他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游艇俱乐部伙伴们说得没错；各国政府为应对疫情而实施的政策具有极端性和破坏性，已经造成了足够的经济损害和社会动荡，以至于统治精英们现在有机会，用乔·拜登的话说，“更好地重建”（第六章会详细阐述）。激进货币政策的常态化和广泛应用，尤其是那些与现代货币理论相关的政策，为政府提供了进一步集权所需的工具，将大多数经济决策置于大公司和政府官僚机构的精英手中，而非个人和家庭手中。

“大重置”是一个精心设计、严肃认真的计划——诚然令人恐惧，但对于那些想要掌控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来说，它确实有成功的机会。拉姆·伊曼纽尔会为此感到骄傲。

然而，有一个大问题需要克服：精英们如何能为基于与新冠疫情这样的临时危机相关的经济破坏和社会恐惧来构建一个全新的经济体系而自圆其说呢？事实是，他们做不到——至少无法成功做到。他们或许能建成一些基础设施，但要彻底改变世界？这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为了实现全球经济真正持久的变革，并按照一位“大重置”演讲者的说法，创造另一个像二战后出现的那样的“世界新秩序”¹⁰¹，一心想要进行“大重置”的精英们需要另一个更可怕、更危险的“危机”来解决。他们需要一个据说会危及地球上人类生命并对所有生物构成“生存威胁”的危机。对“大重置”的支持者来说幸运的是，这样一个“危机”确实存在：气候变化。

如果“大重置”的支持者能够让全世界相信，人类得以延续的唯一机会——不仅仅是实现经济平等、社会正义以及其他左翼目标，更是关乎实际生存——就是将全球大部分经济权力交到统治阶级手中，那么，嘿，你就制造出了一场可以用来炫耀你那顶超大号俄罗斯皮帽的危机。这就是为什么理解气候变化如此重要，也是我选择它作为下一章主题的原因。

— 3 —

气候变化：

THE CATALY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气候变化对我们的生活、经济构成了生存威胁，而且这种威胁就在眼前。情况不会好转。

— 美国总统乔·拜登，2021年9月7日102

这些 SQUARE IN NEW YORK CITY 确实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它完全就是感官过载的代名词，这个地方有可能让游客着迷、惊叹，也可能让他们反感——而且常常是同时出现这些感受。

（如果你想一边品尝世界上最美味的热狗，一边观看一个流浪汉和一个穿着熊装的人打架，那么时代广场就是你的不二之选。）

任何在这座城市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真正的纽约人不会去时代广场，但我承认，我在纽约生活时，时不时会发现自己漫步在那些永远灯火辉煌的街道上，哪怕只是为了提醒自己这座城市能有多令人惊叹和震撼。

每当我进行这些小短途出行时，末日预言者的持续存在总是让我印象深刻。无论纽约发生什么，你总能保证至少找到一个人，通常还会有更多人，站在时代广场的街角大声预言世界末日，他们常常举着一块用硬纸板粗略写就的牌子，上面写着：“末日将至！”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经过时代广场，几乎没有人把这些说法当回事，他们为什么要当真呢？在一个旧披萨盒背面潦草地写下的可怕警告很难说是最有说服力的沟通方式。但这并不是纽约人对这些厄运和阴霾预言持保留态度的唯一原因。

即使有人过来搭建精心设计的摊位，请来这个国家最能言善辩、最聪明的劝说者，即使这些人能让一些路人相信世界真的即将终结，但最终也没有人会把他们当回事，无论他们声称有多少“证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早上醒来发现世界实际上并没有终结。

当然，世事变迁，但太阳依旧东升西落，生活也在继续，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尤其是非宗教人士，不相信世界即将终结的原因在于，无论那些预言灾难的人说过多少次“末日将至”，末日却从未到来。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种说法的反驳，而且这些预言被证明错误的次数越多，其来源看起来就越不可靠。

街角的末日预言者们完全是在制造恐慌。如果他们真的想愚弄人们，让大家觉得整个人类都在枪口之下，那他们就应该扔掉硬纸板招牌，采用激进环保主义者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使用的以下四步指南。

第一步：设定一个灵活的时间表

不要告诉人们你所预言的灾难迫在眉睫，以至于短期内他们就能看到你是否正确，但也不要将即将到来的危机设定得过于遥远，以至于今天还在世的人都活不到看到其影响的时候。

步骤2：提出潜在解决方案

不要预测无法“解决”的灾难。如果对此无能为力，却去说服人们地球生命即将终结，那毫无意义，因为即便你说服了所有人他们注定灭亡，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希望你是错的。

步骤3：达成“共识”

找到支持你部分观点的真正科学家，然后假装他们支持你的全部观点。别担心会被揭穿谎言；大多数人不会费心去查阅科学文献以验证你所说的是否属实。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找到不诚实的“科学家”，他们会为了资金支持你的观点。

步骤4：不断改变你的预测

在所有人都明显看出你的第一个预测极其错误之前，做出新的预测，然后重复步骤1、2和3。

通过遵循这个经过验证的四步流程，与统治阶级精英关系密切的环保组织几十年来成功地愚弄了许多人，尤其是美国年轻人，他们没有亲眼目睹许多环境灾难预测是多么不准确。但是，越是公正的人审视环境精英们持续不断的危言耸听，就越明显地发现，许多声称在气候变化等所谓环境危机上“科学已经定论”的人不过是极其老道的街头末日预言者。他们可能不会把信息写在旧披萨盒的背面，但他们的预测往往同样不准确。

在我之前的几本书中，我花了大量时间表明，我们从主流媒体上一直听到的所谓气候危机远非其被吹嘘的那样——你知道的，介于后启示录式的《疯狂麦克斯》地狱景象和《星球大战》宇宙中的塔图因星球之间。¹⁰³

与许多精英环保主义者的说法相反，近年来我们并没有经历更多的野火。

根据负责追踪美国野火的国家跨部门协调中心的数据，2005 - 2009年期间（406,614起）的野火比2010年至2014年期间（324,762起）更多。并且2010年至2014年的野火比2015年至2019年期间（315,953起）更多。¹⁰⁴

我们也没有经历过飓风数量或强度的任何显著增加。2018年，发表在美国气象学会公报上的一项关于飓风活动的研究发现，尽管美国有一些适度的变暖，但“登陆飓风、大型飓风或归一化破坏方面没有与先前研究一致的显著趋势”。¹⁰⁵

此外，或许最重要的是，农作物产量并未下降，而是一直在大幅增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数据库显示，全球谷物、小麦、粗粮和大米的产量均处于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¹⁰⁶ 2020年2月，联合国报告称：“本月，粮农组织对2020年世界谷物产量的预测上调了930万吨，目前接近27.9亿吨，全球产量预计将比2019年的历史最高水平高出3.0%（8130万吨）。全球小麦产量预计为7.615亿吨，较上月增加320万吨，与去年高于平均水平的产量持平。”¹⁰⁷

不幸的是，由于精英阶层对主流媒体有着巨大影响，这些事实被大多数美国公众所忽视，他们经常受到关于饥荒、火灾和风暴的可怕且令人不安的报道的冲击，这些报道据称与气候变化有关。在粗制滥造、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报道和宣传的推动下，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现在认为气候变化对人类文明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构成了严重威胁。

当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如果有谁是象牙塔精英的话，那她就是）说气候变化“是生存威胁……是威胁这个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威胁”时，数百万人相信了她。¹⁰⁸

当乔·拜登——一个在十位总统之前就来到华盛顿的人——说“气候变化对我们的未来构成生存威胁，而我们应对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时，数百万人相信了他，然后投票选他为总统。¹⁰⁹

像《华盛顿邮报》这样有广泛读者群的出版物——由亚马逊亿万富翁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拥有的一家报纸——多次将气候变化描述为“紧急情况”和“生存威胁”，并表示它可能会导致一场“难以形容的灾难”，数百万人相信了这一点。¹¹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近几十年来气候没有变化，未来不会变化，或者现在没有在变化。气候一直在变化，有一些备受尊敬、出于善意的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至少部分是由人类活动驱动的。还有其他资质良好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将带来经济问题和一些环境问题。（顺便说一句，有许多科学家不同意这些说法，但我们将在本章后面讨论这一点。）但几乎没有一个理性的科学家会相信：人类因气候变化而处于严重危险之中，或者像伊丽莎白·沃伦所说的，人类和“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正面临灭绝的可能性。

那种持续不断、危言耸听的论调，即由于全球变暖，人类生命可能很快就会灭绝——也就是“生存威胁”的含义——已经深刻影响了全球整整一代年轻人，包括美国的年轻人。这为“大重置”的支持者如今所呼吁的对社会和全球经济的激进变革打开了大门。如果没有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广泛恐惧，在“大重置”的框架下，将经济和社会权力转移到精英手中会困难得多。

格蕾塔一代

也许你在这本书中读到的最令人惊讶的评论，鉴于这是一本关于重置全球经济的巨大阴谋的书，这确实说明了一些问题，那就是我喜欢格蕾塔·桑伯格——嗯，算是有点喜欢吧。

近年来，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青少年格蕾塔成为了世界上最受喜爱和最有影响力的年轻气候活动家之一。2018年，桑伯格在瑞典议会大厦前领导大规模学生罢课，之后声名鹊起。在罢课期间，她和数千名年轻人要求进行改革，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他们认为二氧化碳排放是致命气候变化的原因。¹¹¹ 这些“气候罢课”很快蔓延到其他国家，到2019年底，数百万学生参与其中。¹¹²

2019年9月，格蕾塔前往纽约市的联合国总部，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发表演讲，之后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演讲中，坦率地说，桑伯格严厉批评了全球各国政府领导人在避免气候灾难方面做得不够。

“这一切都是错的，”桑伯格说，“我不该站在这里。我应该回到学校，在大洋彼岸。然而你们却都来向我们年轻人寻求希望。你们怎么敢！你们用空洞的言辞偷走了我的梦想和我的童年。而我还算幸运的。人们在受苦。人们在死亡。”

“整个生态系统正在崩溃，”她继续说道，“我们正处于大规模物种灭绝的开端，而你们所能谈论的却只有金钱，以及永恒经济增长的童话。你们怎么敢！……你们说你们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也明白紧迫性。但无论我多么悲伤和愤怒，我都不愿相信这一点。因为如果你们真的了解情况却仍不采取行动，那你们就是邪恶的。而我拒绝相信这一点。”

桑伯格后来指责国际领导人背叛了年轻人，并警告他们“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你们”，还说“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变革即将到来”。

你不得不佩服她——格蕾塔真有股子冲劲。

虽然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不同意桑伯格的观点，但听她抱怨气候变化以及政府官僚和政客的不作为时，我还是不禁产生了同情。

试着暂时穿上她那双小小的木屐。你一生都被告知世界即将彻底崩溃。你相信海洋很快就会吞没整个城市，甚至可能包括一些国家。你相信，正如桑伯格在演讲中所说，“人们正在受苦”，并且因为气候变化而“死亡”。你认为政府官员偷走了全世界孩子们的梦想。你相信圣经中描述的那种灾难即将来临——真正的上帝之怒，天火与硫磺从天空降下，河流与海洋沸腾，四十年的黑暗，地震，火山爆发，死人从坟墓中复活，人祭，猫狗同居，集体歇斯底里。¹¹⁶ (哎呀，抱歉，我想我刚刚说到《捉鬼敢死队》的剧本里去了。别惊慌。这种情况比你想象的要频繁得多。)

关键在于，如果您不确定人类是否会生存下去，因为您相信气候变化确实是一种生存威胁，然后您环顾四周，看到那些掌权者所做的远远少于他们中许多人所说的拯救地球所需的行动，突然间，每一个其他的公共政策问题看起来都像是在泰坦尼克号上重新安排躺椅。

我敢肯定，格蕾塔把自己看作是少数几个理智的声音之一，她大喊道：“你们这些人到底怎么了？我们就要撞上冰山了！”

“是啊，是啊，孩子。我们知道了，”船员回应道。“但让我们回去处理这场躺椅危机吧。”

所以就像我所说的，我有点喜欢格蕾塔。我欣赏她至少在传达信息方面保持一致，并且对一个她真正认为正在引发全球危机的问题充满热情。与许多在政府和媒体中花时间谈论气候变化的人不同，格蕾塔对自己获取权力不感兴趣；她只是想对地球产生积极影响。我并不认同她的许多观点或提出的“解决方案”，但我确实尊重她的真诚。

另一方面，那些热衷于气候危机论的政客们一点也不真诚，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经常看到他们放下气候末日的披萨盒标语牌，以便能花更多时间谈论一些不那么紧迫的公共政策问题，比如移民改革、学生贷款债务，或者增加更多自行车道。如果他们真的像格蕾塔那样相信世界即将终结，他们就不会浪费一秒钟或一美元去操心其他任何事情。这种内在的矛盾足以让任何人发疯——显然，连瑞典青少年也不例外。

这就是格蕾塔·桑伯格所生活的奇异世界，而她并非孤身一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人类文明正因气候变化而濒临崩溃。

2019年一项针对全球气候变化态度的广泛调查发现，40%的美国人认为气候变化“很可能”或“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此外，61%的美国人表示，城市“很可能”或“极有可能”会“因海平面上升而消失”，38%的人表示气候变化“很可能”或“极有可能”导致“……人类灭绝”。¹¹⁷

在许多欧洲和亚洲国家，这些数字甚至更高。在法国接受调查的人中，45%的人、在西班牙接受调查的人中，43%的人以及在菲律宾接受民意调查的人中，70%的人表示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将导致人类灭绝。¹¹⁸没错，灭绝，就是整个人类将永远不复存在。

有证据表明，这些担忧正在对全球数百万人，包括许多儿童，产生强大且令人不安的影响。2020年3月，路透社报道称，由萨万塔·康雷斯公司为BBC儿童新闻节目对英国2000名8至16岁儿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儿童做过关于气候变化的噩梦”。¹¹⁹

路透社报道：“英国约17%的儿童表示，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扰乱了他们的睡眠，而19%表示这些担忧让他们做噩梦。”¹²⁰

凯撒健康新闻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气候悲伤”的文章中，西雅图地区的治疗师安德鲁·布莱恩特表示，2018年10月发布的一份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对他的患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记得第二天和人们一起会诊时，”布莱恩特说，“他们以前从未提及过气候变化，他们说，‘我一直听到这份报告。’他们中的一些人表达了焦虑情绪，在接下来的会诊中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¹²¹

据凯撒健康新闻报道，布莱恩特还表示，他“一直在接待因气候变化和地球未来而患有焦虑或抑郁的患者。”¹²²

“这些患者常常想采取行动减少全球变暖，但问题的规模和寻找解决方案的难度让他们不堪重负、情绪低落，”凯撒健康新闻报道称。“而且他们担心在自己或子女的有生之年，地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气候悲伤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以至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许多帮助学生甚至老年人学习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支持团体。2019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称，“随着地球继续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美国心理协会表示，越来越多的人在应对生态焦虑，即‘对环境厄运的长期恐惧’。两位女性，艾梅·刘易斯·劳和劳拉·施密特，创建了一个十步计划，以帮助人们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心理影响。”

由雷奥和施密特创立的组织名为“悲伤网络”(GGN)。在其网站上，GGN提出诸如“物种灭绝或气候变化会让你夜不能寐吗？”“你是否看到了即将到来的崩溃？”以及“你是否曾对种族主义、阶级主义、性别歧视、恐同症和其他系统性问题感到无助或绝望？”等问题。

它承诺帮助人们建立“个人复原力，同时加强社区联系，以帮助对抗绝望、不作为、生态焦虑以及面对严峻的系统性困境时的其他沉重情绪。”
125

施密特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解释说：“我看到没有哪个政府足够重视这一点，这让我产生了很多生态悲痛和气候焦虑。所以我们所做的是设计了一个项目，该项目可以帮助其他人从绝望和无力的状态转变为建立社区。真正感受到世界的重量，但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一种赋予力量的方式，一旦我们团结起来，看到我们不是唯一感到这种深深绝望的人，这种方式就能让我们做出改变。”¹²⁶

2017年3月，美国心理协会、健康气候组织和美国生态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概述了气候变化的诸多心理影响。报告中，作者指出：“目睹气候变化缓慢且看似不可逆转的影响不断显现，为自己、孩子和后代的未来担忧，可能会成为额外的压力源……定性研究表明，有些人因觉得自己无法在阻止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作用而深受失落、无助和挫败感的影响……一些作家强调了自己的行为可能对后代产生的不利影响。”¹²⁷

这个问题在年轻人中已经非常普遍，以至于大学开始为那些难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明显危险的学生提供指导。

在波士顿大学（BU）发表的一篇题为《对环境感到压力？你并不孤单》的文章中，BU的环保活动人士为学生提供了应对气候灾难和气候悲痛的建议，包括：“你必须善待自己和他人，要明白每个人都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忙了……所以在逼迫自己和善待自己之间找到平衡真的很难把握。当我发现自己陷入像‘我甚至应该要孩子吗？我们的星球能存在那么久吗？’这样的怪圈时，跑步是一件有益且能让人脚踏实地的事情……出门到户外是我获取灵感和缓解焦虑的最重要方式。我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减压方式，也能有力地提醒我这一切为何重要。”¹²⁸

正如波士顿大学的那篇文章所暗示的，对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灾难的恐惧已经完全失控，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在质疑，在一个不断变暖的世界里，他们是否还应该费心要孩子。

国会女议员、“绿色新政”代言人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2019年3月成为新闻焦点，当时她承认，对气候变化的极度担忧影响了她关于是否要孩子的想法，也影响了其他年轻人的想法。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说：“从根本上说，科学界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孩子们的生活会非常艰难。我认为，这确实让年轻人产生了一个合理的问题：现在生孩子还行吗？”

在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发表上述言论的同一时期，商业内幕网站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在18岁至29岁的美国人中，近38%的人认为气候变化应该成为夫妻决定是否要孩子时考虑的一个因素。在30岁至44岁的美国人中，这一比例为34%。”¹³⁰

此外，《商业内幕》报道称：“该协议还与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这一观点相关：在表示‘地球变暖主要是由于燃烧化石燃料等人类活动’的受访者中，38%的人表示夫妻在生育前应考虑气候变暖对子女的影响。与此同时，33%的人持不同意见，另有三分之一的人持中立态度或表示不知道。”

2018年，《纽约时报》进行的一项类似民意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由于担心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决定生育的子女数量少于理想数量。¹³¹

除了精英们不断的恐吓策略所导致的抑郁、焦虑和普遍不适之外，气候歇斯底里还引发了激进的抗议活动。我所说的也不是学生趁机提前离校的抗议活动。我指的是那种阻断火车、向政府大楼喷洒鲜血的抗议活动——也就是骚乱。

致力于气候抗议活动的主要团体之一名为“灭绝叛乱”，该组织将自己标榜为“一场国际运动，通过非暴力公民抗命来试图阻止大规模物种灭绝并将社会崩溃的风险降至最低”。¹³² 这些“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用一辆旧消防车向伦敦市中心的财政部大楼喷洒假血，¹³³ 在高峰时段扰乱公共交通系统，¹³⁴ 以及把自己粘在银行大门上。¹³⁵（这可不是编造出来的。）

这些抗议活动可能看起来很愚蠢，对于那些试图下班乘火车回家的伦敦人，或者被迫花一上午时间从前门刮下粘满胶水的疯子的银行员工来说，也很令人沮丧。但是，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您真的相信世界即将末日，您会愿意做些什么。

“绿色”是新的“黄色”新闻报道

对于我们这些晚上不会因为害怕世界末日而哭着入睡的人来说，很容易将气候悲伤和气候焦虑视为完全疯狂的行为而不予理会。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如果这些强烈情绪背后的潜在假设——世界正处于气候毁灭的边缘——是真的，那么这些情绪是合乎逻辑的。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感到恐惧？而是，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恐惧是合理的？

二十多年来，美国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机构，以及好莱坞甚至音乐产业，一直在努力让全美国民众相信气候变化正在危及地球上的生命。但没有谁比精英主义的新闻媒体更致力于对大众进行洗脑了。多年来，有偏见的记者炮制了数以千计的报道，宣扬气候变化的末日场景，而无论地球温和的变暖趋势是否持续，持公正态度的左右翼科学家都认为这些场景极不可能发生。

2017年，《纽约》杂志发表了一篇令人震惊且极其危言耸听的宣传文章，题为《无法居住的地球》。在文章中，作者大卫·华莱士·韦尔斯告诉读者，

我保证，情况比你想象的更糟。如果你对全球变暖的焦虑主要是担心海平面上升，那你几乎还没触及到可能出现的恐怖景象的表面，即使在今天一个青少年的有生之年里也是如此。然而，不断上涨的海水以及它们将淹没的城市，在全球变暖的图景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让我们应对气候恐慌的能力不堪重负，以至于遮蔽了我们对其他许多更迫在眉睫威胁的认知。海平面上升很糟糕，事实上非常糟糕；但仅仅逃离海岸线是不够的。¹³⁶

无论你消息多么灵通，你肯定都还不够警觉。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文化充斥着僵尸电影和《疯狂麦克斯》式的反乌托邦作品，这或许是气候焦虑转移后的集体表现，然而在思考现实世界的变暖危险时，我们却在想象力方面遭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败。¹³⁷

那么我猜肆虐的飓风、野火以及像亚特兰蒂斯一样沉入大海的城市还不够，是吗？

华莱士·韦尔斯接着列出了一份你能找到的最令人震惊的气候危言耸听清单，按以下类别细分：“高温致死”、“食物终结”、“气候瘟疫”、“无法呼吸的空气”、“永久战争”、“永久性经济崩溃”和“中毒的海洋”。¹³⁸（顺便说一句，我仍在试图弄清楚气候变化怎么会既导致“食物终结”又引发“永久战争”。如果每个人都饿死了，到底是谁在进行所有那些战斗呢？）

当然，华莱士·韦尔斯只是数百名经常宣扬极端气候危言耸听的作家之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2019年1月报道称，“气候变化每年导致25万人死亡是一个‘保守估计’”，该报道引用了一项荒谬的研究，预测在我们这个气候变暖的世界中已变得不那么常见的粮食短缺，到2050年将导致超过50万成年人额外死亡。¹³⁹ 该研究还声称，到2030年，气候变化将使另外1亿人陷入“极端贫困”，鉴于在过去几十年里，尽管全球平均气温有所上升，但仍有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这一说法同样荒谬。

2019年9月，《外交事务》杂志撰稿人特德罗斯·阿德诺姆·盖布雷耶苏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气候变化正在致我们死亡》的文章，他在文中表示，如果全球变暖持续下去，黑死病可能会再次成为一场重大的全球灾难，而且炭疽热——没错，就是炭疽热——可能会“因风力增强而传播得更远”。他还写道，全球变暖正在使霍乱“更难控制”，疟疾和登革热可能会变得更加广泛传播。¹⁴⁰

盖布雷耶苏斯表示，这仅仅是个开始。他还声称：“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加剧将减少渔业和水产养殖，加剧营养不良和粮食不安全。含水层污染将加剧水资源短缺。干旱已经比其他任何类型的天气灾难造成更多的死亡和人口流离失所，预计干旱的持续时间将更长，发生频率将更高。

世界银行估计，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可能会有10亿气候难民。“141”

2019年11月，《连线》杂志发表了《气候危机如何在9张令人震惊的图表中置我们于死地》。在文章中，作者马特·西蒙展示并评论了一张又一张具有误导性的图表，明显是为了吓唬人。图表包括一张标题为“到处都是地狱”的地图和一张标题为“疾病来袭”的图表。¹⁴²

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气候危言耸听的例子之一可能是最可怕的。2019年，《今日美国》发表了一篇题为《气候变化可能使云层消失，让地球变得更热》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多伊尔·赖斯报道：“一项新研究表明，如果我们持续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飙升至极端水平，世界上许多云层可能会消失。”赖斯还写道：“这些降温云层的缺失将引发全球气温飙升，可能高达14度，融化极地冰层，使沿海城市被淹没。”¹⁴³

黑死病、成千上万的城镇被淹没、十亿气候难民，以及一片万里无云、毫无生机的焦土——如果你相信，我是说真的、由衷地相信，未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伙计，你为什么不大声疾呼：“你们怎么敢！”质问那些拒绝终止这种疯狂行为的全球精英呢？我肯定会这么做。

近年来，这种气候恐慌情绪也被推向了新的高度，这是由于一种常识性的恶性循环造成的，其运作方式大致如下：精英阶层以及他们在环保组织（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学术界）中资金雄厚的盟友，对气候崩溃做出越来越荒谬的预测。新闻媒体尽职地报道这些预测，就好像上帝把这些预测刻在石板上从天堂传下来一样。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儿童，开始相信这些预测，但大多数成年人仍然拒绝相信。为了吓唬那些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人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末日预测和言辞变得更加极端。“哦，淹没城市吓不倒他们。那烤焦的地球呢？我打赌，这会吓到他们。”

由于气候变化被描绘得如此迫在眉睫且可能带来巨大灾难，危言耸听者称没有时间进行辩论。他们宣称：“科学定论已定。”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都会被贴上“气候否认者”的标签——这显然是企图让人联想到否认大屠杀的行为——并被赶出公共讨论空间，这使得整个国家的讨论越来越走向疯狂。

最终，在各大媒体平台上被允许谈论气候变化的人只有精英阶层（他们会从这种恐慌中在经济和/或政治上获利）及其朋友。

这并非理论上的。这正是媒体精英们多年来一直在推行的策略。2014年，数百名英国广播公司（BBC）员工和记者参加了BBC信托研讨会，会上他们被告知停止给“气候怀疑论者”播出时间。BBC信托的一份报告解释了其立场：“信托希望强调整试图确定科学共识所在并向观众明确这一点的重要性。”¹⁴⁴

所以现在，当有人在广播中谈论可怕的云灾难时，不会有人被邀请来反驳这种说法，因为在BBC编辑的主观观点中，那是“科学共识所在之处”。而BBC究竟是如何知道“科学共识”是什么的呢？他们自己是科学家吗？当然不是，而且他们不允许让任何不同意这种可怕说法的科学家上节目（记住，这些人是“否认者”），所以没有理由相信你从BBC看到和读到的内容真正反映了现有的最佳科学。

许多其他人也在媒体上表达了这些观点，而且不仅仅是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2018年12月发布一段视频，告诉观众不要相信著名共和党人传播的“气候变化谎言”时，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¹⁴⁵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节目的主持人查克·托德在2018年12月30日的节目开场时发表了一段独白，称他“不会给气候怀疑论者时间”。¹⁴⁶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气候怀疑论者呢？我列出了一份简短的清单，列出了一些可能会让你被贴上怀疑论者标签的事情。

1. 你指出一些事实和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与关于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危言耸听的断言相矛盾。（这里的“灾难性”，我的意思是会导致人类灭绝的。）
2. 你不认为世界会因为气候变化在十年内走上一条不可阻挡的通往人类灭绝的道路。
3. 你认为风能和太阳能无法合理地为整个世界提供动力。
4. 你担心风能和太阳能设施造成的巨大环境破坏。

5. 你担心转向更昂贵的能源会提高价格、减少经济活动并伤害穷人。

媒体做出的这些忽视气候变化反对观点的决定，不仅是糟糕新闻报道和公然偏见的典型例子，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完全违背了科学方法。人类历史上许多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从伽利略的发现到爱因斯坦提出的改变世界的理论——之所以如此非凡，恰恰是因为它们挑战了当时的科学“共识”。在真正的科学中，重要的是精心收集的证据和科学方法，而不是共识。即使共识是黄金标准，也没有科学共识表明气候变化是一种可能消灭人类的生存威胁。从非常现实意义上说，任何告诉你相反观点的人都是真正的科学否认者。

怀疑的理由

有很多理由可以驳斥精英们一直叫嚷的那种可怕的未来景象，并相信它极不可能发生。但我想我只需关注三点就能说服你。

首先，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关于飓风、野火和其他灾难的可怕全球变暖预测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其次，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认为，与几乎每天充斥着广播、电视、印刷和数字出版物的大量耸人听闻的媒体报道相反，气候变化的末日场景不会发生。

在格蕾塔·桑伯格在联合国公开羞辱精英的同一周，500名气候科学及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知名专业人士致信联合国负责人，警告世界不要依赖许多最流行的气候模型，称它们“不适合其用途”。他们写道，

因此，基于如此不成熟模型的结果主张挥霍数万亿美元既残忍又鲁莽。当前的气候政策毫无意义且严重地破坏了经济体系，使那些无法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电能的国家的人们生命受到威胁。

我们敦促你们遵循一项基于可靠科学、现实经济学以及对那些因代价高昂却不必要的减缓措施而受伤者的真切关怀的气候政策。¹⁴⁸ 签署方还提供了一份他们声称有现有科学强有力支持的论据清单，包

括：

- “自然因素以及人为因素都会导致气候变暖。”
- “气候变暖远比预测的要慢。”
- “气候政策所依赖的模型并不充分。”
- “更多的 CO₂ 对自然有益，能让地球变绿。”
- “全球变暖并未增加自然灾害。”

最终，他们宣称，“不存在气候紧急情况”，因此“无需恐慌”。¹⁴⁹

此外，像非政府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NIPCC）这样的组织十多年来一直在收集众多对气候危言耸听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的大量研究成果。同样，这里也有充分理由驳斥极左派那种“世界将在十年内终结”的论调。2019年，NIPCC发布了其《气候变化再审视》系列的第五卷，其中包含数千页经过同行评审的科学和经济数据及分析，表明世界不会因气候变化而遭遇末日。

150

那么，商界和政界许多精英总是鼓吹的“科学定论”这一整套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有公正之心的美国人不应接受全球变暖“天要塌下来”观点的第三个原因是，在半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内，权势集团的环保主义者一直在就包括人口增长、污染和全球变冷等其他话题做出同样可怕但却错误的预测。为什么呢？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推动影响深远的公共政策，其中许多政策承诺会向愿意合作的大企业提供巨额资金。在很多情况下，主流媒体用来让世人相信到2050年地球将成为环境噩梦的那些“专家”，正是那些曾告诉我们到2010年地球将成为环境噩梦的人。

过去一个世纪最著名且最有影响力的末日论者之一是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保罗·埃利希。20世纪60年代，当他和一大批来自美国顶尖学术机构的其他“专家”声称人类正朝着普遍饥荒、死亡和苦难的不可阻挡轨迹发展时，媒体一片哗然。

在1967年11月发表的一篇引用了埃利希研究成果的《洛杉矶时报》报道中，记者乔治·格策写道：“对世界来说，避免长期饥荒已经为时已晚。”¹⁵¹格策还报道：“保罗·埃利希称‘饥荒时代’已经降临，到1975年将达到最严重、最具灾难性的程度。”¹⁵²

格策补充道：“他（埃利希）说美国人口已经过多，可能不得不通过强制手段以及在主食和饮用水中添加绝育剂来实现节育，而且应该向罗马天主教会施压，使其接受常规的人口控制措施。”¹⁵³

我很高兴我们没有采纳埃利希在美国每个巨无霸汉堡中塞入避孕药的计划，因为事实证明，整个“饥荒时代”根本没有发生。相反的情况出现了。如今，农民和食品制造商养活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1972年12月，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站的乔治·库克拉和当时布朗大学地质科学系主任罗伯特·马修斯给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写了一封极具影响力的信，称最近一次由“42位美国和欧洲顶尖研究人员”参加的气候变化会议认定，“全球气候恶化，其规模比文明人类迄今经历的任何变化都要大得多，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可能很快就会出现。”¹⁵⁴

你们这些读到此文且认为地球正走向全球变暖生存危机的人可能会忍不住想：“是啊，看，格伦，看来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共识至少已经存在五十年了。”但事实证明，这些20世纪70年代的“顶尖”气候研究人员发出的警告并非全球变暖危机，而是全球变冷危机。

“降温有自然原因，属于导致上一个冰河时代的过程范畴……现有数据仍无法预测预计发展的精确时间，也无法评估人类对自然趋势的干扰，”信中继续说道。“然而，不能排除北半球目前正在进行的降温是预期转变的开始。如果以目前的速度持续下去，目前的降温速度似乎足以在大约一个世纪内带来冰川期的温度。”¹⁵⁵

这些气候科学家随后继续向尼克松总统警告全球变冷的“实际后果”，包括“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以及“极端天气异常情况（如洪水、暴风雪、致命霜冻）的频率和强度增加”。156全球冰河时代恐慌很快流行起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似乎成了媒体唯一能谈论的话题。

1974年1月，《卫报》报道：“太空卫星显示新的冰河时代即将迅速来临。”¹⁵⁷

1974年6月，《时代》杂志报道称，世界可能很快迎来“另一个冰河时代”。一位《时代》杂志的记者写道：“当科学家们回顾过去几年奇异且不可预测的天气模式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的气象波动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剧变的一部分。”这位记者随后补充道：“在过去三十年里，大气温度一直在逐渐下降”，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趋势会逆转”。¹⁵⁸

《时代》杂志进一步报道：“气候预言家们越来越担忧，因为他们正在研究的天气异常情况可能是另一个冰河时代的先兆。”¹⁵⁹

顺便说一句，20世纪70年代许多环保主义者大肆宣扬的“新冰河时代”并未出现，这真是一件好事。因为尽管如今许多精英人士说得好像地球变暖是人类可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但历史一再表明，全球变冷事件要糟糕得多。

2015年，在著名学术期刊《柳叶刀》上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在研究了1985年至2012年全球384个地区发生的超过7400万例死亡案例后发现，“与温度相关的死亡负担大部分归因于寒冷。极端温度日的影响远小于温和但非最佳天气造成的影响。”¹⁶⁰换句话说，寒冷天气比温暖甚至炎热天气致命得多。

当然，最终对全球冰河时代的担忧让位于对全球变暖的担忧，而当1998年至2012年地表温度上升大幅放缓时，全球变暖又被巧妙地重新命名为“气候变化”。但预测失败的悠久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直至当下。

1989年，著名气候学家吉姆·汉森（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预测，由于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纽约市的西区高速公路到2019年将被淹没。¹⁶¹而这只是汉森多年来做出的众多错误预测之一。2008年，汉森还声称地球已经达到气候变化的“临界点”，北极将在十年内夏季无海冰。¹⁶²现在一些科学家表示，这可能在未来十五年内发生，而另一些人则预测，即使会发生，也要到2050年才会出现。

美联社在1989年报道，联合国高级环境官员诺埃尔·布朗预测，“如果到2000年全球变暖趋势得不到扭转，海平面上升可能会将整个国家从地球表面抹去。”¹⁶³据该报道，布朗还声称，各国政府只有“10年的机会窗口”来解决即将到来的气候危机。（哇，这听起来确实很熟悉。我想知道那些推动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大公司和世界经济论坛的“专家们，会不会像我一样在空闲时间读20世纪80年代的旧报纸文章。）

美联社报道：“随着气候变暖导致极地冰盖融化，海平面将上升多达三英尺，足以淹没马尔代夫和其他地势低洼的岛国。”美联社随后补充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美国环境保护局预测：“沿海地区将被淹没；孟加拉国六分之一的土地可能被洪水淹没，该国9000万人口中的四分之一将被迫迁移。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五分之一的耕地将被洪水淹没，切断其粮食供应。”¹⁶⁴

2004年，《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五角大楼发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预测：“到2010年，美国和欧洲气温超过90华氏度的峰值天数将增加三分之一。”据报道，五角大楼还预测，由于“风暴、干旱和热浪”，气候将成为“经济麻烦”，这将“给农民带来巨大破坏”。¹⁶⁵

《卫报》还指出，五角大楼的报告称，“特大干旱”将“影响世界主要产粮区，包括美国中西部，那里强风导致土壤流失”，并且孟加拉国将因海平面上升而“几乎无法居住”。¹⁶⁶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所见到的所有这些悲观预测，以及数千个关于气候灾难达到生存危机级别的其他预测，都远未成为现实。但这并没有阻止统治阶级精英以及他们资助的环保主义者继续做出越来越多会出现混乱的预言。

如果主流媒体哪怕有一丝接近成为真正无偏见的信息来源，那么在报道气候末日预言者最新、最可怕的气候变化预测时，他们至少会指出这些预言者糟糕透顶、一塌糊涂的记录。当然，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每年都有数千万美国人被误导，仅仅因为报纸专栏作家说灾难即将来临，就认为这一定是真的。

核选项

你应该始终对政治家、商业领袖、活动家以及其他声称解决一个或多个群体权力过大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将更多权力和权威赋予其他所谓更好、更明智或更有见识的群体，尤其是政府的人持怀疑态度。不仅在考虑环境问题时如此，在考虑其他所有重要话题时也是如此。

英国政治家兼历史学家约翰·达尔伯格-阿克顿，如今通常被称为阿克顿勋爵，他有一句名言：“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句话很棒，但鲜为人引用的下一句或许更妙：“伟人几乎总是坏人，即便他们行使的是影响力而非权威；当你再加上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倾向时更是如此。”¹⁶⁷

"伟人几乎总是坏人"这句话并不是说在生活中取得伟大成就或成功的人都是坏人，而是说那些能够为自己成功获取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往往会因此而堕落，无论他们起初的意图有多好。

左右翼的专家和政治家都不断告诫我们要谨防赋予任何人或团体过大的权力。

然而，这种对赋予权力的迟疑态度与精英和全球主义机构的目标是不相容的——所有这些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在追求某些崇高目标的过程中获得大量的影响力和/或权威。

精英们常说，他们非常关心限制与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相关的危险，但这实际上只在涉及到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手时才是真的。他们不相信权力会腐蚀所有人；他们相信某些类型的权力会腐蚀某些类型的人。

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发展成一种救世主情结，在统治阶级中泛滥，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组织中，几乎每个人都相信，“要是我们对社会有更多的权威和控制，世界会变得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一场运动最初多么利他，这种思维方式总是——不是有时而是总是——腐蚀那些追求权力的人的心灵。他们不可避免地将每一项事业都转变为一场为自己和志同道合的人和机构获取更多权威的运动。

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环保主义是以这种方式被歪曲的。环保主义者只关心阻止小草原榛鸡的灭绝，保护艾草松鸡不被消灭，以及拯救大熊猫，对吧？而且大熊猫可爱又招人喜欢，绝不可能被那些渴望权力的独裁怪物拯救。

但事实是，精英环保主义者已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一个善意的事业是如何演变成一场旨在控制社会的腐败运动的。也许这一论点的最佳证据是美国精英阶层几乎完全拒绝核能，尽管相对于现有的传统能源如天然气来说，核能成本高昂，但它能带来巨大的环境效益。与统治阶级一直试图强加给美国人的“绿色”能源——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相比，核能明显更可靠、更具成本效益且更环保。此外，它几乎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而这正是环保主义者在谈及建设能源基础设施时一直吹捧为最重要的问题。

风能和太阳能远不如核能可靠，因为当没有风且太阳不照耀时，它们就不会产生任何能量。相信我，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是太阳能的早期使用者。我在落基山脉的牧场几乎完全由可再生能源供电。

每次下雪的时候——顺便说一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落基山脉下雪很多——我都得拖着屁股到外面去把太阳能板上的雪铲掉，这样一旦暴风雪过去，它们就能重新开始发电了。

这种间歇性问题对于一个在山区有牧场的人来说可能只是件麻烦事，但如果一个像美国这么大的国家试图主要依靠这些不可靠的能源来运转，那将是灾难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在2019年，尽管多年来政府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风能和太阳能在美国公用事业规模的发电总量中分别仅占7.3%和1.8%。¹⁶⁸ 几乎没有得到积极关注的核能，却产生了近20%的公用事业规模电力。¹⁶⁹

间歇性对风能和太阳能来说是个巨大的问题，以至于目前几乎不可能仅依靠这两种能源来运营电网。“太阳能和风能需要天然气发电厂、水电站大坝、电池或其他某种可靠的电力形式随时待命，以便在风停和太阳不照耀时立即开始发电，”迈克尔·谢伦伯格在2019年为《福布斯》撰写的文章中写道。谢伦伯格是一位杰出的环保主义者和核能专家，他在文章中还补充道，“能源不可靠使得像德国、加利福尼亚和丹麦这样太阳能和风能占比高的地区，在太阳能和风能产量过高时，需要向邻国或邻州购买它们的太阳能和风能。”³²

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的使用寿命也比核设施短得多。美国核能办公室在2020年指出，即使“美国[核]反应堆的平均使用年限接近40年，专家表示，这些机组在未来40年或更长时间内持续产出清洁可靠能源不存在技术限制……公用事业公司现在有信心和所需数据向核管理委员会（NRC）申请第二个20年运营许可证。”

另一方面，太阳能板和风电场在必须更换之前仅能使用二三十年。“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较短的使用寿命是能源政策中最鲜有人谈及但却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美国实验中心能源政策专家艾萨克·奥尔写道。¹⁷²

“今天还在使用，到2050年就成废金属了。这就是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大致的使用寿命，根据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和能源智者的数据，它们的有效使用寿命分别只有20年和30年，”奥尔补充道。

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设施的使用寿命较短，再加上其可靠性不足，使得这些能源比核能昂贵得多。

奥尔指出：“考虑到风能和太阳能较短的运营寿命……每20年重建一次风力涡轮机的总成本达到每兆瓦1350万美元，在30年的时间尺度上更换太阳能的总成本为每兆瓦2100万美元”，而核能每兆瓦不到700万美元。¹⁷⁴

“显然，核能对消费者来说价值更高，”奥尔总结道。¹⁷⁵

风能和太阳能成本要高得多，以至于如果美国仅80%的电力来自风能、太阳能和电池储能，美国的电费每年将飙升超过 \$1 万亿美元——是的，是万亿美元，万亿美元的英文是“trillion”，首字母是“t”。¹⁷⁶

此外，尽管媒体刻意进行了相反的描述，但核能对地球的益处远大于风能或太阳能。考虑到美国人被敦促通过《绿色新政》和拜登的简化版《绿色新政》等计划进行经济自杀——这些计划将在短短几十年内将风能和太阳能强加给美国大部分地区——原因是风能和太阳能设施比其他能源生产形式更加环保。但核设施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太阳能农场少四倍，而风力发电场所需的土地比核电站多四百倍。¹⁷⁷

美国心脏地带研究所2019年的一项政策研究指出，用风能和太阳能取代传统能源将对环境造成巨大危害。不仅数百万只蝙蝠和鸟类，包括濒危物种，会被风能和太阳能设施消灭，而且全国各地数百万其他动物栖息地将需要被摧毁，为数百万台新的风力涡轮机和数十亿块新的太阳能电池板腾出空间。

根据美国中西部研究所的报告（该报告部分基于环保组织开展的研究），“印第安纳州的福勒岭风电场占地68平方英里，面积比华盛顿特区还大。如果使用类似设施来取代该国所有的化石燃料和核能，将需要在500,682平方英里的农田、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风景优美的土地上安装212万台涡轮机。

这将需要一片面积与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以及西弗吉尼亚州大部分地区的总面积之和相当的土地。“178

心脏地带研究所进一步估计：“如果我们以先进的内利斯空军基地太阳能发电厂作为此类设施发电能力的模型，我们发现，要通过太阳能每年产生超过80亿[兆瓦时]（为国家供电所需的能源），将需要用188亿块太阳能电池板完全覆盖57048平方英里的土地——这一面积相当于纽约州和佛蒙特州的面积之和。显然，这将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17◆

哎呀，我 wonder 所有那些新的风力涡轮机会消灭多少只濒危的鹰？为了建造数十亿块太阳能电池板，会有多少艾草榛鸡母鸡和小草原榛鸡被迫离开它们的栖息地呢？（顺便说一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突然之间我真的很想吃 Chick-fil-A。）

对我来说，推平数百万英亩土地并杀死数百万动物，这听起来可不像是绿色能源，但建造这些性能不佳的庞然大物仅仅只是个开始。几十年后，当所有巨大的涡轮机和太阳能板都必须被拆除时，精英们打算把它们放在哪里呢？我不想打击那些仍然认为依靠风能和太阳能是个好主意的人，但你不能仅仅把退役的风能和太阳能部件扔进一个蓝色的大回收箱里，然后把它放在街上让当地的垃圾工来捡。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会产生大量废物，其中很多是有毒的，而且还没有人开发出一种清洁、经济高效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巨大的问题。请记住，随着这些设施的老化，这个问题每二十或三十年就会出现一次。

迈克尔·谢伦伯格在2018年为《福布斯》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在2016年估计，截至当年年底，全球约有25万吨太阳能板废料。IRENA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量可能达到7800万吨。”¹⁸⁰

谢伦伯格补充道：“太阳能板通常含有铅、镉和其他有毒化学物质，不拆解整个面板就无法去除这些物质。”他后来写道：“电力研究机构（EPRI）的研究人员为美国拥有太阳能的公用事业公司进行了一项关于报废规划的研究，得出结论称，‘不建议将太阳能板丢弃在普通垃圾填埋场，以防组件破裂，有毒物质渗入土壤’，因此‘处理可能是一个重大问题’。”

此外，风力涡轮机在该国许多地区效率低下，对环境来说并非是好的选择。2019年，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报道：“在未来20年里，美国将有超过72万吨的[风力涡轮机]叶片材料需要处理，这一数字还不包括更新、更高、容量更大的型号。”¹⁸¹

所以很明显，毫无疑问，风能和太阳能远没有许多人认为的那么环保。它们对环境有害。但是，房间里那头巨大的放射性“大象”——核废料呢？还有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灾难呢？那场灾难不是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从而证明再也不应该建造核电站了吗？

核能面临的障碍无疑是几十年来一直在传播的关于它的错误信息。当大多数美国人想到核能时，他们会想象出发光的绿色污泥、三只眼睛的鱼和巨大的放射性灾难。但这些画面甚至远不能反映核能的现实情况。

2019年，谢伦伯格写道：“询问核能是否安全以及其废料如何处理是合理的。事实证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不同能源的健康与安全问题。包括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最近的一项研究在内，每一项主要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核能是生产可靠电力的最安全方式。”¹⁸²

事实上，正如谢伦伯格所指出的，核废料远不像许多人声称的那样是个问题。霍默·辛普森实际上并不是在为他邪恶的亿万富翁老板蒙蒂·伯恩斯在公园下掩埋一桶桶发着绿光的污泥。相反，核废料是“呈约12英尺长棒状的用过的核燃料”，最终被放置在“重达100吨或更重的15英尺高的‘干式贮存罐’中”。¹⁸³

尽管许多人认为核废料需要大量土地来储存，但谢伦伯格指出：“如果将美国所有核电站产生的核废料堆放在一个足球场上，其高度仅为50英尺。与其他任何一种电力生产所产生的废料相比，这个数量几乎为零。”¹⁸⁴

同样不正确的是，数百万人死于像三十多年前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或2011年日本福岛危机那样的核灾难，当时一场地震及随后的海啸袭击了一座核电站。

<text>尽管切尔诺贝利事件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灾难，但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显示，包括与癌症相关的死亡在内，只有约九千人已经或将会因此死亡。直接因该事件死亡的只有三十一人。¹⁸⁵ </text>

<text>此外，截至2018年，福岛核电站辐射暴露导致的死亡人数仅为一人，约573人死于相关疏散带来的压力。相比之下，引发核灾难的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15893人）约为前者的二十五倍。¹⁸⁶ </text>

<text>显然，任何生命损失都是悲剧，但这些极其罕见的事件很难证明核能相对危险。历史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几乎所有其他发电形式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都比核能更多，而且目前有一些国家已经安全地依赖核能数十年了。</text>

2018年，法国71.7%的电力、斯洛伐克55%的电力、乌克兰53%的电力、匈牙利50.6%的电力以及瑞典40%的电力来自核电站。¹⁸⁷ 此外，在亚美尼亚、芬兰、捷克共和国、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瑞士和比利时，核能设施发电量超过总发电量的四分之一。¹⁸⁸

无意冒犯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优秀人民，但真的有人认为这些国家比地球上最强大、科学最先进、最富有的美国更有能力安全管理核能吗？

核能在技术突破和创新方面也具有更大的潜力。风能和太阳能的倡导者经常吹嘘近期效率的提高，并声称更多的改进即将到来。然而，这些提高的速度已经放缓。曼哈顿研究所2019年的一份报告分析了过去几十年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降低情况和能源产出。曼哈顿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风能和太阳能的改进正在大幅放缓。该报告总结道：“十倍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¹⁸⁹ 但对于核能来说，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由于公众的担忧以及数英里长的监管繁文缛节，在过去五十年里，核技术的发展相对停滞不前，但目前有一些新的进展正在进行中，这些进展可能会彻底改变能源的未来。劳斯莱斯正在尝试开发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这些微型反应堆所需的土地面积仅为其他形式可再生能源所需土地的一小部分，能够产生持续的基本负荷能源，将大幅降低与核电相关的成本，并且可以轻松扩大规模以满足特定的能源需求。¹⁹⁰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是核电的下一步发展：紧凑、经济实惠、建造速度快、无排放，甚至可运输，”大西洋理事会项目主任兼高级研究员阿里尔·科恩在2020年为《福布斯》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¹⁹¹

核聚变方面也在取得进展。2020年，最大的核聚变项目——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项目在法国南部开始组装。ITER项目有潜力通过复制为太阳等恒星提供能量的反应来提供基本上无限量的清洁能源。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正在为这个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项目做出贡献。¹⁹²

如果核能比风能和太阳能更安全，更有可能经历革命性的技术改进，且更具成本效益、可靠性和环境友好性，那么为什么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和政府中的那么多人——包括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想要花费数万亿美元建造数百万台风力涡轮机和数十亿块太阳能板，而不是核电站呢？

一场对权力的“绿色”大掠夺

很难想象有比声称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更适合长期接管全球经济的理由了。面对注定的厄运，很容易辩称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将巨大的权力赋予统治阶级。这样，他们就能通过管理经济，使我们远离总是在十年后就会到来的气候灾难，从而拯救我们所有人。多么完美。

核能可能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拜登这样的人声称他们关心这一点，但它无助于精英阶层控制社会。所以自然而然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都不想与核能有任何关系。

大重置运动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气候变化对全球精英来说变得多么重要。当然，影响深远、致命的大流行病是有用的，而且新冠病毒确实创造了许多人一直在等待的“黄金机会”，为资本主义的“重置”提供了正当理由。但最终，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声称全球变暖对地球上所有生命构成迫在眉睫、几乎无法阻挡的威胁所带来的机会——自该运动开始以来，大重置的支持者们一直在反复强调这一论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大重置的坚定支持者吉塔·戈皮纳特在2020年6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表示，将经济转向绿色优先事项应成为重置计划下每个国家经济战略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实现一种对地球更友好的经济活动方式呢？首先需要加大替代能源的生产。其次，要有对气候更友好的基础设施。在这两项措施中，公共部门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旦你具备了这些——能源和更环保的物理基础设施的替代方案——那么显然你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实施碳定价，这样公司和企业就能将其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内部化。¹⁹³

国际贸易联盟联合会秘书长沙兰·伯罗在谈到气候变化时对世界经济论坛表示：“我们希望终结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的心态，因为如果我们不在一个尊重地球边界、认识到需要改变能源和技术系统的可持续框架内建设经济未来，那么我们将不会有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¹⁹⁴

绿色和平组织国际执行主任詹妮弗·摩根表示，“大重置”需要“将人类和地球的健康放在首位”。¹⁹⁵

摩根补充说：“在新冠疫情上就是这样，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很多情况下还没有这样做，因为化石燃料利益集团和大型工业化农业利益集团希望维持现状。而我们从这场疫情中学到的是，改变现状是有可能的。”¹⁹⁶

同样在6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我们必须建设平等、包容、可持续的社会，使其在面对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时更具韧性。”¹⁹⁷

2020年4月，新西兰气候部长、“大重置”的另一位支持者詹姆斯·肖在为《卫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新冠疫情“是世界各地的政府、地区和城市动员和调配资源，在重建经济的同时应对气候危机的时刻，与此同时创造高价值的绿色就业机会。”¹⁹⁸

肖说，读者必须想象“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繁荣、更具创新性的未来——而且这一切都要在地球的极限范围内”，并随后补充说，政府现在必须“为了共同利益做出大胆决策”。¹⁹⁹

查尔斯王子是“大重置”背后的主要声音之一，他在2020年6月的世界经济论坛活动中表示：“气候变化的威胁更为渐进——但其对世界各地许多人和他们生计的毁灭性现实，以及其日益增大的破坏潜力，甚至超过了新冠疫情。”²⁰⁰

查尔斯王子补充道：“如果我们把地球看作一个病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一直在损害她的免疫系统，由于我们对她重要器官施加的压力，她一直在努力维持功能和茁壮成长。”²⁰¹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将气候变化确定为“下一场全球灾难”，并表示如果世界不尽快采用“大重置”，全球变暖将给人类带来比新冠疫情“更具戏剧性的后果”。

施瓦布说：“我们必须在剩下的短时间内使经济脱碳，并使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再次与自然和谐一致。”²⁰²

是啊，为了制造数十亿块太阳能板和储能电池所需的稀土矿物而对全球进行露天开采，开垦数百万英亩土地来建造“绿色”能源设施，并用巨大的风力涡轮机大规模屠杀数百万只鸟类，这可一点都不像是在说“与自然和谐相处”，对吧，克劳斯？

为“机器”正名

2019年1月，格蕾塔·桑伯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她传达的信息令人恐惧且发人深省。“我不希望你们抱有希望，”她说，“我希望你们感到恐慌。我希望你们能感受到我每天所感受到的恐惧。然后我希望你们采取行动。”²⁰³

注意，她传达的信息并非基于逻辑和理性来确定最佳前进道路；它仅仅聚焦于基于情感和恐惧采取行动。这种恐惧几乎渗透到现代气候变化叙事的方方面面，并经常被用来为极端行动辩护，包括那些会破坏全球经济并需要政府大规模接管的行动。

2019年末，当桑伯格在联合国要求政府领导人摧毁全球经济时，她根本不知道一场大流行病即将来临，这场大流行病将在短短几个月内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新冠疫情让此前似乎只有像桑伯格这样极度理想化的青少年才会想到的事情，变成了地球上许多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的政策平台。

相对富裕的瑞典青少年要求世界各地数十万人失去工作很容易。他们以阻止气候变化之名呼吁经济崩溃，这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那些不得不扮演经济刽子手角色的人来说，情况就没那么简单了——即使是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实现和格蕾塔·桑伯格所要求的类似变革的人。

世界上这么多精英起初没有勇气去做的事，疫情替他们做了。通过给统治阶级提供一个选民能够容忍的扼杀全球经济的理由（数百万人可能死于一种新型病毒），新冠疫情为商界、政界和激进主义的领导者们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去改变一切，并在此过程中赚取数万亿美元。（第五章会详细阐述。）

我深切关心环境以及保护地球及其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我相信人类有一项神圣的责任，要成为上帝赐予我们所有人的地球的优秀守护者。与许多好莱坞精英不同，他们喜欢在乘坐私人飞机环游世界途中喝着香槟时发推文，宣称自己多么关心地球，而我是言行一致的（我花钱买了雪铲来实际行动）。

我花了一大笔钱试图用可再生能源为我的家供电，因为我真的想帮助保护地球。但事实是，尽管我非常希望风能和太阳能成为解决世界能源问题的答案，但大量证据表明并非如此。然而，统治阶级继续坚持认为我们都必须使用它。为什么？

正如历史反复表明的那样，有时有太多的权力可以夺取，有太多的钱可以赚，以至于无暇顾及什么才是符合美国普通民众的最大利益。

•4 —

MODERN MONETARY THEORY: FUEL FOR A GLOBAL ECONOMIC TAKEOVER

而且我由衷地与你一样相信，银行机构比常备军更危险；以融资之名花费金钱让后代来偿还的原则，只不过是大规模地欺骗未来。

——托马斯·杰斐逊，于1816年5月28日致约翰·泰勒的信

——托马斯·杰斐逊，于1816年5月28日致约翰·泰勒的信204

1910年，美国参议员 NELSON ALDRICH 或 RHODE ISLAND（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指示几位美国最知名的银行家夜间在新泽西州的一个火车站秘密会面。与会者包括摩根大通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亨利·P·戴维森；投资公司库恩-洛布公司的创始人保罗·沃伯格；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现称花旗银行）副总裁弗兰克·A·范德利普；以及摩根大通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行长查尔斯·D·诺顿。²⁰⁵

这些由当时最有权势的参议员之一奥尔德里奇挑选出来的富有且人脉极广的人被告知，他们必须隐瞒身份，彼此之间只用名字相称，穿着打扮就好像要去猎鸭一样。（你懂的，因为深夜乘坐猎鸭火车出行一点都不可疑。）这些银行家随后被告知，他们将前往佐治亚州的一个豪华度假胜地——杰基尔岛，在那里他们将与其他重要的商人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制定一项重塑美国银行体系的计划。²⁰⁶

一旦他们抵达杰基尔岛，在保密的迷雾笼罩下，这些美国经济精英开始起草最终成为1913年《联邦储备法》的立法，该法律创建了联邦储备银行。美国的中央银行体系，一个控制美国货币政策超过一百年的体系，是由一个真实的、千真万确的阴谋创建的。

在杰基尔岛举行的会议并非有权势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首次试图创建中央银行。在《联邦储备法》通过之前，美国还曾有另外两次引人注目的建立中央银行的尝试，但都昙花一现。第三次尝试为何成功，我们又能从这一历史重要时刻中学到什么？²⁰⁷

至少可以说，1907年恐慌之后，美国经济受到了冲击。失业率很高，银行系统濒临崩溃。这场恐慌是一系列震动美国金融市场的衰退中最新的一次，促使政治家和银行家想出一个大政府解决方案来应对过去和未来的经济动荡，这个方案将赋予统治阶级精英更大的影响力。²⁰⁸听起来熟悉吗？

到1910年，华尔街许多最具权威的人士对解决人们所认为的银行业“危机”的兴趣日益浓厚。1910年11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纽约商会和纽约商人协会主办了一次会议，以制定对困扰银行家数十年的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经济学家、政策分析师以及美国最大银行的许多高层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据与会者称，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如今在美国几乎无人知晓的一次会议——为美国新的中央银行奠定了真正的基础。²⁰⁹

会议结束时，与会者被告知要传播这个消息，并让美国人民相信进行那里所概述的彻底改革的必要性。宾夕法尼亚大学教务长兼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委员会成员克里斯托弗·斯图尔特·帕特森告诉与会者：“在这种情况下，这正是你们必须做的，你们必须支持奥尔德里奇参议员。你们必须确保他制定的法案.....得到这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支持。”²¹⁰

会议结束后不久，奥尔德里奇参议员精心策划了在杰基尔岛的会议，以制定建立新中央银行的具体立法措辞，接下来的事情就成为了历史。

1910年举行的秘密会议并非由全球主义的欧洲精英组织，但它们与“大重置”以及本章的主题——现代货币理论有着特殊的关联。如果美联储从未成立，“大重置”的21世纪法西斯主义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中央银行源源不断地印出数万亿美元，政府精英们如何为他们所有光鲜亮丽的新社会主义项目买单呢？

或许更重要的是，1910年的事件告诉我们，相对少数的精英能够且确实对全球经济市场做出了巨大的、改变历史的变革，而且他们这样做时，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理解其行动的影响，甚至不知道这些变革已经发生。

我当然不是说重要决策是在每一次，甚至大多数学术会议上做出的。但偶尔会有一次有影响力的人参加的会议，然后世界突然发生变化，在大重置运动计划于2022年举办下一次有影响力人士的大型会议之际，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事实。

重大问题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面临着许多问题——教育水平低、失业、无家可归以及缺乏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仅举几例。有很多事情可以变得更好。统治阶级精英们不乏针对这些问题的所谓解决方案——免费上大学、普遍基本收入、政府提供住房以及政府运营的医疗保健。你能想到的，两党的政治家都想提供，而且往往是“免费”提供。

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你打算如何为此买单？”这个问题可能曾经让华盛顿的精英们夜不能寐，像弗莱迪·克鲁格一样纠缠着他们的梦想。前一分钟，他们还在幻想一个由数十亿块太阳能板驱动的世界，然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戴着带刃手套的人问起“为事情买单”，把政治家、游说者和太阳能企业高管从他们的“大重置”沉睡中唤醒。

过去，政策提案常常因为被认为成本过高而被否决。为了资助他们心仪的项目，立法者通常不得不寻找国会内部人士所说的“支付来源”，这些来源往往表现为新税或提高现有税率。政治候选人会拼凑出一些方案，说明如果当选，他们理论上如何为所有承诺通过的项目提供资金。

这个可怕的问题在2014年降临到了佛蒙特州这个深蓝州。在通过一项州级全民医保计划后不久，时任州长彼得·舒姆林沮丧地发现，他的团队未能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来为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买单。事实证明，任何为政府运营的医疗保健系统提供资金的州计划都需要大幅增税，这将使该州面临“经济冲击的风险”。舒姆林最终被迫放弃了计划中的全民医保项目，他称这一举动是“我政治生涯至今最大的失望。”²¹²

舒姆林的单一支付者医疗保健惨败表明，“你打算如何支付？”这个问题在美国政治中是多么强大，即使在最近也是如此。这个单一支付者项目在伯尼·桑德斯的家乡佛蒙特州失败了，佛蒙特州可能是美国最自由的州，尽管对政府运营的医疗保健有大量的政治需求，而且有一位州长在竞选时承诺实施这样一个计划并赢得了选举。然而，绿山医疗保健计划仍然失败了，因为没有人能想出如何为它买单。

即使在国家层面，近年来巨额的成本也让无数提案刚提出就胎死腹中。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就是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的《绿色新政》。这个庞大的计划包含了许多左派人士的愿望清单，包括100%可再生能源、全民医保、联邦就业保障以及取消大学债务。但就像舒姆林的单一支付者医保梦想一样，《绿色新政》因成本过高而夭折。

即使许多民主党人最终也因该提案成本高昂而拒绝了它。《绿色新政》这一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在美国参议院未获得一票支持，且从未得到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的批准。

美国行动论坛（AAF）对《绿色新政》进行了成本核算。最终，AAF确定奥卡西奥 - 科尔特斯的计划在短短十年内可能耗资超过94万亿美元。²¹³ 这相当于给每个美国人开具一张金额高达28万美元的支票。我选二号门后面的，蒙蒂。

再想想问“你打算怎么支付这笔费用？”所产生的影响力。绿色新政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没有夭折，并非因为其更不受欢迎的条款。也不是因为在宾夕法尼亚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州实施该计划会造成经济损害，也不是因为完全依赖风能和太阳能等能源会带来环境破坏，我们在上一章已经剖析过这些问题。不，是那94万亿美元的数字占据了头条。这个计划成本太高，以至于南希·佩洛西都不再支持它了。现在，这可真是说明了一些问题。

为什么“支付费用”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如此重要？对于阅读本书的大多数人来说，答案可能显而易见；这是因为资金和资源是稀缺的。我们的财富、劳动力和时间供应有限，这使得它们很宝贵。这是一个在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基本事实，甚至是经济学定义的一部分。正如投资百科所说：“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分配稀缺资源用于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学科，包括个人和集体层面。”²¹⁴

稀缺性是经济学中其他一切理论构建的基石。诸如供求关系、价格信号和机会成本等基本原理都锚定在这一核心概念之上。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那些希望利用政府来推行大规模新计划的精英人士来说，应对稀缺性一直是个巨大的难题。他们究竟如何才能克服这一经济障碍呢？

嗯，他们可以提高中上层阶级的税收，但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最终，人们会觉得“税负已经够重了”，就像他们戴着三角帽那样，然后把政治家赶下台。

当然，政策制定者可以“向富人征税”，但这最终也会失败，因为富人们会想方设法把现金存到海外，和/或将企业迁出高税收地区。

有时，政府干脆诉诸武力——他们想不出向民众征税的好办法，于是就直接掠夺财产、将产业国有化，甚至把人投进监狱。尽管这种选择始终存在，但24小时不间断的有线新闻循环的出现，确实让全面迫害比过去更加困难。（难道你不怀念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吗？那时独裁者可以大规模屠杀民众，而新闻记者却不会碍事。）

为了推进将权力集中到统治阶级手中的计划，同时赢得美国普通民众的支持，精英们需要的东西比增税更有力，但又不像古拉格那样公然独裁，他们在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诱惑中找到了答案。

现代货币理论已经被世界各国政府采用——尽管你不会看到领导人花太多时间谈论它——而且它目前是“大重置”的支持者用来推动全球经济转型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货币理论

我对现代货币理论的首次真正体验，是在2019年3月纽约布鲁克林一场关于教育政策的市政厅活动中。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上台支持为该市更多人增加教育机会的优点。人群中的一名选民随后开始提高声音。很难听清起哄者在说什么，但你可以打赌，这是上一节讨论的那个大问题的一个版本。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大声回应道：“我担心的是，我们在这里相互争斗的情况，恰恰就是在稀缺思维模式下发生的事情。”²¹⁵

在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以及华盛顿特区越来越多其他政治家的心目中，人类基本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稀缺时代。只要我们足够坚定地发挥政治意愿，我们就能拥有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甚至更多。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你打算怎么支付它？”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了；它应该和马车一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政策制定者不应考虑支付问题，而应挖掘传统经济基石并将其抛在一边，转而支持几乎无限制的政府支出。

有些人可能会倾向于摒弃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关于政府支出和资源稀缺的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极其罕见，因此不值得认真考虑或关注。

然而，有一整个学术群体支持这种看待与货币政策相关的稀缺性的新方式——现代货币理论运动。尽管其成员数量仍然相对较少，但由于其信念的重要影响，在过去几年里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目前，现代货币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石溪大学公共政策与经济学教授斯蒂芬妮·凯尔顿。凯尔顿在经济学家中人脉极广。2015年，她担任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工作人员的首席经济学家。凯尔顿还是伯尼·桑德斯2016年和2020年总统竞选活动的高级经济顾问，以及乔·拜登和伯尼·桑德斯2020年“团结特别工作组”的成员，该工作组负责改革拜登竞选团队和民主党的纲领。²¹⁶ 此外，凯尔顿还是广受欢迎的现代货币理论书籍《赤字神话：现代货币理论与人民经济的诞生》的作者。²¹⁷（稍后会更多地介绍凯尔顿的这本书。）

其他著名的现代货币理论经济学家包括巴德学院经济学教授兰德尔·雷（L. Randall Wray），以及巴德学院项目主任兼经济学副教授、利维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帕夫利娜·切尔内娃（Pavlina Tcherneva）。

如果你读过我之前的书《与社会主义者争论》，其中一些内容你可能会觉得熟悉。但请继续听我说，因为本章有很多新信息，能让这门复习课程既有趣、又有启发性且很重要。

现代货币理论听起来可能很复杂，但实际上非常简单。根据现代货币理论理论家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不再那么担心国债和赤字，因为美国政府可以印制和支出它想要的任意数量的资金，以实现联邦政府官僚策划者和政治精英设定的目标。大致就是这样。

当大多数人第一次听说现代货币理论时，他们通常会说：“那是一派胡言。”实际上，几乎没有一百岁以下的人会说“一派胡言”（抱歉，乔·拜登），但你懂我的意思。就像我在这本书中要讨论的许多其他概念一样，尽量避免将现代货币理论视为一种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尝试实施的疯狂理论而不予理会。

现代货币理论（MMT）之所以吸引很多人，是因为它有可能极大地增强政府权力并让企业阶层获利丰厚，而不是因为它有历史依据或学术价值。

（另外，我相信你已经知道，政客和官僚往往一点都不理性。）

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运作方式”

很难忽视选举季。每个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不断播放政治广告，候选人的草坪标牌不断涌现，而且似乎永远不会按时拆除，家庭聚会上也会有激烈的争吵。“不，你才是种族主义者，内德叔叔！”

啊，政治难道不有趣吗？

除了所有那些喧嚣和糟糕的竞选广告外，选举季也是美国人被提醒美国国债和年度赤字如何失控增长的时候。甚至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时最初也将自己定位为财政鹰派。在北达科他州法戈的一站停留期间，当时的候选人奥巴马抱怨说，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支出行为在布什的两届任期内使国债增加了4万亿美元，如此失控以至于变得“不爱国”。我想这使得2020年数万亿美元的赤字看起来像是一种经济恐怖主义行为。

218

尽管听起来很奇怪，但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批评奥巴马指出乔治·W·布什的支出问题，甚至认为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最大的错误之一是花钱不够多。是的，你没看错——根据现代货币理论，巴拉克·奥巴马，这位在历史上（在新冠疫情之前）导致国债增加最多的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应该再多花数万亿美元，而且他对此不应有丝毫担忧。

根据现代货币理论，由于美国是货币发行国，该国永远不会有破产的危险。联邦政府对美元生产（印钞）拥有垄断权，所以它不会没钱。因此，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说，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现金，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开动印钞机——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电子表格上挪动数字。

在2019年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采访时，凯尔顿更全面地解释了这一观点，强调了货币使用者和货币发行者之间的区别。

现代货币理论始于一个非常简单的观察，即美元是一种简单的公共垄断货币。换句话说，美国货币来自美国政府。它不可能来自其他任何地方。因此，它永远不会没钱。它不会面临偿付能力问题，不会有到期账单却无力支付的情况。它永远不必担心为了能够支出而筹集资金。它在能够支出之前不需要去征税或借钱。

这意味着联邦政府与家庭截然不同。家庭或私营企业要想支出，就得筹到钱，对吧？而联邦政府不必像家庭那样行事。事实上，如果政府试图像家庭那样行事，对经济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你我使用美元。州和地方政府——堪萨斯州或底特律市——也使用美元。私营企业也使用美元。美国联邦政府发行我们的货币，所以我们与货币的关系截然不同。这意味着，为了支出，政府不必像家庭或私营企业那样去做：筹钱。政府可以直接把钱花到经济中，当它这样做时，我们其他人最终会把这笔支出当作我们收入的一部分。

我们其他人最终会把这笔支出当作我们收入的一部分。²¹⁹

根据凯尔顿的说法，联邦政府“不必像家庭那样行事”，多年来无数政治家，包括奥巴马，都这样告诉我们。但他们都错了。根据凯尔顿的理论，美联储实际上应该给政府一张通行证，让其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这听起来很棒吧？人人都能得到免费的小马！不对，改成两只小马。我心情不错。你可能会想，“但是国债怎么办呢？”美国国债已经超过28万亿美元了，照这个速度，等这本书付印的时候，国债可能会达到一垓美元。²²⁰ 这难道不会对经济产生一些严重的长期影响吗？

别担心，凯尔顿说。国债只是个数字。“让我们记住国债是什么，”凯尔顿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采访时说。

"国债只不过是政府投入经济但未通过税收收回的所有美元的历史记录，这些美元目前以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²²¹

在现代货币理论（MMT）中，债务和赤字无需担忧。它们是被鼓励的。凯尔顿解释道：

通常，我认为人们倾向于听到赤字就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努力消除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有预算赤字，认为赤字是财政不负责任的证据。而事实是，赤字可能太大。赤字太大的证据就是通货膨胀。但赤字也可能太小。它可能小到无法支撑经济中的需求，而赤字太小的证据就是失业。所以，赤字可能太大，但也可能太小。合适的赤字水平是能让你实现整体经济平衡的水平。是能让你实现高就业水平和低通货膨胀的水平。²²²

正如凯尔顿所指出的，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认为，赤字支出应用于实现充分就业，但赤字支出不应仅止于此。现代货币理论者表示，它还应用于实现精英阶层为社会设定的其他所有目标。在2019年为《巴伦周刊》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作家马修·克莱因将现代货币理论比作“战时经济管理的和平时期版本”，他认为现代货币理论者相信“只要政府保持对民众的权威，就可以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来实现‘公共目的’”。²²³

想象一下，如果政府不受那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的限制，它能做多少事情。我们应该“取消”所有学生贷款债务吗，无论借款人有多富有？为什么不呢？债务和赤字无关紧要。我们应该通过一项94万亿美元的绿色新政吗？为什么不呢？债务和赤字无关紧要。我们应该继续在世界各地进行国家建设吗？为什么不呢？债务和赤字无关紧要。

现代货币理论是那些做出宏伟承诺却毫无支付计划的政客们的完美工具——如今几乎每个政客都是如此。

如果你现在才听说这个疯狂的理论，你可能会有一种或两种想法：

1. 如果政府可以印钱，那为什么还要向任何人征税呢？

2. 所有这些大规模印钞难道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吗？问得好，假设的读者。让我们逐个来探讨这些问题。

现代货币理论下的税收

在标准经济模型下——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政府和政治家通常受到有限税收收入的限制。（我之所以说“通常”，是因为年度赤字和不断增长的国债证明政府很少能够量入为出。）要启动一项新的支出计划，政治家们必须找出我们在本章中一直在讨论的那个大数据的答案：“你打算如何为此买单？”

这一要求迫使政治家们在创收计划的政治雷区中穿行。也许我们可以提高企业税？轰！更高失业率的雷爆炸了。那提高含糖饮料税呢？砰！选民愤怒的雷爆炸了。或许政府可以对每加仑汽油额外征收30美分的税？轰！黄背心抗议的雷爆炸了。

在政治的“你将如何为此买单？”雷区中艰难前行，对政客们来说从来都不是件有趣的事。政客们通常热衷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取悦选民，以便他们在未来赢得更多选举，这是大多数政客早上醒来的唯一原因。

但在现代货币理论（MMT）下，税收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税收不是用于筹集资金以支付政府支出项目，而是作为帮助政府更紧密地管理经济的工具，以及惩罚那些政府出于任何原因不喜欢的企业和团体的武器。

这在凯尔顿的《赤字神话》一书中阐述得非常清楚。在第一章中，凯尔顿概述了在现代货币理论体系下税收可以被使用的四种方式。²²⁴

1. 使用我们的货币……否则！

根据凯尔顿的说法，在现代货币理论下政府应该继续征税的第一个原因是，“税收使政府能够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为自己提供所需”。或者换句话说，税收要求人们使用美元而不是其他某种货币。²²⁵

在凯尔顿的设想中，人们必须被迫使用她新印制的、政府发行的垄断货币，而不仅仅是被说服这么做。诸如加密货币之类的替代货币，不能被容忍用来支付所欠税款。

政府和大型银行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货币，但如果没有人使用或需要那些印着开国元勋和政府大楼的纸币，那么这些纸币就会变得毫无用处，精英阶层也会失去控制货币政策的权力。从支持现代货币理论的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情况。

过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美国会广泛使用替代货币的想法似乎太牵强，以至于无法考虑，但技术进步使新型货币成为可能，这是我们之前几代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比特币、以太坊和Chainlink等加密货币是去中心化网络的一部分，不受任何政府委托，但在过去十年里，随着数百万人开始质疑美元的长期稳定性，它们越来越受欢迎。

这些数字货币的价值完全基于货币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各自所基于的区块链技术。²²⁶ 例如，比特币不能“增发”更多货币单位，这使其对许多担心政府沉迷于债务和赤字的人具有吸引力。

当然，美国远未濒临将比特币作为其主要货币采用的边缘。关键在于，近年来加密货币的使用有所扩大，尤其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而且在未来几年它只会继续扩大。²²⁷

对于斯蒂芬妮·凯尔顿和其他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者而言，加密货币对政府和银行家的权力构成了威胁。征税是确保美元持续被使用的可靠方式。还有什么比向某人征收只能用政府印制的货币支付的税款，更能迫使他使用美元的方法呢？

2. 通胀控制

对现代货币理论最常见的本能反应是担心它会导致不可持续的有害通胀。理性的人担心，如果政府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养成了每当需要钱时——几乎一直如此——就开动印钞机的习惯，那么我们很快都会面临津巴布韦那样的通胀水平。

诚然，现代货币理论家确实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和担忧通胀问题。这可能是现代货币理论运动学术派最关注的事情。

那么，他们打算如何在同时印数万亿美元新钞的情况下避免通胀呢？

凯尔顿在她书中解释说，根据现代货币理论，通胀是支出过度的警示信号，而非赤字。记住，在现代货币理论中，赤字几乎总是一件好事。赤字支出能确保经济全力运转，合理利用现有资源，不让潜在劳动力闲置。如果有一个愿意工作的人无所事事没有工作机会，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会认为政府支出的钱还不够，不管政府已经印了多少钱。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官员明天一觉醒来就能印50万亿美元。在现代货币理论中，有可能支出过多现金。当私营部门实体和政府都争夺有限资源，且在一个经济体的一个或几个部分出现钱多得没处花的情况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发生通胀，政府应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削减政府开支？当然不是。相反，凯尔顿建议增税，“迫使我们稍微削减开支，以便为政府增加开支腾出空间”。

凯尔顿进一步指出：“如果政府想要增加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它可能需要从我们其他人手中拿走一些支出能力，以防止其更为慷慨的支出推高物价。”²²⁸

稍作停顿，思考一下这位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所暗示的内容。根据现代货币理论，政府可能需要通过摧毁包括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内的民众财富来对抗通货膨胀，以便为更多的政府支出腾出空间。我想，毕竟那顿免费午餐终究只是个神话。

关于通货膨胀的幽灵以及现代货币理论家为避免通货膨胀而提出的政策处方，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们很快就会谈到这一点。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清单。

3. 财富再分配

正如我已经详细说明的那样，现代货币理论给了政府一张空白支票，用于支付它想要的所有社会项目，从“免费”大学学费到政府担保的就业项目以及100%可再生能源。

然而，即便这些项目能完全按预期运作（在我看来，它们从未做到），社会项目自身也无法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

但现代货币理论学者称，政府社会项目存在不足的地方，税收可以填补缺口。凯尔顿写道：“现代货币理论将税收视为帮助纠正数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的重要手段。”²²⁹据凯尔顿等人的观点，税收可以通过没收那些被认为过于富有的人的财富来帮助减少财富不平等，从理论上实现平衡。

一些现代货币理论学者对税收的使用持更为激进的观点。L. 兰德尔·雷教授针对有关税收与现代货币理论关系的问题给出了如下回应。

长期以来，左倾民主党人与富人有着紧密的共生关系。他们需要像乔治·索罗斯、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鲍勃·鲁宾这样的“善良”富人来资助他们的智库和政治竞选活动。中间派的克林顿一派，用放松管制来回报华尔街新自由主义者的慷慨，这使得首席执行官们能够给自己大量捞钱，极大地加剧了不平等并增强了他们自身的权力。而他们反过来又回报了希拉里——据她自己所说，她接受了他们投向她的任何资金。

如今的进步人士不会落入那个陷阱。“你打算怎么支付这笔费用？”通过预算授权。没有富人的帮助，山姆大叔也负担得起。

顺便说一句，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对你征税，因为你拥有太多——太多的收入、太多的财富、太多的权力。我们将如何使用税收收入？把它烧掉。山姆大叔不需要你的钱。

实际上，税收只会导致银行账户出现借方记录。我们只需从富人的账户中去掉3个或5个零。当然，复式簿记意味着我们还需要从富人持有的债务中去掉零——所以我们将抹去美国家庭的学生贷款债务、抵押贷款债务、汽车贷款债务和信用卡债务中的零。是的，债务免除也是如此。²³⁰

在多年密切观察学者和腐败政客之后，我很少感到震惊，但我得承认，当我第一次读到L·兰德尔·雷的这句话时，我被震撼了。值得再看一下最重要的部分：

“反正他们会向你征税的，”雷说，“因为你拥有太多了——太多的收入、太多的财富、太大的权力。我们要用这些税收做什么呢？把它烧了。山姆大叔不需要你的钱。”

嗯，雷对于现代货币理论经济学家计划如何使用税收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惩罚那些已经拥有“太多”财富的个人和家庭，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会怎么处理所有这些钱呢？给它浇上汽油然后点燃——有点像《黑暗骑士》里的小丑，只是脸上的妆没那么浓，手下打扮成小丑的喽啰也没那么多。在现代货币理论下，政府不需要税收收入。它所需要的只是对本国货币的控制权。

巴德学院经济学教授、利维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帕夫利娜·切尔内娃重复了雷和凯尔顿提出的许多相同观点，她把那些担心税收收入的愚蠢自由主义者称为“向富人征税以推动进步的左派”。她还认为，依赖对富人征税是“一条想象中的脐带，将进步议程束缚在压迫者手中”。

"对我来说，"切尔涅娃写道，"这就是自我诱导麻痹的定义。"221

4. 社会控制

想象一下你下班回家的路上，你开车比平时快了一点，因为，嗯，你喝了太多健怡可乐，又傻到没在办公室上厕所就离开了。当然，今天是你的倒霉日。一名当地警察在限速30英里每小时的区域抓住你超速行驶37mph，在你反应过来之前，你回家的路上副驾驶位上多了一位新乘客——一张120美元的超速罚单。

这样的罚款是对不良或不安全行为的威慑。社会通过其选举产生的代表，认定需要限速来保护路上的其他司机，警察的任务就是确保人们遵守法律。限速有时可能令人厌烦或过于严格，但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它们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每位司机也都知道，超速罚单除了具有威慑作用外，还为当地执法部门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收入。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当一名司机收到超速罚单时，每个人都是赢家：社区会更安全一点，政府的金库也会更充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税收创收计划的政治雷区中艰难前行的政治家们意识到，超速罚单并非在消除“不良”行为的同时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如今，各种“违规行为”都会被罚款，尤其是针对那些不太能博得同情的群体，比如吸烟者。为什么不通过征收新的烟草税从他们身上榨取一些钱呢？反正他们也不应该吸烟，对吧？²³²

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做得太过火了，征收了一系列过高的罚款和“罪孽税”，以帮助为城镇、城市、州或联邦政府筹集资金——所有这些都是以促进公众健康、安全或其他一些所谓高尚的理由为幌子。

然而，在现代货币理论主导的世界里，政府没有理由为了增加税收而制定法律。联邦政府只需印制所需的所有货币，然后分发给州和地方官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凯尔顿和其他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体系会导致罚款和罪孽税的减少呢？当然不是。

正如凯尔顿所指出的，在现代货币理论下，“政府可以利用税收来鼓励或抑制某些行为，改善公众健康，应对气候变化，或遏制金融市场中的风险投机。”因此，一个采用现代货币理论的体系不会抑制政府对社会施加控制，反而会使政策制定者有能力利用税法来操纵民众，即使他们不再有经济动机这样做。

通货膨胀风险

既然我们已经对税收如何融入现代货币理论有了扎实的理解，那么让我们来谈谈房间里的大象：现代货币理论家计划如何阻止通货膨胀？

传统上，当政策制定者提出扩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或开动印钞机为新的政府项目提供资金的想法时，我们这些担心国债的人就会为货币贬值（通常称为通货膨胀）做好准备。在极端情况下，我们会想起2018年委内瑞拉最近猖獗的通货膨胀，或者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故事，在魏玛共和国灾难性的政策下，货币变得一文不值，以至于家庭用现金糊墙。

2008年在津巴布韦，由不负责任的印钞行为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通胀率高达89.7 sextillion%，致使政府在这种状况下几乎无法正常运转，只能发行面额越来越大的钞票。²³⁴ 2009年，津巴布韦发行了一张 \$100 万亿面额的钞票——这是有史以来印制的最大面额钞票。²³⁵ 不过，嘿，尽管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货膨胀让家庭难以维持生计，但至少每个人都能成为万亿富翁了。

美国别担心。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者发誓美国不会出现津巴布韦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灾难。为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通常会列举几个关键论据。

首先，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这意味着全球各国在进行贸易时都会使用并接受美元，这为美元增添了一层大多数其他货币所没有的稳定性。²³⁶（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稍后会再回来进一步讨论。）

其次，像L. 兰德尔·雷这样的现代货币理论家认为，大多数恶性通货膨胀的最坏例子是由“非常特殊的情况”引发的，比如内战或以外币计价的巨额外债。²³⁷ 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抵御了这两种威胁，但尤其是后者。

第三，现代货币理论家表示，没有理由担心恶性通货膨胀，因为美国人拥有一种不可阻挡的货币安全武器——国会预算办公室（CBO）。而且，我不是在开玩笑。凯尔顿在2019年说过，

因此，应对通胀的最佳防御就是积极进攻，现代货币理论所做的就是试图.....对通胀风险保持一种高度敏感。我没看到其他任何宏观思想流派像我们这样如此认真地关注通胀风险问题。所以我们会说：听着，如果你们是国会，如果你们正在考虑一项新的支出法案，不要去想这项新支出会如何增加赤字或债务，而应该去想这项新支出有加速通胀的风险。然后避免这样做。

所以不要去国会预算办公室说，“你们能看看这项立法并给我们反馈吗？”

我们想知道随着时间推移，这项法案将对债务和赤字产生何种影响。”相反，应该去国会预算办公室或其他政府机构，说：“我们正在考虑通过这项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这是我们的法案，你们能看看吗？我们计划在未来五年内进行这项支出。告诉我们这是否会给实体经济带来问题。评估通胀风险，然后回来给我们一些反馈。”²³⁸

在我的脑袋爆炸之前，先停一下。凯尔顿对通胀问题给出的荒谬答案是让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命运依赖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你在开玩笑吗？国会预算办公室是那个几十年来一直不断发布错误预测的功能失调的机构。它对奥巴马医改参保人数在2012年的预测偏差高达150%。²³⁹ 对于一个需要“对通胀风险高度敏感”的货币体系来说，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国会预算办公室这个破篮子里似乎是个极其糟糕的主意。

哦，而且事情还不止于此。凯尔顿还表示，在现代货币理论下，通过赋予政府足够的权力，使其能够微观管理经济从而控制通胀，通胀是可以预防的。

“所以当你思考如何对抗通胀时，”凯尔顿说，“我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明白通胀压力的来源是什么，然后采用一种你认为能有助于解决该通胀问题的政策工具。如果你面临的通胀是由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那么美联储提高利率甚至国会提高税收可能都没什么用。你得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²⁴⁰

这个“解决方案”就是那个提供了真正的秘制香料，使得现代货币理论成为创建21世纪法西斯主义计划中如此重要一部分的东西。让我们以凯尔顿的能源市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在凯尔顿的现代货币理论幻想中，政策制定者开始使用新印的货币来追求其100%可再生能源的目标。资金开始流入与政治相关联的公司，这些公司开始生产大型、美观的新型太阳能板和风力涡轮机。然后能源价格开始上涨。这被视为“通货膨胀”，但公众没有理由担心，因为政治精英（他们一开始往往几乎没什么能力）被允许制定“政策工具”并利用税法来应对价格上涨。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

嗯，首先，我们凭什么要相信创造了这个全新的引发通胀的能源系统的人会聪明到足以修复它呢？他们当初为什么不直接设计一个能避免通胀的系统呢？而且，如果政府官员那么擅长解决问题和规划，为什么他们还没找到办法让美国铁路公司盈利，或者让美国邮政每年不再亏损数十亿美元呢？

再者，在向无化石燃料世界过渡的过程中，真的有人认为政客们会切断与关系密切的可再生能源公司的资金支持吗？当然，政客们不会把对通胀的担忧置于全球变暖的“生存威胁”之上，对吧？

最后，当一切都变得极其糟糕时，凯尔顿的系统将依赖于找个替罪羊来 blame。在这种情况下，几乎肯定会是化石燃料公司，它们在近几十年来失宠于统治精英。在政府印钞推高物价后，要说服掌权者砍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帮助压低价格并不难。

你几乎可以在经济的每个领域设想出这类情景。最终，政府创造的数万亿美元新资金将导致通货膨胀，要么是整个经济领域，要么是特定行业，这迫使官僚们有选择地确定“通胀压力源”，然后制定政策工具来应对这些问题。对于那些试图控制社会的人来说，这是个完美计划，但对我们其他人而言——嗯，我们将被冷落一旁，尤其是如果整个国家都要依靠风能和太阳能运行的话。

目前，美联储的精英们在其工具箱中基本上只有一个主要货币杠杆，即基准利率。在经济低迷时期，美联储“转动刻度盘”，降低利率，试图通过低息贷款注入现金来提振市场。当通货膨胀悄然出现时，美联储则朝另一个方向“转动刻度盘”，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

现代货币理论抛弃了刻度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控制面板，上面布满了杠杆、旋钮和开关，让官僚们能够随心所欲地管理经济和社会。这听起来像是那些呼吁对全球经济进行大重置的人所希望的。哼。

那些呼吁进行“大重置”的人非常喜欢现代货币理论，他们邀请了现代货币理论的代表人物斯蒂芬妮·凯尔顿，在2020年11月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虚拟活动中，代表这一经济理论发言，该活动旨在推动这一运动。²⁴¹

在她的发言环节中，凯尔顿告诉专家小组，他们不必担心债务和赤字，然后她解释了现代货币理论如何能够被用来为旨在改造社会的大规模支出计划提供正当理由。

“(政府)可以确定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并且能够提供那种大规模且有耐心的资金，这种资金可以在我们对经济进行变革性投资的整个期间持续存在。”凯尔顿向“大重置”的主宰者们承诺道，我可以想象，听到现代货币理论的神奇之处，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美元末日

虽然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试图将他们提议的货币体系描绘成仅仅是一种管理经济的更有效方式，但实际上这是一场极具风险的实验。如果实验出了差错会怎样呢？

如我之前所述，现代货币理论家试图安抚批评者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担忧，他们表示，即使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未来无法完美管理事务，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将保护美国人免受恶性通货膨胀噩梦的影响。

毫无疑问，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起初会有所帮助，但谁能说在美国选择接受现代货币理论的世界里，美元仍将是全球储备货币呢？就在2020年7月，高盛还警告称，美元失去世界储备地位的风险日益增大。高盛的策略师特别指出美联储不断膨胀的资产负债表和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是他们担忧的主要原因。²⁴²

如果美国像斯蒂芬妮·凯尔顿等人建议的那样，进一步大力走上印钞之路，那么完全有可能——甚至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像中国这样的其他经济强国会要求国际贸易使用欧元或人民币等替代货币进行。

许多全球机构以及欧洲和亚洲的政府领导人已经开始提出将储备货币转换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想法。

特别提款权本质上由一篮子货币组成，旨在作为国际贸易的稳定交换媒介。²⁴³ (顺便提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大重置的最大支持者之一，但我确定这只是巧合。)

如果政府和美联储继续推行现代货币理论体系，美元将越来越容易失去其世界储备货币地位。这可能会引发凯尔顿等人坚称在其模型下绝不会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因为除了美国，各国将无处使用美元，导致前所未有的大量美元回流美国本土。这将推高房地产等关键行业的价格，并可能使美国陷入经济衰退，其程度可能超过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尽管这对许多人来说难以想象。

这种情况将是一场真正可怕的经济噩梦，是这个国家前所未见的。它应该让每一个接受甚至认真对待现代货币理论及其鲁莽原则的人有所警醒。

哦，情况可能比我刚才描述的还要糟糕。依赖印刷货币的特别提款权模式最终可能会成为我们最好的情况。一些与世界经济论坛有关联的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世界领导人正试图通过用全球数字货币取代美元来推翻美元的地位。

想想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马克·卡尼，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兼银行家，履历无疑令人印象深刻。卡尼曾担任加拿大银行行长以及英格兰银行行长。²⁴⁴ 卡尼整日都在说服其他精英人士，称美元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过大，应该被数字货币取代。²⁴⁵

在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期间，卡尼开始着手为数字货币在该行乃至全球获得更高地位奠定基础。²⁴⁶ 在2019年于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经济政策研讨会上——这是一场众多全球央行行长都会参加的年度会议²⁴⁷——卡尼吹捧了一种新的数字货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好处。

"[一种数字货币]可能会削弱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影响力，"卡尼说。

“如果围绕一种新的[数字货币]构建金融架构，且该数字货币取代美元在信贷市场的主导地位，那么美元对全球金融状况的影响力可能同样会下降。”²⁴⁸

卡尼并非个例。政府控制的数字货币权力扩张的最大倡导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首个由大型央行支持的数字货币方面，中国目前处于领先地位。

数字人民币将使中国共产党对其国家的财政保持前所未有的控制。中国官员已经表示，他们计划使用数字人民币来更好地管理经济，并追踪和消除“非法”交易——在中国，这可能简单到只是访问共产党不喜欢的网站。

而且如果中国在这么做，你就知道世界其他国家的统治精英们都在关注，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有影响力的中国公民担任董事会成员。

鉴于卡尼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的联系，听到世界经济论坛已经在准备就如何监管政府控制的数字货币给出“专家意见”，你应该不会感到惊讶，世界经济论坛的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2020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成立首个“专注于设计数字货币治理框架的全球联盟”。2020年初，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谈到该联盟时表示：“我们希望主办这个联盟将促成必要的对话，为全球数字货币建立一个强大的治理框架提供依据。”

就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现在也试图参与其中。2021年2月28日，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表示，探索创建央行数字货币是“我们的一个高度优先项目”。²⁵⁰

谈到数字货币的可能性时，鲍威尔补充说：“这将是重要的一年。这将是我們非常积极地与公众接触的一年。”²⁵¹

还记得我在本章前面提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体系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想法吗？事实证明，其支持者也在考虑推动发行数字特别提款权货币。

早在2019年，在英格兰银行的一个论坛上，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现任欧洲央行行长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讨论了开发特别提款权数字版本的想法。这个被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币”的概念很容易成为世界新的储备货币，拉加德表示这种情况并非“牵强的假设”。²⁵²

全面采用现代货币理论体系，尤其是与数字货币结合时，所带来的对世界的权力和控制程度几乎难以想象。政府和央行不仅能够随心所欲地创造货币，而且根据新货币框架的运作方式，他们真的可以按下按钮就创造并分发现金。

“巴黎又因高能源成本爆发了一轮愤怒的骚乱？那就往他们的数字钱包里放点新印的数字现金，然后礼貌地让他们回家。哦，我们试过了，他们不听？那就把他们钱包里的现金都清空，看看这能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数字货币如何用于控制经济行为也值得探讨。如果所有货币都实现数字化，实物交换媒介逐步淘汰，那么银行、金融机构和政府将能够追踪和控制全球几乎每一笔交易。尽管无法确切知晓它们会如何利用这种前所未有的权力，但不难想象这会如何扩大精英阶层的权力并在日常生活中影响普通人。

我们都听说过地方政府试图对某些不健康食品征税，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禁止销售，从含反式脂肪的食品到含糖饮料不一而足。在一个使用中央数字货币的世界里，有什么能阻止统治阶级限制你每周购买可乐的数量？或者你吃汉堡的数量？或者你消费酒精饮料或抽雪茄的数量？有什么能阻止精英阶层完全禁止你购买酒精、香烟或奶油夹心蛋糕？你知道的，它们对你有害。

那么能源消耗限制呢？也许你今年的出行已经超过了“公平份额”，并且被认为不够重要，无法获得旅行豁免。我们不能让你再因为一次“不必要”的家庭度假而污染地球。

我相信第二修正案将在“大重置”中幸存下来——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修改宪法极其困难，而且有太多州永远不会同意批准一项推翻第二修正案的修正案，这样一来，国会就无法剥夺枪支权利。但是，在由政府控制的全球数字货币运行的“大重置”世界中，枪支和弹药销售几乎将变得不可能。强大的银行家和国际机构无法在美国将枪支禁令合法化，但他们可以阻止人们使用全球货币买卖枪支，从而有效地扼杀大部分枪支和弹药行业。

如果你认为美国人可能能够逃避这种控制，因为美国国内的交易可能仍会继续使用美元进行，那么请记住，美联储也在强烈考虑采用自己的数字货币。所以，无论是欧洲和中国的精英制定规则，还是美联储的精英制定规则，关键在于，经济决策将不由你掌控——至少，事情似乎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可以列举出其他一些可能由中央集权、政府控制的数字货币引发的潜在问题，这样说上几天，但我想你已经明白要点了。如果国际精英阶层能够掌控全球数字货币，他们就有能力控制大部分全球经济活动，进而控制人类行为。正如那句老话所说：“谁掌握了黄金，谁就制定规则。”或者更准确但没那么朗朗上口的说法是：“谁掌握了那种原本毫无价值、却被要求所有人都接受为唯一有效交换媒介的数字货币，谁就制定规则。”

现在，在这一点上你可能会想：“如果现代货币理论是大重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些精英们试图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呢？”统治阶级为什么不能继续依赖美元，比如像鲍威尔所暗示的那种数字美元呢？

不幸的是，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猜测，但统治阶级精英们可能有很多正当理由想要摆脱美元。首先，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主义议程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美国不愿意顺应国际主义。

在现代历史上，有许多时刻，全球主义者认为他们已经把世界掌控在自己想要的状态，但随后那些讨厌的美国人却横插一杠，做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

我可以指出似乎无穷无尽的材料来表明，全球精英将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视为引入类似大重置的国际经济变革的最大阻碍之一，如果不是最大阻碍的话。而一些最好的证据来自乔治·索罗斯，他是全球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索罗斯及其开放社会基金会——全球最富有的慈善组织之一——已在100多个国家的各种事业上花费了超过140亿美元。²⁵³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泄露的文件显示，该基金会“显然致力于消除国家主权”，并利用危机来推进其政治和社会目标。²⁵⁴

消除国家主权是索罗斯的指导原则，这一原则塑造了他的大部分政治和慈善工作。

在《卫报》上一篇由华盛顿大学教授、广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杂志《雅各宾》特约编辑丹尼尔·贝斯纳撰写的文章中，贝斯纳正确地指出，在索罗斯看来，对“开放社会”的“两大主要威胁”是资本主义的“超全球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²⁵⁵他解释道，

索罗斯认为，冷战后世界的历史，以及他作为国际金融界最成功的交易员之一的个人经历，都表明不受监管的全球资本主义以三种不同方式破坏了开放社会。首先，由于资本可以转移到任何地方以避税，西方国家被剥夺了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所需的资金。其次，由于国际贷款机构不受太多监管，它们经常从事“不合理的贷款行为”，威胁到金融稳定。最后，由于这些现实加剧了国内和国际不平等，索罗斯担心它们会促使人们采取未指明的“绝望行为”，可能损害全球体系的生存能力。²⁵⁶

对索罗斯来说，解决这些以及其他相关的、他所认为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政治决策体系”。²⁵⁷

(哇，这听起来和“大重置”简直太像了。我敢肯定，这只是另一个巧合。)然而，索罗斯一直认定，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他推进国际主义事业的梦想：美国。

贝斯纳解释说：“早在1998年，索罗斯就承认美国是全球机构的主要对手；此时，美国拒绝加入国际法院；拒绝签署禁止地雷的渥太华条约；并在其认为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单方面实施经济制裁。”²⁵⁸

索罗斯在其2007年出版的《易犯错的时代》一书中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顺便说一句，这本书极其枯燥乏味。

稳定且公正的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碍是美国。这是一件严苛的事——事实上，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事——但不幸的是，我深信这是真的。尽管自9/11以来美国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它仍在继续为世界设定议程，而布什政府正在设定错误的议程。布什的议程是民族主义的：它强调使用武力，而忽视了那些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问题。²⁵⁹

索罗斯的观点在国际影响力圈子中很普遍，那么许多全球主义者热衷于将美元从其突出地位上排挤出去真的令人惊讶吗？他们真的想把他们的“大重置”系统的命脉——一种按照现代货币理论原则运作的货币——的控制权交给像美国这样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国家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如果国际统治阶级有自己的货币，最好是一种精英们易于管理的货币，那就好多了。还有什么比数字货币更容易控制的呢？

现代货币理论的“成功”案例

现代货币理论学家经常面对怀疑者，这些怀疑者担心精英们依据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未经证实的经济理论拿美国的未来去冒险。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凯尔顿和现代货币理论的其他支持者通常会回应称，他们的许多观点以前在神秘古老的日本已经尝试过，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以下

凯尔顿的论点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说明了现代货币理论家通常是如何阐述这一重要观点的。

所以真的不可能给出一个数字，没人能做到。多少债务才算过多债务呢？看看如今的日本，你会看到一个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约为240%的国家。远高于美国如今的水平，甚至高于美国未来预计的水平。那么问题来了，日本是如何维持如此规模的债务的呢？它不会有通货膨胀问题吗？它不会导致利率上升吗？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会具有破坏性吗？而多年来日本所展示的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不会。日本的债务接近GDP的240%——几乎达到一兆亿日元，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长期利率非常接近零，没有通货膨胀问题。所以尽管债务规模巨大，但并没有产生负面后果，我认为日本给我们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²⁶⁰

在探讨凯尔顿的观点之前，先花点时间惊叹一下她的断言。240%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完全可以接受？如果换算到美国，那将意味着国债超过51万亿美元。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吧？人人都有小马驹！山姆大叔来买单。

现在，我承认凯尔顿断言日本尽管积累了惊人的债务水平，但尚未经历高水平的通货膨胀这一点是正确的。然而，就像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远非凯尔顿让你相信的现代货币理论乌托邦。

尽管在过去三十年里，日本政府在“与建设相关的公共投资”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正是现代货币理论者提议的那种支出类型——但经济增长几乎完全停滞，而且日本的问题早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开始了。²⁶¹ 从1995年到2018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超过8%。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68%。²⁶²

此外，在日本，过去二十年来，政府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也稳步上升，这表明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掌握了更多的经济权力。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美国人真的应该将日本视为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成功案例吗？经济疲软、巨额债务以及政府规模扩大，这些是大多数美国人所向往的吗？我不是读心术大师，但我敢打赌，面对这些事实时，大多数美国人会对现代货币理论避而远之。

美国的现代货币理论

当我第一次听说现代货币理论这个概念时，大概和你们一样，认为它不过是象牙塔精英们编造的又一个妄想幻想，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和我在下一届奥运会上赢得花样滑冰金牌的可能性差不多。（说清楚点，我可不是个优雅的滑冰者。）

但如果说2020年给了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向现代货币理论大规模转变的基础已经奠定。由于新冠疫情，美国此刻似乎已踏上了现代货币理论这趟列车，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可能还从未听说过这个概念。

在2008年大衰退之后，政治家们开始制定一项“刺激”经济的计划。各种竞争方案都概述了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并稳定市场的方法。经过共和党和民主党中鲁莽的政治家们的多次谈判，奥巴马总统签署了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这是一项标价8300亿美元的计划。²⁶³

当时，许多保守派指责奥巴马在财政上鲁莽，而自由派则称赞奥巴马采取了“大胆”行动拯救国家。然而，在2019年和2020年，像凯尔顿这样的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者称奥巴马“在财政政策方面基本上是个保守派”，²⁶⁴ 而国会共和党人和他们的共和党总统通过的立法，在单一年度增加的国债数额比历史上几乎所有其他总统在其整个任期内增加的还要多。

这证明现代货币理论已经从一个由一小群大多不为人知的学者支持的边缘概念，转变为共和党和民主党政治家都接受的主流实践。此外，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些知名人士已经攀升至美国权力的最高层。

正如我在本章前面提到的，凯尔顿曾担任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工作人员的首席经济学家，并在2016年和2020年伯尼·桑德斯的总统竞选期间担任其关键经济顾问。凯尔顿还曾在乔·拜登2020年的“团结特别工作组”任职，在那里她对拜登的竞选纲领和第一年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²⁶⁵

就在十年前，像凯尔顿这样的现代货币理论学者还被人嘲笑。如今，他们却在为总统和国会预算委员会提供建议。在未来几年里，现代货币理论在学术界的受欢迎程度可能会继续上升，尤其是在乔治·索罗斯突然对纽约州北部一所小型文理学院产生奇怪迷恋之后。

在2020年1月一场——你猜对了——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中，索罗斯宣布他将发起“一种新型的全球教育网络”，以“推进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其中包括索罗斯对国际主义的承诺。²⁶⁶ 索罗斯承诺向这个他命名为开放社会大学网络的新协会捐赠 \$1 十亿美元。²⁶⁷ 有趣的是，引领该网络的两所学院分别是中欧大学，一所由索罗斯在维也纳创办的研究生院，以及巴德学院，一所位于美国的小型文理学院，招收约2200名本科生。

索罗斯还在2020年任命了巴德学院院长利昂·博茨坦为开放社会大学网络的首任校长，博茨坦在担任这一职务的同时还继续担任巴德学院的院长。²⁶⁸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索罗斯宣布创建开放社会大学网络不到七个月后，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就同意向巴德学院捐赠1亿美元。天哪，乔治·索罗斯肯定很喜欢巴德学院。

如果你对巴德学院（Bard）听起来很熟悉，那可能是因为在本章前面，我在讨论世界领先的两位现代货币理论经济学家兰德尔·雷（L. Randall Wray）和帕夫利娜·切尔内娃（Pavlina Tcherneva）时提到过它，他们两人都是巴德学院有影响力的教授。巴德学院也是利维经济研究所（Levy Economics Institute）的所在地，该研究所是现代货币理论学术研究的中心。利维经济研究所不仅展示了雷、切尔内娃和其他现代货币理论学者的作品，并组织了现代货币理论国际会议，而且现代货币理论之女王斯蒂芬妮·凯尔顿（Stephanie Kelton）也是其研究员之一。²⁶⁹

现在，我想乔治·索罗斯选择将巴德学院作为他新的10亿美元全球教育网络的领军机构，而巴德学院又是现代货币理论运动的圣地，这有可能只是巧合。我想也有可能存在一些与现代货币理论无关的特殊原因，使得索罗斯决定向该学院捐赠1亿美元，并任命其校长为他国际网络的校长。但以我的经验来看，说到索罗斯先生，没有什么巧合可言。

当然，我无法确凿地证明这一点，但我愿意打赌，索罗斯围绕巴德学院建立他新的教育网络的原因，是因为这所小学校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执着，还因为索罗斯知道，如果现代货币理论被美国的主要机构全面接受，它将不可避免地把整个世界推向一个更加集权的治理结构，一个会让强大的精英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几乎每一个经济决策的结构。这是索罗斯几十年来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有了一个完备的现代货币理论体系，他以及“大重置”的支持者们知道这最终可能会成为现实。

为机器提供动力

就像一百多年前精英们创建美联储系统的计划一样，接受现代货币理论可能始于该国最有权势的政府官员、银行家和商人的一次会面，他们将从全球各地赶来，制定一个重置世界经济体系的计划。²⁷⁰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敢肯定他们会错误地向美国人民保证，凭空创造数万亿美元并无视国债将开启经济增长的新时代。多亏了这本书，你会知道为什么不应该信任他们。（多亏了这本书，如果看到米奇·麦康奈尔、南希·佩洛西和斯蒂芬妮·凯尔顿打扮成猎鸭者登上火车，你就会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

“大重置”是一台制造出来的机器，旨在引入一种全新的、高度复杂、技术先进的21世纪国际法西斯主义，带有社团主义色彩。但像“大重置”这样强大的机器没有燃料就无法运转。

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所提供的，它提供了看似无穷无尽的资金，可用于支付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能想出的几乎任何东西。

新冠疫情为这一机制的存在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一场能使现代货币理论正常化并摧毁既定经济和社会规范的紧迫全球危机，世界永远不会让“大重置”成为一个可行选项。像格蕾塔·桑伯格这样的人可以整日尖叫、呼喊和羞辱，但这永远不会带来她想要的“进步”，因为社会上的其他人有太多可失去的东西。

尽管新冠疫情对“大重置”至关重要，但气候变化才是社会进行深远、持续变革的关键长期理由。如果没有一场让政府和企业领导人团结起来应对的长达数十年的“生存危机”，新冠疫情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公共政策挑战——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但只是暂时的，因此对“大重置”领导人所设想的那种重大结构性变革并无用处。

正是由现代货币理论推动的气候变化政策，最终为绿色和平组织的詹妮弗·摩根在2020年年中世界经济论坛的“大重置”演讲中所提及的“新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²⁷¹ 但那个“新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这就是下一章“大重置：打造21世纪法西斯主义机器”的主题。

THE GREAT RESET: BUILDING A TWENTY-FIRST CENTURY FASCISM MACHINE

首先，我们必须正确理解“重置”的定义。“重置”，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按下一个按钮然后回到过去的样子……常态就是一场危机。常态本身就行不通。

——约翰·克里，在2020年6月24日题为“在危机中重新设计社会契约”的世界经济论坛活动上发表讲话

强大的银行家、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国际阴谋；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秘密会议；以及对“世界新秩序”的呼吁——“大重置”离成为下一部詹姆斯·邦德电影的绝佳情节就差一个戴眼罩的反派了。（顺便说一句，这意味着当好莱坞不可避免地制作一部关于“大重置”的大片时，格伦·贝克的角色将由丹尼尔·克雷格扮演。对我来说完全说得通，但我妻子可不这么认为。）

在前面几章中，我已经说明了大重置将如何得到推动（现代货币理论），实现重置的条件是如何产生的（新冠疫情），以及摧毁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理由是什么（所谓“生存性”气候变化危机的说法）。但到目前为止，我有意避免解释大重置支持者在谈论其未来计划时心中所想的具体政策变化，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大重置的部分内容很复杂——非常复杂。

与泰德·克鲁兹和兰德·保罗等保守派政治人物，或伯尼·桑德斯和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左倾政治家不同，他们通常能毫无问题地向美国民众明确表明自己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而那些支持大重置的人往往用隐晦的语言、大多不为人知的经济理论以及极其复杂的图表来掩盖他们的计划，这使得《美丽心灵》里那个家伙在 A 中所勾勒的东西看起来就像丹尼餐厅儿童菜单背面的儿童迷宫一样简单。

更糟糕的是，“大重置”的最大支持者故意选择使用一些听起来对许多自由市场支持者有吸引力的术语，如“资本主义”、“投资”和“利益相关者”，但其含义与我们在美国听到这些概念讨论时所理解的截然不同。

当然，有时“大重置”运动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当“重置”的倡导者说，“为了实现更好的结果，世界必须共同迅速采取行动，改造我们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从教育到社会契约和工作条件”时，他们是认真的。²⁷³ 同样，当他们说，“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大重置’”时，他们也是这个意思。²⁷⁴ 当他们说，“我们正在彻底重新思考经济政策工具”时，他们并没有说谎。²⁷⁵

但尽管这些以及许多其他与“大重置”相关的言论令人震惊，但它们远远没有描绘出“大重置”运动在谈论构建其新的全球社会时心中所想的世界真正可怕的变化。而且，尽管你不会听到“大重置”的支持者公开呼吁专制主义，但“大重置”显然是一种新型的软专制主义，与近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市场、社团主义、专制主义、集体主义和现代技术的融合相差不远。

其令人困惑的术语和模糊的语言正是使“大重置”如此危险——坦率地说，也是如此巧妙的原因。公开呼吁统治阶级接管全球经济会立即疏远90%的普通民众，但通过将“绿色新政”、政府就业保障以及一系列其他大型社会福利项目联系起来，他们成功地赢得了一些深切关注这些问题的进步人士和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并且通过将该运动描绘成一个有利于商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改善经济的计划，他们成功地赢得了一些右翼建制派政治人物的支持。

但从核心来看，“大重置”并非真正支持社会主义，也并非支持资本主义——它只是对精英们以前无数次推行的那些陈腐观念的重新包装：“给我们更多权力，我们保证会照顾你们并解决世界的弊病。让我们管理更多的经济，我们保证你们都会因此变得更富有。赋予我们惩罚社会中‘坏人’的权力，我们将拯救地球免遭毁灭。”

我承认，“大重置”比统治阶级以前推出的一些计划要高明一些（编辑先生，“高明”这个词用得对吗？），但归根结底，无论这位精英江湖郎中在瓶子上贴什么标签，他试图卖给你的仍然是毒药。或者正如前得克萨斯州州长安·理查兹曾经说过的：“你可以给猪涂上口红，叫它莫妮克，但它仍然是头猪。”²⁷⁶毫无疑问，“大重置”就是头猪——一头又大又肥、舔食食槽的猪。

那么，阻止“大重置”的诀窍在于知道如何识别这种毒药，然后如何防止我们的朋友、家人和邻居把它一饮而尽。那么，“大重置”到底是什么，全球精英又打算如何将其强加给全世界呢？

通往奴役之路

关于“大重置”，你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至少在撰写本文时，并没有一份所有“大重置”倡导者都签署的官方“大重置”手册、框架或协议。有可能在世界经济论坛举行下一次年会时会发布这样一个平台，但目前你无法在一个单一的地方看到“重置”所涉及的所有内容。

“大重置”通常一次只呈现一个组成部分，就好像给了你一个拼图，所有的拼图碎片和主题都有了，但却没有完成后的样子的图片。我认为，最终图景的模糊性是有意为之的。对于那些原本会对“大重置”深感担忧的人来说，要他们花太多时间去担心它要困难得多，因为仅仅弄清楚“重置”到底是什么就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幸运的是，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花了数月时间将“大重置”的所有碎片拼凑在一起，这样你就不必这么做了。

获取有关“大重置”信息的最佳地点是世界经济论坛（WEF）的网站。正如我在本书中一直指出的，世界经济论坛是“大重置”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它拥有大量关于“重置”的文章、访谈、播客和视频存档——其中很多内容都有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国的学者、商界和政府领导人以及活动人士。

在世界经济论坛（WEF）网站2020年6月3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以宽泛但相对清晰的方式讨论了“大重置”的一些主要目标。

施瓦布写道：“有很多理由推动大重置，但最紧迫的是新冠疫情。这场大流行已经导致数十万人死亡，是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而且，由于世界许多地区的死亡人数仍在上升，疫情远未结束。”

施瓦布接着将气候变化、收入不平等和其他“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大重置”的关键理由，然后他解释说：“如果不加以解决，这些危机……将加深，使世界变得更不可持续、更不平等、更脆弱。渐进式措施和临时解决方案不足以防止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建立全新的基础。”

施瓦布表示，“大重置”议程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个大多没有争议：“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成果来支持公共利益，特别是通过应对健康和社会挑战。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公司、大学和其他机构联合起来开发诊断方法、治疗手段和可能的疫苗；建立检测中心；创建感染追踪机制；并提供远程医疗服务。

想象一下，如果在各个领域都能做出类似的协同努力，将会取得怎样的成果。²²⁹

在西方世界，很少有人相信技术进步不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施瓦布提到的一些创新，比如远程医疗，我已经谈论多年了。不幸的是，在美国，一场疫情才让许多政府官员放松监管并进行关键改革，以便让远程医疗和近期技术成就带来的类似服务能够惠及每一个人。我猜通过Skype之类的应用程序与医生交谈，对官僚们来说创新程度太高，他们难以应对。难道你不喜欢政府吗？

施瓦布概述的另外两个组成部分才是真正有趣的开始。据施瓦布所说，

（“大重置”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将引导市场走向更公平的结果。为此，政府应加强协调（例如在税收、监管和财政政策方面），升级贸易安排，并为“利益相关者经济”创造条件。在税基不断减少和公共债务飙升之际，政府有强大的动力采取此类行动。

此外，政府应实施早就该进行的改革，以促进更公平的结果。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这些改革可能包括调整财富税、取消化石燃料补贴，以及制定有关知识产权、贸易和竞争的新规则。²⁸⁰

好的，现在你可能会想：“格伦，这听起来像是你一贯主张的累进税和支出政策，但你向我承诺过更多内容。你一直大力宣扬的社会大‘重置’在哪里呢？”

跟紧我，因为我们很快就会讲到。目前，我只想让你记住，施瓦布曾表示，大重置将“引导市场走向更公平的结果”，“为‘利益相关者经济’创造条件”，并“实施早就该进行的改革，以促进更公平的结果”。

所有这些想法将在本章后面更详细地展开，但你已经可以看到，施瓦布的想法需要对全球经济进行巨大变革，并赋予某人——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个人是谁——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的权威。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施瓦布实际上只是众多重要的“大重置”倡导者之一，他对一种名为“利益相关者经济”的东西特别感兴趣，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大重置”的全部影响至关重要。

在同一篇文章的后面，施瓦布解释说，“大重置”议程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确保投资促进共同目标，如平等和可持续性”。他接着说：

在这里，许多政府正在实施的大规模支出计划是取得进展的一个重大机遇。例如，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项7500亿欧元（8260亿美元）的复苏基金计划。美国、中国和日本也有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

与其将这些资金以及私人实体和养老基金的投资用于填补旧体系的漏洞，我们不如用它们来创建一个新体系，这个新体系从长远来看更具韧性、更加公平且可持续。例如，这意味着建设“绿色”城市基础设施，并为各行业创造激励措施，促使它们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方面改善其表现。²⁸¹

施瓦布所提及的新体系是对人们思考企业的方式以及评估企业的方式进行的全面重塑。施瓦布并非将重点放在利润、私有产权、供应以及消费者需求（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石）上，而是想要构建一个主要基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的体系，正如我们稍后将探讨的，这是另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意味着公司应为朝着实现社会正义目标努力而获得奖励，比如应对气候变化、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以及从糖浆瓶上撤下杰迈玛阿姨的形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重置”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很容易陷入这种误区——在本书出版前的一年里，我就多次陷入这种误区。“大重置”从根本上讲是将财富和权力转移到精英手中，正如你将在本章后面看到的那样。施瓦布和其他“重置者”喜欢谈论的所有这些“社会正义”之类的东西，不过是一场障眼法罢了。

最终，“大重置”机制可能会被用于追求统治阶级认为重要的任何目标。

正如我之前警告过你的，在施瓦布的文章中，他故意含糊其辞，但已经有几个令人担忧的理由了。

首先，施瓦布想要重置资本主义并创建一个新体系。

其次，那个新体系将专注于结果平等——而非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所有市场经济体都拒绝的目标。而且尽管施瓦布在引用的这段话中没有提及，但我们会在其他地方发现，施瓦布所追求的“平等”不仅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人民之间，也存在于国家之间。毫无疑问，“大重置”是一场国际主义运动。

第三，施瓦布希望各国政府和央行投入大量他们并不拥有的资金来进行他所提议的变革。施瓦布在文章其他地方表示，这将“需要更强大、更有效的政府”。²⁸²

扩大社会项目

在各种文章、演讲、报告、访谈和视频中，“大重置”的支持者明确表示，他们建设一个更“公平”社会的计划需要大规模的、由政府资助的社会主义或进步项目，这些项目将通过提高对富人和企业的税收以及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这样的央行印钞来支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在接受世界经济论坛采访宣传“大重置”时表示：“我认为各国认识到在医疗保健、教育、良好治理和社会安全等方面需要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这非常重要，这些服务不能被忽视。”²⁸³

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总书记沙兰·伯罗也支持“大重置”。在一次类似的采访中，伯罗说：“我明白我们如何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设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我们需要国家和多边机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²⁸⁴

后来伯罗补充说：“我们必须确保这种设计包含普遍的社会保护。目前世界有能力为其提供资金——然而全球70%的人口没有社会保护。它必须尊重公共服务，而不是仅仅试图从中获利。”²⁸⁵

在这里，伯罗没有明确说明她所说的“普遍社会保护”是什么意思，这在美国并不是一个常见的术语。然而，在声称代表163个国家2亿工人的国际工会联合会的网站上，该组织详细阐述了伯罗所指的内容。在2020年6月一篇题为《全球社会保护基金是可能的》的竞选简报中，国际工会联合会写道：“新冠疫情残酷地暴露了全球贫富差距的断层线，一边是拥有包括医疗和收入支持在内的普遍社会保护的人群，另一边则没有保护。”²⁸⁶

国际工会联合会后来解释道，

社会保护对于人类安全和社会正义至关重要。它是致力于建设共享繁荣的和平社会的基础。它为经济发展创造基础，并增强抵御个人、国家或全球冲击的能力。

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包括基本收入保障，必要时包括现金转移支付；老年人养老金；残疾福利；失业福利及支持；孕产妇保护；以及儿童福利等其他国家确定的需求。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普遍获得基本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教育、水、卫生和住房，至关重要。²⁸⁷

为全球所有人提供一连串由政府资助的社会项目？我倒想看看这得花多少钱。毫无疑问，这会让美国94万亿美元的绿色新政看起来就像美元树超市折扣架上的杂牌罐装番茄。

大重置提议扩大政府“社会保护”的既定目标是推动左翼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在2020年6月关于大重置的讲话中表示，任何经济复苏都必须专注于“更公平的增长”。

格奥尔基耶娃说：“我们知道，如果任其发展，这场疫情将加剧不平等。在以往的疫情中就是如此。”²⁸⁹

格奥尔基耶娃补充说：“如果我们专注于对人进行投资——投资于我们社会的社会结构、投资于获得机会、投资于全民教育以及扩大社会项目，以便照顾到最弱势群体，我们就能避免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就拥有一个对每个人都更美好的世界。" 290

在同一次演讲中，格奥尔基耶娃接着解释说，二战后英国建立的政府运营的医疗保健系统，是政府如何利用危机进行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历史范例”。

"我想用一个历史例子来结束我的发言，"她说。"威廉·贝弗里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1942年提出了他著名的报告，其中他设想了英国应如何应对他所称的‘五大社会弊病’。那份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战后带来了一个更美好的国家，包括建立了如今在英国挽救众多生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291

当然，格奥尔基耶娃没有提及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几十年来管理不善、资金不足，以及与医疗资源配给和长时间等待相关的问题。据《纽约时报》（一份经常宣扬诸如单一支付者医疗保健等左翼事业的出版物）报道，“为节省公共资源而拒绝提供救命治疗对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来说并不新鲜。” 292

《泰晤士报》报道：“在癌症和其他疾病的昂贵治疗中，医疗服务部门正式限制其用于推迟死亡的支出：为患者提供的每一年完整‘优质’生命花费3万英镑，约合3.7万美元。” 293（以防你曾好奇自己对政府来说意味着多少价值，英国的官僚们不辞辛劳地为你的生命赋予了一个具体价值。他们多么体贴啊。）

除了呼吁通过政府运营或管理的医疗和教育项目扩大“普遍社会保护”外，个别“大重置”支持者以及其他与世界经济论坛结盟的人还要求实施各种大型政府项目，这些项目可能是也可能不是2022年可能发布的最终“大重置”平台的一部分。

伦敦大学发展研究教授、有史以来最直白名字奖提名者盖伊·斯坦丁，于2020年4月为世界经济论坛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冠状病毒向我们表明为何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基本收入成为现实》。

在文章中，斯坦丁认为“在这场大流行中，如果没有一个准普遍的”基本收入计划，经济将无法存活。²⁹⁴

要求实施新的基本收入计划的并非只有斯坦丁一人。2020年4月，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坎尼·维格纳拉贾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组首席经济学家巴拉兹·霍瓦特认为，新冠疫情已表明，“现在是时候在各国政府推出的政策组合中加入一个我们熟知但已摒弃的新元素了：普遍基本收入（UBI）。它是帮助我们走出这个巨大深渊的政策组合的一部分。”²⁰⁵

很难说在未来几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各种“大重置”会议上还会想出哪些额外的数万亿美元的政府社会项目。但从“大重置”平台的其他部分来看，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项目会扩大政府官僚和统治阶级的权力及影响力。

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再次强调抵制将“大重置”视为社会主义甚至进步框架这种冲动的重要性。正如我刚才所指出的，该计划中有社会主义和进步的元素，但我们也已经遇到了一个应该引起高度警惕的问题：在这本书中，我多次指出，企业、银行家以及一些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都自豪地支持“大重置”。真的有人相信这些华尔街的冷酷无情者和亿万富翁企业家突然成为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正式成员吗？他们当然没有。

有如此多的企业和金融行业利益集团排队推动“大重置”的真正原因是金钱和权力——这是“重置”背后的真正驱动力。我们将在本章后面更详细地讨论这个话题，但在我们梳理这个复杂问题时记住这一点很重要。“重置”中的进步主义和社会主义元素仅仅是为了赢得一些左翼团体的支持，同时扩大精英阶层的权力。统治阶级无论怎么说，都没有真正经历过“伯尼时刻”——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你通常不会在达沃斯鸡尾酒会上看到桑德斯的原因。

A GLOBAL GREEN NEW DEAL

正如我在第三章中详细解释的那样，“大重置”的支持者所使用的最重要的长期理由是，这对于将人类从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中拯救出来是必要的。

在那一章中，我指出施瓦布认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可能是下一场全球灾难，对人类的影响将更加巨大。我们必须在剩下的短暂时间内使经济脱碳，并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再次与自然和谐相处。”
296

克劳斯及其朋友们究竟打算如何让美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呢？通过推行一项广泛的、前所未有的全球绿色新政，该新政将消除大多数化石燃料的使用，并用风能、太阳能和其他破坏地球的“绿色”能源取代传统能源。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委员会成员玛蒂娜·拉金在2020年5月写道，“绿色新政必须成为”欧洲“新冠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核心”。²⁹⁷ 根据拉金的说法：

全球碳项目的气候专家发布的一项新预测显示，受新冠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出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降幅。这意味着碳排放量可能同比下降超过5%，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下降1.4%以来的首次下降。

然而，随着经济活动的恢复，以及各国和企业制定复苏战略，我们需要加快向无化石燃料经济的结构转型。欧洲绿色协议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契机.....

要实现这一变革性议程并使欧洲在全球气候转型中发挥引领作用，需要大规模调动公共和私人投资。欧盟委员会估计，要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未来十年至少需要 €1 万亿的公共和私人投资。²⁹⁸

然而，正如拉金所熟知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就像美国一样，没有足够资金用于建设数十亿块太阳能板所需的全部“公共和私人投资”。它们正面临巨额赤字。那么，它们打算如何为绿色新政买单呢？

当然是通过印钞，这符合斯蒂芬妮·凯尔顿和其他现代货币理论家的原则。如果没有一个能允许政府进行高得离谱的赤字支出的货币框架，根本就没有可行的办法为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买单。

拉金和施瓦布并非唯一呼吁将大规模“绿色”基础设施计划作为新冠疫情后复苏一部分的“大重置”支持者。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我能找到的几乎所有支持“大重置”的人也支持某种版本的“绿色新政”，而且许多人在新冠病毒危机的最初几天就开始试图将疫情与“绿色”基础设施提案联系起来。

2020年3月，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疫情能否带来更绿色的全球未来？》的文章。这篇文章由两位学者以及罗马俱乐部共同主席撰写，罗马俱乐部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以其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而闻名，该书预测现代文明可能因资源枯竭而无法在21世纪存续。²⁹⁹ 根据3月那篇文章的作者们的观点，拯救地球的唯一方法是利用新冠疫情，通过诸如绿色新政等政策来重建全球经济。

他们写道，

新冠疫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不要再超越地球的极限。毕竟，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都会增加大流行的可能性。……成功控制疫情的政府都默契地遵循着同一个理念：“遵循科学，为未来做好准备。”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不应只是对灾难做出反应，而是可以利用科学来设计经济模式，以减轻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大流行带来的威胁。我们必须开始投资于重要的事情，为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绿色循环经济奠定基础。³⁰⁰

然后，他们呼吁立法者将与化石燃料相关的公共资金“重新导向绿色基础设施、植树造林以及对更循环、共享、可再生、低碳经济的投资”。²⁰¹

在2020年6月的世界经济论坛虚拟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大重置”应被用于建设更“可持续”的经济，“可持续”一词常被“大重置”倡导者用作“绿色”能源的代名词。

古特雷斯还呼吁各经济体在面对.....气候变化以及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其他全球变化时，要更具“韧性”。302

然而，拉金、古特雷斯和施瓦布没有提到的是，如果《绿色新政》成为现实并在全球推广，金融机构、投资者和企业将积累数万亿美元的财富。稍后会详细说明这一点。

全球“合作”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在不增强联合国等全球治理机构权力的情况下大规模实现这一切，那么你并不孤单。尽管“大重置”的推动者们从未表示他们想放弃国家主权的所有概念，转而支持世界政府，但他们明确表示，在“大重置”模式下，大幅增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力将是必要的。

施瓦布承认，“这一（‘大重置’）所蕴含的合作程度和雄心是前所未有的”，但他说，“这并非某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³⁰³ 它仅仅需要大规模的“全球合作”。

施瓦布表示：“这场全球大流行再次表明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我们必须恢复一个运转良好的智能全球合作体系，以应对未来50年的挑战。大重置将要求我们把全球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融入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目标和行动的共同体。”³⁰⁴

我不想再次听起来像个“阴谋论者”，但一个“全球.....具有共同利益、目标和行动的共同体”听起来很像是施瓦布在建议我们让国际管理机构来掌管世界经济，不是吗？

费克·西贝玛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以及全球适应中心（GCA）联合主席。他对于大重置引入加强全球治理的辉煌新时代——或者至少是高度的全球“合作”，这将“改变”世界各地社会的意图，阐述得更为明确。

根据西贝斯马的说法，[大重置]需要改善全球多边合作，并使我们经济的复苏与社会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为了使大重置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开展业务的方式，同时管理健康、自然、环境和社会问题。

尽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并在全球蔓延，但各国之间几乎没有合作。在许多方面，购买呼吸机、口罩、检测设备物资时，各国都是自顾自。由于医疗保健对各国政府来说是国内问题，各国没有探索多边联合方法和解决方案。希望这不是对气候变化等其他跨境危机的试金石。只有通过各国之间的合作，我们才能解决此类问题。³⁰⁵

“利益相关者经济”

查看本章前面出现的一长串左翼政府计划很容易，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就是重置者在谈论按下全球经济重置按钮时的全部想法，但事实是，尽管听起来可能很疯狂，但数万亿美元的新开支、对世界现有能源行业的彻底破坏，以及创建像普遍基本收入和政府管理的医疗保健这样的无数社会项目，并不是重置的最重要部分，甚至不是该计划基础的一部分。

在本章开头，我引用了克劳斯·施瓦布对大重置的大致概述，当时我告诉过你，他呼吁通过部分创造“利益相关者经济的条件”来“引导市场走向更公平的结果”，这一点你应该注意，因为它在理解大重置转型会有多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³⁰⁶ 既然你对大重置中一些更明显的社会主义元素有了更好的理解，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施瓦布和大重置运动中的许多其他人所说的建立“利益相关者经济”是什么意思。

起初，利益相关者经济的理念，通常也被称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听起来相当无害，甚至有些乏味。毕竟，政府和企业官员关心“利益相关者”——这个词通常指“参与某一行动过程或受其影响的人”³⁰⁷——这一理念听起来并不激进。

但如果你开始深入探究“大重置”的陷阱，你很快就会发现，“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与我们对基于市场的经济学的普遍理解有着巨大的差异。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公司实际上被要求将社会正义事业和/或精英阶层的目标（当然，这些目标会因涉及的各方而有很大差异）置于利润、供求关系、消费者的需求以及其他通常指导资本主义体系的市场力量之上，别忘了，正是这些市场力量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繁荣、健康、安全的社会。“大重置”的倡导者们常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传统理解称为“股东资本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将公司股东（即所有者）的利益置于更广泛社会群体的利益之上。

在呼吁“改变资本主义”之后，费克·西贝斯马在为世界经济论坛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在“大重置”之下，“（经济）重点应从短期和仅追求利润转向长期，将为人类和地球创造价值纳入考量，从股东价值转向利益相关者利益”。

长期倡导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施瓦布在2020年1月表示：“企业现在必须全面接受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这意味着不仅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还要与政府和民间社会合作，利用自身能力和资源来解决这十年的关键问题。它们必须积极为建设一个更具凝聚力和可持续性的世界做出贡献。”³⁰⁹

西贝斯马进一步解释说，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体系中，公司必须遵循的原则侧重于一种“长期经济战略”，该战略“以应对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基础”。³¹⁰

当“大重置者”谈论转向利益相关者模式时，他们通常指的是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核心的模式，因此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容以及“大重置”推动者为何对其如此感兴趣很重要。

可持续发展目标于2015年9月在联合国会议上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联合国《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后续——没错，就是那个《21世纪议程》——代表了联合国各成员国做出的承诺，即“在各地消除贫困与饥饿；消除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建设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保护人权，促进性别平等以及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并确保对地球及其自然资源的持久保护”——且所有这些目标都要在2030年前实现。

³¹¹ 如果你曾听到有人谈论“2030年议程”，那几乎肯定是指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据联合国称，这一“集体征程”“为所有国家所接受，适用于所有人，同时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现实情况、能力和发展水平，并尊重各国政策和优先事项”。³¹²

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中，成员国表示，他们设想“一个没有贫困、饥饿、疾病和匮乏的世界，在那里所有生命都能蓬勃发展”。他们还说，

我们设想一个没有恐惧和暴力的世界。一个全民识字的世界。一个人人都能公平、普遍地接受各级优质教育、获得医疗保健和社会保护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福祉都能得到保障。……一个人类栖息地安全、有复原力且可持续的世界，一个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可靠且可持续能源的世界。……一个普遍尊重人权和人类尊严、法治、正义、平等和不歧视的世界；一个尊重种族、族裔和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一个机会均等的世界，能充分发挥人类潜力并促进共同繁荣。³¹³

他们还致力于建设一个让每个国家都能实现持续、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人人享有体面工作的世界。一个消费和生产模式以及所有自然资源（从空气到土地，从河流、湖泊和含水层到海洋）的利用都是可持续的世界。一个民主、善治和法治以及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有利环境对于可持续发展（包括持续和包容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以及消除贫困和饥饿）至关重要的世界。一个发展和技术应用对气候敏感、尊重生物多样性且具有韧性的世界。一个在其中

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野生动物和其他生物物种受到保护。

314

我理解他们志存高远的愿望，但是创造“一个没有……匮乏的世界”？你知道，我想要一匹独角兽和棉花糖做的云。联合国也承诺这些东西吗？像我这样胖爸爸喜欢棉花糖云，要求知道答案。

我意识到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像是联合国那种典型的空想全球主义，而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毫无意义。对于“大重置”的支持者来说，它们肯定有很大价值，他们想利用这些目标作为跳板来控制经济活动，同时让他们的企业朋友大发横财。但这到底会如何实现呢？

施瓦布和其他“大重置”的支持者希望将当前的全球经济转变为这样一种经济模式：每家公司都更专注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或者统治阶级认为重要的其他任何事情，而不是利润。2019年12月，施瓦布和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0年达沃斯宣言》，其中概述了新的利益相关者经济的一些核心价值观。³¹⁵

宣言指出，在利益相关者经济中，“公司的目的是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共同的、持续的价值创造中。在创造这种价值的过程中，公司不仅要为股东服务，还要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员工、客户、供应商、当地社区和整个社会——服务。”³¹⁶

或者用更清晰的话说，在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体系中，公司应该首先根据政府统治阶级的要求为集体服务，而不是为客户和所有者服务。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只不过是“集体主义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而这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

对于许多美国人，甚至可能包括一些正在读这本书的人来说，这个概念听起来可能并没有那么令人担忧。你可能会想：“好吧，那么在大重置之下，公司除了利润之外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那又怎样？”

在打消我的担忧之前，请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个想法的含义。商业中的“利润驱动”模式确保公司将消费者放在首位。在这个体系下，个人通过用美元投票来决定生产哪些产品和服务。

想要生存的公司会倾听客户的需求，甚至试图提前预判这些需求。但在一个利益相关者体系中，个体被统治阶级中一群想成为邦德反派的精英所取代。他们决定生产哪些产品和服务，以及应该雇佣谁来向客户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而不是你，个体。

理解环境、社会和治理（ESG）

大重置的主宰者们如何知道哪些公司正在正确地追求“正确”的目标呢？为了推动企业朝着社会精英们认为最好的方向发展，世界经济论坛、商界领袖、金融机构、活动人士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制定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帮助公司、投资者、政府和公众了解哪些是“好”企业，哪些无赖公司只对盈利、开发新产品和雇佣更多员工感兴趣。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比一家公司在市场上想要雇佣更多员工并盈利更糟糕的了，对吧？

尽管如今有多个版本的这些ESG指标，但世界经济论坛（WEF）及2001年由WEF设立的国际商业理事会所倡导的指标，在未来几年或许最有希望成为国际标准。

世界经济论坛指标的最终草案名为《衡量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迈向可持续价值创造的通用指标与一致报告》，于2020年9月发布，是与美国银行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毕马威、普华永道和安永）的专家合作编写的。这些事务所市值均达数百亿美元，被广泛认为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实力的公司——你懂吧，就是那些真正接地气、了解普通劳动者生活的人。³¹⁷

世界经济论坛的ESG标准包括21个“核心指标”和34个“扩展指标”。这些指标共同使审计人员能够得出一个全面的ESG分数，用于判定一家公司是否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³¹⁸

这些标准分为四个“支柱”：治理原则、地球、人民和繁荣。

尽管构成每个支柱的一些核心指标是合理的，甚至是可取的，比如密切跟踪“本年度确认但与前几年相关的腐败事件”，但许多其他指标显然是为了推进主要受左派人士青睐的社会正义事业。³¹⁹在治理原则支柱中，世界经济论坛建议根据公司治理机构中“代表性不足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以及这些领导者“与经济、环境和社会主题相关的能力”对公司进行评分。

在地球支柱中，根据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对《巴黎气候协定》的遵守情况、“土地利用和生态敏感性”以及“水资源紧张地区的用水和取水情况”等环境标准对公司进行评估。

人员支柱充满了觉醒意识形态，包括一项ESG指标，即“按年龄组、性别和其他多样性指标（如种族）划分的每个员工类别中的员工百分比”，以及支持工会的措施，如“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的在职劳动力百分比”。³²⁰

让我们稍作停顿，思考一下世界经济论坛的ESG模式在现实世界中会是什么样子。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标准，一家利润相对较高、员工和客户满意度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高的公司——在自由市场体系下普遍会被认为管理良好的公司——可能会比同行业中效率较低、利润较少、产品和服务较差，但亚洲员工与黑人员工比例合适、供应链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低、董事会中有“理想”数量的跨性别成员的公司评级更低。

现在，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把一件事说清楚：私营企业应有权参与各种愚蠢、荒唐、浪费、高尚、善良、富有同情心或荒谬的事业，或者坚持那些我认为愚蠢或适得其反的标准。就我而言，如果企业想要创建一个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体系，奖励那些只给喜欢绿色的员工加薪、支付奇数结尾工资或由名叫格伦的人拥有的公司，那我没意见。投资者、员工和消费者应有权决定与谁做生意，如果人们想把时间和金钱只花在与最“觉醒”的公司做生意上，那这应该是他们的权利。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体系在每一个市场经济体中都一直存在。没有什么能阻止消费者只从那些选择秉持其理念的公司购买商品，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投资者对这些公司进行投资。

那么，当克劳斯·施瓦布和其他“大重置”精英表示他们希望推进ESG模式、推翻现有的“股东资本主义”体系，并用一种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经济取而代之的时候，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答案几乎肯定是双重的：这种转变可能是由政府强制规定或者央行新印货币带来的货币激励措施引发的。在第一种选择下，全球各国政府可能开始建立更严格的监管计划，直接或间接地迫使企业专注于提高ESG评分，而非利润，以便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继续运营，或者继续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存在。一些政府已经开始实施相关规定，迫使企业“负责任地行事”，并符合精英阶层的关切。

正如世界经济论坛项目专家伊丽莎白·安德维格在2020年5月一篇呼吁“大重置”的世界经济论坛文章中所指出的，

全球各地企业面临的法律和社会压力正在迅速演变。人们呼吁做出努力，使企业活动更好地与社会建设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经济的动力保持一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2030年议程》的实施将取决于私营部门通过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和负责任的投资做出积极贡献。……做正确的事不仅仅是遵守法律。然而，法律义务越来越要求公司采取负责任的行动。³²¹

在某些情况下，美国投资者和企业自身都在恳请监管机构动用权力推行社会正义和环境事业。2020年7月，一群由三十多家大型投资者、活动人士、非营利组织、养老基金和前政治家组成的团体（这些团体共同管理着近 \$1 万亿资产的资产）致信美联储（美国央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监管机构，要求它们制定规则，据称这些规则将有助于阻止气候变化。

据《纽约时报》报道，这封信部分内容写道：“气候危机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构成系统性威胁，对资产估值和我国经济稳定产生重大破坏性影响。”³²²

《纽约时报》进一步报道：“信中称，这种金融威胁，再加上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风险，可能造成‘我们前所未见的灾难性影响’。它敦促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明确纳入气候变化因素’。”³²³

这些投资者要求美国政府尽其所能迫使其他公司接受他们的觉醒理念，让人想起老派的国家主义口号‘理念如此美好，必须强制推行’。

同样，据世界经济论坛称，中国绿色金融委员会主席、大重置的热心支持者马骏呼吁大重置应包括“对公司更严格的报告和监管”，以确保它们更努力地推进环境目标。³²⁴

美国的监管机构正在倾听。2021年3月，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律师事务所珀金斯·柯伊报告称，

在过去几周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采取了多项行动，将气候变化置于首要和核心位置，这反映出气候变化相关披露对许多投资者的重要性。

2月初，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任命萨蒂亚姆·坎纳为高级政策顾问，负责协调和监督与气候及其他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相关的工作。坎纳先生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首位负责ESG问题的高级政策顾问。自那时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迅速宣布了一系列其他举措……

拜登总统提名的下一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根斯勒在其确认听证会上表示，投资者希望获得更多有关气候风险的信息，披露要求应以理性投资者认为重要的内容为依据。根斯勒先生向参议院表示，如果获得确认

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他可能会围绕气候风险披露以及或许其他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主题开展规则制定工作。³²⁵

此外，2021年8月，彭博社记者比尔·达德利概述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发生的一些激进进展，该委员会由杰伊·鲍威尔主席领导，他正急切地致力于构建一个监管框架，该框架可用于推动银行及其业务往来的公司采纳左派青睐的气候和能源政策。

鲍威尔和美联储理事会设立了两个新实体——金融稳定气候委员会，专注于更广泛的金融体系；以及监管气候委员会，专注于个别机构。这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高层官员致力于定期评估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他们已经在努力确保银行将气候变化纳入其业务决策中——分析风险敞口、识别风险集中点，并考虑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管理。³²⁶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联储最近的举措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将为美国未来的“大重置”经济转型奠定基础，为华盛顿的立法者提供推动企业全面采用ESG所需的工具。而且它们已经在向美国企业发出警告，未来的监管变化即将到来。

尽管美国的情况令人担忧，但欧洲的情况更糟，许多政治人物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将ESG标准强制应用于所有大企业和许多小企业。正如我的合著者贾斯汀·哈斯金斯在2021年6月所报道的，“今年3月，欧盟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寻求要求几乎所有欧盟最大的公司以及许多较小的企业采用ESG指标并将其列为优先事项。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尤为重要，该决议还将进一步要求欧盟公司只与那些认同欧盟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的公司合作。”³²⁷

国际律师事务所苏利文·克伦威尔（Shearman & Sterling）在一份关于欧洲ESG决议的报告中指出，“如果该决议获得通过，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将被要求将该指令纳入其国内法律。”

这将导致对公司施加实质性的尽职调查要求，无论这些公司总部位于欧盟还是向欧盟销售其产品和服务，涵盖其整个价值链，不遵守规定可能会受到制裁。”³²⁸

理解欧盟官员所说的“价值链”的含义极为重要。在他们的决议中，“价值链”被定义为“企业的所有活动、运营、业务关系和投资链，包括企业与之有直接或间接业务关系的实体，上下游皆有，且这些实体要么：(a) 供应有助于企业自身产品或服务的产品、产品部件或服务，要么 (b) 从企业接收产品或服务。”³²⁹

这意味着，如果欧盟的决议成为法律——截至撰写本文时，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所有与欧盟企业有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上下游”的美国企业，都将被迫在欧洲提议的部分或全部ESG体系下运营。³³⁰

现在，并非所有的“大重置者”都呼吁利用监管措施将ESG标准强加于私营企业，至少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谈论的是自愿采用ESG。2019年，施瓦布鼓励企业自愿采纳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原则，以便它们能够“超越法律义务，履行对社会的责任”。³³¹

这就是创建利益相关者经济体系的第二种方法发挥作用的地方。一些“大重置者”并非利用监管措施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强加于企业，而是希望利用大规模的政府和央行支出计划，推动企业采纳ESG标准，这一举动与现代货币理论家斯蒂芬妮·凯尔顿等人支持的提议惊人地相似，凯尔顿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佳方式不仅是扩大政府权力，还要印数万亿美元，并将社会正义条件与这些资金挂钩。

奉行像凯尔顿所支持的那些现代货币理论原则，将使得完全废除私有财产所有权变得没有必要。政府和中央银行将成为市场上最大且最重要的“消费者”，当然，由于政府和中央银行支出计划的巨大权力和影响力，市场将无法也不可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市场发挥作用。

"激励措施的调整"

例如，假设政府资金直接或间接地占企业收入的20%。在许多问题上，该企业会更热衷于让政府满意，而不是专注于取悦个体消费者。随着政府加大参与程度，这种扭曲只会变得更严重。最终，个体消费者将变得无足轻重。

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克劳斯·施瓦布在2020年6月发表的概述其“大重置”“主要组成部分”的文章中明确阐述了这一策略。

大重置议程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将确保投资推进共同目标，如平等和可持续性。.....与其将这些资金以及来自私人实体和养老基金的投资用于填补旧系统的漏洞，我们应该用它们来创建一个从长远来看更具韧性、更公平且更可持续的新系统。例如，这意味着建设“绿色”城市基础设施，并为各行业改善其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方面的记录创造激励措施。³³²

克劳斯在此提到的“激励措施”，另一个不那么具有误导性的说法是“胁迫”。如果将足够多的资金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挂钩，那么这种胁迫对企业来说可能实际上成为其生存所必需的，尤其是如果再加上施瓦布和其他“大重置”支持者所支持的所有新税收和法规的话。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大重置”的支持者在提及构建他们的新利益相关者经济时，并不总是使用“环境、社会和治理指标”这样的表述，而是使用“可持续投资”和“重新调整激励措施”等术语来传达同样激进的理念。

2020年7月，剑桥大学的医生兼研究员托卢拉·奥尼为世界经济论坛和项目 Syndicate 撰文时表示：“尽管一些全球慈善倡议试图改善城市健康和恢复力，而且无疑取得了积极成果，但如今存在缺陷的体系需要更根本性的变革。”

简而言之，世界需要一个针对地球健康的新马歇尔计划——类似于大流行后经济复苏的新政。

据奥尼称，这个新的“马歇尔计划”将“作为全球指南，调整激励措施，使默认行为朝着可持续健康城市发展的共同目标转变。这将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私人开发商、投资者以及多边组织的同意和参与，而这需要时间。”

“调整激励措施，使默认行为转变”是“贿赂企业去做我们认为符合集体最佳利益的事情”的另一种说法，这与ESG目标一致。

这正是“大重置”的支持者、国际工会联合会秘书长沙兰·伯罗在接受关于“大重置”的采访时所想到的，她在采访中表示：“我们需要设计与对人和环境的投资相一致的政策。但最重要的是，长期来看是要实现经济的重新平衡。”

伯罗在采访中进一步阐述道：“我们希望终结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的心态，因为如果我们不在一个尊重地球边界、认识到改变能源和技术系统必要性的可持续框架内构建经济未来，那么我们将不会有供人类生存的地球。”³³⁶

这与法国政府在2020年为受政府封锁影响的航空公司制定新冠疫情救助计划时的思路相同。据《卫报》2020年4月报道，“一些政府试图在救助计划中附加条件。法国生态转型部长伊丽莎白·博尔内坚称，法航不会得到‘一张空白支票’。她说，政府设定了‘生态承诺’，包括到2024年将国内航班的碳排放量减少50%，以及投资购买更节能的飞机。”³³⁷

许多金融机构已经为惩罚那些不遵守“大重置”指令的公司奠定了基础。2021年2月，美国银行以其“对《巴黎气候协定》的长期支持”为由，发布新闻稿称，它已“概述了在2050年前在其融资活动、运营和供应链中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目标的初步措施”。

新闻稿还指出：“美国银行继续积极与客户合作，以帮助加速他们向净零排放的转型，并且计划为包括能源和电力在内的高排放投资组合设定基于科学的中期排放目标。此外，美国银行公布了其更广泛的2030年运营和供应链目标，作为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整体承诺的一部分。”

请注意，美国银行的“温室气体（GHG）净零排放目标”不仅适用于该公司的“运营和供应链”，这意味着与美国银行开展业务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循其目标才能继续成为美国银行的客户，而且还适用于该银行的“融资活动”，这可以换个说法：“如果你不‘绿色’，我们就不会给你的企业贷款。”

在同一份新闻稿中，美国银行还吹嘘其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莫伊尼汉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世界经济论坛可持续发展相关指标制定的参与。然后，新闻稿中还引用了美国银行副董事长安妮·菲努凯恩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据新闻稿称，她“领导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可持续金融、资本配置及公共政策工作”：“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利用业务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直接运营——来加速向全球净零经济的转型。我们认识到这并非易事，但我们相信我们的承诺将有助于推动零碳能源和电力解决方案、可持续交通和农业以及其他行业转型的发展，同时为我们的未来创造更具气候适应力和公平性的机会。”

好家伙，这听起来和人们在达沃斯参加“大重置”会议时可能听到的内容极为相似。再强调一次，要特别留意美国银行在这里所说的话。其计划是“利用我们业务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直接运营——来加速向全球净零经济的转型”。换句话说，该计划就是利用全球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银行之一的全部影响力和力量，将世界推向精英们所期望的全球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经济目标，无论世界是否愿意。

美国银行绝非唯一一家推行ESG标准和绿色能源指令的私人金融机构。2021年3月，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简·弗雷泽在公司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花旗下的2050年净零承诺》的文章。

在文章中，弗雷泽宣称：“气候危机是当今全球社会和经济面临的最关键挑战之一，迫切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我们认为，像花旗这样的全球金融机构有机会也有责任在帮助推动向全球净零经济转型以及兑现《巴黎协定》承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³²⁹

弗雷泽究竟设想花旗如何“帮助推动向全球净零经济转型”？

在吹嘘了花旗为减少自身碳足迹以及为“低碳解决方案”提供融资所采取的各种行动之后，弗雷泽写道：“我们的ESG议程不能只是我们日常工作之上的一个单独层面。我们在消除性别薪酬差距、推进种族平等以及开创绿色议程方面的承诺表明，这对企业有利且与之并不矛盾。而且我们将继续成为应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并促使其他人也这样做。”³⁴⁰

“净零意味着重新思考我们的业务，并帮助我们的客户重新思考他们的业务，”弗雷泽补充道。“对于银行来说，一些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净零不仅包括我们自己的运营，还包括我们的核心业务影响，”包括银行的融资活动。

多年筹备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宣布该行承诺转向一种最终将把融资机会限制在符合其ESG框架的企业的模式，而美国银行发布几乎相同的承诺还不到一个月，这并非巧合。在政府的迅速推动下，全球金融机构多年来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正如竞争企业研究所战略副总裁兼高级研究员伊恩·默里在2014年为布莱兹网站报道的那样

全国各地的枪支销售商、当铺、发薪日贷款机构，甚至色情明星最近都发现，尽管他们与银行有着多年的良好关系，但他们的银行账户还是被注销了。

当受到压力时，银行表示这是因为对“高风险”行业的监管加强了。这可以追溯到2013年奥巴马政府发起的一个名为“阻塞点行动”的神秘计划。

“阻塞点行动”是美国司法部牵头的一项倡议，旨在“切断”那些利用第三方支付处理器（TPPPs）进行支付的潜在金融欺诈者的资金来源。该行动依据的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2011年发布的一份指导文件，内容是关于银行应如何管理与那些涉足可能给银行带来“声誉风险”行业的TPPPs的关系。直到最近，该指导文件还列有大约30个“高风险”行业，包括弹药、毒品用具、色情、家庭慈善机构等等。³⁴¹

公众得知“阻塞点行动”后，强烈反对致使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领导层撤回了其“高风险”行业名单。但正如默里所指出的，“阻塞点行动”仍在继续，“只是形式略有不同”。他解释说，

关于“声誉风险”的基本指导意见并未改变。政府所做的只是从其网站上删除了可能构成此类风险的示例。结果，现在银行必须自行判断何种声誉风险可能会引发联邦传票。

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的律师们正依据自身对声誉风险的判断，以此作为决定调查对象的依据。如果当下的焦点是发薪日贷款机构，那么比如说，谁能保证色情行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置于聚光灯下的行业呢？……一家煤炭公司又如何呢？毕竟现在很多人都坚信煤炭会污染地球，而国家应该朝着“可再生”能源迈进。³⁴²

尽管“阻塞点行动”最终在2017年被特朗普政府解散，³⁴³但它已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不要与联邦政府中许多人不喜欢的行业开展业务。

2015年，195个国家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承诺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在同一时期，世界各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鉴于“阻塞点行动”及其他类似政策——开始将重点大幅转向对气候变化的担忧，以及如何在《巴黎协定》后的世界中更好地定位自身业务。

它始于2015年碳核算金融伙伴关系（PCAF）的发展。PCAF的成员包括“商业银行、开发银行、资产所有者/管理者、保险公司等”，它们合作“在各自组织内开展和实施温室气体（GHG）核算”，并推动关于“气候变化以及金融机构在促进向低碳社会转型中所起作用”的讨论。³⁴

截至2021年3月，符合PCAF标准的金融机构超过100家，其中包括美国许多大型机构，如美国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和道明银行。

《巴黎协定》签署后，银行和金融机构共同努力，进一步制定和扩展规则、法规及指导方针，以变革其行业，最终在2019年形成了《联合国负责任银行原则》（PRB），即“银行业有史以来首个全球可持续发展框架”。³⁴⁵

负责任银行原则的签署方“承诺使其商业战略和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保持一致”——或者更简单地说，签署方同意停止为任何拒绝接受精英阶层气候变化指令的企业提供融资。截至2020年9月，已有190多家银行同意遵守《负责任银行原则》，这些签署方“负责全球超过16亿客户的业务，占全球银行资产的约40%”。³⁴⁶

然而，对政府指令的恐惧并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构建其“大重置”ESG框架时唯一考虑的因素。也许最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现金回报。

回报

重要的是要明白，“大重置”中最腐败、最可怕的因素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企业领导人及金融机构同意推动这一运动。许多人不仅是推动，甚至还帮助制定了其一些主要内容。这其中包括微软、美国银行、万事达卡、英国石油公司以及其他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和投资公司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³⁴⁷

经营这些数十亿美元公司的裙带资本主义者已经看到了不祥之兆：世界各地的政府越来越多地推行“绿色”指令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对言论的限制——无论企业及其客户是否喜欢。此外，各国央行实际上正在印数万亿美元，而政府将这些钱导向他们支持的事业，包括许多关注社会正义的事业。如果你在经营一家企业，尤其是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不尽一切努力获取一些“免费”资金，那就太愚蠢了，对吧？

还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投资者和企业并没有坐等他们认为不可避免的ESG标准的崛起和政府行动的增加。投资者和大公司不仅仅规划未来十二个月；他们规划未来十二年。他们没有采用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观望态度，而是现在就采取政策，希望这能让他们在全球各国央行和政府（包括美国）的印钞霸主那里获得好感。

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倡导采用ESG标准的组织之一——责任投资原则（PRI）组织发布在其网站上的报告和文章中，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明显。2005年，联合国召集了来自12个国家的20位有影响力的投资者以及投资行业的70位专家，共同制定了责任投资原则。³⁴⁸

根据PRI的说法，“六项责任投资原则是一套自愿性且具有抱负性的投资原则，为将ESG问题纳入投资实践提供了一系列可能的行动方案。这些原则由投资者为投资者制定。在实施这些原则的过程中，签署方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全球金融体系。”³⁴⁹

2006年PRI正式推出时，签署方共有100个。如今，签署方已超过3000个，它们共同掌管着超过 \$100 万亿美元的资产。（没错，你没看错——100万亿美元。）³⁵⁰

尽管国际智人联盟（PRI）官方宣称独立，但它仍继续与联合国及其他“大重置”盟友紧密合作。而且，尽管它是一个纯粹的自愿性协会，却公开承认，它完全预计到政府在不久的将来会要求实施许多它所支持的所谓可持续原则。

更重要的是，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的投资者坚信，政府和央行很快就会开始向所有同意签署“大重置”议程的企业金库注入更多资金。

明眼人都能看出，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裙带关系和政府指令获利，而不是应对气候变化或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

在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网站上一个名为“不可避免的政策回应是什么？”的板块中，该组织表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政府将不可避免地被迫比目前采取更果断的行动”。³⁵¹

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声称：“投资者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政府是否会采取行动，而是何时行动、会采用什么政策以及影响将在哪里显现。不可避免的政策回应（IPR）项目预测，由于延迟，到2025年将会有一个强烈、突然且无序的回应。”³⁵²

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随后鼓励其投资者专注于将资金投入与“绿色”能源紧密相关的公司、项目及其他投资。为什么呢？是因为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里满是渴望赢得伯尼·桑德斯和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喜爱的人吗？不是。是因为在乔·拜登及世界上许多其他政府管理下，未来几年政府印钞的现代货币理论资金将流向绿色能源项目。

“三巨头”

人们很容易认为政府是企业转向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及其他觉醒议题的主要驱动力，而且政府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许多公司同意采纳大重置原则的最大原因，或许是大型华尔街投资管理公司的投票权和影响力，而非政府机构的权威。

在上一部分，我解释了投资者推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政府监管和支出计划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他们不想在大重置全面实施时被甩在后面。

希望吸引新投资者并提高股价的公司正在重新调整其商业模式，以取悦这些投资者。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许多情况下，公司实际上是被强大的投资集团迫使进行变革的。投资管理公司如何能够迫使公司制定激进的新公司政策，包括ESG评分系统？通过持有如此多的股票，以至于他们可以通过股东决议改变公司政策，甚至替换那些拒绝顺应“大重置”的公司董事会成员。

股票所有权集中在一小群投资管理公司手中是一个相对较新且极其危险的发展趋势。过去二十年来，三大最大的股票指数基金经理——贝莱德、先锋集团和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在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中的平均持股比例增加了两倍。³⁵³

根据哈佛法学院教授卢西安·贝布丘克和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斯科特·赫斯特的研究，1998年，“三大”投资公司的平均持股比例为5.2%。2017年，这一比例为20.5%。更重要的是，“三大”公司“在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中总共平均投出了约25%的选票”。³⁵⁴这意味着，当“三大”公司要求美国企业界跳起来时，大多数首席执行官只能回应：“跳多高？”

这种投票权的集中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变得更糟。贝布丘克和赫斯特认为，“在未来二十年内，‘三大’公司在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中的投票权很可能高达40%”。³⁵⁵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三家华尔街公司与相对少数的其他股东联合起来，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几乎整个美国企业界。

尽管这三大巨头的影响力尚未达到40%的门槛，但如今许多公司实际上是由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十个投资集团和金融机构共同控制的。总体而言，“十大”投资集团（其中包括摩根大通、富达和高盛等巨头）控制的总资产超过34万亿美元。³⁵⁶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美国人在2020年在商品和服务上花费了12.5万亿美元，而202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不到21万亿美元。³⁵⁷

许多大型资产管理公司都深度参与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运动，有些公司还公开支持“大重置”。例如，贝莱德（BlackRock）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Laurence Fink）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也是“大重置”的积极支持者。³⁵⁸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ors）——就是那些在2017年于华尔街公牛雕像对面竖起“无畏女孩”雕像作为宣传噱头的人——在2017年发起了一场广泛运动，迫使公司董事会增加女性成员。此举是该公司对ESG标准坚定承诺的一部分。2018年，《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报道称，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扩大了该政策，并表示“将对任何未达到其性别多样性标准的公司提名委员会的全体董事会成员投反对票”。

359

据《机构投资者》报道，截至2018年，“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表示，已有300多家公司应其要求增加了一名女性董事会董事，另有28家公司承诺会这样做。”³⁶⁰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十大资产管理公司中的每一家都签署了《负责任投资原则》。³⁶¹

通常情况下，如果你想真正理解大公司或大型政府机构为何如此行事，那就追踪资金流向。

不断变化的标准

即便你碰巧认为银行和投资管理集团应该推动其他企业转向绿色能源及其他环保事业，但重要的是要记住ESG标准的流动性。正如我之前所讨论的，ESG体系中的许多指标都围绕着环保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仅止于此。

ESG精英们已开始增加一些指标，用以惩罚那些与某些武器制造商合作的企业。再过多久，枪支制造商和销售商会因为银行担心其宝贵的ESG评分下降一两点而无法获得商业贷款或其他服务？再过多久，快餐巨头和汽水制造商会被认为对公众健康“太危险”？一旦大重置者所设想的完整ESG体系稳固确立，没有任何企业或行业能够在掌控它的统治阶级精英的怒火中幸存。甚至个别政治家也可能成为目标。

2021年，美国人目睹了银行最早试图利用其权力惩罚美国特定政治人物的一些举动。据彭博社网站报道，德意志银行和总部位于纽约的签名银行的官员在2021年1月表示，他们将不再与唐纳德·特朗普做生意，尽管这两家银行与特朗普家族及其企业有着长期关系。据银行称，这一决定是基于政治因素，而非财务问题。³⁶²

更令人震惊的是，彭博社进一步报道称，签名银行宣布“未来不会与任何投票无视选举团结果的国会议员做生意”，指的是在有证据表明存在选民欺诈可能性后，对2020年几个州总统选举有效性提出质疑的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³⁶³

其他行业和大公司也参与了针对个人的行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后不久，图书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宣布取消参议员乔希·霍利的《科技巨头的暴政》一书的出版计划。在西蒙与舒斯特的声明中，他们含糊地暗示霍利要求对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可能发生的选民欺诈行为进行调查是取消出版的主要原因。西蒙与舒斯特还暗示，霍利通过要求对选举进行调查，助长了骚乱——这是一个荒谬的断言。³⁶⁴

更令人不安的是，法院可能几乎不会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ESG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因为ESG标准不一定需要由政府直接控制。所以，每当国际精英想要操纵社会、压制政治对手或从事其他令人恐惧的专制行为时，在ESG体系下，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全球ESG框架中增加一两个指标，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效地废除言论自由（我稍后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或者其他一些受宪法保护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可以在未经美国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完成。

你自己的ESG评分

有些人可能会想：“是啊，嗯，我不是政治家、枪支权利组织或石油公司，所以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但这是个巨大的错误。

如果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能够针对资金雄厚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朗普总统和国会议员（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人），那么如果你属于一个被认为阻碍了精英目标的政治团体、俱乐部、组织、协会、宗教或企业，你凭什么认为他们会在将你排除在银行服务之外、让你噤声或惩罚你这件事上三思而后行，而无论你的政治观点如何？

为普通美国民众（而不仅仅是大公司）提供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评分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了。你可能拥有一些投资账户，甚至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被给出了ESG评分。

2021年3月，我一位在智库工作且熟知“大重置”的朋友——我们叫他克里斯——在发现他在全球最大的投资服务公司之一（也是美国银行的子公司）美林证券的账户被给出了一个ESG评分后，联系了我的工作人员。这个评分是通过审查克里斯投资的各个公司的ESG评分而制定的。

现在，克里斯只是一个拥有401(k)退休账户的普通人。他很年轻，也没有一个资金充裕的投资组合。他是个普通、努力工作的人——可能和现在很多读这本书的人非常相似。他从未要求对自己的投资进行ESG评分，而当他发现自己的ESG评分低至4.7（满分10分）时，至少可以说他很不高兴。（太差劲了！）但美林证券还是给他打了ESG评分，而且因为他们那边的人都很好，他们还提供了关于克里斯未来如何提高其账户ESG评分的指导。

你开始紧张了吗？你应该紧张。

完全披露一下，我的研究团队接到了一家非常大型的金融机构的联系，该机构对我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发布的有关ESG评分的警告不满意。我在这里不会提及这家银行的名字，因为谈话是不公开的，它掌管着数千亿美元的资产。现在，这家金融机构的主要抱怨不是我对ESG评分的报道在事实上不准确，而是我对ESG评分的担忧被夸大了。在与我的工作人员的谈话中，银行官员坚称他们不会根据账户的ESG评分强迫个人投资者做任何事情。目前确实如此。

但“大重置”的ESG体系最可怕的部分不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尽管肯定有很多令人担忧的地方）；而是未来这些ESG评分和其他类似指标可能被用来做什么。

操纵和控制经济的框架正在构建中。其中许多已经存在多年，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

世界上大量最大、最富有的公司已经采用了ESG体系。他们有员工，这些员工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专门与ESG评分相关的内部审计。来自世界各地的首席执行官们经常与世界经济论坛等组织合作，以完善和扩大ESG评分。

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现在正参与ESG报告，并开始发布与ESG相关的法规。编制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标准普尔全球公司，现在甚至有一个标准普尔500 ESG股票指数。³⁶⁵

像美林这样的投资公司已经开始根据个人投资者所投资的股票和指数基金，为他们（甚至是账户相对较小的人）提供ESG评分。

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其他大型银行表示，它们将利用自身雄厚的财富和影响力“加速向全球净零经济转型”，部分措施是要求其“融资活动、运营和供应链”实现“绿色化”。³⁶⁶

特朗普总统、特殊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因政治观点而被禁止与一些银行和零售商开展业务。

一些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政治家和专家，因公开谈论选举舞弊的可能性，或质疑精英阶层在疫情期间阻止人们参加教堂礼拜的正当性，同时鼓励数万人抗议者上街要求社会正义，而被社交媒体平台封禁或审查——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已经开发并开始推行一种社会信用体系，该体系包括“一系列监测和评估个人、公司和政府实体信用度的数据库和举措”。据《南华早报》报道，“每个人”——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社会信用评分，高分者会得到奖励，低分者会受到惩罚。³⁶⁷

中国的企业也受到信用评分系统的约束。《晨报》还报道称：“包括在华外资企业在内的商业实体都要接受企业信用体系的监管，该体系会追踪纳税、银行贷款偿还以及劳动纠纷等信息。”

那么，负责运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人物是谁呢？是政府官员和银行。

据《晨报》报道，“这些数据库由中国的经济规划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中国人民银行（PBOC）以及国家法院系统管理。”
368

你对这些内容有熟悉的感觉吗？这几乎就好像克劳斯·施瓦布直接从中国拿走了他的ESG手册——或者说中国借鉴了施瓦布已经提出五十多年的理念，并在美国人还从未听说过环境、社会和治理指标之前就将其付诸实践。

在我们这个现代世界里——充斥着独裁权力的攫取、统治阶级精英与其他所有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无休止的印钞、“绝佳机会”的疫情、不诚实的媒体，以及一个独裁的中国崛起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如果你对每个美国普通民众都收到一个衡量其投资决策与统治阶级决策契合程度的分数这种可能性毫不担心，那你肯定是疯了。

大型科技巨头暴君

大重置的许多内容都聚焦于经济变革，但如果认为重置者对社会其他方面进行广泛变革不感兴趣，那就错了。正如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2020年6月所写的那样：“为了实现更好的结果，世界必须共同迅速采取行动，改造我们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从教育到社会契约和工作条件。” 369

但是，当施瓦布和其他重置者发表这些影响深远的言论时，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至少，这包括关于加强“社会正义”的左翼思想，正如世界经济论坛网站上发表的无数文章所表明的那样。

2020年10月，世界经济论坛公民社会社区与社会正义倡议负责人大卫·桑戈科亚撰写了一篇题为《社会正义、包容与可持续发展需要一次“大重置”。以下是我们可以采取的三个关键步骤》的文章。370

在文章中，桑戈科亚总结了2020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峰会”的成果，该峰会有“来自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的3800多名领导人”参加。据桑戈科亚称，“峰会上关于社会正义的会议对那些应对疫情影响以及如何界定其对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利益相关者责任的企业领导人来说意义重大。”³²¹

桑戈科亚接着描述了峰会“推动社会正义、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影响的重大变革”的“三个关键点”，其中包括这一点：“广泛的环境危机和全球‘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引发了对变革的明显不安。员工和消费者都有必要加快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正义议程。”³²

当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了解到企业“加速”社会正义议程的一种方式压制任何阻碍“大重置”或精英们所拥护的任何其他事业的人的言论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大重置”议程包括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负责任媒体联盟。（他们为自己那些小小的独裁俱乐部想出的新奥威尔式名字似乎永远用不完，不是吗？）

全球负责任媒体联盟的目的是让企业和广告商与出版商和平台合作，“采取更多行动应对有害和误导性的媒体环境；并制定和实施一套具体的行动、流程和协议来保护品牌。”³⁷³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说法，出版商和平台需要更多地解决的“问题”包括“霸凌”、“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所有这些都是精英们经常用来不公平地抹黑几乎任何不同意他们对世界愿景的人的词汇。

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限制言论自由。2020年5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仇恨言论法……如果社交媒体公司未能在24小时内（在某些情况下，短至1小时）删除某些非法内容，将对其处以罚款。”³²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进一步报道：“新规定要求科技平台在用户举报后24小时内删除基于种族、宗教、性取向、性别或残疾的仇恨言论以及性骚扰内容。”

未能遵守24小时规定的公司每次违规将被罚款高达136万美元，但“如果平台过早删除后来被认定为可接受的内容，则不会被罚款”。

这项法律是以德国已有的类似立法《网络执行法》为基础的。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该法规定社交媒体公司“在仇恨言论和虚假新闻被举报后24小时内予以删除，否则将面临最高约6000万美元的罚款”。“它们还必须每六个月发布报告，详细说明收到的非法内容投诉数量。”

2020年6月，法院以违反法国宪法为由推翻了该法的大部分内容，³⁷⁸但这并未阻止一些与世界经济论坛有关联的人继续推行类似的指令。

世界经济论坛（WEF）继续在其网站上展示一篇2018年3月的文章，题为《技术如何用于打击网络仇恨言论》，作者是拉筹伯大学讲师安德烈·奥博勒。在文章中，奥博勒建议“如果主要社交媒体公司未能减少其平台上的辱骂性内容数量，政府应效仿德国，对其实施经济处罚。”³²⁹

奥博勒进一步表示，“我们必须找到正确识别和衡量所发布和删除的辱骂性内容数量的方法，以确保公司遵守规定。”

尽管这样一项法律在美国最高法院面临挑战时不太可能存续，但必须记住，像大重置支持者所提议的那种模式会规避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保护，因为它不会强制公司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言论自由；它只会大力胁迫它们消除言论，直到它们实际上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行事。

不难想象，关于限制言论的“大重置”理念，尤其是与之前讨论的其他“大重置”举措相结合时，会如何在美国引发对言论的前所未有的危险攻击。对于保守派和其他言论自由倡导者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已经在经历左派在数字领域对自由思考者、保守派声音甚至一些政治人物的早期清洗。

在2021年1月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发生后，该事件是在特朗普总统推动的一次集会之后发生的，一长串社交媒体公司禁止特朗普使用他们的服务，包括脸书、照片墙、阅后即焚和推特。³⁸⁰但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止于针对特朗普本人。随后很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波社交媒体封禁浪潮，其范围远远超出了特朗普。

正如《联邦主义者》的乔伊·普尔曼在2021年1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所指出的，“清洗根本不限于特朗普本人。它还针对他的支持者。优兔禁止了所有讨论选举舞弊的视频。红迪网关闭了其唐纳德·特朗普子版块。1月8日，脸书关闭了分享离开民主党转而投票给特朗普的人们故事的‘转身离开’运动，并禁止该组织的每一位所有者使用脸书。”³⁸¹

脸书还永久禁止服装零售商PatrioticMe在其平台上为任何产品做广告，显然是因为该零售商违反了脸书某些未知的“社区标准”。为让您了解一下PatrioticMe所售的一些危险产品，请看一位报道该禁令的记者对该网站的如下描述：“PatrioticMe所售服装，嗯，带有明显的爱国风格。这些衬衫饰有红色、白色和蓝色或美国轮廓。带有美国国旗的连帽衫。您可以自豪地戴着去参加美国独立日野餐以及其他任何日子的帽子，就因为您热爱美国。”³⁸²

据同一位记者报道，“[PatrioticMe的]每笔销售的一部分会捐赠给隧道到塔楼基金会，这是一个为纪念纽约市消防员斯蒂芬·西勒的牺牲而设立的慈善机构，他在2001年9月11日作为一线救援人员为救他人献出了生命。隧道到塔楼基金会为退伍军人或在执行任务中遭受灾难性伤害的一线救援人员，或为有在世配偶和年幼子女的金星家庭成员提供无抵押贷款的智能家居。”³⁸³

哇，这帮怪物可真够多的。我真高兴脸书正在打击所有那些煽动暴力的“带有美国国旗的连帽衫”的销售，这些连帽衫正帮助退伍军人和急救人员获得无抵押贷款的住房。

还有AR15.com，“世界上最大的枪支论坛”。

AR15.com犯下了一项不可言喻的罪行，即让守法的美国人在网上谈论枪支和枪支所有权——顺便说一句，这是一项受宪法保护、上帝赋予的权利。托管公司GoDaddy在2021年1月突然终止了对该网站的访问，据称是因为违反了GoDaddy的服务条款，最初没有对该决定提供任何详细解释，也没有提供上诉的机会。³⁸⁴ 但与对言论的这些攻击一样糟糕的是，它们与对Parler（一个类似于Twitter的在线社交媒体平台）的惊人对待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2018年，在社交媒体公司多年来对包括我旗下媒体公司Blaze Media的许多员工在内的保守派进行平台封禁、不公对待和针对性打击之后，约翰·马茨（John Matze）和贾里德·汤姆森（Jared Thomson）推出了一个新平台——Parler。³⁸⁵ 与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传统社交媒体平台不同，Parler承诺保护用户隐私，并通过允许各行各业的人分享他们的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观点，而不必担心受到大型科技公司或其有缺陷算法的惩罚，来促进言论自由。Parler没有依赖谷歌和脸书等公司中不负责任的言论监管，而是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工具，让他们能够定制在该平台上的体验。

与你在不诚实的主流媒体报道中读到的内容相反，Parler不是一个“保守派”社交媒体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而且许多非保守派人士也加入了。

帕勒（Parler）迅速崛起并声名远扬，这简直令人惊叹。最初，帕勒的用户仅有数千人，但在推出后的短短两年内，其用户数量便飙升至数百万。2020年7月，帕勒报告称有280万用户，到2020年11月初，该应用报告的用户数达到800万。仅在2020年选举后的一周内，“帕勒就新增了超过350万用户，使其跃居苹果应用商店免费应用排行榜首位。”³⁸⁶

到11月底，帕勒的用户数量达到1000万，在2020年底，该应用的用户群有望在2021年达到2000万。2020年，无数媒体、政治家和电台主持人纷纷加入——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在苹果iOS应用商店这个全球每一位iPhone用户用来为手机下载新应用的平台上，帕勒在2020年记录了高达810万次的新安装量，使其成为该年度应用商店中下载量第十高的社交媒体应用。³⁸⁷

在2021年初，Parler正稳步成为主流社交媒体巨头的真正竞争对手，一些分析师预计该公司的价值很快可能达到 \$10 亿美元或更高。

但所有这一切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纽约时报》在1月13日的一篇新闻报道中记录了这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看，我告诉过你我读《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到周六上午，苹果公司将Parler列为其iPhone手机上排名第一的免费应用程序。但到了周六晚上，Parler突然命悬一线。” 388

《纽约时报》进一步报道，“首先，苹果和谷歌从其应用商店中移除了该应用程序，因为他们表示该应用程序没有对用户的帖子进行充分监管，允许太多鼓励暴力和犯罪的内容。然后，周六晚些时候，亚马逊告知Parler，由于其多次违反亚马逊的规定，将在周日晚上将该公司从其网络托管服务中移除。” 389

《纽约时报》补充道，“亚马逊的这一举措意味着，除非Parler能够在周日找到新的托管服务，否则其整个平台很快将无法上线。”

周日的最后期限过去了，不出所料，亚马逊关闭了Parler。Parler最初预计它可以迅速将业务转移到亚马逊的竞争对手那里，但一家又一家网络托管服务提供商拒绝了Parler的业务，没过多久，其他第三方供应商和企业也禁止Parler使用他们的服务。

在苹果、谷歌和亚马逊（这三家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公司，且都由敌视保守主义的人经营）采取行动后的短短一周内，Parler的首席执行官宣布，该平台仍在正常运行的少数服务之一是其公司电子邮件账户。

科技巨头用来攻击这个保证自由政治言论的美国最受欢迎社交媒体平台的理由是，Parler在删除亚马逊、苹果和谷歌认为危险的帖子方面做得不够。传统媒体很快就来帮助这些科技暴君，经常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坚称Parler已经成为仇恨和极端主义的堡垒。

与许多有偏见的媒体对Parler的不公平描述相反，Parler过去和现在都不允许用户随意发布任何内容。Parler的服务条款禁止各种被认为对平台社区有害的材料。在2020年7月为左倾在线出版物《对话》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学者奥黛丽·库尔蒂审查了Parler的服务条款和社区标准，发现“仔细研究其用户协议表明，它对内容的审核方式与任何平台相同，甚至可能更严格。”

库尔蒂还指出，

帕勒的社区准则禁止一系列内容，包括垃圾信息、恐怖主义、未经请求的广告、诽谤、敲诈、贿赂和犯罪行为。

虽然没有明确针对仇恨言论的规则，但有针对“挑衅性言辞”和“伤害威胁”的政策。这包括“对个人或群体的侵犯威胁或倡导”。

有规则禁止淫秽、色情或“缺乏严肃文学、艺术、政治和科学价值”的内容。例如，帕勒禁止生殖器、女性乳头或粪便的视觉图像。³⁹¹

库尔蒂的分析总体上与2020年全年媒体关于帕勒的其他报道一致。许多媒体特意谈到，尽管帕勒的营销活动将该平台宣传为言论自由的避风港，但帕勒也经常对被认为极其冒犯或暴力的内容进行审核。一些帕勒的批评者甚至认为该平台这样做是虚伪的。

《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Parler，泰德·克鲁兹认可的“言论自由”应用程序，已开始封禁用户》的文章。³⁹²《财富》杂志网站在2020年7月发表了一篇题为《保守派社交媒体宠儿Parler发现言论自由很麻烦》的文章。³⁹³《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推特的保守派替代者想成为所有人的言论自由之地。结果发现，规则仍然适用》的文章。³⁹⁴

直到Parler的人气飙升到更高的高度，该平台在媒体眼中突然变成了一个极端暴力的网站，必须予以关闭，因为据媒体报道，只有激进极端分子使用它。

2021年针对Parler提出的许多批评不仅具有误导性和/或事实错误，而且极其虚伪。诚然，Parler上曾有（可能现在仍然有）一些卑鄙、恶心和暴力的帖子。我确实认为Parler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删除此类内容，而且要更快地做到这一点。

parler的官员自己承认，在亚马逊关停该网站时，他们有数千条投诉积压。

然而，同样真实的是，Facebook、Twitter和谷歌也经常充斥着同样恶劣、令人厌恶和暴力的言论。没有人比 I 更清楚这一点——好吧，除了唐纳德·特朗普之外没有人。多年来，我和我的家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遭受了数以万计的威胁、人身攻击和恶语侮辱。这还只是算上了我的制片人斯图写的关于我的刻薄内容。

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Facebook和Twitter永久封禁了所有发布有关我、我的员工和家人这些内容的用户，我敢肯定其中很多内容都违反了他们的社区标准。（而且我确实知道斯图仍然被允许在互联网上到处发布他的荒谬言论。）

暴力组织也经常利用脸书、谷歌和推特来煽动骚乱以及制造旨在造成破坏和引发恐惧的事件，其中包括与2021年1月国会山骚乱有关联的组织。此外，不可否认的是，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在某些情况下不遗余力地保护由真正危险的政治或社会领导人控制的账户。

以伊朗最高独裁者（呃，我的意思是“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推特账户为例。几十年来，伊朗侵犯人权、支持恐怖主义、破坏中东稳定，甚至对美国发动了一场隐蔽战争。在2020年和2021年保守派的账户和推文被推特的思想警察封禁时，哈梅内伊的账户及其众多煽动性推文却安然无恙，其中包括一条2018年的推文，内容为：“我们对以色列的立场一如既往。#以色列是西亚地区一颗必须被切除和根除的恶性毒瘤：这是可能的，而且必将发生。” 395

你认为哈梅内伊的那个弥天大谎违反了推特的多少条标准？或者说，呼吁对一个历史上遭受迫害的宗教和族裔群体进行种族灭绝，对推特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在社交媒体言论警察眼里，哈梅内伊可能还不算太坏——至少他没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对吧？

此外，推特继续允许像路易斯·法拉肯这样的激进分子和中国宣传人员定期向他们庞大的社交媒体追随者传播虚假信息。

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巨头也拒绝在专家散布明显虚假信息 and 关于“通俄门”的阴谋论时向读者发出警告，这些阴谋论包括一些多年前就已被广泛揭穿的说法。

他们还选择不封杀那些公开呼吁人们骚扰特朗普政府官员和保守派公众人物的政客，也没有封禁那些公开同情2020年整个夏天在城市中纵火抢劫的暴徒的用户。

2018年，众议员玛克辛·沃特斯告诉她的支持者：“如果你在餐厅、百货公司、加油站看到特朗普政府内阁的任何人，你就出去，召集一群人，反击他们，告诉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受欢迎。”³⁹⁶

这听起来肯定像是沃特斯众议员在煽动犯罪活动，不是吗？然而，推特继续允许玛克辛每天在其平台上与她的160万粉丝互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克里斯·科莫——安德鲁·科莫的弟弟，人人最讨厌的《黑道家族》角色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州长之一——在2020年夏天广泛的骚乱和抢劫期间表示：“拜托，告诉我哪里规定了抗议者应该有礼貌且和平。因为我可以告诉你，愤怒的公民造就了这个国家，推动了每一个重大里程碑。说实话，现在不是个平静的时期。”

然而，克里斯·科莫仍然能够每天与他在推特上的210万粉丝交流。

在对帕勒（Parler）发动战争时，大型科技公司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如果你是一个支持言论自由的平台，试图限制暴力言论，但像所有社交媒体公司一样，难以根除每一条恶劣的帖子，那你就活该被摧毁。但如果你是一个媒体机构或平台，允许或宣扬危险、鲁莽或误导性信息，但总体上仍然支持和推动统治阶级精英及其盟友所喜欢的事业，那么你就应该得到特殊的法律保护，让大型科技公司的投资者能够赚取数十亿美元，并积累前所未有的权力。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大重置”的开端。

一些美国左派人士，甚至一些右派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人不应担心针对言论的数字打压。

我们经常被告知，“私营公司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其平台上的言论。这就是自由市场。”但事实是，科技巨头的行为毫无“自由”可言，而对于一个奖励觉醒公司压制言论的大重置ESG体系来说，也不存在任何“自由市场”可言。公司只会像现在许多公司那样行事，以讨好政府和大型金融机构，因为在一个由ESG评分和像斯蒂芬妮·凯尔顿这样的现代货币理论家主导的世界里，钱就在那里。

当面对有人声称任何反对科技巨头暴君的人都是在反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论点时，重要的是要记住，公司——无论是大型在线零售商还是像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巨头——本身就是政府的产物。公司不仅受到无数规范其行为的法规的约束，而且只有通过不存在于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中的特殊法律才得以存在。

大公司缴纳的税率与个人不同，运营遵循的许多规则与个人相同，面临的法律责任也与个人相同。而众多大型科技公司尤其如此，在无数情况下，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仅仅是因为联邦法律允许它们在用户在其平台上发布非法或诽谤性内容时避免诉讼。

曾经有一段时间，甚至许多精英都明白公司不应拥有无限权力。考虑以下最高法院在1946年马什诉阿拉巴马州案中发表的意见中的引述，在该案中，法院裁定一家私人公司不能禁止耶和华见证人教派在公司所有的城镇分发宗教材料，因为该禁令违反了第一修正案。

“所有权并不总是意味着绝对的统治权，”雨果·布莱克写道，他是由20世纪最进步的总统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命的大法官。“所有者越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开放其财产供公众使用，其权利就越会受到使用该财产者的法定权利和宪法权利的限制。因此，私有桥梁、渡轮、收费公路和铁路的所有者不能像农民经营自己的农场那样自由地运营它们。” 398

毫无疑问，大公司应该在其产品、服务和财产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但绝不能忘记，公司不是拥有不可剥夺权利的神圣机构，而是政府的创造物，其存在是为公众——每一个公众——提供商品和服务。它们没有理由有权压制政治或宗教言论，那些要求公司将促进个人权利作为获得特殊法律保护的条件的美国人，这样做不应感到丝毫羞愧。

这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等等，真的不可能吗？

当我与他人谈论“大重置”时，一开始往往会遭到相当程度的怀疑。不仅所有那些“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说法具有误导性且令人困惑，而且许多人也难以接受像“重置”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在美国发生。毕竟，这里是全球最大、最强大的金融市场所在地，拥有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以及人类有史以来最大且最好的经济引擎。“是的，格伦，我们明白。那些欧洲人喜欢大政府体系和精英主义，而且他们以前还曾与法西斯主义勾结。但美国不是欧洲。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嗯，除了蛇——我真的很讨厌蛇——我还担心世界上许多最大机构的领导人，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华尔街的数十亿美元企业，都已开始采纳“大重置”的许多原则并推动其扩展。而且许多相关人员都是美国人，并且已经开始在美国推动“重置”。

根据毕马威的一份报告，位于五十多个国家的数千家公司已经建立了ESG体系，其中包括美国82%的大公司。³⁹⁹此外，美国金融机构已经建立了庞大的ESG数据库，用于跟踪甚至预测公司的ESG评分。

穆迪数据库拥有超过1.4亿家公司的ESG评分，覆盖220个国家，并且它现在出售一种工具，以帮助银行、企业和其他机构预测全球中小企业的ESG评分，其中包括无数从未提交过ESG数据或报告的公司。⁴⁰⁰这意味着，如果您不向穆迪提交ESG报告，无论您是否愿意，它可能都会为您编造一份。

最重要的是，尽管它几乎没有得到足够的媒体关注——令人震惊，我知道——华盛顿特区的许多政治家、活动家和平民支持“大重置”政策，并坚定致力于将其变为现实，即使他们在竞选活动或国会大厅中通常不会使用“大重置”这个口号。其中首要人物正是乔·拜登总统。

拜登政府及其盟友不仅呼吁实施“大重置”政策；他们已经开始建立使“重置”成为现实所需的政策和监管框架。而且他们这样做的速度，在特朗普政府末期，几乎没有人认为是可能的。

拜登政府和其他精英究竟计划如何按照“大重置”原则改变美国社会？这是我下一章的主题。

JOE BIDEN AND THE GREAT RESET OF AMERICA

Why should Russians have all the fun of remaking a world?

—STUART CHASE, AN ADVISER TO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IN HIS BOOK A NEW DEAL, 1932

20世纪的前50年充满了几乎难以想象的恐怖和绝望。2000万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另有2100万人受伤。在1918 - 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期间，多达1亿人丧生。⁴⁰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75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纳粹大屠杀期间被谋杀的数百万欧洲犹太人。

在沙尘暴和大萧条时期,1500万美国人失业，美国金融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混乱。近一半的美国银行倒闭。⁴⁰² 种族隔离笼罩着美国南部，严重限制了非裔美国人的机会和权利。世界上第一艘“永不沉没的船”泰坦尼克号沉没了。

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些严重的悲剧，美国挺了过来——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经历了巨大的、积极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时期。马车被机动车取代。电力的广泛普及改变了美国经济，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水平。

莱特兄弟向世界证明了人类能够飞行。从1900年到1915年，超过1500万人移民到美国海岸，这有助于推动美国经济远远超越其全球竞争对手，并极大地扩展了该国的城市中心。⁴⁰³

无论好坏，从19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最好用一个词来定义：破坏。而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如此，每当出现破坏时，就有巨大的机会进行彻底变革。或者就像在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纪录片系列《权力的游戏》中人们喜欢说的那样：“混乱是一把阶梯。”

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巨大变革，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的兴起是不可能的。进步主义者明白这一点，并且他们加以利用。在进步主义运动的早期，领导者们制定了一个通过将权力转移到精英手中来重塑社会的方案，这些精英会利用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来实施他们影响深远的改革。尽管进步主义精英的计划经历了多个阶段，但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基本保持不变。诚然，面孔和一些方法有所演变，但基本目标和策略与进步主义时代开始时确立的那些几乎相同。

进步主义者关于新社会计划的最清晰阐述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由斯图尔特·蔡斯揭示，他可能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也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著名的“智囊团”成员。⁴⁰⁴ 蔡斯如今在进步主义和社会主义圈子里最出名的是提出了后来被罗斯福采纳的“新政”政治口号。⁴⁰⁵

20世纪40年代初，致力于推动进步事业的有影响力的组织二十世纪基金会委托蔡斯撰写了一系列名为《战争结束时》的小书。⁴⁰⁶ 该系列书籍的目的是倡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推进一个新社会。

在该系列的第一本书《我们正在走的路》中，该书于1942年出版，蔡斯声称战争结束后没有回到“自由企业制度”的希望。为什么？因为，据蔡斯说，“使它在在一个多世纪里成为一个良好且可行的制度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于它现在在很大范围内已经变得不可行了。”

蔡斯认为，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向全新的模式转变，即一场“管理革命”，这场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取代自由企业制度”。由于这场“革命”尚未有名称，蔡斯便简单地称其为“X”。

蔡斯对新型经济模式的构想不仅仅是社会变革提议的一部分；蔡斯和其他人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甚至不可避免的。在蔡斯看来，无论美国人是否喜欢，世界都在朝着X体系发展，尽管他承认有些人可能会对这种变化感到担忧，但和那个时期大多数精英进步人士一样，蔡斯认为在“管理型”国家统治下，每个人的生活会更好。

蔡斯写道：“无论输赢或平局，我们再也回不到1928年，甚至1939年的世界了。这可能会让许多美国人感到恐慌，但我并不担心。旧世界并非完美到找不到更好的世界。”⁴⁰⁸

在《我们正在走的路》一书中，蔡斯概述了那个“更美好”世界的框架，其中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就已经成为罗斯福政府的指导原则。⁴⁰⁹ 在他书中一个名为“自由企业走向‘X’”的小节里，蔡斯列出了 X 的十八个特征：

- 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 行政部门以牺牲立法和司法部门为代价不断扩张。在一些国家，权力集中在独裁者手中，由其发布法令。
- 政府对银行、信贷和证券交易所的控制。
- 政府通过军备或公共工程来保障就业。
- 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承保——养老金、母亲抚恤金、失业保险等等。
- 政府对食品、住房和医疗保健的承保。美国已经在试验提供这些必需品。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了。

- 使用赤字支出技术为这些承销提供资金。年度平衡预算已失去其昔日的神圣性。
- 放弃金本位制，转而采用管理货币。
- 政府对对外贸易的控制，越来越强调双边协议和易货交易。
- 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越来越强调自给自足。
- 对能源的控制——水力发电、煤炭、石油、天然气。
- 对运输的控制——铁路、公路、航空、水路。
- 农业生产的控制。
- 对劳工组织的控制，常常达到禁止罢工的程度。
- 招募青年男女加入致力于健康、纪律、社区服务以及与当局意识形态一致的青年团体。平民保育团营地刚刚开始军事训练。
- 重税，特别强调对富人的财产和收入征税。
- 在旧社会主义意义上，对财产或产业的“接管”并不多。其模式似乎是控制而非所有权。值得一提的是，大公司的管理层在剥夺股东权力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模式。

•国家对通讯和宣传的控制。⁴¹⁰

蔡斯非常明确地指出，并非 X 的每一个部分都应该以在美国境外实施的那种方式来推行。例如，尽管蔡斯承认某些形式的 X 体系包括极权统治，但他似乎并不拥护独裁政权。然而，对蔡斯来说，X体系才是未来。他写道：“这不是种类的问题，而是程度的问题。”⁴¹¹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进步精英们着手实施他们自己版本的 X 体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取得了成功。

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任期结束时，美国历史上创建的联邦社会项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数百万美国人不再主要依赖对自由市场力量和个人选择的信仰，而是依赖联邦政府的平民保护军团（CCC）、农业安全管理局（FSA）、重新安置管理局（RA）、国家青年管理局（NYA）以及无数其他字母缩写式的政府官僚机构。

进步人士还利用这个时代的动荡变革了政府和金融机构。州立立法机构失去了选举美国参议员的权力。众议院规模永久限定为435人，几乎确保了华盛顿特区立法寡头统治的形成和维持。联邦官僚机构从州和地方政府手中夺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力。美联储系统得以创建，联邦官员开始了结束金本位制的进程，为未来大规模的政府债务铺平了道路。

从1900年到1940年，以及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改革期间，进步人士建立庞大的由“专家”组成的联邦官僚机构来管理社会的愿景正稳步走向完全实现。幸运的是，政治对手的反击、最高法院的几次重大失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最重要的是，中国和俄罗斯极权共产主义的兴起，阻碍了进步人士实施 X 的计划——虽未完全阻止，但足以使其无法实现最终目标。

到1989年里根政府结束时，共产主义已基本被击败，政治和社会风向再次转向支持保守主义和有限政府。罗纳德·里根击败苏联的出色公关策略——该策略聚焦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与苏联和古巴等地政权所采用的野蛮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根本差异——激发了新一代人去认识和欣赏美国独特的过去和基本目标。

在很大程度上，保守价值观主导了后苏联时代，直到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上台——这与进步时代开始时的情况一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位无能的共和党总统以及一场由政府引发的危机，即2008年金融体系的崩溃。

如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DR）执政末期一样，奥巴马时代的最后一年让进步人士满怀对进步的乐观憧憬。在历经数十年未能重拾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新政时期以及林登·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所享有的发展势头之后，奥巴马总统成功推动美国朝着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及进步时代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如斯图尔特·蔡斯）所设想的重塑美国社会的愿景迈进。

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处于有利地位，有望完成奥巴马开启的事业，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一件非凡的事——我所说的“非凡”几乎涵盖了这个词的所有含义。唐纳德·特朗普，一位真人秀明星兼房地产大亨，当选为美国总统，他通过以“美国优先”为纲领参选并谴责体系X的大部分核心内容而达成这一壮举。无论你爱他还是恨他，如果你秉持公正，就不得不承认，如果新冠疫情从未发生，唐纳德·特朗普今天很可能仍然是总统。

正如我在第二章中详细讨论的那样，正是新冠疫情为全球精英提供了另一个“黄金机会”，以重置世界经济，并完成欧美精英在进步时代开启的工作。⁴¹²如今的大重置运动试图书写一个始于一个多世纪前的故事的最后篇章，而非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始于2020年。

大重置不过是系统X的一个更完善版本。与蔡斯的框架一样，大重置依赖于一个由庞大行政部门官僚机构领导的强大中央政府。同样，大重置依赖于对银行、信贷和证券交易所的控制。它还涉及像蔡斯构想的那些庞大社会项目。绿色新政和欧洲绿色新政甚至是以蔡斯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改革命名的。

大重置还需要使用“管理货币”。没有这样一个体系，现代货币理论，即大重置机器的燃料，将无法实现。

此外，“重置”取决于“农业生产控制”、“运输”和“能源”，⁴¹³这与蔡斯对X系统的描述完全一致。

“重税”是系统X和大重置的另一个共同组成部分，系统X的政府“无所有权控制”也是如此，这是环境、社会和治理指标的主要目的。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很明显系统 X 就是大重置，而大重置就是系统X。

认识到大重置是一个更大叙事的一部分至关重要，原因有很多，但也许最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我們距离看到国家主权、自决权以及对个人自由的保护消失有多近。在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个人自由运动危在旦夕。我們已经为这场斗争奋斗了一个多世纪，现在似乎离灾难只有一步之遥。

对于那些仍然认为拜登总统以及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其他领导人是在为你们工作，并且他们永远不会让大重置精英改变美国，从而使他们对美国普通民众拥有更大权力的人来说，本章的其余部分将是一个沉重的警钟。

拜登总统可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出生于斯克兰顿、与科恩·波普搏斗、提着午餐饭盒的美国蓝领冠军，但他和他政府的众多成员，以及白宫之外拜登最亲密的许多政治盟友，都像世界经济论坛的任何工作人员一样，致力于“大重置”的全球主义、社团主义原则。国会的众多议员和关键的社会政治领袖也与他站在一起。他们的使命是在“大重置”的旗帜下完成系统 X 的实施，在他们之前有如此多的人未能成功的地方，他们不会停止，直到成功。

无数媒体人士认为，这不过是“极右翼”编造的荒诞阴谋论，目的是吓唬你们。既然《纽约时报》对“大重置”的描述截然不同，那你们为何要相信格伦·贝克呢？好吧，有件事你们在《纽约时报》上可听不到，尤其是在“大重置”这件事上：别信我的话。自己去做功课，你们就会发现“大重置”无比真实，而且这是统治阶级公然的权力攫取行为，一旦实施，可能就無法完全扭转了。

本章的其余部分将向你们展示无可争议的证据，其中大部分来自政治立场中立或偏左的来源，这些证据毫无疑问地证明，乔·拜登和其他有影响力的美国政治领导人正在狂热地推动“大重置”。

这些证据并非唯一的证明，但它们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如果你保持开放的心态，使用我在本章中提供的原始资料，并让自己客观地看待数据，我相信你会明白为什么我如此确信“大重置”即将在美国成为现实。

证据A：阿尔·戈尔与精英们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自称世界救世主的阿尔·戈尔在2020年6月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电视节目采访时呼吁进行“大重置”，在此期间，他将庞大的“绿色”基础设施计划与新冠病毒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联系起来。

“所以，我认为现在是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戈尔在支持电动汽车以及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后说道。“我们必须解决很多长期以来被放任不管、不断恶化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气候危机是创造数千万新就业机会、净化空气以及降低大流行病死亡率的契机，因为燃烧化石燃料造成的空气污染会提高冠状病毒的死亡率。”⁴¹⁴

戈尔是乔·拜登的亲密政治盟友，他不仅在电视上支持“大重置”，还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⁴¹⁵

戈尔资金雄厚的气候现实项目在过去几年里也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杰出青年组织密切合作。气候现实项目已经就参与气候和环境行动主义的最佳做法培训了1300多名全球杰出青年。⁴¹⁶

戈尔与全球塑造者组织的关联极为重要，因为世界经济论坛在2020年6月宣布，这些青年活动家将在未来的大重置会议中发挥关键作用。⁴¹⁷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说法，目前在四百个城市设有全球塑造者团体，不难想象这些团体如何在迫切需要解决气候变化“危机”的幌子下，被用来在2021年及以后推动大重置议程。⁴¹⁸

利用青年参与来支持气候危言耸听和社会主义政策的蓝图早已确立。阿尔·戈尔和其他危言耸听者成功借助格蕾塔·桑伯格的名气，在2019年组织并推动了大规模集会和“气候罢工”。

仅在那一年，全球就有数百万人参加了气候罢工。⁴¹⁹

全球塑造者组织和气候现实项目拥有广泛的气候行动主义基础设施，这将使他们能够迅速组织起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来支持大重置。2019年11月，气候现实项目在84个国家和美国所有50个州举办了2000多场演讲，吸引了超过119000人参与，这是其全球“24小时现实”活动的一部分。⁴²⁰

戈尔和其他气候活动家——包括绿色和平国际组织等团体⁴²¹与“大重置”紧密相连，但这并非因为“大重置”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唯一途径，甚至也不是最佳途径。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即使你认为气候危机是由人类产生的CO₂排放所致，目前正在研发的核能和其他能源生产形式显然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使用提供了一条更现实、更环保的途径。像戈尔这样的精英们如此迫切地想要扩大风能和太阳能的使用，唯一的原因是这将需要庞大的新公共工程项目、巨额的政府资金，以及大企业和金融机构权力的扩张——所有这些都是统治阶级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改造社会的策略，可以追溯到早在任何人听说过“全球变暖”之前的几十年。

证据B：约翰·克里

阿尔·戈尔并非唯一支持“大重置”的统治阶级杰出成员或乔·拜登的盟友。除了一长串已公开表示支持“大重置”的美国商界领袖外，⁴²²还有约翰·克里——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的前国务卿，也是地球上最缺乏感染力的演讲者之一。

在2020年6月接受世界经济论坛采访时，克里承认他对“重置”的喜爱，并要求达成一项新的“社会契约”，以解决“气候变化和不平等问题”——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大重置”运动的一个关键话题。

克里说：“所有推动我们陷入社会契约危机的力量和压力现在都加剧了。而且是在世界在许多方面正在分崩离析的时候加剧的。”

克里补充道：“我们从未做过的是，充分解决社会契约问题，即全球人类的赋权问题，使他们能够参与到那些他们在世界各地用智能手机随处可见却无法参与的事情中。”⁴²⁴

克里随后辩称，美国在政治上陷入了严重的“僵局”，因此推动全球大重置的任务将落在世界经济论坛及其盟友身上。

据世界经济论坛称，克里表示：“这是一个重大时刻。世界经济论坛——论坛的首席执行官们——真的必须在完善大重置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不平等问题方面发挥前沿和核心作用，而这一切都因新冠疫情而暴露无遗。”⁴²⁵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后，克里基本上淡出了公众视野，但从2020年开始，克里在民主党内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20年，乔·拜登和伯尼·桑德斯任命克里共同主持他们的一个团结特别工作组，该工作组负责重写民主党和拜登总统竞选的纲领。克里担任气候变化特别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与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一起，而此时“大重置”运动正开始兴起。⁴²⁶

如我之前所述，克里是拜登的亲密政治盟友，克里在2020年竞选早期就支持了拜登。⁴²⁷ 2020年11月，作为对他忠诚的回报，拜登任命克里为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气候特使，这是一个内阁级职位，媒体常将其称为“气候沙皇”。那么，“大重置”的一些政策提议和谈话要点设法进入拜登2020年竞选纲领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我将在下文C部分详细展示的那样。⁴²⁸

附件C：乔·拜登的“重建得更好”计划及其与“大重置”的关联

拜登的“重建得更好”计划——顺便说一句，乔，这名字很棒——充满了世界经济论坛的政策理念。

例如，拜登的气候与能源“重建得更好”计划旨在“进行2万亿美元的加速投资，并计划在其第一个任期内调配这些资源，使我们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以实现科学所要求的宏伟气候目标”，即“积极行动，生产清洁的、美国制造的电力，到2035年实现无碳污染的电力部门”。⁴²⁹

根据拜登的网站，向风能和太阳能等“绿色”能源转型对于阻止“气候变化的生存威胁”是必要的。⁴³⁰

拜登的竞选网站宣称：“改造美国电力部门，并使经济中越来越大的份额实现电气化，是21世纪最大的就业创造和经济机会引擎。这些工作岗位涵盖从科学家到建筑工人、发电工人、焊工再到工程师等各类工人。现有的铸铁和钢铁制造工厂将在太阳能和风能行业迎来新客户。”⁴³¹

拜登“重建得更好”竞选提案的这些以及许多其他部分，后来成为拜登总统在2021年初提出的基础设施立法的核心内容。⁴³²

伙计，所有这些关于大规模气候基础设施计划的讨论听起来确实很耳熟，不是吗？克劳斯·施瓦布肯定会很自豪。

2020年7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竞选活动中，拜登与“大重置”政策的关联变得更加清晰。在那次活动中，拜登提出了他的7000亿美元就业计划，同时呼吁结束“股东资本主义时代”——这是“大重置”的一个常见话题。⁴³³

拜登说：“让我们确保工人拥有权力和发言权。早就该结束股东资本主义时代了，那种认为公司唯一的责任就是对股东负责的观念。这根本不是事实，这完全是一场闹剧。他们对工人、对国家负有责任。这不是什么新的或激进观念。”拜登几乎就像是直接在念施瓦布自己写的“大重置”新闻稿。

在现实中，强迫公司将集体利益置于客户和所有者之前，在自由社会中绝对是一个激进的想法，但乔说得对，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长期以来，“大重置”的支持者一直在大声疾呼要终结“股东资本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呼吁了数年，正如我在第5章中详细阐述的那样。

此外，拜登用于其竞选活动中一些最大的就业和能源计划的名称——“重建得更好”——与世界经济论坛和“大重置”运动的支持者或盟友撰写的类似提案和文章所使用的标题完全相同，其中一些文章可以追溯到几年前。

2015年，全球减灾与恢复基金（GFDRR）的首席灾害风险管理专家拉贾·雷汉·阿尔沙德为世界经济论坛撰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自然灾害过后，政策制定者应将“受损的房屋、医院、学校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恢复到更具抗灾能力的标准”，这一计划“是‘重建得更好’战略的一个方面”。

434

2016年，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一篇关于气候变化灾难的文章，题为《我们如何降低气候灾难风险？》。文章中作者写道：“现在政府面临的压力不是等到灾难发生后再‘重建得更好’。相反，当务之急是现在就建设得更好，并全面评估工业基础设施当前面临的风险。”⁴³⁵

2020年冠状病毒大流行出现后，世界经济论坛的撰稿人在拜登决定加大对其“重建得更好”计划的宣传力度，将该计划作为其2020年竞选活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之前和之后，发表了一系列引用“重建得更好”——或该口号的某种变体的文章。

2020年3月，世界经济论坛的两位营销主管写道：“商界领袖已承诺贡献他们的技能、人脉和资源，以塑造新冠疫情后的复苏并重建得更好。”这一表述出自发表在世界经济论坛网站上一篇文章的副标题为“企业致力于实现资本主义的大重置”的部分。

2020年4月，“我们意味着商业”联盟的临时首席执行官玛丽亚·门迪卢塞为世界经济论坛撰文称：“随着各国政府制定长期经济刺激计划以应对危机，这些计划必须围绕一个核心原则来设计，即建设更强大的经济，确保公民的长期健康和福祉、创造就业机会、一劳永逸地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建设一个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社会。”

门迪卢塞随后写道：“在这个极具挑战性的时刻，企业和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共同努力，为更好地重建奠定基础。政府制定明确向企业发出信号的具体政策，将帮助我们在这场毁灭性危机中重建，通过增强复原力和明确的零碳未来路径，为每个人带来健康的未来。”

2020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更好地重建”——以下是我们应对新冠疫情后所面临风险的方法》的文章。作者约翰尼·伍德在文中指出：“我们探讨了‘更好地重建’的方法，很明显，投资更绿色的经济将成为复苏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⁴³⁹

2020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议程理事会主席大卫·维克多（如果有一个典型的奥威尔式的职位头衔，那就是这个了）为耶鲁大学的《环境360》网站撰写了一篇题为《更好地重建：为何欧洲必须引领全球绿色复苏》的文章。⁴⁴⁰

2020年7月13日，就在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宣传他的“更好地重建”就业计划时表示是时候“结束股东资本主义时代”几天后，⁴⁴¹彼得·巴克尔和约翰·埃尔金顿为世界经济论坛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了更好地重建，我们必须重塑资本主义。方法如下》的文章。

在文章中，作者写道，

从新冠疫情中真正恢复过来，并非是要把事情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如果我们要解决这场大流行所暴露出的深层次系统性脆弱性，就需要“更好地重建”、“重新设定”。对企业而言，更好地重建远不止是企业社会责任：这关乎使市场与它们所依赖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系统真正保持一致。这关乎构建真正的复原力，推动公平且可持续的增长，并重塑资本主义本身。⁴⁴²

读过这里引用的文章以及许多其他使用非常相似措辞的文章后，很难想象乔·拜登——或者在拜登竞选活动中真正发号施令的其他人——没有故意使其谈话要点和政策提议与“大重置”运动保持一致，尤其是考虑到阿尔·戈尔和约翰·克里对“大重置”的明确支持以及他们与拜登的关联。

证据D：乔·拜登与“大重置”的密切关系

LEADERS

证据不止于拜登的竞选活动。拜登还与至少三位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关系密切：阿尔·戈尔、大卫·鲁宾斯坦以及贝莱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⁴⁴³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长期支持者之一是Salesforce首席执行官马克·贝尼奥夫，他也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⁴⁴⁴

此外，本书的合著者贾斯汀·哈斯金斯于2020年10月专门为The Blaze报道称，“在特拉华大学成立的拜登研究所中可以找到拜登与大重置倡导者密切关系的更多‘证据’”。

哈斯金斯继续说道：“2017年，拜登研究所刚成立时，拜登表示他希望该新组织的一些活动以世界经济论坛为蓝本，他甚至会见了世界经济论坛领导人、大重置的最大倡导者克劳斯·施瓦布，以帮助制定该研究所的未来计划。”⁴⁴⁵

乔·拜登显然多年来一直在听取施瓦布的建议，所以拜登也在喝克劳斯的“大重置”迷魂汤，这真的不应该让任何人感到惊讶。说到这里，如果施瓦布决定放弃他过去半个世纪一直走的这条邪恶天才、接管世界的职业道路，那么创立一个名为“克劳斯援助”的山寨酷爱饮料品牌应该是首要任务。展示克劳斯冲破孩子们的墙壁给他们喝含糖饮料并向他们传授自由市场之恶的广告几乎可以自行创作出来。

证据E：约翰·克里的坦诚时刻

但如果所有这些证据仍不足以让你相信拜登对“大重置”的承诺——它应该足以让你相信；我的意思是，说真的，你是怎么回事？——那就考虑以下这个确凿证据吧，它是在主流媒体宣布拜登赢得2020年大选几周后出现的。⁴⁴⁶

在2020年11月世界经济论坛主办的一场关于“大重置”的小组讨论中，约翰·克里坚定地表示，乔·拜登及其政府将支持“大重置”，而且他会以“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快速度和更大力度”来支持。⁴⁴⁷

在小组讨论中，主持人博尔格·布伦德（世界经济论坛主席）问克里，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和其他“大重置”的支持者是否“对新总统期望过高、操之过急，还是他会在第一天就着手处理这些议题？”对此，克里回答说：“你的问题的答案是不，你们的期望并不过高。”⁴⁴⁸

克里接着补充说：“而且，是的，（‘大重置’）将会发生。而且我认为它发生的速度和强度将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实际上，美国公民刚刚完成了一次‘大重置’。我们已经完成了一次‘大重置’。而且这是创纪录的投票率。”⁴⁴⁹

各位，事情再清楚不过了。

证物F：乔·拜登的“毛式机构”

克里承诺由拜登领导进行美国大重置，这可不是说说而已。自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以来，他和他的政府实施了无数政策，还提出了更多完全符合大重置目标、框架和原则的政策。例如，看看拜登新设立的“美国制造办公室”——或者如我喜欢称呼的，他的“毛氏”机构。（有时候他们真的是让事情太容易了，不是吗？）

从表面上看，“美国制造”机构听起来像是特朗普政府可能设立的——当然，除了该机构的首字母缩写。不知为何，我觉得唐纳德·特朗普不会想要一个以大规模屠杀的共产主义独裁者命名的、本应亲美的官僚机构。

《购买美国货法案》宣称的目的是要求政府部门在预算支出中增加与美国公司合作的比​​例，而不是从海外企业购买商品和服务。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大多数美国人都会支持的崇高目标，但细节决定成败。⁴⁵⁰ 当白宫宣布设立《购买美国货法案》时，它指出该机构不会指示政府机构与任何一家以最低价格提供最佳产品或服务的美国老公司做生意；相反，《购买美国货法案》将被用作推进拜登政府政治和社会议程的工具。

据白宫称，设立《购买美国货法案》的行政命令“与总统投资美国制造业的承诺紧密相连，包括清洁能源和关键供应链，创造高薪工会工作岗位，并促进种族公平。联邦政府应该从那些推动未来行业发展并以尊严和尊重对待工人的供应商那里采购。”⁴⁵¹

换句话说，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MAO）的任务是确保联邦政府只从“好”公司采购，即那些体现拜登政府价值观的企业。这无疑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克劳斯·施瓦布以及其他“大重置”支持者提出的“大重置”政策。

正如我在本书前面所指出的，施瓦布在2020年6月发表的题为《现在是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的文章中写道，

“大重置”议程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将确保投资推进共同目标，如平等和可持续性。……与其将这些资金以及私人实体和养老基金的投资用于填补旧系统的漏洞，我们应该用它们来创建一个从长远来看更具韧性、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新系统。例如，这意味着建设“绿色”城市基础设施，并为各行业改善其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方面的记录创造激励措施。⁴⁵²

拜登的毛氏机构旨在切实执行施瓦布所说的大重置的核心组成部分：确保政府资金流入致力于实现精英阶层所期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企业。

证物G：拜登的“30×30”土地和水资源计划

乔·拜登就任总统后的首批行动之一，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呼吁政府到2030年保护美国约30%的土地和水域，该计划被广泛称为“30×30”。⁴⁵³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截至2021年5月，“美国约12%的土地和11%的淡水生态系统受到某种程度的官方保护。”⁴⁵⁴

这意味着，如果拜登成功确保到2030年美国30%的土地和水域得到保护，那么美国受保护土地的数量将增加一倍多，使该计划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接管行动之一。

将多种形式的财产所有权——不仅仅是土地所有权——从私人个体和农民手中转移到政府和大公司手中，这在许多参与“大重置”运动的人看来是当务之急。在许多“重置者”的观念中，公有或公司所有的土地能够更容易地得到保护和/或用于公共利益。政府可以制定法律来减缓或停止土地使用，并且通过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体系，可以阻止或严重阻碍公司开发土地。许多ESG评分系统已经纳入了土地使用和资源消耗的指标。

许多参与世界经济论坛和“大重置”的人认为，仅仅限制环境破坏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通过严格限制甚至减少人类现有的土地使用来“增强生态系统”。

在世界经济论坛于2021年6月发表的一篇题为《什么是“对自然有益”以及为什么它是我们未来的关键？》的文章中，知名环保人士和世界经济论坛成员概述了他们对政策制定和企业管理采取“对自然有益”方法的愿景。

过去，越来越多富有启发性的领导者秉持的理念是减少危害、降低影响并在我们的世界中谨慎行事。当然，这一理念依然存在。

但现在，一种新的世界观正在加速形成：“大自然正向”。它提出：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减少破坏会怎样？如果我们的经济活动不仅能将影响降至最低，还能增强生态系统又会怎样？……

大自然正向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理念。它迫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它是人类的一个目标。它是良好治理、长期稳定社会和健康经济的基础。它是一种珍视我们共同未来的哲学。它是一种基于再生、恢复力和循环利用而非破坏和污染的新商业模式。⁴⁵⁵

这些“大重置者”在谈论“增强生态系统”时究竟是怎么想的？

这意味着政府、城市和企业需要知道该衡量什么。关于自然正向发展轨迹的科学目标仍在激烈讨论中。截至目前，提议的量化目标如下：从2020年起实现自然零损失，到2030年实现自然正向发展，到2050年实现全面恢复。朝着这个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力争到2030年保护 30% 的陆地和海洋。⁴⁵⁶

等等，到2030年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你是说像“30·30”计划那样？我不是刚在某个地方读到过相关内容吗？

大重置中这种限制财产所有权并集中财产控制权的动向，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与大重置有关联的投资公司正尽可能多地收购房产。福克斯新闻在2021年6月报道，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更多报道称，“由亿万富翁劳伦斯·芬克领导的贝莱德正在收购整个社区，并将独栋住宅改造成出租房；而在休斯顿等城市，像芬克这样的投资者占购房者的四分之一。”⁴⁵⁷

贝莱德是全球颇具影响力的投资管理公司之一，正如我在本章前文以及第五章中提到的，其亿万富翁领导人劳伦斯·芬克是乔·拜登的盟友，并且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其他与“大重置”相关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参与了这场抢购潮，包括摩根大通。⁴⁵⁸

尽管并非所有与世界经济论坛有关联的人都认为这种转变的结果会完全是积极的，但许多人确实认为这是精英阶层新经济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并且私有制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会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势。

丹麦议员艾达·奥肯受世界经济论坛邀请对2030年进行预测，奥肯以一篇题为《欢迎来到2030年。我一无所有，没有隐私，但生活从未如此美好》的文章作为回应。⁴⁵⁹

在文章中，奥肯写道，在她对2030年的设想中，

我一无所有。我没有汽车。我没有房子。我没有任何电器或衣服。

这对你来说可能很奇怪，但在[2030年]这个城市对我们来说却完全合理。你曾经视为产品的一切，现在都变成了服务。

我们能够获得交通、住宿、食物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这些东西逐一变得免费，所以最后拥有太多对我们来说已无意义。

偶尔我会因（在2030年）没有真正的隐私而烦恼。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被记录。我知道，在某个地方，我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以及所梦想的一切都被记录下来。我只希望没有人会利用这些来对付我。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比我们之前走的路要好得多，在那条路上，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能再继续那种增长模式了。我们遭遇了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生活方式疾病、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环境退化、城市完全拥堵、水污染、空气污染、社会动荡和失业。在我们意识到可以采取不同做法之前，我们失去了太多人。

460

嗯，我们知道世界经济论坛的人认为，在这样一种存在中，普通人几乎一无所有且“毫无真正隐私”的生活“总体而言……是美好的生活”，但这是你想留给子孙后代的世界吗？我知道这不是我想留给我的子孙的世界，而且我敢打赌，读这本书的你们很多人都会认同这一点。

证据H：拜登废除特朗普的“公平准入”规则

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天，他的政府发布了一项本可能极其重要的规定，该规定有可能阻止“大重置”中一些最危险的部分。

特朗普的“公平准入”规则会让银行很难——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可能——基于合法企业所在行业类型对其进行歧视，从而迫使银行机构仅专注于财务事项。根据该规定，“银行应针对单个客户进行风险评估，而不是在提供服务、资本和信贷时做出影响整个客户类别或群体的宽泛决策。”⁴⁶¹

在实际操作中，例如，这条规定会使银行难以仅仅因为银行领导认为合法持有枪支对美国不利，就拒绝向枪支商店老板提供贷款。

同样，银行也不允许因为担心 CO₂ 排放而拒绝向石油公司提供贷款。

尽管该规定已得到特朗普政府货币监理署的批准，但在拜登入主白宫时尚未生效，因此拜登政府在该规定全面实施之前就将其废除了。⁴⁶²

如果特朗普的公平准入规则得以实施，那么如今大重置在银行业的许多领域就不太可能取得如此大的进展，因为大重置工具箱中最强大的手段之一——银行利用ESG评分和其他类似指标来决定信贷准入——将无法使用。

拜登深知公平准入规则对减缓大重置有多重要，所以不出所料，他在该规则生效之前就将其扼杀了。

图一：国会对ESG的态度

没有什么比一项强制推行ESG标准和报告的新法律更能推动“大重置”议程了。2021年6月，随着美国众议院通过2021年《ESG披露简化法案》，国会朝着实施影响深远的ESG规则又迈进了一步。⁴⁶³

根据《国家法律评论》的一份报告，该法案（截至2021年9月撰写本文时仍未得到参议院审议）将“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首次在法规中定义‘ESG指标’，以指导根据经修订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和1933年《证券法》要求的公司披露”。⁴⁶⁴

《国家法律评论》进一步指出，如果该法案得以通过成为法律，那么“在征求同意或委托声明中，发行人将被要求包括：(a) 对发行人关于ESG指标与发行人长期商业战略之间联系的观点的清晰描述；以及(b) 对发行人用于确定ESG指标对发行人长期商业战略影响的任何流程的描述。”

该立法还将设立一个可持续金融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被要求在首次会议后的180天内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应要求发行人披露哪些ESG指标的建议报告”。

该法案的措辞表明，可持续金融咨询委员会的报告需要“(i) 识别投资者在可持续金融方面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 (ii) 建议政策变革，以促进资本流向可持续投资，特别是环境可持续投资。”⁴⁶⁵

《ESG 披露简化法案》还将允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纳入任何国际认可的、独立的、多利益相关方的环境、社会 and 治理披露标准”，包括欧盟、世界经济论坛或联合国制定的任何标准。⁴⁶⁶

尽管按照国会目前的组成情况，该法案不太可能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但它在众议院的通过以及拜登政府给予的支持，应该会给那些怀疑 ESG 指令并非华盛顿许多人优先事项的怀疑者一记耳光。一个广泛的 ESG 体系即将在美国成为法律——尽管大多数美国人仍然不知道 ESG 指标是什么。

附件 J：呼吁接管信用评级

除了试图通过全面的环境、社会 and 治理（ESG）指令外，许多国会议员和非营利倡导组织呼吁联邦政府接管个人信用评级，一些知名活动人士已经暗示这一举措可用于帮助国会和联邦官僚机构重塑社会。可以将其视为政府提供的个人 ESG 评分。

在撰写本文时，个人信用评级由三家非政府信用局——益百利（Equifax）、环联（TransUnion）和艾可飞（Experian）制定，每家信用局都会为个人创建一个独特的 FICO 评分。⁴⁶⁷ 信用评级完全基于财务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银行和其他机构确定与潜在客户或借款人的各种金融安排相关的风险程度。

热门金融/经济网站 The Balance 指出：“传统上，FICO 评分是用于住房和汽车贷款等重要贷款的最常用评分。无论使用何种评分，大多数模型都在寻找一种方法来预测你按时支付账单的可能性。”⁴⁶⁸

《平衡》进一步解释道：“FICO信用评分会考量你有多少债务、过去的还款情况等等。分数范围在300到850之间，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信用组合（10%）、还款历史（35%）、当前债务（30%）、信用历史时长（15%）以及新信用（10%）。⁴⁶⁹

许多国会议员和“大重置”的支持者希望改变现有的信用评分系统，以便用于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最受欢迎的提议之一是创建一个政府运营的信用机构——公共信用登记处，它将负责向消费者发放“公平”的信用评分。它将隶属于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该局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心血结晶。⁴⁷⁰

许多在国会主张让政府掌管个人信用评分的人表示，现有的信用评分机构功能失调，不值得信任，而政府机构在处理方式上会更有效、更公平——因为，你懂的，当你面对一个庞大、无反应、效率低下的官僚系统时，你为了解决问题首先会求助的那群人就是联邦政府，对吧？

然而，其他人对自己的动机则更为坦诚。在2021年6月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的关于全面改革现有信用体系可能性的听证会上，该委员会主席玛克辛·沃特斯议员表示，当前模式需要被解构，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信用报告系统一直阻碍有色人种和低收入人群获得启动小企业的资金；获得抵押贷款以成为房主；以及获得信贷以应对突发财务危机。”⁴⁷¹

正如她的声明所明确指出的，在沃特斯看来，信用评分改革应以社会正义为核心，而不仅仅是财务问题。

在同一场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消费者法律中心的律师吴琪琪主张通过立法设立一个联邦信用评分机构，她特别指出，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新机构将为政府提供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新工具。

“虽然公共机构并不完美，但至少它们不会把盈利作为首要任务，”吴在听证会上说，“它们会对公众压力和政府监督做出回应。”

他们还可能被指控开发信用评级模型，以减少这个国家令人震惊的种族和经济不平等现象。”⁴⁷²

减少“令人震惊的种族和经济不平等现象”在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口号，但让联邦政府负责信用评级决策的后果将是深远且令人深感不安的，尤其是如果负责创建和管理评分的机构被赋予“解决”社会弊病的权力。

例如，公共信用登记处可能会确保某些种族获得比更“有特权”的种族更低利率的汽车贷款。公共信用登记处的官员可能会这样推理：“亚洲人和白人已经有足够多的汽车了，所以让我们确保其他种族群体能获得最优惠的利率。”

同样，公共信用登记处可能会有效地拒绝一些成功企业主获得贷款资格。毕竟，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富了，不是吗？让我们给其他人一个机会。

“哦，你想用你攒了十年的钱申请新房抵押贷款？抱歉，你们邮政编码区域内同种族的房主已经够多了。我们需要更大的种族平等，所以你只能凭借极低的信用评级和极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勉强度日了。”

这些假设听起来可能很极端，但当琪琪说政府信贷机构可以开发“信用评级模型以减少这个国家巨大的种族和经济不平等”时，她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呢？

当前的信用评级行业是可以改进的。这毫无疑问。但让一个受政治动机驱使的政府官僚机构来负责信用评级，产生的问题将远多于解决的问题——当然，除非你想彻底重置当前的经济体系和社会契约。如果这是你的目标，那么琪琪呼吁建立政府信用评级就很有意义了。

附件K：七国集团的“重建得更好”

在大多数年份里，观看七国集团（G7）的会议——该组织由来自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世界领导人组成——就如同观看公共电视频道上模糊不清的交通法庭重播节目一样乏味。但2021年拜登总统首次参加的七国集团会议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拜登宣布他和他的七国集团伙伴们同意发起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发展计划，该计划似乎与我之前多次听到的克劳斯·施瓦布及其他“大重置”倡导者口中冒出的众多提议几乎一模一样。

拜登称该倡议为“重建更美好世界”。（听起来耳熟吗？）

根据白宫的一份声明，“通过B3W（重建更美好世界），七国集团及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将在四个重点领域协调调动私营部门资本，即气候、健康与卫生安全、数字技术以及性别公平与平等，并由我们各自的发展金融机构进行催化投资。”⁴⁷³

哈。那些“重点领域”听起来与几乎每一份已发布的大重置文件所设定的目标惊人地相似。

白宫估计将带来“数千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不会仅仅是对道路和桥梁进行普通投资。不，白宫表示这些投资将是“价值驱动的”，并“在财务、环境和社会方面以透明和可持续的方式进行”。⁴⁷⁴当然，它们还将专注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有人想到ESG了吗？）

我可以再写几段，进一步概述“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是如何与“大重置”目标公然挂钩的，但如果你现在还看不出来，那你真的是没上心。

“大重置”真的会在美国发生吗？

在第5章详细探讨“大重置”接近尾声时，我加入了一个我从听众和读者那里经常听到的问题的修改版：“‘大重置’真的会在美国这个地方发生吗？”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美国不是中国或欧洲——至少目前还不是——所以仅仅因为世界另一端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人就得被迫应对同样的问题。尽管我们有诸多问题，且近年来美国社会发生了近乎根本性的转变，但美国尚未完全丧失其灵魂。要是它已经丧失了，我也就不会费心写这本书了。

但是，当你把我在本章以及第五章中所概述的所有证据加起来——拜登的政策纲领和声明、拜登的“重建更美好未来”口号、美国银行和大公司中已经建立起来的庞大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基础设施、政府试图接管美国信用评级系统的举措、全球两百多家主要金融机构支持ESG体系的承诺、国会对ESG授权的呼吁、与负责任投资原则相关的投资者提供的超过 \$100 万亿美元的支持、七国集团（G7）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以及阿尔·戈尔、约翰·克里等有影响力的人物以及美国似乎无穷无尽的一系列激进组织、国际组织和数十亿美元企业的领导人所发表的推动“重置”的言论——很难想象任何一个理性的人怎么能否认“大重置”在美国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势头。

那么，我们可以问自己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大重置”是否可能，甚至不是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是否渴望它。也不是“大重置”是否会对市场或个人自由有害。正如本章和我的其他章节所证明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确定。相反，关键问题，即那个将定义美国下个世纪历史的问题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阻止它？

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本书下一章也是最后一章的主题。

— 7 —

DERAILING THE GREAT RESET

事情的真相是，你总是知道该做正确的事。只是
难的是去做。——诺曼·施瓦茨科
普夫将军 [475](#)

据各方说法，1917年4月9日从苏黎世开往德国的那列火车并无特别之处。和该地区发生的几十次其他火车行程一样，火车那响亮、强大的引擎声在瑞士美丽的风景中轰鸣，火车驶向更北的目的地时，窗外是起伏的山丘、风景如画的农舍，还有欧洲最大的瀑布之一——令人惊叹的莱茵瀑布。

如果你从远处观看这列火车，你会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对大多数旁观者来说，这列疾驰的客运列车在这个原本混乱的世界里，或许是恢复正常的一个可喜开端。尽管1917年的瑞士设法保持了和平，但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却深陷一场血腥的“大战”之中。

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夺走了数百万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生命。仅俄罗斯就有500万人伤亡。在冲突各方，士兵们在最恶劣的条件下死去——死于化学武器，或是在离家数百英里的冰冻战壕中被刺刀刺中胸膛。

在法国的索姆河战役中，仅在战役的第一天就有六万多名英国士兵阵亡。⁴⁷⁶

但是从苏黎世出发的瑞士火车上士兵寥寥无几，战争武器也同样稀少。许多乘客衣衫褴褛，只携带了最基本的物资：轻便衣物、毯子、供漫长旅途使用的书籍、书写用的纸和墨水，以及由香肠、奶酪、面包卷和煮鸡蛋组成的限量口粮。

这列火车、它的目的地以及乘客在几乎所有方面看起来都很正常，但这次命运攸关的旅程却毫无寻常之处。事实上，从最有意义的角度来看，它是非同寻常且改变世界的。数亿人的命运将因车上乘客的工作而永远改变，数百万人将死于火车上最深刻、最无情的旅行者之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如今人们更熟知他的化名列宁。⁴⁷⁷

当时年逾不惑的列宁，此前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流亡中度过，最终与一些激进分子定居在瑞士，这些激进分子因试图发起一场国际革命社会主义运动而被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驱逐。⁴⁷⁸

在瑞士期间，列宁整日狂热地写作。1916年，他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开始创作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国家与革命》——与此同时，他还在欧洲大陆各地秘密开展工作，以削弱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权威。

所以在1917年3月，当列宁——他在最近几个月里变得灰心丧气，并且确信他所认为不可避免的全球马克思主义革命可能还需要很多年——听说尼古拉退位时，他简直欣喜若狂。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俄国人民和士兵的自发革命后被迫下台，他们因尼古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处理方式而被剥夺了权利，并因关于一个古怪的西伯利亚神秘主义者拉斯普京在俄国宫廷影响力日益增大的谣言而感到不安。⁴⁷⁹

当沙皇被推翻的消息传到列宁那里时，他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同伴们开始不知疲倦地努力寻找返回俄国的途径。在那个时候，这次行程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瑞士周边的国家仍在打仗。在列宁离开苏黎世的前几周，列宁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同志变得非常绝望，以至于他们找到了一个最不可能的潜在盟友——德国，希望双方能达成协议。

德国政府并非列宁或其社会主义同胞的朋友，但德国官员最终被说服与他达成一项协议。他们将允许列宁和其他31名社会主义革命者在4月途经德国返回俄国，但前提是他们同意回国后致力于结束俄国对战争的参与。这是一个非凡且意想不到的阴谋，它将重塑世界历史。

在反社会主义的德国官员帮助下，列宁回到俄国，成为那些同情其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心中的英雄。尽管在俄国是少数派，但以列宁为首的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于10月25日晚攻占了彼得格勒（现称圣彼得堡）的冬宫，从俄国临时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临时政府如此软弱，冲突如此短暂，以至于第二天早上，许多彼得格勒市民都不知道革命已经发生，也不知道一个全新的国家即将诞生。

此后不久，列宁的社会主义者控制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随后建立了一支秘密警察部队契卡和集中营，并取缔了敌对的报纸和政党。

布尔什维克将自己重新命名为“共产主义者”，这既是为了在俄国境外进行品牌推广（在俄国境外，“布尔什维克”这个词并不为人所知），也是为了将列宁的革命者与其他支持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区分开来。然后，他们与德国谈判达成了一项条约，以便在与反革命白军力量在俄国进行内战时争取时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结束，但俄国的内战一直持续到1920年，社会主义红军在东欧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21年，希望引发一场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革命。

1922年12月30日，列宁的社会主义者们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其69年的历史中，数千万俄罗斯人和东欧人被其无情的政府以“平等”的名义谋杀、流放或不公正地监禁。⁴⁸⁰

尽管到1917年俄国革命可能不可避免，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肯定不是。

如果德国政府拒绝与列宁合谋，允许他和他的同志们在前往俄国的途中穿越德国，那么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企图很可能会受挫，也许今天列宁只会是历史中的一个脚注。

阴谋论

列宁乘坐火车穿越德国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程之所以重要，有诸多原因，但或许最被忽视的一点是，它证明了一个时机恰当的阴谋能够带来显著且危险的变革，即便这种变革看似极不可能发生。

美国人常常认为美国太大而不会失败，那些寻求对我们的社会和宪法进行革命性变革的边缘政治团体几乎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我敢肯定，沙皇尼古拉二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我愿意打赌，在1917年初，大多数俄罗斯人也不相信，在短短几年内，一群来自瑞士、相对贫穷且衣衫褴褛的政治流亡者会对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实行铁腕统治。然而，这恰恰发生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甚至大多数阴谋都应被当真。近年来，从假登月到变形蜥蜴人控制政府等荒谬的阴谋论在美国一些群体中流行起来。尽管嘲笑那些戴着锡纸帽、哀叹蜥蜴人崛起的胖家伙们汗流浹背的咆哮很诱人，但毫无事实依据的阴谋论，以及媒体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大肆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已成为当今美国面临的两大最大威胁。

因为人们不知道该信任谁，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另类事实”的世界里，似乎一切都是假的——假新闻、假愤怒、假指控。现在甚至有卖豆腐做的“火鸡”。还有什么是真的吗？

结果，美国人深感困惑，对任何不符合他们现有信仰体系的事物都极度怀疑。对媒体的信任度低得令人尴尬。只有三分之一自称是共和党人的人和不到一半的独立人士表示他们信任媒体。⁴⁸¹即使在有众多左倾出版物和电视网络可供选择的民主党人中，对媒体的信任度也只有66%。⁴⁸²

全球庞大的社交媒体基础设施和在线发布商模式也助长了阴谋论的泛滥。

大多数出版商和许多作者通过让他们所创作的文章获得点击量来赚取大量收入，所以文章越离谱，出版商和作者就越有可能获得丰厚的收入。媒体炮制了数千篇关于特朗普与俄罗斯勾结的报道，其中大多数最终都基于虚假信息，它们因此赚了数亿美元？这可能无法计算，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靠这种勾结的说法赚的钱比没有这种说法要多得多。真相并不重要；钱才重要。

阴谋论、不诚实的媒体报道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刻政治和社会分歧最终可能成为美国的最后一根棺材钉。如果我们甚至不能就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报道是否真实，甚至“真相”意味着什么达成一致，我们怎么能就种族、宗教、外交政策、人工智能或任何其他真正重要的复杂问题进行诚实的对话呢？

这种无视精心培育的真相、转而追求愤怒情绪和吸引眼球内容的文化所导致的混乱和部落主义，为“大重置”的支持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他们利用社会分裂和恐惧作为掩护，试图改变我国几乎每一个方面。任何有勇气站出来反对他们的人都被贴上阴谋论者的标签，并被当作疯子抛弃。而且，由于主流媒体极不愿意揭露真相，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从未听说过有充分文献记载、来源可靠的事实，这些事实可能会让他们每天在新闻中看到的几乎所有事情都焕然一新。

媒体持续的危言耸听以及普遍缺乏可信度，再加上大量的阴谋论——从蜥蜴人之类的到普通的“特朗普是俄罗斯特工”这种垃圾——让两党中许多诚实的人都认为，每一个阴谋指控都是假的，通常是政治势力为了掌权或保住权力而炮制的。然而，正如我们在列宁上台时看到的那样，阴谋论和阴谋事实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了解这种区别可能对美国的生存至关重要。

CONSPIRACY FACTS

在一个充斥着错误信息的世界里，你如何才能知道某件事是否属实呢？

如果你收听我的广播节目或阅读我的书籍有一段时间了，你可能已经知道我接下来要说的话：要遵循的绝对最重要的规则是，你必须自己做功课。不要仅仅因为你喜欢的媒体名人或新闻机构说了某件事，就相信它。即使是善意、诚实的人也可能犯错或误解他们所看到、读到或听到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自己做功课需要尽可能直接查阅原始资料，然后在适当的背景下审视引用内容和数据。你可能可以想象，我从听众、朋友以及通常是一流的记者和消息来源那里得到了很多故事的建议、提示和想法。但你可能想不到，我听过多少次某件事被说成是真的，结果后来发现，放在背景中看，那句“令人震惊”的引用或“惊人”的证据所表达的意思与许多其他人的解读完全不同。

除了直接查阅原始资料来自自己做功课之外，花时间阅读你不同意的来源的新闻和评论也很重要，无论这些来源是右派还是左派。人们听到我读《纽约时报》时常常感到惊讶。当然，《纽约时报》上有很多我不同意的观点文章和有偏见的新闻报道。在没有首先核实信息的情况下，你绝不应假定你在任何媒体上读到的内容都是真实的。话虽如此，《纽约时报》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之一，多年来其工作人员做了一些非常出色的报道，所以无论这个小家伙有多丑，我都不会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

如果你自己做功课，直接查阅原始资料，并阅读你能找到的所有内容，我相信你会发现我在这本书中概述的警告是真实的，而且如果我们不共同努力阻止“大重置”的蔓延，它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现实。

反击

我知道我常常给人一种悲观厌世的感觉。一天看十六个小时新闻就会这样。但事实是，我常常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巨大希望。

由于资本主义的神奇之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得更长久、更健康。互联网让人们能够获取过去几代人无法看到的信息，过去大多数家庭从三个广播电视网之一和当地报纸获取新闻和信息。

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国经济蓬勃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诸如减少监管和税收等保守主义原则，而且每个人——包括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和女性——都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受益。也许最重要的是，新一代年轻的思想家、演讲者和活动家正在崭露头角，我相信在我这样的人退休后的几十年里，他们将热情地倡导个人自由。

虽然有理由抱有希望，但也有很多令人深感担忧的理由。当我审视美国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时，我感觉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里像个陌生人。骚乱、抢劫、被烧毁的警察局、超出我们承受能力数万亿的开支、经济停摆、社交距离要求、对数十亿美元企业的万亿美元救助、专制的州政府——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子吗？

美国人正处在十字路口。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得决定是要走中国和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还是去追寻我们先辈的理想，他们曾在国内和遥远土地上的田野、沙漠、海滩和山脉中流血牺牲，试图确保这个人类自由伟大试验的持续存在。

美国以前也曾面临挑战和十字路口，而且形式多样。但我不确定这个国家是否经历过像“大重置”这样的事情。

从未有这么多美国人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的自由拱手让给全球精英。从未有这么多强大的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如此积极地背叛自己的国家，以追求一份有利可图的新裙带交易。从未有美国政客和激进组织如此公开地要求赋予统治阶级更多权力，而媒体、好莱坞和学术机构还满心欢喜、兴奋不已地迎合。

我们有一个改变方向、拥抱个人自由和尊重所有人原则的重要的、改变世界的机会，无论种族、宗教或性别。但不要搞错，时间不多了。如果我们现在失败了，我们的国家可能永远无法恢复。

发挥作用的力量如此强大，资金如此雄厚，并且如此执着于其目标，以至于如果“重置”全面实现，扭转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将讨论几种扰乱“大重置”运动的策略，在此过程中，阻止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并拯救我们的共和国。这份清单并非详尽无遗，也不会为读者提供关于每个主题的全面信息。然而，它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并为建立一场反击“大重置”及精英阶层现在和未来推动的其他类似运动的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勿以谎言为生

当你坚定不移地捍卫真理，无论它将你带向何方时，反对“大重置”的斗争就开始了。不要让政治忠诚的枷锁束缚你。成为真理的奴隶。挺身而出，反对所有那些想要你支持甚至容忍谎言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屈服于纳粹的主要原因是，愿意抵制希特勒及其支持者所宣扬的不诚实的恐惧煽动和神话的好人太少了。到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这样的人试图建立大规模抵抗纳粹的运动时，许多德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们先辈的真理。

我们不能等到如此可怕的情况出现才行动。我们现在必须真诚、热情且和平地进行抵制，以免为时过晚。

关于真理的重要性，有史以来最好的论述之一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写的。1974年2月12日，在被苏联流放的前一天，索尔仁尼琴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题为《不要靠谎言生活》。

在这部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中，索尔仁尼琴指出共产党政府最脆弱的点在于其谎言。他坚持认为，如果俄罗斯人民能够仅仅鼓起拒绝“每日参与欺骗”的意志，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就不会长久。

在其中，我们发现了被我们忽视的、通往解放的最简单、最容易获得的钥匙：个人不参与谎言！即使一切都被谎言所掩盖，即使一切都在谎言的统治之下，让我们以最微小的方式进行抵抗：让它们的统治不能通过我来实现！

这就是打破我们惰性的想象性包围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是最容易的方法，对谎言来说则是最具毁灭性的方法。因为当人们摒弃谎言时，谎言就会不复存在。它们就像寄生虫，只有依附于人才能够存活。

我们并非被要求走到广场上大声喊出真相，说出我们的想法——这很可怕，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但至少让我们拒绝说出我们不认同的话！⁴⁸³

在激励苏联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摒弃谎言之后，他接着提供了一份作为“诚实之人”生活的蓝图，这份蓝图可以成为我们自己反抗统治阶级的典范。

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说法，诚实之人

不会书写、签署或以任何方式发表他所能看到的任何歪曲真相的文字；

不会在私下或公开谈话中说出这样的话，不会照着提示卡念，也不会以教育者、游说者、教师、演员的身份说出这样的话；

在绘画、雕塑、摄影、技术或音乐中，不会描绘、支持或传播任何他所认为的虚假思想或对真理的歪曲。

在写作或演讲中，除非他完全认同所引用的思想并认为其完全符合上下文，否则不会为了满足私欲、获取保障或工作上的成功而引用任何“指导性”语录。

如果违背他的愿望和意志，不会被迫参加示威或集会；不会举起或高呼他不完全相信的旗帜或口号。

不会对自己不真心支持的提案举手投票；不会对自己认为可疑或不值得的候选人进行公开投票或无记名投票；

不会被驱使去参加预计会有强迫性和歪曲性讨论的会议；

一旦听到演讲者说出谎言、意识形态的胡言乱语或无耻的宣传，会立即从会议、讲座、戏剧或电影中退场；

不会订阅或零售购买歪曲或掩盖基本事实的报纸或期刊。⁴⁸⁴

索尔仁尼琴的抵抗计划简单却有力。并非每个人都有勇气公开抗议独裁政权，但通过拒绝参与谎言，民众可以大幅削弱共产党的权力和影响力。

如今也是如此。无论你是谁，无论公开反对“大重置”让你感觉多么不舒服，你都不必参与我们社会和经济中那些特别有害和不诚实的部分。通过拒绝成为精英谎言的一部分，你就能消除统治阶级对你和你家人生活的许多控制权。

统一战线

我们阻止“大重置”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是让身边的人了解实际发生的情况。但除非我们知道其他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相信某些事情的原因，否则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阅读和收听不同媒体的报道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这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让我们学会如何与那些依赖你可能不信任的媒体获取新闻和评论的朋友、邻居及家人进行沟通。

此外，如果一开始就用听起来很疯狂的警告，比如遥远的欧洲亿万富翁在达沃斯秘密会面，那么很多与你讨论“大重置”的人是不会相信你的。

但你认识的大多数人会有兴趣了解他们银行的情况、淘汰所有汽油动力汽车的计划、激进的“多元化”倡议和种族就业配额、应用于他们个人投资账户的ESG评分，以及联邦就业保障和普遍基本收入的提议。与他人谈论“大重置”的关键是找到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并从那里开始你的对话。

“大重置”的规模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政党或意识形态团体。保守派无法独自阻止“大重置”。独立人士或真正关心保护言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由派也做不到。我们必须通过找到共同立场来共同努力，在这个共同立场上，我们所有人都能坚定地团结在一起，就像过去所有政治派别的美国人共同努力帮助自然灾害后的受灾者、对抗外国威胁以及吉姆·克劳时代南方的种族偏见一样。

在政治光谱的两边，仍有许多诚实、善良的美国人认识到大型科技公司、取消文化以及庞大、强大的国际公司和金融机构所带来的巨大危险。这些人中有些人甚至在大型科技公司、好莱坞和传统媒体工作。他们和我一样，都不希望进行“大重置”。但我们右派中很少有人采取必要措施去接触他们以及左派的其他人，以建立一个能够应对我们所有人面临的严重威胁的联盟。

对于那些对跨党派合作持怀疑态度的人，请考虑拉斯穆森报告和心脏地带研究所2020年12月对可能选民进行的一项调查，该调查发现大多数选民拒绝接受作为“大重置”基础的核心概念。⁴⁸⁵

当被问及“美国企业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什么？”时，绝大多数受访者——高达84%——表示企业应专注于盈利、“为员工提供良好福利和薪酬”或向消费者提供“价格最低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只有6%的受访者表示“气候变化”应是首要任务，仅有3%的受访者回答是“利用企业资源追求社会正义事业”。

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当被问及“像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在制定美国企业监管规定方面应该有多大影响力？”时，只有9%的人回答“非常有影响力”。

正如这些结果所示，“大重置”支持者所要求的许多最重要政策极不受欢迎，民意调查显示，各种政治派别的美国人对“大重置”了解得越多，就越不想与之有任何关系。⁴⁸⁶

我们必须抛开分歧，专注于团结大多数美国人的原则，并在此过程中终结如今几乎渗透到我们社会各个角落的有害的“我们与他们对立”的文化——就像我们在美国历史上无数次做过的那样。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反对奥巴马政府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全国课程标准的斗争。如果各种政治派别的家长没有共同努力抵制那种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就会占上风，家长们将永远失去对孩子所学内容的控制权。此外，大多数美国孩子可能会被教导去认为 $2 + 7 =$ 蓝色大正方形。

相信我，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抛开政治分歧有多难，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但我们已别无选择。如果我们携手合作，就有可能阻止“大重置”在美国落地生根。但如果我们任由骄傲和党派偏见分散我们对眼前更大威胁的注意力，我们的国家将无法在未来的黑暗日子中幸存。

社区至上

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很少有美国人了解——我是说真正了解——他们的邻居。想想看。你能说出十个最亲近的邻居中多少人的名字？（不，“戴着糟糕假发的家伙”和“养着爱叫的狗的女人”不算。）你知道你的邻居以什么为生吗？他们的爱好是什么？有什么技能？在危机时刻，你能放心地向多少邻居求助？

你的当地社区情况如何？你认识当地执法部门吗？就算性命攸关，你能说出当地治安官的名字吗？（说不定哪天就会用到。）当地的商店老板呢？你从镇上的小企业购买商品和服务的频率有多高，相比大型连锁企业呢？你是在大通银行、美国银行或富国银行等“大银行”开户，还是在当地银行或信用社有账户？

美国人过去依赖邻居、当地企业和教会，但现在我们几乎完全依赖巨型公司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尽管我们知道它们中的许多对我们的价值观、愿望甚至消费者偏好毫不在意。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表明的，许多大公司和银行正在出卖美国人民，以讨好其他精英，填满自己的金库，并为自己和他们在政府中的腐败盟友获取更多权力。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亚马逊的两日达送货是一种便利的奢侈品，就继续把我们的财富交给那些致力于破坏我们所信仰的一切的人。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邻居、当地社区企业和官员，然后尽可能地支持他们。

你应该尽可能地限制你的债务，但如果你确实需要贷款，向当地的小型地区银行或信用社借款。亲自去见你当地的银行家。询问他们关于环境、社会和治理评分的问题，了解他们把你多少钱留在当地手头，而不是送到其他机构或放贷出去。了解他们与美联储的关系。

找出你所在城镇或城市中拥有焊接、管道安装、汽车修理、技术知识和农业等关键技能的人，并培养自己的技能，以便与他人进行交换。

抓住每一个机会拒绝联邦政府的资金，尤其是用于大学和商业活动的联邦贷款。这些钱可能而且将会被用来对付你——或者至少用来控制你的行为。

我们还必须成为社区的积极成员。加入当地的学校董事会或家长教师协会。如果你的孩子不上当地的学校，那就创办一个家庭教育协会。如果你有宗教信仰，找一个教堂并成为其积极成员。加入一个公民团体、俱乐部或其他能帮助你建立当地人际关系的组织。如果你的地区还没有农贸市场，那就创办一个。

如果你积极参与政治，不要把所有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上。与他人合作，确保你当地的治安官和地方检察官致力于捍卫宪法。了解你所在州的总检察长。如果他或她没有不懈地为捍卫你的自由而战，那就找一个会这样做的人。在未来几十年里，州和地方官员可能是你最大的捍卫者。

我知道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工作，而且如果继续像过去二十年那样生活要容易得多。但别搞错了，“大重置”精英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寄希望于冷漠和懒惰，因为如果每个人都选择最容易的道路，精英们的努力将畅通无阻地推进，他们将以我们为代价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

在本地生活并非最轻松或最便宜的事情，但这是你可以采取的最重要步骤之一，以让自己与如今主宰我们许多人生活的腐败“大重置”系统划清界限。

监管变化

在美国，或许使“大重置”脱轨的最快方法是让联邦政府发布监管变化，规定银行和金融机构做出贷款决策时，除财务考量外基于任何其他因素都是非法的，此举将破坏“大重置”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体系。

有趣的是，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周，他政府的货币监理署发布了一项旨在做到这一点的规定，名为《公平获取金融服务》。正如本杰明·齐彻为《真实清晰市场》所指出的，该规定要求：

大型银行和联邦储蓄协会基于“个性化、基于定量风险的客户风险分析与管理”做出贷款决策。翻译：贷款人不得基于某些企业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情况做出此类决策，明显的例子包括化石燃料或枪支生产商、营利性学院或私人监狱运营商、发薪日贷款机构，以及可能从事完全合法商业活动的其他机构。⁴⁸⁷

特朗普的《金融服务公平准入规则》本可阻止美国发生大部分的“大重置”——或者至少会使其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我说“本可”是因为拜登政府在2021年初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停止该规则的实施。⁴⁸⁸

鉴于拜登对“大重置”的喜爱，他决定停止特朗普的监管变革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又一个明确信号，表明拜登计划尽快继续推动ESG议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政府——即使是民主党政府——会不愿意恢复《金融服务公平准入规则》。当然，这不会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因为像所有行政行动一样，该规则很容易在未来再次被推翻，但这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国会将这样一项规则编纂成法律的决定将是阻止“重置”的一个更好、更长期的战略，但至少要到2025年才可能实现。

削减对全球主义的资金支持

尽管联合国长期以来一直攻击美国的利益和盟友，尤其是以色列，但美国人仍继续花费大量资金支持联合国机构。美国支付了联合国总预算的约五分之一，每年约 \$10 亿美元，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支付最多的。⁴⁸⁹ 分配给联合国的许多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努力，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但大量资金最终也用于支付联合国的其他费用，如行政成本以及制定和推动全球资本主义大“重置”的成本。

美国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强制性”支付。这些所需支付款项为世界卫生组织等特定联合国机构提供资金。⁴⁹⁰ 美国不应将这笔纳税人的钱交给联合国官僚进行分配，而应考虑自愿将其资金分配给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特定机构或其他有价值的事业。

转向自愿支付模式将给联合国及其机构带来压力。如果美国的额外资金受到影响，这些机构将更有可能高效运作。长期以来，这些机构一直被允许像它们那样庞大、臃肿且低效的全球官僚机构一样运作。

美国还应要求对联合国进行一次新的、全面的审计——我所说的不是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的某种内部调查。我们需要一次由美国牵头、两党参与的审查，看看美国人的钱是如何被花掉的。毕竟，如前所述，美国人承担了五分之一的费用，那么他们难道没有权利确保这笔钱不会被浪费在腐败、毫无用处的项目或给全球主义者约翰·Q的办公室配备第三台意式浓缩咖啡机上吗？

此外，美国不应继续被动地为统治阶级的事业提供资金，而应要求联合国扭转其众多左翼运动的方向，否则将面临失去美国对那些不提供直接人道主义援助或明显不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项目的资金支持。对于其他支持“大重置”同时又依赖美国慷慨资助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仍是“大重置”的最大支持者之一），也应发出同样的威胁。根据2018年的一份报告，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承诺总计1550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9个成员国中是最大的。⁴⁹¹

如果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拒绝整顿自身行为，美国应在联合国及其盟友之外建立更多联盟——这些联盟不奉行精英主义原则和全球主义，且不存在腐败问题——并将资金重新导向这些组织。这项工作将既昂贵又耗时，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将证明是值得付出努力的。

平衡预算

在过去二十年里，平衡联邦预算的理念已从现实变为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在这本书落入你手中之时，美国国债几乎肯定会接近或超过 \$29 万亿美元，而且可能高达30万亿美元，这取决于国会在未来几个月还会批准多少政府福利项目。

美国人已经对国会的鲁莽开支麻木不仁，但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恰当的背景下思考这个问题。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讨论的，过去二十年里大规模的货币印刷操作不仅带来了像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这样严重的经济风险，还成了“大重置”的支持者操纵和控制社会几乎方方面面的工具——从你吃的食物到你开的汽车，再到你房子的构成。因此，现代货币理论在很多方面都是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核心。

没有现代货币理论或其他类似的大规模货币印刷体系，“大重置”及类似计划将无法实现，或者需要采取极端暴力手段，而在现代社会，政府越来越难以诉诸此类手段。

这意味着平衡预算不仅对维持经济安全很重要，而且对确保美国人保持自由也很重要。

主要问题在于国会和总统几乎没有控制开支的动力。除了华盛顿特区少数理性的声音外，政府中的大多数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一样——对收买选票、迎合特殊利益集团以及任人唯亲更感兴趣，而不是在财政上负责。

美国人民如何迫使他们的政府实行财政约束？现代货币理论是法西斯毒药，唯一的解药是平衡预算修正案或其他一些对开支设严格限制的宪法修正案。

你可能会想：“格伦，如果我们甚至无法让国会议员通过一项平衡预算——或者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通过任何预算——我们怎么能推动他们通过一项永远限制其开支权力的新修正案呢？”

好问题。我们做不到。

说到控制开支，国会可能是没指望了。无限制印钞带来的政治好处总是会超过经济的长期健康以及政府危险扩张的可能性。不过幸运的是，美国人民不需要国会通过一项平衡预算修正案。

美国宪法提供了两种通过新修正案的方式。第一种，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是通过国会。如果国会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就一项宪法修正案达成一致——我知道，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旦四分之三的州，通过制宪会议或州立法机构投票，批准了该提议的修正案，它将成为法律。⁴⁹²

第二种鲜为人知的批准新修正案的方式是通过第五条规定的制宪会议。根据宪法第五条，如果三分之二的州，目前是三十四州，同意召开一个提议修正案的制宪会议，那么州立法者就可以承担通常由国会承担的角色，起草新的宪法修正案。一旦州立法机构批准，提议的修正案仍必须得到四分之三州的批准。⁴⁹³

乍一看，这对美国公众来说可能像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呼吁召开第五条修正案会议的运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获得了显著的支持。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根据宪法学者罗伯特·纳特尔森的说法，截至2018年，“至少有27个州立法机构有有效的申请，要求召开一次会议以提议通过一项平衡预算修正案。”这距离召集一次会议所需的数量仅差7个。⁴⁹⁴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包括纳特尔森在内的一些宪法历史学家和法律分析师认为，州申请的数量实际上可能高达33个，因为“至少有6个没有平衡预算修正案申请的州有要求召开全体会议的未决申请。”¹⁹⁵全体会议是指呼吁召开一次不限议题的修正案会议，不像平衡预算修正案那样仅限于单一议题。纳特尔森和其他人表示，历史和法律先例表明，不限议题的会议申请可以添加到更具体的申请中，比如那些要求通过平衡预算的申请，这意味着只要再有一个州提出申请，这个国家就将召开一次能够通过联邦预算要求的修正案会议。

一项控制联邦开支的修正案的通过将使现代货币理论变得毫无用处，并减缓美国政府在过去二十年中所经历的快速增长。而最妙的是，如果各州获得所需数量的申请，国会几乎无力阻止这一情况发生。

一些州议员，包括许多来自那些你可能认为会支持平衡预算修正案的州的保守派议员，出于对“失控会议”的担忧而反对这一重要举措。他们担心，如果召开第五条规定的会议，整部宪法可能会被一举改写，从而给极左派提供所需的机会，最终削减其长期以来反对的宪法部分内容，比如第二修正案。

然而，法律专家普遍认为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正如“各州公约”组织所指出的，“第五条包含许多保护美国宪法的保障措施，并确保只有得到广泛批准的修正案才能被采纳。最有力的保障是什么？由公约提出的任何修正案都要经过与国会提出的修正案完全相同的批准程序。它必须得到38个州的批准。这意味着如果只有13个州投反对票，答案就是否决。没有比这更安全的了！”⁴⁹⁶

尽管平衡预算修正案运动很少受到媒体关注，但它赢得了无数备受尊敬的现任和前任保守派政府官员的支持，如参议员汤姆·科伯恩、州长斯科特·沃克和参议员兰德·保罗。

由于缺乏限制政府支出的宪法授权，未来的国会和总统政府似乎极不可能，甚至可能无法将支出限制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扭转当前走向现代货币理论的趋势。这使得平衡预算修正案成为美国任何阻止“大重置”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他宪法改革

来一场历史小测验。1789年，美国国会作为《权利法案》的一部分通过了多少条宪法修正案？

如果你猜是十条，那么恭喜你；你显然在高中历史课上认真听讲。不过，对你来说不幸的是，你高中的历史课讲错了。国会实际上在《权利法案》中批准了十二条宪法修正案，但在修正案送交各州后不久，只有十条获得了所需四分之三州的批准，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权利法案》只包括十条修正案。⁴⁹⁷

最初的第二修正案与持枪权毫无关系；相反，它涉及给予国会议员的薪酬。尽管最初四分之三的州不同意批准该修正案，但它最终在两百年后的1992年作为第二十七修正案获得批准。

最初的第一修正案，历史学家常称之为“第一条”，从未得到四分之三州的批准，但在18世纪90年代已经非常接近。尽管很少有美国人了解第一条，但如果它获得批准，将会对国家的未来产生显著影响。

第一条的目的是确保众议院为美国公民提供充分的代表权。许多开国元勋担心国会有朝一日会变成寡头政治，少数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将统治一个拥有众多不同人口的大国。（听起来熟悉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开国元勋们提议对国会选区的人口规模加以限制，以便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众议院也随之扩大。

不过，开国元勋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是，这个上限究竟应该定得多大？

在就该问题进行了多次辩论之后，国会确定每个选区为40000名美国人，但应乔治·华盛顿的要求，国会将上限降至每个选区30000人。华盛顿在1789年早些时候开始了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华盛顿担心的是，超过30000人的众议院选区对于代表们来说太大，无法进行公平代表。⁴⁹⁸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是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上提出的唯一一项关于制定《权利法案》的要求。

根据第一条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上限将会提高，直到达到每50000人有一名代表的上限。但由于第一条从未得到批准——可能是由于一个抄写错误，这个错误会使该修正案在提交给各州的《权利法案》草案中无法实施 1789⁴⁹⁹——国会被赋予了自行设定众议院代表上限的权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众议院议员们意识到，国会人数越少，每位议员的权力就越大。因此，在19世纪，国会选区的规模稳步扩大，直到1929年，国会通过了《永久分配法案》，将众议院议员总数定为435人。⁵⁰⁰目前，众议院的规模仍为435人，尽管如今美国人口比1929年多了2亿。

由于国会不愿扩大众议院规模，如今每个众议院选区的平均人口超过75万，比1789年乔治·华盛顿建议的规模大24倍多。如果美国当初采用了正确撰写的第一条，如今美国众议院大约会有6600名议员，这将改变国会的运作方式。⁵⁰¹

我知道，再派六千多名政客去华盛顿特区的想法听起来令人痛苦，但在摒弃这个想法之前，请考虑以下几个原因，说明为何就国会规模而言，规模越大可能越好。

1. 给众议院增加数千名议员将大幅缩小平均国会选区的规模。在许多情况下，小城市和大城市中的个别社区将拥有自己的国会议员。

这将使普通民众更容易竞选公职。

2. 更小的选区规模将限制特殊利益集团和公司的影响力，而无需制定控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因为赢得选举将不再需要巨额资金。竞选众议院席位将类似于在许多小城市竞选市长。

3. 更小的选区将使公民更容易让政治家承担责任，这不仅是因为其他人竞选国会的难度降低，还因为从字面上讲，国会代表将与他们的选民成为邻居，因此不太可能像如今许多国会议员那样，一有机会就坑害他们。

4. 因为按照华盛顿的模式，包括许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内的普通美国人将有机会成为国会议员，所以国会极不可能愿意采纳世界经济论坛等组织和国际治理机构提出的全球主义提议，从而使“大重置”等国际独裁运动在美国的影响力大大降低。

5. 开国元勋们坚信限制国会选区的人口规模至关重要。直到一个世纪后，腐败的政客掌控局面时，才对美国人民强加了众议院代表人数的永久上限。你更信任谁：乔治·华盛顿还是我们国会中那些贪权的寡头？

当然，批准修正后的第一条，或者通过一个全新版本然后再批准它，在本章所描述的那种第五条规定的制宪会议之外很难实现，但如果足够时间，两者都是有可能的。值得记住的是，国会代表权可以随时通过法律改变。在美国人施加足够压力的情况下，国会可能被迫扩大众议院规模，而无需新的宪法修正案。

其他宪法修正案也可用于改革国会并限制美国统治阶级的权力，比如对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实行任期限制（这一想法已得到超过80%的美国人⁵⁰²支持）、严格限制所得税，以及废除第十七条修正案，该修正案确立了美国参议员的直接选举，在此过程中，剥夺了州立法机构制衡联邦政府权力的能力。

教育自由

新的宪法修正案本身将极大地推动国家走向阻止威权主义和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抬头，但从长远来看，减缓全球精英日益增长的权力的唯一途径是改革美国的教育体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些教育体系被建制派进步人士所劫持。一个必要的起点是K-12教育。

毫无疑问，美国教育由倾向民主党的教师主导。2017年，教育周刊研究中心对1122名教育工作者进行了全国性调查，包括教师、“学校领导”和“学区领导”。在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自称是登记在册的共和党人，这一比例与表示在2016年大选中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的比例大致相同。⁵⁰⁴ 相比之下，41%的教育工作者表示他们是民主党人，50%的人声称在2016年投票给了希拉里·克林顿。

教师工会在国家、州和地方选举中拥有巨大政治权力，其偏见更为严重。在2018年选举周期中，教师工会向候选人以及政治或意识形态组织捐赠了超过3000万美元，其中96%的资金流向了自由派。⁵⁰⁵ 此外，教师工会在2020年选举周期中捐赠的约\$43百万美元中，约97%捐给了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团体。这是最明显不过的偏见了。⁵⁰⁶

我毫不怀疑，许多隶属于民主党的教师和我一样反对既得利益集团，对“大重置”不感兴趣，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很大一部分教师——尤其是自称民主党人的教师——致力于扩大宣扬统治阶级精英价值观的国际机构。

这种偏见无疑渗透到了课程中。学生们被大量灌输有关气候变化“生存威胁”的言辞、关于自由市场的神话以及霍华德·津恩对美国历史的谎言。这些课程旨在让我们的年轻人反对美国、《权利法案》和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系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并将数亿人从贫困、奴役和暴政中解放出来。

确保美国儿童接受左右翼父母都希望传授给子女的价值唯一的途径，是为父母提供教育储蓄账户（ESA），使他们能够将孩子送到任何他们选择的K-12学校，无论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还是在家上学。几十年来，学者们一直在倡导设立此类教育储蓄账户，但两党中怯懦的政客们，因担心教师工会的强烈反对，基本上未能采取行动，尽管众多调查显示，学校选择计划在几乎所有人群中都很受欢迎。

美国儿童联合会发布、民意调查公司贝克研究公司（无关联）进行的一项对可能参加2018年选举的选民的调查发现，两党对学校选择都给予了压倒性支持。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教育储蓄账户，其中包括70%的民主党人、78%的独立人士、81%的共和党人、87%的西班牙裔和73%的非裔美国人。⁵⁰⁷

给予家长教育选择权不仅会在整个政治光谱上广受欢迎，还能让家长将孩子从宣扬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学校中带走，而且这还会显著提高教育成果，让学生更好地为工作或高等教育做好准备。

2019年，无党派智库“教育选择”（EdChoice）审查了140多项关于美国学校选择计划的实证研究，并确定绝大多数报告表明，有了学校选择，家长满意度、公民价值观以及种族/民族融合都得到了改善。⁵⁰⁸ 此外，在审查的26项考虑学校选择对公立学校考试成绩影响的研究中，24项表明学校选择计划提高了考试成绩，只有1项表明学校选择计划对结果有负面影响。⁵⁰⁹

鉴于所有这些数据，统治阶级竟然能这么长时间不让家长获得学校选择权，实在令人震惊。

拯救我们的共和国

如果书籍能拯救世界，那我早就拯救了——嗯，要么是我，要么是汤姆·克兰西，要么是苏·格拉夫顿。（我赌苏。）但书籍拯救不了世界。个人和家庭能——就像你这样的人。

即使是《圣经》，这本地球上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书籍，如果没有人宣讲和阐释福音，也毫无用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中所写：“这样，他们没有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没有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新国际版圣经，第14 - 15节）——或者就大重置而言，是坏消息。⁵¹⁰

大重置背后的势力强大。地球上一些最富有、人脉最广的男女正联合起来，要剥夺你的自由，并永远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予以反击，他们就会得逞。没有人能独自赢得这场战斗。不是我，不是你——没有人能独自做到。但是，如果我们这些致力于维护美国人长期享有的自由的人投身于自由事业，我们就不会失败。

你可能会想：“我没什么能做的。这些问题比我强大得多。我怎么能有所作为呢？”如果我们要在“大重置”中幸存下来并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及我们对未来挑战的态度。我们必须找到力量成为快乐的战士，而且我们再也不能让自己相信那个弥天大谎，即我们在个人生活中无能为力去推动事情发展。你并非渺小到无法帮助改变世界。

美国的历史是由普通男女塑造的，他们在被迫面对看似压倒性的困难时拒绝退缩。从种族隔离午餐柜台前的静坐示威到诺曼底海滩，当美国人捍卫真理、反对威权主义时，他们就会胜利。

我亲眼目睹这种情况的次数多得数不清，但我人生中最震撼的经历之一发生在2021年夏天。拜登总统对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灾难性处理，导致阿富汗政府垮台，塔利班在全国范围内掌权，我的观众为拿撒勒基金筹集了超过3000万美元，以营救数千名弱势阿富汗人，其中包括许多被标记为死亡的人。拜登政府的国务院不仅任由美国人和阿富汗人死去，还在每一个环节都莫名其妙地抵制我们的救援努力。

政府官员和大型企业没有拯救阿富汗的数千名男女老少；是退伍军人、热忱的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以及观看和收听我的电视及广播节目的普通美国人做到了这一点。

对于“你无需成为政治家或掌管数十亿美元公司的企业高管，也能在世界上产生真正影响”这一观点，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例证了。

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指出的，或许任何人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与他人谈论这些问题，来敲响关于“大重置”危险的警钟。在很多方面，比起那些拥有巨大影响力和大量社交媒体粉丝的人，你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我知道这很难让人相信，因为我是如此讨人喜欢的一个人，但至少可以说，有很多——我是说，很多——人对我评价并不高。（既然这是我的书，我就往最轻的方面说。）但我敢打赌，有很多人可能不听我的，但认识并尊重你，他们会认真对待你的意见和警告，因为他们信任你。

这本书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你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帮助他人认清“大重置”的真面目——这是一个全球主义的威权计划，旨在操纵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工业化社会——但当你合上这本书时，不要停止了解“大重置”支持者所宣扬的21世纪法西斯主义。

花时间做好自己的功课，对我在这里讨论的每一个观点进行自己的研究，然后与他人分享你的发现。找到那些担心美国正在滑向威权主义的邻居，组织起来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准备。通过支持像我在布莱兹媒体每天合作的那些支持自由的声音、研究人员和调查记者来了解最新情况。向你的孩子传授那些使美国成为今天这样非凡之地的价值观：尊重他人、荣誉、谦逊、同情心、对所有人自由的承诺以及信仰。当你选出的代表未能追求这些理想时，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1787年美国宪法由国会成员签署后，费城著名社会人物、该市市长的妻子伊丽莎白·鲍威尔问本杰明·富兰克林：“那么，博士，我们得到了什么：一个共和国还是一个君主国？”富兰克林回答说：“一个共和国——前提是你们能维持它。”⁵¹¹

让我们通过反击“大重置”以及美国国内外精英们的其他企图来捍卫我们的共和国，这些企图旨在以他们所谓仁慈统治的承诺和笑脸法西斯主义来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对自己、对我们的先辈以及对尚未出生的一代又一代美国人负有责任，他们终有一天会记得并感谢我们没有抛弃我们的自由——以及他们的未来。

尾注 前言

1. 托马斯·杰斐逊致彼得·卡尔，1787年8月10日，引自“杰斐逊语录与家庭信件”，托马斯·杰斐逊基金会，美国国会图书馆，于2021年9月26日访问，<https://tjrs.monticello.org/letter/1297>。
- 第1章：一个勇敢而可怕的新世界
2. 见迈克尔·塔德奥，“新研究：2015年天然气和石油支持103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美国石油学会，2017年8月1日，<https://www.api.org/news-policy-and-issues/news/2017/08/01/10-3-million-us-jobs-supported-by-natura>。
3. 保罗·德里森，“保护环境免受绿色新政影响”，政策简报，心脏地带研究所，2019年12月，<https://www.heartland.org/template-assets/documents/publications/EnviHarmsPB.pdf>。
5. 见气候行动政府监督组织工作人员所著《加利福尼亚州耗资1000亿美元的噩梦般高铁项目》，公民反对政府浪费组织，2020年7月1日，<https://www.cagw.org/thewastewatcher/californias-100-billion-nightmare-high-speed-rail-project>。
6. 关于美国的情况，见1995年至2019年日本的国债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国内生产总值（现价美元）——日本”，世界银行，于2021年3月14日访问，<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JP>。
7. 见《气候变化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成为焦点》，珀金斯·柯伊律师事务所，2021年3月8日，<https://www.perkinscoie.com/en/news-insights/climate-change-takes-center-stage-at-the-sec.html>。
8. 费德里卡·鲁索，《董事会中的政治：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的作用》，《外交官》，2019年12月24日，<https://thediplomat.com/2019/12/politics-in-the-boardroom-the-role-of-chinese-communist-party-comjtees/>。
9. See Ceri Parker, “8 Predictions for the World in 2030,” World Economic Forum, November 12, 2016,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11/8->
10. 例如，参见阿诺德·博特等人所著的《金融科技的真正新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博客，2020年12月17日，<https://blogs.imf.org/2020/12/17/what-is-really-new-in-fintech>。
11. 根据乔·拜登的高等教育计划，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参见贾斯汀·哈斯金斯和克里斯·塔尔戈所著的《哈斯金斯与塔尔戈：拜登的免费公立大学计划可能会使大多数私立大学走向毁灭》，福克斯新闻，2020年7月19日，<https://www.foxnews.com/opinion/biden-free-college-justin-haskins-chris-talga>。
12. 伯尼·桑德斯，《公共教育的瑟古德·马歇尔计划》，伯尼·桑德斯之友，2021年9月22日访问，网址为for-a-great-reset。14. 施瓦布，《现在是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15. “关于：大重置：2021年开始的独特双峰”，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7月14日访问。该网站后来已被世界经济论坛移除，但仍可在网页存档中获取，网址为<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91919387/http://www.weforum.org/WorldEconomicForum>。16. 见“拜登2020年大选：这些专家的预测”，彭博新闻社，2020年6月3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6-03/biden-2020-election-expert-predictions>。
17. 怀廷，《世界如何“重置”》。
19. 怀廷，《世界如何“重置”》。作者添加了引号中的强调内容。
20. “关于：大重置”，世界经济论坛。
2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阿尔·戈尔谈气候危机：“现在是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今日秀》，2020年6月19日，流媒体视频，时长7:02，<https://www.today.com/video/al-gore-talks-climate-crisis-this-is-the-time-for-a-great-reset-85439045592>，引自贾斯汀·哈斯金斯，《阿尔·戈尔加入全球精英呼吁生态社会主义的“大重置”提议》，《阻止社会主义》，2020年6月22日，<https://stoppingsocialism.com/2020/06/al-gore-great-reset-2/>。
22. 安娜·布鲁斯·洛克哈特和罗斯·柴内，《“常态已行不通”——约翰·克里、菲利普·阿蒂巴·戈夫等人谈后……的新社会契约》/身份标识，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24日，<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great-reset-social-contract-john-kerri-philip-goff>。
23. 《关于：大重置》，世界经济论坛。
4. 施瓦布，《现在是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
25. 例如，见“朱民·简介贡献者”，世界经济论坛，访问时间：2021年3月19日，<https://www.weforum.org/agenda/authors/min-zhu>。
26. 例如，见布莱恩·弗拉德，《亚马逊因封禁跨性别主义描述为精神疾病的书籍而受到抨击》，福克斯新闻，2021年3月13日，<https://www.foxnews.com/media/amazon-bans-books-that-frame-transgender-and-other-sexual-identities-as-mental-illnesses>。
27. 在众多引用中，见乔丹·诺维特，“Parler被下架显示了像亚马逊这样的云服务提供商的特殊权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2021年1月16日，<https://www.cnbc.com/2021/01/16/how-parler-deplatforming-shows-power-of-cloud-providers.html>。
28. 弗拉德，“亚马逊因封禁书籍而受到抨击”。
29. 维韦卡·诺瓦克，“拉姆的不公正指责”，事实核查网，2011年1月13日，<https://www.factcheck.org/2011/01/bum-rap-for-rahm>。
30. 例如，参见比利·汤姆森的《冠状病毒治安维持者：中国村民挖路并用长矛武装自己以阻止武汉居民逃入他们的社区》，《每日邮报》，2020年1月29日，<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7941947/How-Chinese-villages-coronavirus-epicentre-stop-Hubei-residents-fleeing-land.html>。
31. 爱丽丝·米兰达·奥尔斯坦的《专家担心冠状病毒隔离和旅行禁令可能适得其反》，《政治》杂志，2020年2月4日，<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2/04/coronavirus-quarantine-travel-110750>。
32. 罗西·斯宾克斯的《谁说去中国旅行不安全？》，《纽约时报》，2020年2月5日，<https://www.nytimes.com/2020/02/05/opinion/china->
33. 梅根·蒂尔金，《健康专家警告称中国旅行禁令将阻碍新冠病毒应对工作》，STAT新闻网，2020年1月31日，>><https://www.statnews.com/2020/01/31/as-far-right-calls-for-china-travel-ban-health-experts-warn-coronavirus-response-would-suffer/>。
34. Zachary Stieber, “New York City Mayor Threatens to ‘Permanently’ Close Places of Worship That Resist Shutdown Order,” The Epoch Times, March 30,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new-york-city-mayor-threatens-to-permanently-close-places-of-worship-that-resist-shutdown-order_3290771.html。
35. 俄勒冈生活政治团队，《阅读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的新行政命令》，《俄勒冈人报》，2020年3月23日更新，<https://www.oregonlive.com/coronavirus/2020/03/read-oregon-gov-kate-browns-new-executive-order.html>。
36. 我的西北员工，“英斯利州长发布华盛顿州居家公告”，我的西北，2020年3月24日，
37. 见“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监狱政策倡议组织，2020年7月14日更新，<https://www.prisonpolicy.org/virus/virus/virusresponse.html>。
38. 丽莎·巴特列夫，“加利福尼亚州提前获释的3500名囚犯中很少有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美国广播公司第7频道电视台，2020年4月25日，<https://abc7.com/prisonaill-inmate-newsom/6127979>。
39. 李·德维托，“违反密歇根州居家令现在将被罚款1000美元”，《底特律都会时报》，2020年4月3日，<https://www.metrotimes.com/news-hits/archives/2020/04/03/violating-michigan-stay-at-home-order-is-now-a-1000-fine>。
40. 吉姆·杰拉希，“罗德岛州州长派遣国民警卫队挨家挨户搜寻纽约人”，《国家评论》，2020年3月30日，<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rhode-islands-governor-sends-the-national-guard-out-in-a-door-to-door-search-for-new-yorkers>。
4. 见艾伦·雷诺兹，《一个模型如何模拟出220万美国新冠死亡病例》，卡特研究所，2020年4月21日，
42.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冠状病毒（COVID-19）仪表盘》，联合国，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9月22日，<https://covid19.who.int>。
43. 克里斯汀·费雷蒂，《惠特默预计居家令将短期延长》，《底特律新闻》，2020年4月22日更新，<https://www.detroitnews.com/story/news/local/michigan/2020/04/22/whitmer-expects-short-term-extension-stay-home-order-covid-19/3006012001>。
44. 迦勒·帕克，《纽约牧师因举行免下车教堂礼拜面临1000美元罚款威胁》，福克斯新闻，2020年5月19日，<https://www.foxnews.com/us/coronavirus-new-york-church-police-drive-in-service>。
45. 迈克·苏里亚尼，《密西西比州做礼拜者在参加免下车礼拜仪式时被罚款500美元》，WREG电视台，2020年4月10日，46. 《肯塔基州一对夫妇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后拒绝隔离，被居家监禁》，KMOV电视台，2020年7月19日，<https://www.kmov.com/news/kentucky-couple-under-house-arrest-after-testing-positive-for-covid-19-refusing-to-quarantine/article-7924c1b2-c9d8-11ea-982e-8f88f63760aa.html>。
47. 《肯塔基州一对夫妇》，KMOV电视台。
48. 《肯塔基州一对夫妇》，KMOV电视台。
- [49]（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于2020年7月23日获取，bls.gov。
50. 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交易经济学网站，于2020年7月23日获取，<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stock-market>。
51. 见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美国房屋销售中位数价格》，FRED数据库，于2020年4月23日更新，
52. 美国劳工统计局，bls.gov。

53. 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gov.

14. 杰夫·考克斯, “又有210万人申请失业救济, 但总失业人数减少”,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2020年5月28日, <https://www.cnbc.com/2020/05/28/weekly-jobless-claims.html>.

55. 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gov.

56. 梅根·亨尼, “大多数小企业申请了薪资保护计划冠状病毒救助: 以下是获得贷款的企业数量”, 福克斯商业频道, 2020年5月22日, <https://www.foxbusiness.com/small-business/most-small-businesses-applied-for-coronavirus-relief-through-ppp-heres-how-many-received-the-cash>.

57. 阿曼达·马西亚斯, “在抗击冠状病毒的战斗中, 纽约的美国海军医院船近90%为闲置状态”,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2020年4月17日, <https://www.cnbc.com/2020/04/17/new-york-navy-hospital-ships-nearly-90-percent-idle.html>.

58. 事件201, “关于事件201演习”, 健康安全中心, 访问时间: 2020年8月20日, <https://www.cdc.gov/media/releases/2020/s0820-201.html>.

543. 迈克·利利斯和斯科特·王, 《众议院民主党人着眼更广泛的第三阶段经济刺激计划》, 《国会山报》, 2020年3月19日, <https://thehill.com/homenews/488543-house-democrats-eyeing-much-broader-phase-3-stimulus>.

60. 利利斯和王, 《众议院民主党人》。引文中的强调部分由作者添加。

61. 利利斯和王, 《众议院民主党人》。

62. 安德鲁·马克·米勒, 《民主党高层称冠状病毒救助计划是“按照我们的愿景重组事物的绝佳机会”》, 《华盛顿观察家报》, 2020年3月24日,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news/report-clyburn-says-coronavirus-relief-package-a-tremendous-opportunity-to-reimagine-our-economy>.

63. 布鲁克·辛曼, 《兰德·保罗称共和党内午餐会就像与“伯尼兄弟”会面, 抨击党内开支问题》, 福克斯新闻, 2020年7月22日,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rand-paul-gop-lunch-meeting-bernie-bros>.

64. 辛曼, 《兰德·保罗》。

65. 塔拉·西格尔·伯纳德和罗恩·利伯, 《关于刺激支票、失业与新冠病毒救助计划常见问题解答》, 《纽约时报》, 2020年6月25日, <https://www.nytimes.com/article/coronavirus-stimulus-package-questions-answers.html>.

66. 一些收入超过此处所述收入限额的个人和夫妇也收到了刺激资金。金额根据收入有所不同, 最终会完全逐步取消。

67. 洛里·科尼什, 《已发放1.59亿张刺激支票。如果您仍未收到该怎么办》,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2020年6月4日, <https://www.cnbc.com/2020/06/04/irs-has-sent-159-million-stimulus-checks-how-to-get-your-1200.html>.

68. 伯纳德和利伯, 《常见问题解答》。

69. 雅各布·普拉穆克, 《拜登签署1.9万亿美元新冠疫情救助法案, 为刺激支票和疫苗援助铺平道路》,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2021年3月11日, <https://www.cnbc.com/2021/03/11/biden-1-point9-trillion-covid-relief-package-thursday-afternoon.html>.

70. 见阿米莉亚·汤姆森·德沃 (Amelia Thomson-DeVeaux), “许多美国人从失业救济中获得的钱比工作所得还多”, 《FiveThirtyEight》新闻, 2020年5月15日,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many-americans-are-getting-more-money-from-unemployment-than-they-were-from-their-jobs>.

2. 杰夫·斯坦 (Jeff Stein)、安德鲁·范·达姆 (Andrew Van Dam) 和伊莱·罗森伯格 (Eli Rosenberg), “随着3000万美国人面临关键截止日期, 白宫暗示愿意就失业问题达成协议”, 《华盛顿邮报》, 2020年7月14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0/07/14/unemployment-benefits-expiring-coronavirus/>.

73. 普拉穆克 (Pramuk), “拜登签署1.9万亿美元新冠疫情救助法案”。

74. 乔纳森·英格拉姆 (Jonathan Ingram)、尼古拉斯·霍顿 (Nicholas Horton) 和山姆·阿道夫森 (Sam Adolphsen), “额外的新冠疫情医疗补助资金让各州付出高昂代价”, 政府问责基金会, 2020年4月8日, <https://thefga.org/research/covid-19-medicaid-funds>.

75. 英格拉姆、霍顿和阿道夫森, “额外的新冠疫情医疗补助资金”。

76. 英格拉姆、霍顿和阿道夫森, 《新冠疫情期间额外的医疗补助资金》。

20. 见《美国政府债务: 1942 - 2020》, 交易经济学网站, 于2020年7月24日访问,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government-debt>.

80. 克里斯·爱德华兹, 《危机可能使联邦债务增加6万亿美元》, 卡托研究所自由论坛, 2020年4月21日, <https://www.cato.org/blog/crisis-may-add-6-trillion-federal-debt>.

81. 见《美国政府债务: 1942 - 2020》, 交易经济学网站。

82. 《信贷与流动性计划及资产负债表》,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 于2020年8月18日访问,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credit-and-liquidity-plan-and-balance-sheet.htm>.

83. 马诺伊·辛格, 《解读美联储资产负债表》, 投资百科, 2020年5月11日,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economics/10/understanding-the-fed-balance-sheet.asp>.

84. 《信贷与流动性计划》,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

85. 比尔·达德利, 《美联储的冒险业务值得一试》, 彭博社, 2020年6月23日,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6-23/coronavirus-fed-risk-with-10-trillion-balance-sheet-is-worth-it>.

86. 迈克尔·P·里根和凯瑟琳·格雷费尔德, 《不管你喜不喜欢, 现代货币理论实验正在进行》, 彭博社, 2020年8月14日,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8-14/like-it-or-not-a-modern-monetary-theory-experiment-is-underway>.

87. 里根和格雷费尔德, 《不管你喜不喜欢》。

88. 谢尔盖·克莱布尼科夫, 《特朗普在达沃斯批评美联储阻碍美国经济》, 《福布斯》, 2020年1月21日, <https://www.forbes.com/sites/sergeiklebnikov/2020/01/21/trump-criticizes-federal-reserve-at-davos-for-holding-back-us-economy/#577c32319ebd>.

89. 保罗·康纳, 《特朗普: 美联储阻碍美国经济发展》, 福克斯商业频道, 2019年10月29日, <https://www.foxbusiness.com/markets/rump-federal-reserve-holding-economy-back>.

90. 斯蒂芬妮·凯尔顿, 《保罗·克鲁格曼问我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问题。以下是四个答案》, 斯蒂芬妮·凯尔顿 (网站), 2020年8月20日访问, <https://stephaniekelton.com/paul-krugman-asked-me-about-modern-monetary-theory-here-are-4-answers>.

91. 《大重置》, 世界经济论坛, 2020年7月24日访问, <https://www.weforum.org/great-reset>.

93. 克洛伊·泰勒, 《查尔斯王子称新冠疫情危机为重启经济带来“黄金机遇”》,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2020年6月3日, <https://www.cnbc.com/2020/06/03/prince-charles-covid-19-a-golden-opportunity-to-reboot-the-economy.html>.

94. “大重置: 简介”, 世界经济论坛, 2020年6月3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919193837/https://www.weforum.org/great-reset/about>.

95. “大重置: 简介”, 世界经济论坛。

96. 凯特·怀廷, “专家称新冠疫情后世界如何‘重置’自身”, 世界经济论坛, 2020年6月3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covid19-great-reset-gita-gopinath-jennifer-morgan-sharan-burrow-climate>.

97.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更绿色、更智能、更公平”, 世界经济论坛, 2020年6月3日, <https://www.weforum.org/great-reset/live-updates/week-ending>.

98. 罗伯特·E·莫里茨, “要重塑未来, 我们必须携手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 2020年7月17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7/to-reinvent-the-future-we-must-all-work-together>.

99. 莫里茨, 《重塑未来》。

100. 泰勒, 《冠状病毒危机带来“黄金机遇”》。

101. 怀廷, 《新冠疫情后世界如何“重置”》。

第3章：气候变化：“新世界秩序”的催化剂
抱歉，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103. 参见格伦·贝克所著《生态社会主义与气候变化》，载于《与社会主义者辩论》第8章（纽约：门槛版，2020年）。
104. “总野火数量与面积（1926 - 2019年）”，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访问时间：2019年9月20日，https://www.nifc.gov/fireInfo/fireInfo_stats_totalFires.html。
194. P. J. 克洛茨巴赫等人，《美国大陆飓风登陆频率及相关灾害观测与未来风险》，《美国气象学会通报》
10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形势》，2020年7月28日访问，<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csdb/en>。
107. 《全球谷物产量预测创新高，库存消费比升至二十年最高水平》，《世界粮食形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20年7月28日访问，<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csdb/en>。
108. 凯尔西·派珀，《气候变化是“生存威胁”还是仅仅是灾难性威胁？》，Vox，2019年6月28日，<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9/6/13/18660548/climate-change-human-civilization-existential-risk>。
109. 乔·拜登@JoeBiden，“气候变化构成生存威胁”，推特，2020年1月27日
(<https://twitter.com/joebiden/status/1221880050951176192>)<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0/09/22/media-must-put-existential-threat-climate-change-front-center/>。
110. Katrina vanden Heuvel. “Media Must Put 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Front and Center.”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2, 2020.
111. 丹尼尔·克雷默，《格雷塔·桑伯格：这位气候活动家是谁，她的目标是什么？》，BBC，2020年2月28日，<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9918719>。
112. 克雷默，《格雷塔·桑伯格》
113. 伊丽莎·魏斯，“你怎么敢？”解读格雷塔·桑伯格在联合国及世界领导人面前发表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激昂演讲，《今日美国》，2019年9月24日，<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2019/09/23/greta-thunberg-tells-un-summit-youth-not-forgive-climate-inaction/2421335001>
114. 魏斯，“你怎么敢？”
115. 魏斯，“你怎么敢？”
116. 《捉鬼敢死队》，由伊万·雷特曼执导（哥伦比亚 - 德尔菲制作公司，1984年）。比尔·默里、丹·艾克罗伊德和哈罗德·雷米斯主演。
117. 完整调查结果显示马修·史密斯，《舆论对28个国家和地区3万人的新研究揭示东西方态度的显著差异》，舆观，2019年9月15日，<https://youngov.co.uk/topics/science/articles-reports/2019/09/15/international-poll-most-expect-feel-impact-climate>
118. 史密斯，“YouGov新研究”。
119. 汤森路透基金会，“五分之一英国儿童称梦到气候变化噩梦”，路透社，2020年3月2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climate-change-children/one-in-five-uk-children-report-nightmares-about-climate-change-idUSL1N2AV11FF>。
121. 维多利亚·奈特，“气候悲痛”：对地球未来的担忧重压美国人心理健康，凯撒健康新闻，2019年7月18日<https://khn.org/news/climate-grief-fears-about-the-planets-future-weigh-on-americans-mental-health>。
122. 奈特，“气候悲痛”。
123. 奈特，“气候悲痛”。
124. 阿亚娜·伦西，“支持小组助力应对气候变化心理影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2019年8月29日，<https://www.cbsnews.com/news/the-good-grief-network-support-group-helps-to-deal-with-psychological-effects-of-climate-change>。
125. “什么是善悲网络？”，善悲网络，访问时间：2020年7月29日，<https://www.goodgriefnetwork.org/about>。
127. 苏珊·克莱顿等人，《心理健康与我们不断变化的气候：影响、启示与指导》，美国心理学会，2017年3月，<https://www.apa.org/news/press/releases/2017/03/mental-health-climate.pdf>。
128. 杰西卡·科拉罗西，《为环境感到压力？你并不孤单》，《边缘》，波士顿大学，2019年4月22日，<http://www.bu.edu/articles/2019/climate-grief>。
129. 马歇尔·伊凡，《我们需要谈谈在气候变暖的世界里生育的伦理问题》，《Vox》，2020年3月11日，<https://www.vox.com/2019/3/11/18256166/climate-change-having-kids>。
130. 伊莱扎·雷尔曼和沃尔特·斯基，《超过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与众议员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一样，在气候变化的威胁迫在眉睫时担心生育子女》，《商业内幕》，2019年3月4日，<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millennials-americans-worry-about-kids-children-climate-change-poll-2019-3?>
131. 克莱尔·凯恩·米勒，《美国人的生育数量在减少。他们向我们说明了原因》，《纽约时报》，2018年7月5日，<https://www.nytimes.com/2018/07/05/upshot/americans-are-having-fewer-babies-they-told-us-why.html>。
132. 《关于我们》，灭绝叛乱组织，访问时间：2020年8月18日，<https://extinctionrebellion.uk/the-truth/about-us>。
133. < 玛莎·巴斯比，《灭绝叛乱抗议者向财政部喷洒假血》，《卫报》，2019年10月3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oct/03/extinction-rebellion-protesters-spray-fake-blood-treasury-london>。
134. 杰西·杨和伊莱扎·麦金托什，《伦敦交通中断期间，愤怒的通勤者将灭绝叛乱抗议者拖下火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9年10月17日，<https://www.cnn.com/2019/10/17/uk/extinction-rebellion-london-intl-hnk/index.html>。叛乱抗议者将自己粘在银行门口
135. “Extinction Rebellion Protesters Glue Themselves to Door of Bank,” *Dutch News*, October 8, 2019, <https://www.dutchnews.nl/news/2019/10/extinction-rebellion-protesters-glue-themselves-to-door-of-bank/>。
136. 大卫·华莱士 - 韦尔斯，《无法居住的地球》，《纽约杂志》，2017年7月10日，<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2017/07/climate-change-earth-too-hot-for-humans.html>。
137. 华莱士 - 韦尔斯，《无法居住的地球》。
138. 华莱士 - 韦尔斯，《无法居住的地球》。
139. 珍·克里斯蒂安森，《研究称气候变化每年导致25万人死亡是“保守估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9年1月16日。
140. 特德罗斯·阿德诺姆·盖布雷耶苏斯，《气候变化已经在杀害我们》，《外交事务》，2019年9月23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09-23/climate-change-already-killing-us>。
141. 阿德诺姆·盖布雷耶苏斯，《气候变化》。
142. 马特·西蒙，《气候危机如何在九个令人震惊的图表中杀害我们》，《连线》，2019年11月13日，<https://www.wired.com/story/how-the-climate-crisis-is-killing-us>。
143. 多天·赖斯，《气候变化可能使云层消失，让地球变得更热》，《今日美国》，2019年2月25日，<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19/02/25/global-warming-could-zap-earths-clouds-bake-us-even-more/2980788002>。
144. 莎拉·克纳普顿，《BBC员工被告知停止邀请怪人参加科学节目》，《电讯报》，2014年7月4日，
145. 亚伦·鲁帕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敦促人们无视其经常在电视上报道的气候变化否认者》，《Vox》，2018年12月11日，<https://www.vox.com/2018/12/11/18136551/cnn-climate-change-debunk>。
146. 伊恩·施瓦茨，《查克·托德：“我们不会给气候变化否认者时间”，《RealClear Politics》，2019年1月1日，<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video/2019/01/02/chuck-todd-im-not-going-to-give-time-to-climate-deniers.html>。
147. 见马克·佩里，“500名专家致信联合国称不存在气候紧急情况”，美国企业研究所，2019年10月1日，<https://www.aei.org/carpe-diem/there-is-no-climate-emergency-say-500-experts-in-letter-to-the-united-nations>。
148. 佩里，“不存在气候紧急情况”。
150. 罗杰·贝兹德克等人，《气候变化再审视II：化石燃料》（伊利诺伊州阿灵顿高地：气候变化非政府小组，2019年），<http://climatechangereconsidered.org/climate-change-reconsidered-ii-fossil-fuels>。
151. 乔治·格策，“1975年将出现严重饥荒预测”，《盐湖论坛报》，1967年11月17日，迈克尔·米洛伊和史蒂文·米洛伊引用，“又错了：50年失败的生态灾难预测”，竞争企业研究所，2019年9月18日，<https://cei.org/blog/wrong-again-50-years-failed-eco-pocalyptic-predictions>。
152. 格策，“1975年将出现严重饥荒预测”。
154. See Mvron Ebell and Steven Millov. “Wrong Again: 50 Years of Failed Eco-Pocalyptic Predictions,”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 September 18, 2019.
153. Getze, “Dire Famine Forecast by 1975.” <https://cei.org/blog/wrong-again-50-years-failed-eco-pocalyptic-predictions>.
155. 埃贝尔和米洛伊，《又错了》。
156. 埃贝尔和米洛伊，《又错了》。
157. 安东尼·塔克，《太空卫星显示新冰河时代即将迅速来临》，《卫报》，1974年1月29日，引自埃贝尔和米洛伊，《又错了》。
158. 《另一个冰河时代？》，《时代》周刊，1974年6月24日，引自埃贝尔和米洛伊，《又错了》。
159. 《另一个冰河时代？》，《时代》周刊。
160. 安东尼奥·加斯帕里尼等人，《高低环境温度导致的死亡风险：一项多国观察性研究》，《柳叶刀》第386卷，第9991期（2015年7月），第369 - 375页，[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4\)62114-0/fulltext](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4)62114-0/fulltext)。

161. Suzv Hansen. "Stormv Weather." *Salon*, October 23, 200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202162233/https://www.salon.com/books/int/2001/10/23/weather>.
162. 塞思·博伦斯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科学家:“我们完了”》,美联社,2008年6月24日,引自埃贝尔和米洛伊,《又错了》。
163. 《海平面上升可能使国家消失:联合国官员》,美联社,1989年6月30日, <https://www.newspapers.com/image/247922164/?terms=global%2Bwarming%2Bnoel%2Bbrown>.
164. 《海平面上升可能使国家消失》,美联社。
165. 《五角大楼的主要发现》,《卫报》,2004年2月22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04/feb/22/usnews.theobserver1?>
166. 《主要发现》,《卫报》。
167. 《阿克顿研究所:阿克顿勋爵语录存档》,阿克顿研究所,2020年7月31日访问, <https://www.acton.org/research/lord-acton-quote-archive>.
168. 《美国按能源来源划分的发电量是多少?》,美国能源信息署,2020年7月31日访问, <https://www.eia.gov/tools/faqs/faq.php?id=427&t=3>.
169. 《美国按能源来源划分的发电量是多少?》,美国能源信息署。
170. 迈克尔·谢伦伯格,《新研究发现太阳能和风能的不可靠性使电力成本更高》,《福布斯》,2019年4月22日, <https://www.forbes.com/sites/michaelsellenberger/2019/04/22/unreliable-nature-of-solar-and-wind-makes-electricity-much-more-expensive-major-new-study->
171. 《核反应堆的寿命有多长?比你想象的长得多》,美国核能办公室,2020年4月16日, <https://www.energy.gov/ne/articles/whats-lifespan-nuclear-reactor-much-longer-you-might-think>.
172. 艾萨克·奥尔,《如今建造的每一台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到2050年都将成为废金属》,美国实验中心,2019年6月26日, <https://www.americanexperiment.org/2019/06/every-wind-turbine-solar-panel-built-today-will-scrap-metal-2050/>.
173. 奥尔,《每一台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
174. 奥尔,《每一台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
175. 奥尔,《每一台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板》。
176. 艾萨克·奥尔,《拜登的新能源计划糟糕透顶》,美国实验中心,2020年7月16日,
177. 见《核能的完整论据》,环境进步组织,访问时间:2020年7月31日, <https://environmentalprogress.org/the-complete-case-for-nuclear>.
178. 保罗·德里森,《保护环境免受绿色新政之害》,政策简报,美国心脏地带研究所,2019年12月, <https://www.heartland.org/template-assets/documents/publications/EnvHarmsPB.pdf>.
179. 德里森,《保护环境》。
180. 迈克尔·谢伦伯格,《如果太阳能板如此清洁,为何会产生如此多有毒废物?》,《福布斯》,2018年5月23日, <https://www.forbes.com/sites/michaelsellenberger/2018/05/23/if-solar-panels-are-so-clean-why-do-they-produce-so-much-toxic-waste/#404c9a1121c2>.
181. Christina Stella, "Unfurling the Waste Problem Caused by Wind Energy," NPR, September 10, 2019, <https://www.npr.org/2019/09/10/759376113/unfurling-the-waste-problem-caused-by-wind-energy>.
182. 迈克尔·谢伦伯格,《为何可再生能源无法拯救地球》,《奎利特》,2019年2月27日, <https://quilliet.com/2019/02/27/why-renewables-cant-save-the-planet>.
183. 迈克尔·谢伦伯格,《别再让你对核废料的荒谬恐惧扼杀地球》,《福布斯》,2018年6月19日, <https://www.forbes.com/sites/michaelsellenberger/2018/06/19/stop-letting-your-ridiculous-fears-of-nuclear-waste-kill-the-planet/#55589ab8562e>.
184. 谢伦伯格,《别再让你那荒谬的恐惧》。
185. 见汉娜·里奇,《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死亡人数是多少?》,《我们的数据世界》,2017年7月24日, <https://ourworldindata.org/what-was-impossible>.
187. 见《核能发电排名前15的国家》,核能研究所,访问时间:2020年7月31日, <https://www.nei.org/resources/statistics/top-15-nuclear-generating-countries>.
188. 《核能发电排名前15的国家》,核能研究所。
189. 马克·P·米尔斯,《“新能源经济”:一场魔幻思维的演练》,曼哈顿研究所,2019年3月26日, <https://www.mahatatinstitute.org/green-energy-revolution-near-impossible>.
190. 阿里尔·科恩,《劳斯莱斯重启小型核电站建设竞赛》,《福布斯》,2020年2月21日
192. 杰森·里德,《核能即将到来》,《真实清晰能源》,2020年8月10日, <https://www.realclearenergy.org/articles/2020/08/10/nuclear-energy-is-almost-here-501542.html>
193. 凯特·怀廷,《专家谈新冠疫情后世界如何“重启”》,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3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covid19-great-reset-gita-gopinath-jennifer-morgan-sharan-burrow-climate>
194. 怀廷,《世界如何“重启”》
195. 怀廷,《世界如何“重启”》
197. See "António Guterres: Equal, Inclusive, Sustainable." The Great Reset. World Economic Forum, June 3, 2020, <https://www.weforum.org/great-reset/live-196>.
196. 怀廷,《世界如何“重置”自身》。更新/截至6月7日当周#有史以来最绿色的复苏——马军 中国绿色金融委员会。
198. 詹姆斯·肖,《新冠疫情危机为以可持续基础重置经济创造了契机》,《卫报》,2020年4月22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commentisfree/2020/apr/23/covid-19-crisis-reset-economies-sustainable-footing>.
199. 肖,《新冠疫情危机创造了重置的契机》。
200. 克洛伊·泰勒,《查尔斯王子称新冠病毒危机为重启经济带来“黄金机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020年6月3日, <https://www.cncb.com/2020/06/03/prince-charles-covid-19-a-golden-opportunity-to-reboot-the-economy.html>.
202. “大重置:开启2021年的独特双峰会”,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3日,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0/06/the-great-reset-a-unique-twin-summit-to-begin-2021>.
203. “我们的房子着火”:16岁的格蕾塔·桑伯格敦促领导人采取气候行动,《卫报》,2019年1月25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9/jan/25/our-house-is-on-fire-greta-thunberg-16-urges-leaders-to-act-on-climate>. 第4章:现代货币理论:全球经济接管的燃料
204. 托马斯·杰斐逊致约翰·泰勒的信,1816年5月28日,《创始人在线》,国家档案馆,2021年9月23日访问, <https://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jefferson/03-10-02-0053>.
205. 穆雷·罗斯巴德,《反对美联储的理由》(阿拉巴马州奥本:米塞斯研究所,1994年), <https://nises.org/library/case-against-fed-0/html/c/306>. <https://www.npr.org/sections/money/2013/12/23/256326325/a-locked-door-a-secret-meeting-and-the-birth-of-the-fed>.
207. “美国中央银行史”,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2020年8月8日访问, <https://www.minneapolisfed.org/about-us/our-history/history-of-central-banking>.
208. “中央银行史”,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
209. 罗斯巴德,《反对美联储的理由》。
210. 罗斯巴德,《反对美联储的理由》。
211. 艾米·戈德斯坦,“佛蒙特州单一支付者计划为何失败以及民主党人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华盛顿邮报》,2019年4月29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health-science/why-vermonts-single-payer-efort-tailed-and-what-democrats-can-learn-from-it/2019/04/29/c9789018-3ab8-11e9-a2cd-307b06d0257b_story.html.
212. 费尔茨,《为何佛蒙特州的单一支付者计划失败》。
213. 道格拉斯·霍尔茨-埃金等人,《绿色新政:范围、规模及影响》,美国行动论坛,2019年2月25日, <https://www.americanactionforum.org/research/the-green-new-deal-scope-scale-and-implications>.
214. 吉姆·查佩洛,《经济学:概述、类型及经济指标》,Investopedia,2020年8月10日访问,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e/economics.asp>.
215. 大卫·布伦南,《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对质问者说:冲突发生在稀缺心态之下。这不应成为斗争焦点》,《新闻周刊》,3月。
216. 斯蒂芬妮·凯尔顿,《关于斯蒂芬妮·凯尔顿》,斯蒂芬妮·凯尔顿(网站),2020年7月29日访问, <https://stephaniekelton.com/about>.
217. 斯蒂芬妮·凯尔顿,《关于赤字神话》,斯蒂芬妮·凯尔顿(网站),2020年7月29日访问, <https://stephaniekelton.com/book>.
218. 彼得·基尔萨诺夫,《奥巴马总统称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且不爱国》,《国家评论》,2011年8月24日,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president-obama-calls-his-own-actions-irresponsible-and-unpatriotic-peter-kirsanov>.
219. 乔丹·马尔特,《伯尼·桑德斯2016年经济顾问斯蒂芬妮·凯尔顿谈现代货币理论与2020年竞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019年3月2日, <https://www.cncb.com/2019/03/01/bernie-sanders-economic-advisor-stephanie-kelton-on-mmt-and-2020-race.html>
220. 《美国国家债务时钟:实时数据》,访问时间2020年8月11日, <https://www.usdebtclock.org>
221. 马尔特,《伯尼·桑德斯》

222. 马尔特,《伯尼·桑德斯》。

223. 马修·克莱因,《你需要了解的现代货币理论》,《巴伦周刊》,2019年6月7日, <https://www.barrons.com/articles/modern-monetary-theory-51559956914>。224. 斯蒂芬妮·凯尔顿,《赤字神话:现代货币理论与人民经济的诞生》(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19年)。225. 凯尔顿,《赤字神话》。26. 杰克·弗兰肯菲尔德,《加密货币》,《投资百科》,2020年5月5日,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c/cryptocurrency.asp>。227. 费利克斯·里希特,《美国电子商务的崛起》,Statista,2020年1月16日,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14011/e-commerce-share-of-228>。凯尔顿,《赤字神话》。229. 凯尔顿,《赤字神话》。230. L. 兰德尔·雷,《对道格·亨伍德在<雅各宾>杂志上恶毒攻击的回应》,《新经济视角》,2019年2月25日, <http://neweconomicperspectives.org/2019/02/response-to-doug-henwoods-trolling-in-jacobin.html>。

231. 帕夫利娜·切尔涅娃,《现代货币理论已然发生》,《雅各宾》杂志,2019年2月27日, <https://jacobinmag.com/2019/02/mmt-modern-monetary-theory-doug-henwood-overton-window>。

232. 珍妮尔·卡门加,《你所在州的香烟税有多高?》,税收基金会,2019年4月10日, <https://taxfoundation.org/2019-state-cigarette-tax-rankings>。233. 凯尔顿,《赤字神话》。234. 史蒂夫·H·汉克和亚历克斯·K·F·郭,《论津巴布韦恶性通货膨胀的衡量》,《卡托杂志》第29卷,第2期(2009年春/夏), <https://www.cato.org/sites/cato.org/files/serials/files/cato-journal/2009/5/cj29n2-8.pdf>。

235. 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货膨胀,载于《全球化与货币政策研究所2011年年报》,达拉斯联储银行,2011年, <https://www.dallasfed.org/-/media/documents/institute/annual/2011/annual11b.pdf>。

236. 理查德·贝斯特,《美元如何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投资百科》,2019年10月1日,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forex-currencies/092316/how-us-dollar-became-worlds-reserve-currency.asp>。237. L·兰德尔·雷,《直升机本——现代货币理论如何回应恶性通胀恐慌者》,《裸资本主义》,2011年9月7日。

238. 莫尔特,《伯尼·桑德斯》。

239. 《国会预算办公室对奥巴马医改参保人数预测的失败》,白宫,2017年6月20日,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cbos-failed-obamacare-enrollment-projections>。

240. 莫尔特,《伯尼·桑德斯》。

241. 比阿特丽斯·迪·卡罗,《大重置:构建应对全球风险的韧性》,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11月17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11/the-great-reset-building-future-resilience-to-global-risks>。242. John Ainger and Liz McCormick, "Goldman Warns the Dollar's Grip on Global Markets Might Be Over," *Bloomberg*, July 28, 2020,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7-28/goldman-warns-dollar-s-role-as-world-reserve-currency-is-at-risk>。

243. 亚当·海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Investopedia,2019年6月25日,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forex/040215/what-are-imf-special-drawing-rights.asp>。

244. 马克·卡尼,世界经济论坛,于2021年1月15日访问,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authors/mark-carney>。

245. 菲利普·伊曼,《马克·卡尼:美元过于主导,可能被数字货币取代》,《卫报》,2014年8月23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4/aug/23/mark-carney-dollar-dominant-replaced-digital-currency>。

246. 菲利普·伊曼,《马克·卡尼为新数字货币提供商扫清道路》,《卫报》,2019年6月20日, <https://www.kansascityfed.org/publications/research/escp/jackson-hole>。

247. "About the Jackson Hole Economic Policy Symposium,"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https://www.kansascityfed.org/publications/research/escp/jackson-hole>。

248. 英曼,《马克·卡尼》。

249. 《管理数字货币: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成立数字货币治理全球联盟》,世界经济论坛,1月24日,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0/01/governing-the-coin-world-economic-forum-announces-global-consortium-for-digital-currency-governance>。

250. 达什维恩·吉特·考尔,《“数字美元”成为美国的高度优先项目》,TechHQ,2021年3月1日, <https://techhq.com/2021/03/digital-dollar-is-now-a-high-priority-project-for-the-us>。

252. 拉凯什·夏尔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暗示可能推出IMF加密货币》,《投资百科》,2019年6月25日, <https://www.investopedia.com/news/imf-chief-suggests-imfcoin-cryptocurrency-possibility>。

253. 杰基·瓦特斯,“乔治·索罗斯向其支持民主的基金会捐赠了180亿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财经频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17年10月17日, <https://money.cnn.com/2017/10/17/news/george-soros-18-billion-open-society-foundations/index.html>。

254. 斯特凡·坎弗,“混乱鉴赏家”,《城市杂志》(2017年冬季刊),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connoisseur-chaos-14954.html>。

255. 丹尼尔·贝斯纳,“乔治·索罗斯的哲学及其致命缺陷”,《卫报》,2018年7月6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jul/06/the-george-soros-philosophy-and-its-fatal-flaw>。

256. 贝斯纳,“乔治·索罗斯的哲学”。

258. 贝斯纳,“乔治·索罗斯的哲学”。

259. 乔治·索罗斯,《易经时代》(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7年)。

260. 马尔特,《伯尼·桑德斯》。

261. 马丁·法克勒,《日本的大型工程刺激计划是一个教训》,《纽约时报》,2009年2月5日, <https://www.nytimes.com/2009/02/06/world/asia/06japan.html>。

262. 《国内生产总值(现价美元)——日本、美国》,世界银行,2020年8月7日访问,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US>。

263. 詹姆斯·弗里曼,《奥巴马的刺激计划,五年后》,《华尔街日报》,2014年2月17日, <https://www.wsj.com/articles/obama8217s-stimulus-five-years-later-1392640078>。

264. 凯尔顿,《赤字神话》。

265. 贾斯汀·哈金斯,《拜登的社会主义者——看看这位所谓的温和派在他的竞选活动中都加入了谁》,福克斯新闻, <https://www.foxnews.com/opinion/biden-socialists-bernie-sanders-aoc-no-moderate-justin-haskins>。

266. 乔治·索罗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乔治·索罗斯(网站),2020年1月23日, <https://www.georgesoros.com/2020/01/23/remarks-delivered-at-the-world-economic-forum-3>。

267. 伊丽莎·白·雷登,“开放社会大学网络获10亿美元捐赠启动”,《高等教育内幕》,2020年2月4日。

268. “巴德学院及其合作伙伴建立全球网络以变革高等教育”,巴德学院,2020年1月28日, <https://www.bard.edu/news/bard-college-and-partners-establish-global-network-to-transform-higher-education-2020-01-28>。

269. 利维经济研究所,“学者”,巴德学院,2020年9月20日访问, <http://www.levyinstitute.org/scholars?Order=K>。

270. “关于大重置:开启2021年的独特双峰会”,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7月14日访问,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919193837/https://www.weforum.org/great-reset/about>。

271. 凯特·怀廷,《专家眼中新冠疫情后世界如何“重启”》,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3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covid19-great-reset-gita-gopinath-jennifer-morgan-sharan-burrow-climate>。

272. 《“旧常态已行不通”:约翰·克里、菲利普·阿蒂巴·戈夫等谈新冠疫情后的新社会契约》,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24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great-reset-social-contract-john-kerri-phillip-goff>。

273. 克罗斯·施瓦布,《现在是在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3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now-is-the-time-for-a-great-reset>。

274. 施瓦布,《现在是在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

275. 克里斯托弗·阿莱西,《集体行动——在大重置中重启全球经济》,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10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covid-great-reset-gillian-tett-abiy-ahmed-lipstick-on-a-pig-come-from.html>。(没错,我,格伦·贝克,真的引用了《石板》杂志的一篇文章。接受现实吧。)

276. See Ben Zimmer, "Who First Put 'Lipstick on a Pig,'" *Slate*, September 10, 2008, <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08/09/where-does-the-expression>。

277. 施瓦布,《现在是在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

278. 施瓦布,《现在是在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

279. 施瓦布,《现在是在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

280. 施瓦布,《现在是在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

281. 施瓦布,《现在是在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

282. 施瓦布,《“大重置”时机已至》。

283. 凯特·怀廷,《专家谈新冠疫情后世界如何“重启”》,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3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covid19-great-reset-gita-gopinath-jennifer-morgan-sharan-burrow-climate>.

284. 怀廷,《世界如何“重启”》。

285. 怀廷,《世界如何“重启”》。

286. 国际工会联合会活动简报《全球社会保护基金是可行的》,2020年6月29日, <https://www.tuc-csi.org/global-social-protection-fund>。287. 国际工会联合会活动简报《全球社会保护基金是可行的》。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0/06/03/sp060320-remarks-to-world-economic-forum-the-great-reset>。289. 格奥尔基耶娃《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290. 格奥尔基耶娃《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291. 格奥尔基耶娃《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292]大卫·D·柯克帕特里克和本杰明·米勒,《随着冠状病毒肆虐,英国放弃医疗配给计划》,《纽约时报》,2020年4月3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03/world/europe/uk-coronavirus-triagem-to-the-world-economic-forum>, June 3, 2020,

294. Guv Standing, “Coronavirus Has Shown Us Why We Urgently Need to Make a Basic Income a Reality,”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3,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ronavirus-made-basic-income-vital>。293. Kirkpatrick and Mueller, “U.K. Backs Off,”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ronavirus-made-basic-income-vital>。

295. 坎尼·维格纳拉贾和巴拉兹·霍瓦特,《普遍基本收入是应对新冠疫情暴露的不平等问题的答案》,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4月17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universal-basic-income-social-inequality>。

296. 《大重置: 开启2021年的独特双峰会》,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3日, <https://www.weforum.org/great-reset/about>。

297. 玛蒂娜·拉金,《欧洲绿色协议必须成为新冠疫情复苏的核心》,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5月14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5/the-european-green-deal-must-be-at-the-heart-of-the-covid-19-recovery>。

298. 拉金,《欧洲绿色协议》。

299. 桑德琳·迪克森·德克莱夫、汉斯·约阿希姆·舍恩胡伯和凯特·拉沃思,《新冠疫情能否带来更绿色的全球未来?》,世界经济论坛与项目 Syndicate, 2020年3月25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3/a-green-reboot-after-the-pandemic>。

300. 迪克森·德克莱夫、舍恩胡伯和拉沃思,《新冠疫情能否带来更绿色的全球未来?》

301. 迪克森·德克莱夫、舍恩胡伯和拉沃思,《新冠疫情能否带来更绿色的全球未来?》

302. 《大重置》,世界经济论坛。

303. 施瓦布,《现在是在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

304. 《大重置》,世界经济论坛。

305. 费克·西贝斯马,《我们需要多边合作与重启以更好地复苏》,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7月21日

306. 施瓦布,《现在是在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

307. 韦氏词典,“利益相关者”词条,访问时间2020年8月5日,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stakeholder>

308. 西贝斯马,《我们需要多边合作》

309.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一个凝聚且可持续世界的宣言》,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1月14日,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0/01/stakeholder-capitalism-a-manifesto-for-a-cohesive-and-sustainable-world>。310. 西贝斯马,《我们需要多边合作》

311. 《转变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2015年9月

313. 《转变我们的世界》,联合国。

314. 《转变我们的世界》,联合国。

315. 克劳斯·施瓦布,《达沃斯宣言2020: 公司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普遍宗旨》,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12月2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12/davos-manifesto-2020-the-universal-purpose-of-a-company-in-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316. 施瓦布,《达沃斯宣言2020》。317. 乔纳森·沃尔特等人,《迈向可持续价值创造的通用指标和一致报告》(日内瓦: 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

319. 沃尔特等人,《迈向通用指标》。

320. 沃尔特等人,《迈向通用指标》。

321. 伊丽莎·安德森,《企业必须助力塑造更美好的世界——否则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5月24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9/05/corporations-businesses-better-world-human-rights-corruption-environmental-social-responsibilities>。

322. 克里斯托弗·弗拉维尔,《大型投资者警告: 气候变化对经济构成“系统性威胁”》,《纽约时报》,2020年7月21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7/21/climate/investors-climate-threat-regulators.html>。

324. Ceri Parker, “End Fossil Fuel Subsidies and Reset the Economy for a Better World—IMF Head,” World Economic Forum, June 3,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end-fossil-fuel-subsidies-economy-imf-georgieva-great-reset-climate>。

325. 珀金斯·柯伊律师事务所,《气候变化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成为焦点》,珀金斯·柯伊律师事务所(网站),2021年3月8日, <https://www.perkinscoie.com/en/news-insights/climate-change-takes-center-stage-at-the-sec.html>。

326. 比尔·达德利,《美联储认真对待气候变化》,彭博社,2021年8月23日,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1-08-23/the-federal-reserve-takes-climate-change-seriously>。

327. 贾斯汀·哈金斯,《欧盟如何可能很快迫使美国陷入“大重置”陷阱》,市政厅网站,2021年6月21日。328. 亚历克斯·贝万等人,《欧盟向在欧盟运营的公司发出新的强制性环境、社会和治理尽职调查信号》,谢尔曼·斯特林律师事务所,2021年4月, <https://www.shearman.com/Perspectives/2021/04/New-Mandatory-Human-Rights-Environmental-and-Governance-Due-Diligence-for-Companies-in-EU-Market>。

329. 欧盟: 欧洲议会,《欧洲议会关于企业尽职调查和企业问责的决议》,2021年3月10日(A(2021)0073),2021年10月4日访问,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1-0073_EN.pdf。

330. 欧盟: 欧洲议会关于企业尽职调查的决议。

331. 克劳斯·施瓦布,《我们想要何种资本主义?》,《时代》杂志,2019年12月2日, <https://time.com/5742066/klaus-schwab-stakeholder-capitalism-davos>。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7/marshall-plan-health-cities-future-environment-urban>。

332. Schwab, “Now Is the Time for a ‘Great Reset.’”

333. Tolullah Oni, “How COVID Has Revealed the Need for a Rethink in Urban Planning,” World Economic Forum, July 20, 2020,

334. 奥尼,《新冠疫情如何揭示了重新思考的必要性》

335. 怀廷,《世界如何“重置”》

336. 怀廷,《世界如何“重置”》

337. 詹妮弗·兰金,《欧洲绿党称将气候承诺与260亿欧元航空业救助挂钩》,《卫报》,2020年4月30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0/apr/30/link-climate-pledges-to-26bn-airline-bailout-say-europes-greens-environment>。

338. 美国银行,《美国银行宣布采取行动在2050年前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雅虎财经,2月11日

339. 简·弗雷泽,《花旗集团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花旗集团,2021年3月1日, <https://blog.citigroup.com/2021/03/citis-commitment-to-net-zero-by-2050>。340. 弗雷泽,《花旗集团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

341. 伊恩·默里,《“阻截行动”结束了吗?》,布莱兹媒体,2014年10月24日, <https://www.theblaze.com/contributions/has-operation-choke-point-ended>。

342. 默里,《“阻截行动”结束了吗?》

343. 维多利亚·吉达,《美国司法部将终止奥巴马时代的“阻截行动”》,《政治》杂志,2017年8月17日,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7/08/17/trump-reverses-obama-operation-chokepoint-241767>。

345. 《一年之后: 签署银行联盟、民间社会分享落实联合国负责任银行原则的进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2020年9月, <https://www.unepfi.org/news/industries/banking/one-year-on-coalition-of-signatory-banks-civil-society-shares-progress-implementing-the-un-principles-for-responsible-banking>。

346. 《一年之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

347. 《大重置》,世界经济论坛。

348. 《关于负责任投资原则》,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于2021年1月12日访问, <https://www.unpri.org/pri/about-the-pri>。

349. 《关于负责任投资原则》,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

350. 《关于负责任投资原则》,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

351. “必然的政策回应是什么？” 负责任投资原则，访问时间：2021年1月13日，<https://www.unpri.org/inevitable-policy-response/what-is-the-inevitable-policy-response/4787.article>。

352. “必然的政策回应是什么？” 负责任投资原则。

353. 卢西安·贝布丘克和斯科特·赫斯特，“三大巨头的幽灵”，《波士顿大学法律评论》第99卷，第721期（2019年）https://scholarship.law.b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601&context=faculty_scholarship。

354. 贝布丘克和赫斯特，“三大巨头的幽灵”。

355. 贝布丘克和赫斯特，“三大巨头的幽灵”。

356. 蒂姆·莱姆克，“全球十大投资管理公司”，《平衡》，最后更新于2021年8月6日，<https://www.thebalance.com/which-firms-have-the-most-assets-under-management-4173923>。

357. 托马斯·米特林、尼拉伊·托马斯和凯尔西·吴，《美国消费者支出的下降与复苏》，布鲁金斯学会，2020年12月14日，<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20/12/14/the-decline-and-recovery-of-consumer-spending-in-the-us>。

358. 《领导力与治理》，世界经济论坛，访问时间：2021年9月26日，<https://www.weforum.org/about/leadership-and-governance>。

359. 艾米·怀特，《道富银行将对全男性董事会施压》，《机构投资者》，2018年9月27日，<https://www.institutionalinvestor.com/article/b1b4fh28ys3mr9/State-Street-to-Turn-Up-the-Heat-on-All-Male-Boards>。

360. 怀特，《道富银行将加大力度》。资源/签署方名录。

361. “Signatory Directory,”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accessed September 26, 2021, <https://www.unpri.org/signatories/signatory>。

32. 索菲·亚历山大、索尼娅·巴拉克和史蒂文·阿伦斯，《德意志银行、Signature在骚乱后与特朗普切断联系》，彭博社，2021年1月12日更新，<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1-12/trump-s-long-favored-banks-pull-back-amid-fallout-from-d-c-riot.363>。亚历山大、巴拉克和阿伦斯，《德意志银行》。

364. 康斯坦斯·格雷迪，《乔希·霍利的图书出版合同取消事件：一年出版界社会辩论的结果》，Vox，2021年1月11日，<https://www.vox.com/culture/22218971/josh-hawley-tyranny-of-big-tech-simon-schuster-publishing-controversy>。

365. 见埃舍·尼尔森，《有一个删除了所有不良因素的新标普500指数》，Quartz，2020年5月20日，<https://qz.com/1621860/a-new-sp-500-index-promotes-esg-investing>。

366. 美国银行，《美国银行宣布行动》。

367. 阿曼达·李，《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什么，为何存在争议？》，《南华早报》，2020年8月9日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096090/what-chinas-social-credit-system-and-why-it-controversial>。

368. 李，《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什么？》

369. 克劳德·瓦布，《现在是在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3日，<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now-is-the-time-for-a-great-reset>。引文中
的重点为作者所加。

370. 大卫·桑戈科娃，《社会正义、包容与可持续发展需要“大重置”。以下是我们可以采取的3个关键步骤》，世界经济论坛
2020年10月8日，<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10/social-justice-inclusion-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need-a-great-reset-here-are-3-key-steps>。

371. 桑戈科娃，《社会正义》

372. 桑戈科娃，《社会正义》

373. “全球负责任媒体联盟（GARM）”，世界经济论坛，于2021年1月13日访问，<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global-alliance-for-responsible-media-garm>

374. 哈达斯·戈尔德、王亚春和本杰明·伯托，《法国议会通过法律，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在一天内删除某些内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于2020年5月14日更新，<https://www.cnn.com/2020/05/13/tech/french-hate-speech-social-media-law/index.html>

375. 戈德、王和贝托，《法国议会通过法律》。

378. 奥雷利安·布雷登，《法国法院驳回大部分网络仇恨言论法》，《纽约时报》，2020年6月18日，<https://www.nytimes.com/2020/06/18/world/europe/france-internet-hate-speech-regulation.html>。

379. 安德烈·奥博勒，《如何利用技术打击网络仇恨言论》，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3月13日，<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8/03/technology-and-regulation-must-work-in-concert-to-combat-hate-speech-online>。

380. 特里斯坦·贾斯蒂斯，《Reddit封禁大型r/唐纳德·特朗普子版块页面》，《联邦主义者》，2021年1月8日，<https://thefederalist.com/2021/01/08/reddit-bans-massive-r-donaldtrump-subreddit-page>。

381. Joy Pullmann, “Big Corporate Uses Capitol Riots to Push Communist-Style Social Credit System on Americans,” *The Federalist*, January 11, 2021, <https://thefederalist.com/2021/01/11/big-corporate-uses-capitol-riots-to-push-communist-style-social-credit-system-on-americans>。

32. 克里斯·潘多福，《独家：脸书永久禁止零售商爱国我宣传产品》，布莱兹媒体，2021年1月12日，<https://www.theblaze.com/news/facebook-bans-retailer-pro-america-products>。

383. 潘多福，《独家：脸书永久禁止零售商爱国的我》。

384. 乔丹·戴维森，“地球上最大的枪支论坛被无端踢出互联网”，《联邦主义者》，2021年1月12日，<https://thefederalist.com/2021/01/12/the-biggest-gun-forum-on-the-planet-was-just-kicked-off-the-internet-without-explanation>。

385. 艾琳·鲍威尔，《校友希望丹佛大学否认Parler，这款由两名毕业生创建的右翼应用》，9新闻，2021年1月12日，<https://www.9news.com/article/news/local/next-parler-university-of-denver-alumni-app/73-1cd77a97-ff0-4bcd-ab88-de430c53f342>。 <https://www.dailybulletin.com/2020/11/20/social-media-platform-parler-wins-over-millions-as-some-raise-red-flags-about-the-site>。Dene Barath, “Social Media Platform Parler Wins Over Millions as Some Raise Red Flags about the Site.” *Daily Bulletin*, updated November 21, 2020, <https://www.dailybulletin.com/2020/11/20/social-media-platform-parler-wins-over-millions-as-some-raise-red-flags-about-the-site>。

387. 乔纳森·希伯，《在脸书和推特封禁特朗普后，Parler在应用商店跃升至榜首》，TechCrunch，2021年1月9日，<https://techcrunch.com/2021/01/09/parler-jumps-to-no-1-on-app-store-after-facebook-and-twitter-bans>。

388. 杰克·尼克拉斯和戴维·阿尔巴，《亚马逊、苹果和谷歌切断对吸引特朗普支持者的应用Parler的支持》，《纽约时报》，2021年1月13日，<https://www.nytimes.com/2021/01/09/technology/apple-google-parler>。

390. Audrey Courty, “Parler: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Free Speech’ Twitter Alternative,” *The Conversation*, July 13, 202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parler-what-you-need-to-know-about-the-free-speech-twitter-alternative-142268391>。 摩尔蒂，《帕勒》。

392. 玛丽娜·瓦茨，《得到特德·克鲁兹认可的“言论自由”应用帕勒已在封禁用户》，《新闻周刊》，2020年6月30日，<https://www.newsweek.com/parler-ted-cruz-approved-free-speech-app-already-banning-users-1514358>。

393. 丹妮尔·阿布里尔，《保守派社交媒体宠儿帕勒发现言论自由很复杂》，《财富》杂志，2020年7月1日，<https://fortune.com/2020/07/01/what-is-parler-conservative-free-speech-misinformation-hate-speech-jean-matze>。

394. 雷切尔·勒曼，《推特的保守派替代方案想成为所有人的言论自由之地。结果发现，规则仍然适用》，《华盛顿邮报》，2020年7月15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0/07/15/parler-conservative-twitter-alternative/>。 <https://www.foxnews.com/media/twitter-permanently-bans-trumps-but-iranian-ayatollah-louis-farrakhan-chinese-propagandists-still-active>。

396. 雅各布·泰勒，《众议员沃特斯呼吁在公共场合骚扰政府官员，特朗普称她“智商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2018年6月25日，[ps://www.nbcnews.com/politics/politics-news/rep-waters-draws-criticism-saying-trump-officials-should-be-harassed-n886311](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politics-news/rep-waters-draws-criticism-saying-trump-officials-should-be-harassed-n886311)。

397. 约瑟夫·伍尔夫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克里斯科莫因暗示抗议者不必“和平”而受到抨击》，福克斯新闻，2020年6月3日，<https://www.foxnews.com/media/cnns-chris-cuomo-blasted-for-suggesting-protesters-dont-have-to-be-peaceful>。

398. 见马什诉阿拉巴马州案，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326卷，第501页（1946年），<https://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326/501>。

399. 理查德·德雷福尔等人，《时机已到：毕马威202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调查》（荷兰阿姆斯特丹：毕马威，2020年）

400. 穆迪ESG解决方案公司，“穆迪推出同类首个ESG评分预测工具，为全球数百万中小企业的ESG风险提供透明度”，商业资讯，新闻稿，2021年7月13日，<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210713005792/en/Moodys-Launches-First-of-Its-Kind-ESG-Score-Predictor-to-Provide-Transparency-on-ESG-Risk-for-Millions-of-SMEs-Worldwide>。

第6章：乔·拜登与美国的大重置

401. 医学研究所微生物威胁论坛；S.L. 克诺布勒等人编，《大流行性流感的威胁：我们准备好了吗？》（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22148>。

402. “大萧条历史”，历史频道，最后更新于2020年2月28日，<https://www.history.com/topics/great-depression/great-depression-history.source-timeline/progressive-era-to-new-era-1900-1929/immigrants-in-progressive-era/>。

404. 罗纳德·沙利文，“斯图尔特·蔡斯，享年97岁；创造了‘新政’一词”，《纽约时报》，1985年11月17日，<https://www.nytimes.com/1985/11/17/nyregion/stuart-chase-97-coined-phrase-a-new-dea.html>。

405. 沙利文，“斯图尔特·蔡斯”。

406. 斯图尔特·蔡斯，《我们正在走的路，1914 - 1942》（纽约：二十世纪基金会，1942年）。

407. 蔡斯，《我们正在走的路》。

408. 蔡斯，《我们正在走的路》。

409. 蔡斯，《我们正在走的路》，第95 - 96页。

410. 蔡斯,《我们正在走的路》。
411. 蔡斯,《我们正在走的路》,第102页。
412. 克洛伊·泰勒,“查尔斯王子称,冠状病毒危机为重启经济带来‘黄金机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020年6月3日 <https://www.cnbc.com/2020/06/03/prince-charles-covid-19-a-golden-opportunity-to-reboot-the-economy.html>。
413. 蔡斯,《我们正在走的路》。
414.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阿尔·戈尔谈气候危机:‘现在是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今日秀》,2020年6月19日,流媒体视频,时长7:02, <https://www.today.com/video/al-gore-talks-climate-crisis-this-is-the-time-for-a-great-reset-85439045592>,引自贾斯汀·哈斯金斯,“阿尔·戈尔加入呼吁……的全球精英行列”。
415. “世界经济论坛任命董事会新成员”,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9月2日,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0/09/world-economic-forum-appoints-new-members-to-board-of-trustees-3b4f679708>。
416. 《2019年年度报告》,气候现实项目,于2020年8月6日访问, <https://www.climateRealityProject.org/2019-annual-report>。
417. 《大重置:开启2021年的独特双峰会》,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3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919193837/https://www.weforum.org/great-reset/about>。
418. 《大重置》,世界经济论坛。
419. 《格蕾塔·桑伯格:她是谁,她想要什么?》,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20年2月28日,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9918719>;另见拯救世界;以及《2019年年度报告》,气候现实项目。
420. 《2019年年度报告》,气候现实项目。
421. 凯特·怀廷,《专家谈新冠疫情后世界如何‘重置’》,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3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covid-19-great-reset-gita-gopinath-jennifer-morgan-sharan-burrow-climate>。
422. 见第五章。
423. “‘常态不再起作用’——约翰·克里、菲利普·阿蒂巴·戈夫等人谈新冠疫情后的新社会契约”,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24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great-reset-social-contract-john-kerri-philip-goff>。
424. “‘常态不再起作用’”,世界经济论坛。
425. “‘常态不再起作用’”,世界经济论坛。
426. 昆特·福吉,《拜登、桑德斯任命‘团结特别工作组’领导人——包括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政治》杂志,2020年5月13日,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0/05/13/biden-sanders-unity-task-forces-leaders-aoc-254456>。
427. 福吉,《拜登、桑德斯任命领导人》。
428. 艾伦·尼克边那,《拜登任命气候问题政治家约翰·克里为气候特使》,美联社,2020年11月23日, <https://apnews.com/article/joe-biden-climate-climate-change-john-kerri-national-security-ee05316df77b8d532921a2e299388a62>。
429. 乔·拜登,《拜登建设现代、可持续基础设施及公平清洁能源未来的计划》,乔·拜登(网站),访问时间:8月8日。
430. 拜登,《拜登计划》。
431. 拜登,《拜登计划》。
432. 艾玛·纽伯格,《拜登的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021年3月31日, <https://www.cnbc.com/2021/03/31/biden-infrastructure-plan-spending-on-climate-change-clean-energy.html>。
433. 乔纳森·伊斯利,《拜登在严厉批评特朗普和华尔街时展现民粹主义基调》,《国会山报》,2020年7月9日, <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506634-biden-strikes-populist-tone-in-blistering-economic-rebuke-of-trump-wall>。
434. 拉贾·雷汉·阿尔沙德,《你的国家将如何从灾难中恢复?》,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3月17日。
435. 艾蒂安·凯奇奇安,《我们如何降低气候灾难风险?》,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3月1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3/how-can-we-reduce-the-risk-of-climate-disasters>;艾蒂安·凯奇奇安,《建设得更好:气候竞争力产业与复原力》,世界银行博客,世界银行,2016年2月22日, <https://blogs.worldbank.org/psd/build-it-better-climate-competitive-industries-and-resilience>。
436. 凯蒂·克利夫特和亚历山大·考特,《企业如何应对新冠病毒危机?》,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3月23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3/how-are-companies-responding-to-the-coronavirus-crisis-d15bed6137>。
437. 玛丽亚·门迪卢塞,《新冠疫情后如何实现更好的重建》,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4月3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how-to-build-back-better-after-covid-19>。
439. 约翰·伍德,《更好地重建》——以下是我们对新冠疫情后所面临风险的方法,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5月20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5/covid-19-risks-outlook-saadia-zahidi>。
440. 大卫·维克多,《更好地重建:为何欧洲必须引领全球绿色复苏》,耶鲁大学环境360,2020年6月11日, <https://e360.yale.edu/features/building-back-better-why-europe-must-lead-a-global-green-recovery>。
441. 伊兹利,《拜登奏响民粹主义基调》。
442. 彼得·巴克和约翰·埃尔金顿,《要更好地重建,我们必须重塑资本主义。方法如下》,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7月13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7/to-build-back-better-we-must-reinvent-capitalism-heres-how>。
443. 见贾斯汀·哈斯金斯,《乔·拜登与激进的“大重置”运动及其全球主义领导人关系深厚》,布莱兹媒体,2020年10月26日。
444. 哈斯金斯,《乔·拜登与激进的“大重置”运动及其全球主义领导人关系深厚》。
445. 哈斯金斯,《乔·拜登与激进的“大重置”运动及其全球主义领导人关系深厚》。
446. 贾斯汀·哈斯金斯,《约翰·克里揭示拜登对激进“大重置”运动的热衷》,《国会山报》,2020年12月3日, <https://thehill.com/opinion/energy-environment/528482-john-kerri-reveals-bidens-devotion-to-radical-great-reset-movement>。
447. 哈斯金斯,《约翰·克里揭示拜登对激进“大重置”运动的热衷》。
448. 哈斯金斯,《约翰·克里揭秘》。
450. 贾斯汀·哈斯金斯,《拜登的“美国制造”行政命令——看看他说的美国是指哪些部分》,福克斯新闻,2021年2月14日, <https://www.foxnews.com/opinion/biden-made-america-order-social-justice-justin-haskiins>。
451. “拜登总统将签署行政命令加强购买美国货条款,确保美国的未来由全体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
451. “拜登总统将签署行政命令加强购买美国货条款,确保美国的未来由全体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白宫,2021年1月25日,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1/25/president-biden-to-sign-executive-order-strengthening-buy-american-provisions-ensuring-future-of-america-is-made-in-america-by-all-of-americas-workers>。
452. 克罗斯·施瓦布,《现在是在进行“大重置”的时候了》,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6月3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6/now-is-the-time-for-a-great-reset>。
453. 乔希·莱德曼,“拜登的土地保护计划将依赖自愿的地方努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2021年5月6日。
454. 萨拉·卡普兰和朱丽叶·艾利佩林,“拜登雄心勃勃的土地保护计划面临的狭窄道路”,《华盛顿邮报》,2021年5月6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climate-environment/2021/05/06/biden-conservation-30x30>。
455. 多米尼克·克拉什·纳特·沃雷等人,“什么是对自然有益以及为什么它是我们未来的关键?”,世界经济论坛,2021年6月23日,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6/what-is-nature-positive-and-why-is-it-the-key-to-our-future>。
456. 沃雷等人,“什么是对自然有益?”。
457. 查尔斯·克里茨,《记者称贝莱德等投资公司“扼杀购房梦想”》,福克斯新闻,2021年6月12日, <https://www.foxnews.com/media/blackrock-investment-firms-killing-dream-home-ownership> <https://www.wsj.com/articles/if-you-sell-a-house-these-days-the-buyer-might-be-a-pension-fund-11617544801>。
459. 艾达·奥肯,《欢迎来到2030年。我一无所知,毫无隐私,但生活从未如此美好》,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11月11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0920085124/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11/shopping-i-can-t-really-remember-what-that-is/>。
460. 奥肯,《欢迎来到2030年》。
461. 桑尼·马佐内,《拜登政府暂停保护企业免受银行歧视的规定》,理性杂志,2021年2月2日, <https://reason.com/2021/02/11/biden-administration-suspends-rule-protecting-businesses-from-banking-discrimination>。
463. Richard Friedman, E. Suchman, and Neil Popovic, “House Passes Bill Requiring SEC to Define Mandatory ESG Metrics,” *National Law Review*, June 23, 2021, “拜登政府”,2021年, <https://www.natlawreview.com/article/house-passes-bill-requiring-sec-to-define-mandatory-esg-metrics>。
464. 弗里德曼、苏克曼和波波维奇,“众议院通过法案”。
465. 弗里德曼、苏克曼和波波维奇,“众议院通过法案”。
466. 弗里德曼、苏克曼和波波维奇,“众议院通过法案”。
467. 贾斯汀·普里查德,“信用评分如何运作以及它们对你的评价”,《平衡》,2020年3月16日更新, <https://www.thebalance.com/how-credit-scores-work-315541>。
468. 普里查德,“信用评分如何运作”。
469. 普里查德,《信用评分如何运作》。

470. 亚当·S·明斯基,《新法案将重塑私人学生贷款借款人和其他消费者的信用报告》,《福布斯》,2021年7月8日, <https://www.forbes.com/sites/adamminsky/2021/07/08/new-bills-would-reshape-credit-reporting-for-private-student-loan-borrowers-and-other-consumers/?sh=6f6be45e5191c>.

471. 杰米·迪尔韦斯特,《国会考虑全面改革信用报告,包括让政府负责信用评分》,《今日美国》,2021年7月2日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money/personalfinance/2021/07/02/congress-credit-score-overhaul-proposal-act/46965135>.

472. 迪尔韦斯特,《国会考虑全面改革信用报告》。

473. 《情况说明书:拜登总统和七国集团领导人启动“重建更美好世界”(B3W)伙伴关系》,白宫,2021年6月12日

474. 《情况说明书:拜登总统》,白宫。

第7章:破坏大重置

475. 尼娜·施特罗赫利克,《罗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最佳语录》,《每日野兽》,最后更新于2017年7月14日,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gen-norman-schwarzkopfs-best-quotes>。

476. 布莱恩·邓利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的生活》,《历史》,更新于2020年1月6日, <https://www.history.com/news/life-in-the-trenches-of-world-war-i>。

477. 关于列宁乘火车旅行及其影响的详细描述,见凯瑟琳·梅里戴尔所著《列宁在火车上》(纽约:大都会图书公司,2017年)。 [history/lenin-returns-to-russia-from-exile](https://www.history.com/news/lenin-returns-to-russia-from-exile)。

479. 见韦亚斯·加布里埃尔·柳莱维丘斯,《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革命契机》,载于《共产主义的兴起:从马克思到列宁》,《伟大课程》,2019年, <https://www.thegreatcourses.com/courses/the-rise-of-communism-from-marx-to-lenin.html>。

480. 柳莱维丘斯,《第一次世界大战》。

481. 萨拉·菲舍尔,《只有33%的共和党人信任媒体》,Axios,2020年2月25日, <https://www.axios.com/republicans-democrats-media-trust-a8e5da5c-637c-4d22-bbd1-47915f748699.html>。

482. 菲舍尔,《只有33%》。

483.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不要靠谎言生活》,1974年2月12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中心, <https://www.solzhenitsyncenter.org/live-not-by-lies>。

484. 索尔仁尼琴,《不要靠谎言生活》。

485. “民意调查结果——美国心脏地带研究所:2020年12月6日至7日全球经济大重置”,拉斯穆森报告,2020年12月, <https://www.rasmussenreports.com/public-content/politics/partner-surveys/toplines-the-heartland-institute-great-reset-of-global-economy-december-6-7-2020>。486. “全球经济大重置”,拉斯穆森报告。487. 本杰明·齐彻,“拜登通过政治化贷款旨在重振‘阻截行动’”,《真实清晰市场》,2021年2月17日, https://www.realclearmarkets.com/articles/2021/02/17/with-politicized-lending_biden_aims_to_revive_operation_choke_point_660612.html。488. 齐彻,“拜登旨在重振”。

489. 阿曼达·申德鲁克,“联合国资金来源简明指南”,《石英》杂志,2019年9月24日, <https://qz.com/1712054/who-funds-the-united-nations>。

490. 申德鲁克,“简明指南”。

491. 戈登·格雷和托马斯·韦德,《美国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入门指南》,美国行动论坛,2018年10月23日, <https://www.americanactionforum.org/insight/u-s-participation-in-the-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a-primer>。

492. 罗伯特·G·纳特森,《数到三分之二:我们距离宪法修正案提案大会还有多远?》,联邦党人协会评论19(2018年5月9日), <https://fedsc.org/commentary/publications/counting-to-two-thirds-how-close-are-we-to-a-convention-for-proposing-amendments-to-the-constitution>。

495. 纳特森,《数到三分之二》。

496. “它安全吗?绝对安全”,各州大会,访问时间:2020年8月18日, <https://conventionofstates.com>。

497. “权利法案”,国家档案馆,访问时间:2020年8月19日, <https://www.archives.gov/legislative/features/bor>。

498. 见乔治·戈德堡,《乔治·威尔称我为白痴》,《国家评论》,2001年1月15日,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01/01/george-will-called-me-idiot-jonah-goldberg>。

499. 见贾斯汀·哈斯金斯,《这位新泽西律师发现了一项被遗忘的宪法修正案吗?》,布莱兹媒体,2015年11月2日,2020年19期, <https://history.house.gov/Historical-Highlights/1901-1950/The-Permanent-Apportionment-Act-of-1929>。

500.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The Permanent Apportionment Act of 1929.”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istory, Art & Archives, accessed August

501. 美国目前的估计人口为3.3亿。若除以50000(如果正确书写的第一条修正案被批准成为法律,如今将会实施的上限),结果是6600。

502. 例如,见约翰·麦克劳克林和布里特妮·达文,《选民压倒性支持国会任期限制》,麦克劳克林联合公司,2018年2月8日, <https://mclaughlinonline.com/2018/02/08/ma-poll-voters-overwhelmingly-support-term-limits-for-congress>。

503. 关于美国宪法的其他拟议修正案,见马克·莱文所著《自由修正案:恢复美利坚共和国》(纽约:门槛版,2014年)。

504. 艾莉森·克莱因,“调查:教育工作者的政治倾向、投票对象以及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教育周刊》,2017年12月12日, <https://www.edweek.org/ew/articles/2017/12/13/survey-paints-political-portrait-of-americas-k-12.html>。

505. “教师工会”,《公开秘密:追踪政治资金流向》,访问时间为2020年8月19日, <https://www.opensecrets.org/industries/indus.php?cycle=2020&ind=I1300>。

506. “教师工会”,《公开秘密》。

507. 见“第四届年度学校选择调查研究结果”,贝克研究公司,2018年1月18日, <https://www.federationforchildren.org/up-content/uploads/2018/01/1-18-18-AFC-2018-National-School-Choice-Release-Memo.pdf>。《教育选择》,2019年,于2020年8月19日访问, <https://www.edchoice.org/wp-content/uploads/2019/04/123s-of-School-Choice.pdf>。

509. 卡特等人,《学校选择的123条》。

510. 出自圣保罗致罗马人的书信(《新国际版圣经2011》10:14-15),可在圣经中心查询,最后访问时间为2021年9月23日, <https://biblehub.com/niv/romans/10.htm>。

511. 吉利安·布罗克韦尔,《“一个共和国,如果你能保持它”:本杰明·富兰克林真的说过弹劾日最受欢迎的那句话吗?》,《华盛顿邮报》,2019年12月18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istory/2019/12/18/republic-if-you-can-keep-it-did-ben-franklin-really-say-impeachment-days-favorite-quote/>。

关于作者

格伦·贝克，广播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TheBlaze.com的创始人，已撰写了13本登上畅销书排行榜首位的书籍，是历史上少数在小说、非虚构、自助和儿童图画书等类别中均有登上全国畅销书排行榜首位作品的作者之一。他最近的小说作品包括惊悚小说《21世纪议程》《奥弗顿之窗》及其续集《摩洛之眼》；他的众多非虚构作品包括《奇迹与大屠杀》《成为乔治·华盛顿》《梦想家与欺骗者》以及《与社会主义者辩论》。欲了解更多关于格伦·贝克、他的书籍、电视节目、播客和现场活动的信息，请访问GlennBeck.com。

贾斯汀·哈斯金斯是美国心脏地带研究所“阻止社会主义中心”主任，同时还担任该机构的编辑主任。哈斯金斯是“阻止社会主义网”主编，也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观点和分析文章经常发表在福克斯新闻网、《国会山报》、《新闻周刊》和《华盛顿观察家报》上。哈斯金斯还出现在数百个广播和电视节目中，其作品被《华尔街日报》、《芝加哥论坛报》和白宫专题报道。欲了解更多关于贾斯汀·哈斯金斯的信息，请访问Heartland.org。

目录

标题页

版权

献辞

目录

前言

1. 一个勇敢而可怕的新世界
2. 绝不让全球大流行白白浪费
3. 气候变化：“世界新秩序”的催化剂
4. 现代货币理论：全球经济接管的助推器

5. 大重置：打造21世纪法西斯主义机器

6. 乔·拜登与美国的大重置

7. 扰乱大重置

尾注

关于作者

目录

•标题页

•版权

•献辞

•目录

•前言

•1. 一个勇敢而可怕的新世界

•2. 绝不让全球大流行白白浪费

•3. 气候变化：“世界新秩序”的催化剂

•4. 现代货币理论：全球经济接管的燃料

•5. 大重置：打造21世纪法西斯主义机器

•6. 乔·拜登与美国的大重置

•7. 扰乱大重置

•尾注

•关于作者

目录

标题页

版权

献辞

目录

前言

1. 一个勇敢而可怕的新世界
2. 绝不让全球大流行白白浪费
3. 气候变化：“世界新秩序”的催化剂
4. 现代货币理论：全球经济接管的助推器
5. 大重置：打造21世纪法西斯主义机器
6. 乔·拜登与美国的大重置
7. 扰乱大重置

尾注

关于作者